

人物

列女 名宦鄉賢俱以府統州縣列女因各州縣俱分舊載新增難以合一照山川例大書州縣

貴陽府

元

達魯花赤相兀孫妻脫脫真 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莊祐二年旌其

節黔之旌揚節婦始此

明

越 淳妻張氏 宣德初人適舉人越淳年二十三夫亡苦節二十餘年卒葬夫

側有拉帶樹生孫上士林歌咏之

徐 資妻陳氏 貴州衛人正統間都清苗叛資從征賊亡陳傷絕復甦堅志守節發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一

其子節登第歷官巡撫持恭人壽八十終合葬夫塚僉事周孟中題其祠曰忠節巡按汪鑑之學士吳寬俱有記

洛 宣妻李氏 郡人宣官都指揮征麓川戰沒李苦節不再適正統開旌

陳 通妻孔氏 郡人夫通為小旌正統末以禦寇死孔守節不二弘治初旌

龔 璟妻袁氏 郡人孀居七十五年事聞旌之

朱 宣妻劉氏 貴州衛指揮劉芳女名慧未字時母前割股為羹以進毋疾隨痊後

適下戶朱宣年方二十三宣喪撫孤守節誓無他志撫按旌之

黃 鎮妻任氏 子黃閏妻郝氏 郡人任年二十四夫亡子閏甫週歲

繼之成立舉於鄉及閏卒其媳郝氏年二十一與姑相依撫其子桂亦成立嘉靖四十三年巡按至

繼成 題旌 日一門雙節

李 端妻馮氏 郡人年二十三夫故越足不踰閭預以名刻 端墓碑期與合葬年八

十巡按薛繼茂開而賢之
歲給米二石具

薛廷珠妻蔡氏郡人幼有志操及笄適廷珠亦

聞驚悼趨投舍旁井賴鄰婦救免日夜泣血待盡

姑許氏提孤兒彥卿示之曰爾欲從吾兒地下無

論我孀姑既老如此三歲孩提何蔡感悟乃強饋

粥以適姑意比兒長就外傳時以父事感之身紡

績以左讀及彥卿以明經舉於鄉猶傷悼哀思彥

卿為溫江令贈父如其官封母孺人萬歷間御史

薛繼茂題旌孫紹魯師魯庚子

同榜中式人為節婦之報云

潘汝明妻楊氏郡紳楊文煥女適生員汝明甫兩

節至八十四歲夫亡氏年十九無子以姪嗣守

貞 題旌

玘妻陳氏郡人玘為貴州衛千戶卒時陳年

尚少以死誓葬畢閉門自縊有司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一

列女

二

潘思聰側室程氏郡人天啓元年安賊叛圍城程

周汝麟妻薛氏郡人天啓元年安賊叛圍城程

胡 驥妻陳氏郡人天啓元年安賊叛圍城程

劉 鐘妻張氏郡人天啓元年安賊叛圍城程

強如山妻周氏

劉 增妻李氏

湯 車妻王氏

蔡嘉言妻顧氏

羅 紋妻陳氏以上八人俱係

洛獻書妻趙氏

楊繼臣妻李氏

龍昇朝

劉 冕妻謝氏

張弘資妻李氏

徐大綱妻陳氏

李 儀妻王氏

王可愛妻朱氏

潘鳳鳴妻胡氏

徐天祥妻郭氏

王納諫妻張氏

納諫生員

張紹康妻李氏

劉尚和妻廖氏

李東白妻楊氏

馬季常妻李氏

以上皆郡人守

節終身俱崇正以前

題旌其事實原志未詳但列姓氏

劉山松妻吳氏

郡人吳子騏女幼諳書史適山松未聞流寇將至懷利刀以待至則自刎

吳中芸妻陳氏

郡人年三十夫故流寇入黔抱其幼子沉於溪

楊玉聰妻湯氏

郡人銓部湯景明女流賊入黔聞夫被執投水死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許世穆妻楊氏

郡人太守楊起鰲女年十六歸許事翁姑盡婦道數載夫卒遺子光

譜甫三歲楊矢志守節教子為醇儒應明經

選諸孫並克紹家聲人以爲苦節之報云

國朝

王若陵聘妻葛氏

郡人葛應啓女許字王若陵聞若陵卒不食而死

周國柱妻許氏

郡人以身代及卒號勸氣絕而死

程春化妻竇氏

郡人事姑至孝間春化盡節於官死而復甦者再姑病割股以進遂

痊緝縫自給以撫二子繼而長子亦凶遺孫在

抱與長媳周氏誓共守節後次子桂蕃登賢書

劉芳名妻尤氏

芳名郡庠生巡撫秉仁孫九年十

極荼苦撫子爲邑諸生一年巡撫備旣濟旌之

餘皓首完節康熙三十一年巡撫備旣濟旌之

劉兆祥妻羅氏

兆祥即芳名巡撫備旣濟旌之

事姑撫子貧困自甘足不履外庭巡撫備旣濟旌之

衛旣齊旌之縣令匾其門曰一門雙節

周大年妻蔡氏 郡人年十六適大年生子家瑛

為郡庠生巡撫衛旣齊 獎之以上俱載舊志

許賢妻蔡氏 郡人舉人越坤女適庠生許賢年

孝謹四十六年如一日夫亡守節撫孤事繼姑尤盡

五十七年護撫白黃 題旌 黃震

黃震妻李氏 郡人教授李超品子適庠生黃震

孀姑以孝聞撫時夏為邑廩生苦節三十 題旌

七年康熙五十六年謫撫遲所 題旌

程桂奇妻周氏 奇諭年生子甫及週而桂奇卒截

髮齒指以死自誓茹荼以事病姑拮据以撫弱息

親授經書訓子成名守節五十餘年子均康熙壬

午舉人宰諸暨有善政孫仁折辛丑科進士選庶

常歷官布政使雍正元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黃登榜妻吳氏 郡人舉人吳現瑛女知禮節適廩

國麟前七歲吳堅志守節撫孤國麟中康照癸

己恩科舉人雍正元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四

朱景運妻劉氏 郡人年二十三而夫亡遺一子氏

師束脩膏火之資悉出十指孳盡有欲奪其志者

氏截髮毀容引錐刺其左目事乃寢子淫成諸生

守節四十餘年雍正二 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李正妻章氏 郡人貢生張爾誥女氏年十六適

指奉養翁姑克盡孝敬教子夢駿嚴而有法為各

諸生守節四十餘年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 題

旌

冉瓌妻越氏 郡人武舉越于同女年十六適庠

月而瓌沒氏號痛幾絕志期殉節姑嫜曲為解慰

終不能奪朝夕悲泣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待瓌屬

纓金死康熙四十三年公舉旌表

貴筑縣

國朝

袁國垣妻吳氏 邑人年十六適國垣踰年而夫死

撫其孫若宏若安艱苦六十餘年顛遭危亂始終如一總督趙廷臣旌其門

劉洲妻郭氏 洲先世巴渝土族隨祖任黔送家

總角次遠鳳在襁褓其遺腹子遠譽閱五月而始

生時舅姑及夫三喪未葬氏立志守節先後安厝

三喪俱各成禮有勢豪欲奪其志因徙居深山即

至親罕得見其面遠譽從師力學弱冠為邑諸生

食廩餼郭守節三十五年卒康熙三十一年巡撫衛旌旌之以上載舊志

張宅方妻陶氏 邑人年二十三夫亡守節孝事翁

姑撫子女皆成立雍正二年巡撫

毛文銓 題旌

劉朝輔妻余氏 邑人年二十夫故事孀姑盡孝教

子義方言不出閭雍正二年巡撫

張浩妻陶氏 邑人適郡諸生張浩逾年而浩病

卒遺孤孩稚堂上二親垂白氏仰

事節育極難守志三十餘載

雍正二年巡撫余世揚 題旌

柴大成妻方氏 邑人年十七適舉人柴大成二十

姑孝謹撫二歲子成立及子沒又撫孫孫繼天亡

堂姪孫中梗為嗣與弱媳相依紡績度日苦節

二十八年載年五十卒雍正十一年巡撫元辰成 題旌

梁國輔妻高氏 邑人年十九而夫亡氏哀毀欲以

營喪事稱未亡人足跡不履外庭翁姑憫其少無

子欲令改適已屬媒有成議氏聞悲號徹夜平旦

更衣拜奠夫靈自經於房中 歲經四十二年公舉 題旌

范璟妻劉氏 邑人劉輔女適庠生范璟氏年二

十四相繼而沒復撫孤孀康 題旌

四十四年巡撫張建績旌之

定番州

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王爾昌妻陳氏

州人夫死年艾守節不二事聞被旌

顧民膏妻李氏

毛琛妻李氏

吳運泰妻喻氏

黃偉妻鄭氏

俱州人夫死守

節以上俱載舊志

顧人龍妻李氏

州人人龍見忠烈流賊破城氏與人龍對給中堂而死

張承祖妻吳氏

州人流賊破城吳氏大哭曰我等義不受辱遂赴蓮花池死時女伴

相率投池死者數十人

國朝

杜蘅妻孫氏

州人年十七適蘅二十七而蘅故氏孝事翁姑和處如姻家貧紡績

撫教二子友榜友榕俱為諸生榕食糜僅苦節三十三年清操無玷雍正十一年巡撫元展成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六

廣順州

明

金大章妻張氏

州人夫亡撫子燦承襲土知州燦燦亡復撫孫湯巡按馮晉卿旌其

門曰矢志極舟壽七十餘卒載舊志

國朝

金大廷妻經氏

州人年二十五夫亡家極貧屢遭兵亂撫二子長旃膺恩薦次玘

及諸孫皆成諸生守節三十九年以子旃任教授封孀人

吳自林妻金氏

州人年二十三夫亡撫孤成立後見孫五曾孫一年七十餘四代一

堂鄉黨欽羨以上二人俱康熙四十二年議巡撫布政司張廷績題旌

開州

國朝

謝二姑州民謝明姪女幼孤克明撫爲己力年十四未字事繼父母孝值二親皆病且篤

一日之閒再割其股以進親疾皆愈里人異之康熙二十年巡撫楊雍建旌之載舊志

楊質素妻簡氏州人年二十夫亡善事舅姑撫孤成立守節四十餘年康熙四十三

年獲巡撫布政司張建績題旌

龍里縣

明

陳世傑聘妻戴氏龍里衙藏陞女八歲許字世傑待年未歸而傑沒戴矢志不嫁

奉父母克盡孝道御史薛繼茂題旌

王准妻譚氏

夏時妻黃氏俱邑人守節後旌

國朝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一 列女

七

陳格言妻毛氏邑人年二十四夫故二子俱在襁褓履經強暴遇喪矢志靡他巡撫

旌旣齊游之

葉天培妻曹氏邑人適邑庠生葉天培年二十六繼亡益勵其操巡撫旌

旣齊旌之以載舊志

陳世龍妻李氏邑人年二十二夫亡守節家最貧六十二卒康熙五十二年巡撫劉蔭樞題旌

徐應淮妻石氏邑人明千戶石應祥之女適廩生應淮年二十八夫亡矢志守節

疊遭歉歲紡績以供餽粥親黨相調堅却不受教子啓崑爲貢生啓蟾爲增生苦節三十八載正

五年署巡撫祖秉珪題旌

貴定縣

明

王 達妻吳氏 邑人達故吳年十九誓死守節

之 可旌

陳 椿妻王氏 邑人椿故王守節六十餘年

馮斯良母王氏 邑人夫死期良尚幼王幾居矢節 訓子成立終身貞潔

蔡廷臣 旌獎

姚允廸妻潘氏 邑人允廸官知縣卒潘時年二十 二青年守節白首無瑕

門曰思 題旌

孫耀祖妻王氏 邑人耀祖武進士卒王守 節四十餘年終身無玷

孫天氏妻胡氏 邑人天氏家貧氏紡績以供甘旨 翁性嚴姑性潔事之兩得其歡及

從夫宦遊遇美食輒泣不舉筋 遂長齋以祈親壽至親卒乃已

馬為麟妻徐氏 邑人為麟舉人卒時氏年二十六 家貧無子誓不再適六十四歲卒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趙撫劉 序旌獎

姚咨俊妻唐氏 邑人咨俊由進士筮仕江西安福 縣令卒於官唐扶櫬還里倫極艱

苦守節以 終奉旌

史 謙妻何氏 邑人謙仕知州卒時何年二十九 子文黼甫三歲守節終身後文黼

中崇正壬午鄉試何年六十七歲終 撫潘世奇 題旌其門曰節稟冰霜

邱禾嘉妻姚氏 邑人禾嘉官遼東巡撫卒於京邸 姚上疏扶櫬歸里流寇陷城懼為

賊汚遂 投井死

姚聖言妻陳氏 邑人聖言仕夾江令流寇陷邑城 陳懼辱投井不溺所親憐而救之

引避山中又聞 賊至遂崖而死

孫南光妻朱氏 邑人適寧人南光少天氏 寡流寇破城罵賊投井死

凌國士妻白氏 平伐司人 姑孝謹姑病瘵瘵

易淋齋夜則坐姑旁假寐衣不解帶延醫不效

股如藥以進遂瘳鄰媼或勞慰之婦曰婦事姑如

子事父臣事君吾行吾志耳何勞苦

為康熙十一年耆老聞於縣令旌之

宋三省弟妾 縣屬唐榜苗女也 大平伐長官宋三

妻改適妾獨留晝夜紡績足不出戶有欲奪其志

者妾哭且誓曰馬不二鞭女不二夫若再從人午

馬不如也守節至七十餘歲終

庭拱宸妻蕭氏 邑人年二十而寡 敬事舅姑堅字

王鳴鳳妻林氏 邑人年二十四夫亡翁姑垂暮子

事俯育教子萬年成歲貢生康熙

三十六年巡撫閩興邦 題旌

庭子位妻向氏 邑人子位平伐長官司卒氏年二

十一撫子襲職守節五十餘年康

熙四十七年巡撫陳說 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九

史書妻姚氏 邑人書監生卒氏年二十六子幼

言紀賓俱為諸姑孝勤苦紡績事姑育子二子紀

年巡撫金世易 題旌

傅天爵妻馬氏 邑人天爵舉人赴京會試卒於途

成立三十九年如一日雍正

六年署巡撫祖秉圭 題旌

張其劇聘妻李氏 邑人幼讀書許字其劇未歸而

服誦夫靈所手為文以祭焉未幾其母迎歸欲令

改適女聞之剪髮嚙指自經者再毋知其志不可

奪議終寢守節十年卒頂為

坐於夫塚之右遂合窆焉

修文縣

馬朝

楊郁妻何氏 邑人夫客死普安何誓不獨坐何

十年巡撫修鳳 彩旌其 門曰水月同清載舊志

黃庭陞妻夏氏 邑人應隆岸生卒氏年二十八節至七十一歲卒康熙四十七年

巡撫陳誥題

刁 玖妻歸氏 邑人玖岸生卒氏守節撫孤四十

年巡撫何世基題旌

湯之苓妻劉氏 宛平劉永茂女之苓邑數勇衛人

京教授生徒娶氏年十九越三年之苓客沒遺孤

繼三月父母欲奪其志堅不從命需服以殮骨骸

撫子歸野行至河南乏資適之苓同年友劉子章

令襄城助贖遣送歸葬教子玟為邑岸生苦節四

十年

汪大寬妻蕭氏 郡人適岸生大寬氏年二十六夫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十

十餘年志同金石有節婦坊

詹 洪妻康氏 郡人適生員詹洪洪卒氏孀居

力營葬屢奉旌獎

馬 龍妻程氏 郡人年二十三夫死守節孝事

旌奉

張耀璧妻洪氏 郡人適岸生張耀璧天啓間安賊

計與洪妾累君焚其室赴火死耀璧因以得脫

葉 立妻蔣氏 郡人年二十七夫死家貧氏

詹 斗妻張氏 郡人斗生員氏年二十四斗亡家

宋名臣妻丁氏 郡人年二十四名臣

薛鳳章妻張氏 郡人鳳章登賢書尋卒張時年二

髮如面以見志
苦節終身奉旌

牟嘉禾妻邵氏

郡人年二十守節訓二子俱登仕
壽八十四終崇正壬午奉旨

坊建

霍鍾英妻鮑氏

郡人年十八為安賊所執
不辱獨石死奉旨旌表

張應宸妻吳氏

夫故不食死

梅紀妻熊氏

郡人年二十三夫故矢志教
子壽九十三奉旨旌表

夏國臣妻王氏

夏國猷妻吳氏

俱郡人夫亡姑

姻俱守節建有
冰清玉潔坊

朱訓妻殷氏

郡人年二十七夫故遺子官甫三
歲守志不二教子成名壽至九十

何寶妻雷氏

郡人年十九夫故家貧事
繼姑以孝聞撫二子成立

龔居敬聘妻吳氏

郡人年十四未嫁居敬故
守志終身奉旨旌表

貢州通志

卷之三

列女

十一

孫振鷺祖母楊氏

郡人守節至
九十歲卒

國朝

梅運昌妻李氏

郡人運昌以明經令江津遇寇難
氏時年二十五之夫任中途聞變

懷其襁褓孤匿山中

濟利刃以防不測聞險阻
脩歷艱辛乃抵家又兵亂年凶卒能禦暴訓孤子

建登辛酉鄉薦年六十餘卒

康熙三十一年巡撫齊旌之

牟應綬繼室韓氏

應綬郡人任廣東連平州知州
娶韓為繼室年甫十八夫病篤

憐韓年少無子遺命改字及夫歿扶柩歸里其姑

援遺言欲嫁之韓堅執不從時有以勢奪者氏毀

容斷髮誓以死乃免

撫其嗣子呈鼎鼎故又
撫其孫國寶歷六十餘年屢經督撫旌表

牟某妻李氏

郡人適牟氏子遇難自刎從人急救
奪其刃懷米絕以手斲之而斃士林

多晚之以上
俱載舊志

劉始和妻徐氏

郡人年二十四夫歿無子翁姑
繼六經召喪葬成禮守節終

二年巡撫
題旌

羅偉妻杜氏郡人杜如梅之女年二十八夫卒

立康熙五十七年護
題旌

羅廷勝妻馬氏寧谷司羊海寨狎民女名阿透適

載其父與翁因其無子屢勸改嫁不從父私許聘

乾滿狎民羅姓氏聞之奔夫墓哭竟日歸家自縊

年知府王玠
詳請題旌

全洪圖聘妻袁氏那人貢生袁英之女名淑秀七

許字生員全洪圖未成而洪圖愛淑秀時年十六

年知府王玠
詳請題旌

普定縣

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十三

陳玘妻葉氏衛人適百戶陳玘葉年二十生二

疾歸而益劇語人口吾死無憾但恐妻他適如吾

兒不獨生未幾玘卒

葉哀毀盡禮自劓卒

吳文榮妻鄒氏崑山鄒思明女洪武初思明戌普

同里吳文榮乃同六奉身歷萬里至衛省父未幾

一勸變幾絕父母勉諭之誓死

倪鸞妻黃氏普定衛指揮使卒時黃年二十

王二妻黃氏普定衛人隨夫戌普定行至中途夫

守節不移

王召保妻裴氏隨夫戌普定夫歿裴年二十哀慟

盡禮竭力以事舅姑撫養遺腹子

始終

馬

彪妻景氏

年二十二彪死子備甫五

時

仁妻顧氏

仁嘗定衛捐揮顧于歸甫一年而夫卒守節六十餘年嘉靖開旌表

以上俱載舊志

國朝

孫成祿妻程氏

邑人年二十七夫亡守節三十七年護巡撫白潢

題

峇國正妻潘氏

邑人夫亡時二十八婦姑垂暮遺子襁褓矢志守節貧難度日紡績

以供朝夕婦居三十六年雍正四年巡撫何世璠題旌

鎮寧州

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十三

吳

復妻楊氏

州屬十二營司樊人楊太女祖仕元為普定府通判洪武間吳復以

安陸侯留鎮聞楊聰慧有志操以禮聘之未幾侯

亮楊哀毀幾絕晷日沐浴更衣於靈几後自縊死

事聞贈貞烈淑人

李

晟妻沈氏

以功授指揮元故復撫孫成立奉

張

御妻易氏

衛人年十九夫故有欲奪其志者氏手持刃以死自誓撫子經襲祖

職有可以閭旌之

倪

學妻趙氏

衛人年二十夫故家貧撫七歲子

撫三歲曾孫峯成立撫三代之孤孀

承寧州

明

王 驥母濮氏 州人 道其夫名 年二十一 守節 遺腹生 驥 壽九十二 終有司旌之

席 珣妻澹氏 州人 年二十 守節 五十年 有司旌之

張 英妻陳氏 州人 適庠生 張英 年十九 英亡 茹苦守節 教子 領鄉薦 院道 俱旌 表

其門以上 俱載舊志

清鎮縣

明

蔡 俊妻蔣氏 易 鏡妻李氏 鏡生

魏 政妻張氏 政 征永寧 死於寇 林 玉妻陳氏 玉生

曾 松妻沈氏 松生 楊 鶉妻李氏

周 蕙妻楊氏 以上俱 戚清人 崇正以前 節旌

國朝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十四

潘 奎妻吳氏 新貴人 年十六 適鎮西 庠生 潘奎 六年而 奎卒 遺子 四歲 鵠 吳曰 不

早隨夫子於地下 以有此遺孤 耳今復何望 其母 聞而往視之 跌無一言 閱三日 給其母 寢漏 三下 悉取平日 澣衣 著之 遂 投繯 而死 以上 載舊志

任 國佐妻張氏 湖廣 夷陵 總兵 張忠 孝女 適庠生 國佐 年十八 夫亡 遺孤 在襁 襁

時值 兵荒 立志 守節 不茹葷 飲酒 并不食 鹽 其姑 強之 歸 氏 往 撫 夫 亡 歸 父 家 於 禮 不 合 之 歸 氏 往 撫 夫 亡 歸 父 家 於 禮 不 合

且好 誦 孝 經 不 往 撫 夫 亡 歸 父 家 於 禮 不 合 樂 昌 令 遣 人 迎 養 氏 曰 姑 存 吾 日 侍 其 側 姑 沒 吾

日奉 其 主 今 舍 姑 主 而 就 子 養 於 心 不 安 亦 不 往 衡 因 乞 歸 終 養 有 孫 六 人 元 淳 成 子 舉 人 元 顯 庚

戌 進 士 餘 俱 庠 生 人 以 爲 苦 節 之 報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巡 撫 王

燕 題旌

趙 永昌妻徐氏 邑人 適庠生 趙永昌 年二十四 永昌 亡 家 無 恆 產 矢 志 守 節 奉 事 翁 姑 極 盡 孝 敬 教 二 子 長 模 爲 諸 生 次 楷

成 進 士 雍正 四年 巡撫 何世 璣 題旌

劉國望妻羅氏 邑人年十九夫亡二孤俱正強悍
歷艱辛而水操不改撫二子皆成立守節至三
十餘年康熙四十三年護巡撫張建績旌之
文昌運妻劉氏 邑人年二十一夫故遺孤禾週歲
績孝養撫子成立守節至三十餘年
康熙四十三年護巡撫張建績旌之

安平縣

明

梁 武妻陳氏 武干 劉 綢妻朱氏 俱平壩 衛人崇

正以前 旌表

黃運升妻劉氏 衛人年二十三夫卒子甫週歲舅
繼茹荼五十年教子成立直指蘇瑛表聞尚書李
騰芳覆奏稱劉氏青松賦質白玉為心舅姑無子
而有子孤兒無父而有父節不徒節
才乃真才奉 旨旌曰天恩表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十五

葉承寵妻何氏 衛人夫死年二十五矢志守節直
指朱奉鈿 題旌其門曰節閨丹

陸壽七 十四終

孫枝嵩妻張氏 枝嵩平壩軍餘丁早卒張年十九
苦撫孤數十載如一日崇正 題旌

譚先哲妻劉氏 衛人先哲為戶部郎中氏封安人
不絕口與夫枕籍月餘顏色不變見者莫不慘傷
直指羅鳴豐稱劉氏當急氣蹂躪之餘不改名家
堅貞之節罵賊延頸以就義借夫把臂以
成仁相應表揚以勵風化疏請 題旌

王之賢毋劉氏 衛人日暮天寒有客借宿以其子
有白金三十兩置龕上其客行至中途拾獲欲赴
水死同行者止之仍返宿處劉指龕上示之其人

拜謝而去後乙卯鄉試其子之賢卷主司未錄有
鬼敲門投卷於案得中試歷官府同知人以為行
義所感云以上俱載警志

國朝

徐儼妻何氏

儼庠生亡時何年一十四有遺照家貧壁立舅姑垂暮何矢志守節

代夫孝養閱六月而生子國正撫之成立喪葬翁姑無不盡禮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譚

銓妻郭氏

邑人年十九適廩生譚銓年二十沒指据喪祭克全孝敬守節三十年巡撫元展成題旌

譚鈞妻章氏

亡鈞廩生

譚銓弟也

兄弟偕亡章

與郭氏締劔同年守節奉姑鬻子一門雙節巡撫元展成題旌

平越府

明

錢國賓母樊氏

郡人夫亡氏年二十五撫國賓守節終身貞潔無暇旌曰矢志靡他

劉應試妻戴氏

應試郡庠生卒時戴年二十守志不再適撫孤成立奉旨旌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六

奚傑妻馬氏

郡人傑衛指揮卒時氏年二十七屢欲以身殉皆不獲死乃矢志撫孤守節五十餘年巡撫題旌

繼成題旌以上載舊志

平越縣

明

李庸妻徐氏

衛人正統十四年庸與賊戰死徐欲奪其志以配軍卒徐以死拒之遂止守節四十餘年

周清妻廖氏

衛人清卒廖年二十七無子姑老守志堅志守節紡績終身奉旨旌

表旌

蹇

玉妻邱氏

衛人年二十二夫亡遺孩甫七月撫孤守節終身不改嘉靖閒題

旌

徐科妻周氏

衛人科監生卒時周年二十四子一歲夫卒守節辛苦備嘗萬曆

間
題旌

戎旌

衣妻楊氏

衛人衣卒子翠在襁褓家貧甚氏績絰自給撫孤成立萬歷間題

劉士恆妻姜氏

衛人士恆庠生卒時姜年二十二竭力奉姑甘貧撫子青年守志白

首無瑕
題奉旌獎

王之相妻劉氏

邑人相死氏年十八遺一子無育成立守節終身題賜旌表

王家柱妻劉氏

邑人家柱郡廩生卒劉年二十七子祥蕃生甫數月矢志撫子備極

艱辛爰遭兵燹節操愈勵祚蕃登賢書里中咸稱節婦賢母知府陳龍巖為之立傳

徐氏女

邑人徐綱之姊幼不願嫁值黑苗叛圍城散米養兵城賴以完奉旨旌獎號

妙淨夫人建貞女坊字八

樊弈珩妻鄒氏

邑人普安州學正鄒以惇女年十六歸弈珩其翁祚與亦補學正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七

危割股進弗愈姑劉復病氏痛哭呼天復割股和藥而姑病痊奔行戎子舉於鄉會試卒於京氏哀

勸垂死復甦兩幼兒先以痘殤氏因姑老遂竭力奉姑二十年姑壽終葬畢哀甚月餘卒郡人王士

俊為之立傳

黃平州

宋

宜娘

州人有武畧嘗領兵營於黃平今黃平城北三里宜娘壘城南五里有宜娘山

明

吳融妻王氏

州人適百戶吳融氏年二十二融亡無子姑憐其少勸之嫁氏指天

自明曰婦姑在堂誓不再適守節四十餘年弘治六年題旌

權繼武妻周氏

興隆人適都指揮權繼武征番燼山陣亡氏年二十五誓不再醮撫

子及孫個繼天死氏孤苦伶仃終身守節隆慶二年巡按王時舉題旌

郭繼賢妻林氏 州人夫死時年二十四誓死
旌 嫁撫子成立萬曆二十五年

張國用妻孫氏 州人夫死時年二十一撫三子誓
不再適萬曆三十九年 題旌

張國揚妻劉氏 州人夫死時年二十三矢志守節
紡績撫子舅姑許適別姓劉知其

期柳沐更衣入室自

刎死 題旌節烈

狄應龍妻李氏 與隆衛人夫死守
節萬曆間旌表

萬一麟妻韓氏 與隆衛人歸百戶一麟麟卒時韓
年二十四矢志守節小屋數椽一

婢相依焚香誦佛四十年所居忽生異草嫩綠浮

英編於室後窘絕鬻屋以供衣食又剪茅爲舍

異草復生一夕雷雨赤光照耀其室有頃方散年

七十二卒萬曆間御史朱興祖疏稱韓氏貞原所

性貧且益堅四十八年純節草木皆知

七十二歲完名電雷可燭題請旌表

全洪烈妻毛氏 與隆衛人洪烈爲指揮陣亡毛年
二十四撫子守節四十餘年崇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六

正 題旌 劉士

朱 玉妻張氏 與隆衛人夫卒時張年二十一哭
三日絕而復甦曰婦人從一而終

吾夫旣歿吾何生

遂具衰經自縊而死

蘭 誨妻郭氏 與隆衛人蘭誨爲千戶赴京承廕
辛時氏年二十廿貧守節始終無

玷年六十餘餓死鄉

人憐之以上載舊志

李 清妻彭氏 與隆衛人清右所千戶氏年二十
五清沒無子遺腹六月外族逼嫁

誓死不從朝夕祝天願生男以延宗祀後

果生子後撫之以襲夫職正德間題旌

狄 耀妻李氏 與隆衛人耀邑庠生卒時氏年二
十七子在襁褓食貧守節孝事孀

姑所居有瑞竹叢生萬曆戊午大疫衛人多不免

獨狄宅無恙九十歲卒崇正六年巡按梁炳題

丁 紹妻解氏 與隆衛人紹爲千戶歿時氏年二
十五子幼家貧誓死不二年六

六卒崇正六年巡按梁炳
旌以上三人查州志增入

題

國朝

盛萬任妻薛氏 興隆衛人適庠生盛萬任年二十四夫亡父母嫻親欲奪其志泣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節吾敢易志乎撫一歲孤四十餘年無玷

盛萬億妻吳氏 興隆衛人年十六適萬億卒時吳年二十三清白自勵誓死靡他

奉翁姑教孤子備盡孝慈守節四十餘年以

周企濂妻曹氏 州人適紳士企濂年二十六夫歿

餘年州牧旌其門曰

石聲啓妻師氏 州人年二十二而寡遺二子俱幼

禽焉氏不從投縵州牧旌其門曰節烈無雙

甕安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九

明

戎 璇妻江氏 邑人歿死時江年二十無子矢志守節年八十卒萬曆開旌其門

黃 渤妻宋氏 邑人適生員黃渤氏性至孝父宋

死後隨夫渤避兵黃連山為土賊所執宋知不可

脫給賊欲飲水賊以磁甌貯水授之宋擊其甌以

國朝

吳世昌妻羅氏 仲民羅朝彥女五歲許字吳世昌

氏至家七日而世昌卒氏必欲殉夫翁姑極言撫

慰始強進食夫厝後卽曰我已為吳家婦矣遂堅

守不二仔肩家務養翁姑靡不竭力壽至

羅朝彥妻劉氏 邑人名阿金適仲民羅朝彥年二

謀之強暴氏知不免乘間自經康熙三十七年巡撫王燕親鞠得實立獎強暴於杖下給扁曰明倫

爲之立祠

餘慶縣

明

歐陽坤妻鄒氏

邑人坤死鄒年二十八矢志守節撫孤子錦讀書爲諸生萬厯間奉

旨旌表年八十終

歐陽銘妻聶氏

邑人鄒節婦媳也銘庠生卒時聶年二十七無子誓死不二孝養孀

姑年五十餘始卒人稱歐氏雙節云

桂高攀妻彭氏

邑人攀庠生疾卒氏年少而孀無子撫兩幼女守節家貧無婢僕歷

遭兵火貞白完全以女紅自給卒年六十有二

國朝

楊應第妻謝氏

邑人應第庠生卒時氏年二十五矢志撫孤守節崇正末賊掠鄉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二十

氏負子逃避箐林賊又至倉卒急迫攜子卧死屍中以血塗面賊以刃破其面氏忍痛不動賊舍之而去得以保全教子永年爲諸生苦節

三十餘年督撫屢旌其門以上載舊志

唐時雍妻李氏

邑人時雍庠生卒氏年二十一哀毀幾絕矢志撫孤家素寒薄粗糲

自甘子運新克遵坊訓早歲成諸生李守節至七十二歲卒雍正三年巡撫何世基題旌

湄潭縣

明

譚氏女

邑人小字淑英邑吏譚叔卿女年十四未字節賊亂隨父母避兵先以利刃藏衣中

賊突至家人散走女自刎死

錢世清妻徐氏

邑人世清邑庠生卒時徐年二十依父母守節爲賊所執脅之乘馬

徐從馬上自投而去賊怒斷其喉而去

唐顯璞妻簡氏

邑人顯璞邑庠生卒時簡年二十五二子尚幼家貧紡績以供教子

成立長子之官為庠生次子之
牧登鄉薦守節五十年而卒

謝傳堯妻曹氏

邑人傳堯邑庠生卒時曹年二十

應第亦故女年方二十餘生子永年尚穉

女孤嫠相依崎嶇喪亂踰二十年永年乃成立曹

事夫毋以貞誨女相勉於常又何難焉不受

敖相妻劉氏

邑人邑紳劉鳳時女年十六適相

家人欲奪其志不聽從舅姑避亂於十里溪

馮祥妻羅氏

邑人夫亡羅年二十六無

馮樟聘妻冉氏

邑人冉啓宗女年十四許字馮

配女曰夫之不幸即女之不
幸也何另字為遂自縊死

李芝蘭妻丁氏

邑人年十九夫故遺一子方在襁

其少寡勸令改適氏即截髮毀容誓無他志撫幼

孤成立屢經離亂艱苦備嘗不改外操年七十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卒而

國朝

李如玉妻唐氏

邑人適貢生李如玉年二十六如

歲卒巡撫元

玉亡守節教子俾之成立至六十

都勻府

明

陳昱妻馬氏

郡人昱為都勻衛指揮馬封恭人

婦之道生同室死同穴今夫將死妾生何為既而

昱卒馬遂閉門自經時年二十一詔表其門曰貞

劉進妻包氏

進郡軍士溺水死包往求其屍得

子豈能再事人乎遂自經副使
吳立嘉其烈合葬之題旌

郭秀妻趙氏

秀郡軍人趙從之戊秀採薪渡江死趙亦奔水見者救之既歸悲號

不已以死自誓親鄰知之防守益密不逾月防者少懈遂自經

桂世卿妻劉氏

郡人年二十七世卿卒守節撫子子死撫孫本枝官總兵玉枝森枝

俱明經奉旨旌表

楊七妻蒙氏

郡人安賊亂蒙被掠罵賊不辱死奉旌

朱國臣妻吳氏

郡人國臣陣亡吳一勸幾絕既而

一脈耳甘貧守節教子振祥舉明經奉文嘉獎

李茂春妻鮮氏

郡人年十八夫故誓死撫孤奉文旌獎

楊應乾妻司氏

郡人夫溺水死守志不嫁事姑撫子奉旌

楊廷烈妻吳氏

郡人年十八生子一歲夫憤父驢赴敵死家財盡散無以為生苦節

撫孤成立年六十四終

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吳正春妻陸氏

郡人年十九夫卒立志守節事翁撫孤年六十七奉文旌獎

龔應賓妻王氏

郡人夫中苗藥箭死王自縊奉旌

何珍妻王氏

郡人年二十二夫死守節躬親紡績苦節四十餘年奉文旌獎

張今盛妻江氏

郡人今盛崇正丙子解元早沒江年五十九終

以上載舊志

屠珏妻王氏

珏生員王氏守節奉旌

都勻縣

明

老功妻乜氏

功都勻衛夷人萬曆三十三年氏于歸道遇賊逼行不從以刀脅之

延領受害院道聞而褒獎葬之

國朝

吳道暹妻江氏

邑人江之宗女年二十七夫亡

貧茹苦壽至八十五卒

康熙五十年題旌

邱之秀妻劉氏

邑人劉燦之妻年二十六夫亡家貧苦節撫三子皆成立壽至八十

一歲康熙三十三年

題旌

徐述銑妻李氏

邑庠生李允吉之女適庠生述銑氏年二十六夫亡立志撫孤茹荼

若節教長子伯翰中康熙己卯舉人

康熙五十七年

護巡撫白潢題旌

周文盛妻姚氏

都勻營卒姚昌龍女歸營卒文盛氏年二十六夫盛亡立志守節以

奉姑鞠子為己任歷三十二年如一

鄭良侯妻周氏

邑人良侯邑庠生卒時氏年二十

志靡他竭菽水以事翁勤紡績以課子長受次需

俱為邑諸生苦節四十七年壽至七十餘雍正七

年巡撫張廣題旌

泗

題旌

三

三

三

清平縣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三

明

石 宣妻李氏

邑人宣為醫指擢卒氏年二十四無子守節年七十三卒題旌

石 珍妻秦氏

邑人夫亡守節受旌

王 氏

清平人夫亡守節奉旌

王 雄妻白氏

邑人雄為千戶卒氏年二十遺子輔方週歲誓不再嫁撫子襲職年

六十六

王 保妻郭氏

邑人保為千戶卒氏年二十八無子毋黨欲奪其志誓死不從紡績

度日守節終身奉旌

周 德妻王氏

邑人年二十九夫亡撫遺腹子性嚴急事之得其歡心鄉人稱其節孝學使徐秉正旌之

趙 仁妻楊氏 邑人仁為庠生早沒氏年二十一歲薦撫按 遺子 呆甫三歲守節撫孤成立

孫 方妻王氏 邑人方庠生王年二十九夫卒 子守節終身巡按毛在 題旌

茂妻卓氏 邑人茂係旗軍氏年二十一夫沒 子甫守節誓死撫孤巡撫毛在

系應鵬繼妻楊氏 邑人應鵬為大理府通判氏年二十九鵬卒誓死守節長齋供佛卽至成罕見其面照年家計益落僅一婢自隨

府獎以上 載舊志

漆大亨妻趙氏 邑人年二十二夫亡無子 自縊以殉撫按 題旌

鎮遠府

明

真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何 熙妻楊氏 郡人熙卽本府土同知卒時楊年二十三矢志靡他守節六十餘年

以壽終 奉旌

楊 瑄妻劉氏 郡人適土通判瑄為繼室瑄死王 事氏年二十五誓死守節撫孤承

襲鄉人 稱之

何承宗妻錢氏 郡人承宗土同知死時氏年二十四有勸其再嫁者曰吾有姑當寧

有子當撫此言不 願開守節奉旌

解 章妻蘇氏 郡人夫死守節不嫁有司 以聞旌其門曰天朝揚節

田 蘭妻鍾氏 郡人蘭以歲為授縣丞妻卒繼 室鍾氏生三子蘭卒鍾方二十五

三子俱未成立 鍾矢志撫孤子時

中登天啓甲子 鄉薦歷官守節

張繼适妻胡氏 郡人適金縣人卒於道胡年二十 子俱幼身事繼 續奉烈節

易姑相繼喪 竭力資

遠中崇正丙子

雷葵陽妻成氏

郡人葵陽庠生早卒生一女三歲

貌然弱姿奉舅姑撫子女備極艱辛未幾翁近

成泣曰吾所以稱未亡人者爲此一塊肉也副成

謂雷祀何堅執不可歲餘姑又逝時寇據黔兵亂

歲荒出所窖藏衣穀殮殮盡禮訓

子成名嫁其女年五十九卒奉旌

楊鐸妻鍾氏

郡人未二十而適鐸生子再芳甫

訓其子子死又撫孫成

立年八十卒奉旌獎

熊應周妻陳氏

應周郡廩生早卒氏年二十五守

奉旌

王向乾妻萬氏

郡人向乾廩生卒遺二子長金印

之苦節數十年奉旌表

何大正妻劉氏

郡人大正食饑郡學早卒遺三子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十五

卒不逾節

何瑛妻汪氏

楊文昌妻何

羅溶妻劉氏

楊正松妻何氏

以上俱郡人艾年守節不逾奉旌獎

正松官水長官

國朝

江某妻柯氏

閩人寓鎮遠適江氏子生一女夫

生舅姑多方慰之柯曰婦人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吾夫死無子殆天喪我也吾何從焉遂

自經遠近咸輓之

楊汝信妻周氏

郡人年二十六夫故叠遭兵戎屢

子其美爲明經亡復撫孫于廷爲郡

庠生年九十八卒以上俱載舊志

鎮遠縣

何承光妻趙氏

邑人承光舉人守夔州流寇猝至趙謂其夫曰男忠女烈理也遂自

刎知府宋應星詳旌

施秉縣

明

楊再翔妻張氏

邑人適翔生于正位甫七歲翔遠遊十餘年不歸張事祖姑及姑至

護孝養無缺後翔回不半載疾卒祖姑憐之欲奪其志張拒不可延師訓子家貧歲歉矢志靡他五十餘年如一日

楊友梅妻李氏

邑人友梅廩生早卒氏年二十適孤文炳甫一歲守節撫育教訓補

弟

陳氏

邑人夫其夫姓名早死遺孤甫五歲晝耕夜織撫子成立年六十乃終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錢法妻史氏

循橋衛人法歿史年十八甘貧勵節九十六歲卒成化間建坊旌表

歐時雍妻田氏

衛人年二十六夫故誓不再嫁冰霜自矢守節六十五年壽八十五歲

崇正間巡按梁炳旌曰

宋繼宏女

邑人小字關娘年十七未字流寇入黔擄掠婦女一日擁入繼宏室關娘登樓

閉戶自縊死

國朝

李逢春妻王氏

邑人王之廉女年二十六夫亡遺孤尚幼父憐其無依令同居不從

避吳地亂居鄉鍾

廖象妻劉氏

邑人定策中武舉赴會試歿於旅邸姑亦相繼歿冰蘖自矢撫遺

孤國璜爲邑諸生

鄭天錫妻郭氏

邑人年十六歸天錫時翁漢武定守備而郭同夫赴翁任二載生一子

見張福開習見富貴則驕後素知艱難則勵志後
值兵燹卒能
撫子成名

蔣仕魯妻汪氏

邑人年二十七夫卒遺孤薦科尚

十餘年先姑歿臨終呼兒鳩囑曰吾病度不能起
未送老姑終是吾遺恨汝軍須承我志善事之

孫上元繼妻顧氏

邑人待字二十九歲適舉人上

元為繼室僅三月夫赴京會試
越明年夏河水泛漲家業蕩析翁歿於水上元聞
計一扇而絕顧無子撫前妻之二子不啻己出四
壁蕭然特女紅贖口苦節

二十二載卒年五十一

陳琦妻廖氏

邑人年二十適琦相敬如賓七載

志守節家貧乏食採野
蔬以療飢撫孤成立

李之賓妻白氏

邑人年二十夫故家翁姑老子幼

屋數間膏以營葬有巨豪百計奪其志白毀密守
節撫子成立以上七人雍正四年巡撫何世璽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七

旌題

天柱縣

明

陳越母楊氏

邑人年少夫卒于越方九齡撫之
成立以孝聞嘗值火災四鄰延燒

獨氏所居茅屋無患人
皆以為母子節孝所感

蔣顧妻劉氏

邑人年二十二夫亡矢志靡他撫
孤成立萬曆間巡撫江東之旌其

門曰賢
孀撫孤

胡玉妻湯氏

邑人年十九夫亡撫幼孤成立治
家嚴肅操凜冰霜年七十卒

蔣良達妻徐氏

撫子正藻成名縣令旌其門

楊枝棟妻徐氏

邑人守禦所千戶徐天衢女適貢
生楊枝棟流寇入黔肆行劫掠氏

攜幼女避木杉胡寨賊至度不能
免將所佩剪刀先刺其女遂自殺

恩南府

明

邵洪俊妻李氏

郡人年二十夫亡子經甫週歲

之

朱庸妻李氏

蠻夷司人年十九夫亡生遺腹

徐錦妻蒙氏

子福家貧紡績撫孤成立旌表

賊搜錦絲蒙欲犯之唾罵不絕引刀刺賊賊怒支解之面色如生

安如崑聘妻楊氏

郡人庠生楊洪祖女年十五許

卒女聞之願奔喪守制父母不允女封帛送舅

符寶妻羅氏

郡人知縣羅萬鵬之女年十九夫

運均割股以療親疾御史梁燾胡平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田倬妻陳氏

郡人倬以庠生選貢尋卒陳年二

雖親族罕見其

王育聖妻敖氏

郡人夫亡守節家貧紡績以事其

崇岳上其

鄒先魯妻放氏

妾楊氏

李氏

郡人先魯令

少無子同志守節勤女紅以度日屢遭

徐大可妾陳氏

郡人可大為宜章令以母年高

立愈郡守

敖孫遠妻冉氏

郡人孝廉冉學洙女年二十夫亡

年人無

張一應妻李氏

應郡庠生賊兵肆掠夫婦匿山洞

執紼以取金帛至山險處亦投崖而死

田佩妻張氏郡人

張奎光女年二十夫亡無子河東張扶樹登舟半渡覆木

死比得其屍上下衣皆密縫面色如生

徐心箴妾李氏郡人

心箴仕演留李侍病劇股源之立愈

管玉音妻趙氏郡人

年十七割股救父夫病篤有

禪趙躬磨麵績綿早為郡庠生年七十餘

以救夫雙宿哺百餘金子幼夜操作悉償通數課子成立

常不受旌獎

李復善妻張氏郡人

守節

國朝

救鳴雷長女

次女

一子起宗妻張氏皆郡人吳

鳴雷擊家避到後湖

賊餘崖至知不免姑雙結

漂投崖裂肢死郡守

發先上其事學使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无

之曰節烈維風

李承眷長女 三女

四女

媳周氏

表姪女

田氏皆郡人賊兵追

志恐受汚辱五女同

任尊德妻敖氏郡人

事祖姑田氏姑敖氏盡孝年

立襲明溪司副長官吳

張祖華妻王氏沿河

守節撫孤屢奉旌獎

田興趙妻李氏朗溪

守節撫孤屢奉旌獎

詹俸祿妻吳氏中

至陸崖死崖高數十仞肢體

不損顏色如生成以為異

田茂繹妻張氏朗溪

洞中賊攻之氏跳崖死

田養民妻楊氏通

司人年十二封股療其

壽裝職避吳逆以上世洞中

安于磐妻朱氏 繼妻田氏 于磐密夷司正長官

病篤割股救之得愈 田年二十二歸于磐為繼室

值夫病氏泣禱於天乞以身代割股以進及于磐

卒氏年二十七子修德甫一齡撫其前妻于與已

子成立修德成進士官御史田守節三十餘年

五十九歲雍正五年題旌

田 禱妻冉氏 郡人年十六歸縣民田禱五年而

歲氏拮据奉養舅姑喪葬盡禮教子成立食飯糞

官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六卒雍正十二年知府

冉喬枚繼妻暨氏 郡人年十七適生員喬枚後歿

己子焯方二歲氏撫之如一俱成立焯為郡諸生

守節三十五年而卒雍正十二年知府史瑗詳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羊

安化縣

田惟勤妻徐氏 邑人年十九夫亡無子矧目自誓

司上其事詔 賜坊表揚 依父母以居持齋茹素五十年有

教孫謀妻張氏 邑人廣文張昱女生子甫二歲夫

執賊欲犯之氏觸地而死 正末兵亂氏避兵山洞被

面迷抱子投崖而死 適吉甫事兩世姑盡禮值歲

單吉甫妻陰氏 邑人適吉甫事兩世姑盡禮值歲

拷幾斃氏匿林麓深處得免兵他往氏出柔兩婦

姜氏已死何氣將絕 忌脫衣禱覆之度兵復未遂

陳 謨妻王氏 邑人適庠生陳謨流賊肆掠被傷

表旌 欲犯之不從者以刃罵賊死

田朝國妻楊氏

邑人年二十四夫亡無子守節卅五十年

田慶嘉妻楊氏

水德司人慶嘉期溪司長官早卒氏年二十五守節撫孤六十三歲

卒院道旌獎

張希旦妻冉氏

邑人年二十六夫亡遺孤文煥文燦俱幼弱冉誓死不二慎出入寡

言笑貞節不濫內外無間躬紡績教子俱爲庠生知府李光祚旌之

李蔚妻安氏

邑人夫早死家故貧安苦節撫孤終身不二

覃通妻張氏

邑人比部張繼曾之女明末兵亂隨夫避洞中被劫投崖而死

張國仕妻羅氏

邑人年少夫亡守節五十餘年有司上其事建坊旌表

張國華妻李氏

邑人年二十夫亡事姑撫子守節終身

國朝

李際泰妻黎氏

邑人貢生黎遇章女年二十夫亡願守節父喜曰能如此不辱吾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十一

矣苦節四十年嚴謹自持人共稱之

田之鯤妻符氏

邑人年二十夫渡涇溺死守節四十餘年

羅鴻磐妻冉氏

邑人年二十四而寡教子懋成諸生遭兵亂卒完名節壽七十餘卒

羅達誠妻符氏

邑人年二十四而寡教子懋成諸生遭兵亂卒完名節壽七十餘卒

敖起圖妻張氏

邑人起圖溺水死氏年二十餘守節撫孤三十年而沒當事表其門曰

教子

王廷賓妻彭氏

邑人年二十而寡堅貞不渝撫子成名守節五十年而歿

冉國輔妻張氏

邑人吳逆亂逃洞中被賊執度必不免乃詐言取物賊信之投崖而

死

邵堯章妻陳氏

邑人吳逆亂被兵掠去陳不愛辱歸兩女投江死

張氏妻黎氏

邑人年十九夫亡無子有二女皆在襁褓家貧紡績自給寄居母

守節三十餘年

楊昌裕妻劉氏

邑人年十八為偶兵所執不辱死之

田仁澤妻張氏

邑人仁澤庠生早卒氏年十九歲誓節撫孤終身不二其操

曾學貴妻高氏

邑人事舅姑以孝聞會歲饑學貴病高亦病乃強起割股食之夫病遂痊後高病篤長子應奇亦割股救嗣又病次子應亨方客於外星夜至家復割股如之高年踰八

卒

陳相明妻鄧氏

邑人年二十三夫死遭明末兵燹流離氏茹苦守志年七十餘卒以

上俱載舊志

陳宣妻張氏

邑安南營人年少宣亡撫子大齡成立娶媳羅氏生二子大爵復亡張與媳羅氏共撫二孩張年七十二守節四十四年羅亦五十六歲守節三十二年里人共白其節

旌

通志

卷之三十一

三

印江縣

明

李宣妻石氏

邑人姑歐陽氏性嚴氏事之每可其意宣卒氏年二十七遺孤二家

王朝妻劉氏

邑人嘉靖十八年鎮單苗破縣城被掠不辱罵賊死

任杭妻楊氏

邑人杭庠生早卒楊年二十守節終身隆慶二年院道旌獎

任效廉妻楊氏

邑人效廉為知縣以探木之役卒於官楊七日不食觸棺死萬曆二十二年巡按薛繼茂題旌

呂爵妻陳氏

邑人夫亡年二十家貧甚或勸之嫁則曰與其失身以圖存不如甘死以守節至七十歲終

國朝

豐妻李氏

邑人年二十一而寡家貧守節撫其子成立壽至八十五歲終

歐陽鈐妻吳氏

邑人年三十四值明末兵亂破印城鈐死遺孤肇華甫五歲氏茹荼

飲冰調護撫育守節四十五年以上載舊志

周成德妻牟氏

邑人成德廩生卒氏年二十五撫二孤教養盡力長仁表中康熙癸

巳鄉試文仁近列膠庠守節四十載壽終六十五歲康熙五十五年邑人共白其事請旌

婺川縣

明

舒英妻龔氏

邑人英庠生早卒氏年十八始孀其少令再醮不從自縊死嘉靖四

十年旌載舊志

國朝

唐運達妻張氏

邑人年十九夫亡無子以姪淳憲為嗣守節課子成立為廩貢生壽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至七十餘歲

周師夔妻李氏

邑人年二十二夫亡撫襁褓子昌睿成立為諸生壽至八十七歲

紀維綬妻王氏

邑人維綬為婺汛兵沒時王年二十七矢志撫孤守節三十餘年以

上三人俱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石阡府

明

楊正綱聘妻王氏

郡人各伽藍父瑛正統初任姚安府普彌驛丞藍隨任字同郡

庠生楊正綱未娶後瑛解任隨回籍中途遇苗賊

疎老不能奔被害伽藍時年十九被執驅以行藍

厲聲罵曰吾父為汝害恨不啖汝肉尚敢更為不

道耶賊強逼之藍垂賊而罵不絕口亦被害知府

鄧再興妻吳氏

郡人嘉靖庚戌鎮守苗叛陷石阡再興被殺吳聞赴難死題旌

彭好古妻楊氏

好古郡人亦生早亡氏年十八悲號不食旬日亦死得合葬焉題旌

張春妻毛氏

郡人萬曆二十六年播賊殺春消執毛氏十一氏抱夫屍磨聲罵賊賊怒斷其手及死面猶向子御

史應朝卿

題旌祀烈婦祠

胡仲賢妻楊氏

郡人年十六適仲賢未幾賢卒楊守節不再醮撫幼子允恭成立中

萬曆己未進

士題旌

曹恩妻黃氏

郡人天啓四年苗賊劫執黃欲汚之黃罵賊不從賊碎其身而去

題旌

胡允朝妻楊氏

郡人允朝郡庠生死楊立志守節鎮遠監生羅某倚勢逼娶楊不從

以上載舊志

題旌

國朝

趙燦妻馮氏

郡人年十七適燦二年而燦亡遺孤元魁方三月氏紡績撫教成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為郡諸生守節四十七年謹言潔行戚里無間言壽六十五歲雍正十一年巡撫元履成題旌

龍泉縣

明

安應袍妻簡氏

邑人歸應袍甫一歲應袍暴卒簡年二十哀毀踰常絕粒三日引刀

自刎於棺側

歐陽組妻黃氏

邑人組死黃年二十茹荼守節之死靡他崇正初年旌表

冉繼勳繼妻張氏

邑人父慎言萬曆癸丑進士張年十八為勳繼室勳卒張年二

十八守節撫孤

數十年如一日

馬氏女

邑司馬萬珠女年十七值播賊李保昌亂馬被執欲汚之罵賊不從賊怒裂其屍

國朝

歐陽榮東妻冉氏

邑人榮東郡庠生年十七卒于廣清數月誓死守節幾經兵燹

節愈勵教瑣入庠食餼康熙八年
巡撫佟鳳彩題旌以上俱載舊志

思州府

明

徐萬謙妻范氏

徐萬顯妻戴氏

徐鵬妻余氏

俱郡人范年二十九戴年二十七
余年二十三氏同居值銅苗攻

城劫去相挽投河而死巡
按宿應麟旌曰一門三節

盧蕙妻甯氏

蔣輝妻徐氏

張自秉妻何氏

楊勝舉妻姚氏

熊觀海妻范氏

熊仁妻范氏

周氏女

土官周廷珪女以上七氏俱郡人值苗賊
猖獗同時遇難議不受辱挺身迎刃而死

萬曆十七
年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張翊妻許氏

黃道司人羽無子許為娶妾生子
羽故妾亦隨沒許年二十七誓不

再適撫孤成立壽七
十徙學吳國倫旌之

張价妻高氏

黃道司人价故高年二十一以姑
老子幼遂守節事親撫子孀居五

十七載
奉旌

高達妻何氏

妾吳氏

郡人達生三子長梁楷
何出次梁盛及季吳出

達沒三子俱幼吳以身殉何守節撫三子無異視
後楷登萬曆戊午鄉試官知府楹中萬曆丙午鄉

試官副使請於朝
旌表有烏懷集

何熊妻田氏

郡人守節四十年奉姑教
子里有芳聲奉題旌

王應朝妻高氏

陳洋妻曾氏

貧豔孤成立淑
離不毀其標

高良斌妻周氏

郡人年二十二夫亡遺子士俊甫
二歲十歲月守節撫孤進四

十餘年完貞以沒二子俱食餓於岸崇正末題旌

國朝

周祚昌妻徐氏

郡人祚昌選貞早卒徐孀居三十九年而人稱其完節

徐耀妻任氏

耀郡廩生文行素著避亂扶羅裝類兵所逼任氏以身殉焉以上

舊

吳通相妻劉氏

郡人年二十四夫故子幼家貧苦節四十八年教子孫均入贅序康

熙五十年巡撫

劉蔭樞題旌

鄒士昌妻冷氏

郡人年二十三夫故孝事孀姑教子繼聖延聖近聖紹聖兄弟四人

俱以文行顯

裴定朝妻陳氏

郡人年二十七夫亡事衰翁撫子齡子備極艱辛曲盡孝慈守節三十餘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六

楊昌原妻陽氏

郡人年二十一夫亡在外翁姑相繼沒拮据喪葬貧不能存請親勸

其再嫁誓死不二寄食於子姪之家苦節三十九年

許登甲妻劉氏

郡人年十三父母俱亡歸登甲二劉誓死不從守節四十九年以上四

人雍正六年巡撫祖秉圭題旌

蕭蘭妻姚氏

郡人年十六適國學生蕭蘭甫八丁孤苦之死靡他撫姪為嗣教育成立守節三十四年雍正八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張士良妻楊氏

郡人年二十夫故守貧食力遇變不渝居三十八年完節無虧闔

郡請旌

尚朝觀妻龔氏

郡人年十九適尚朝觀年二十六執樵牧茹荼守節中野猝遇強暴毀形拒

之年七十五卒巡撫元展成題旌

凌瑀妻蔡氏

郡人年二十四適凌瑀年二十一瑀亡子萬象四歲女一歲氏飲

茹菴幼續代耕子女婚嫁以時以禮
七十六歲卒巡撫元展成題旌

玉屏縣

明

洪 平溪衛人年甫十三父翁時藥嘗糞衣
坊旌 不解帶正德時題旌奉旨建孝女

侯正一妻夏氏 衛人夫早沒殖舟矢節課子位成進士官都御史壽百歲時大學士

問二次卒年百有二歲諭祭葬誥封夫人 霍穎奏請詔賜肉帛歲遺湖廣都司至家存

許可妻張氏 衛人可為指揮氏年十九可亡守節撫孤承襲壽八十六歲隆慶三

年奉 旌表

鄭東效妻劉氏 衛人年十九夫亡撫遺腹子孝盛守節六十七年督撫表其門曰介

石清 操

張其威妻洪氏 衛人年十九夫亡撫遺腹子四維成立壽九十一撫按旌獎

劉廷獻妻許氏 衛人明末避亂西溪高寨賊袁宗第劉體純粹至圍寨氏懼為賊辱

自縊死 公舉旌獎

郭大綬妻陳氏 衛人年二十二夫亡守節二十六載潰兵入衛懼為所辱攜一子一

女投 江死

袁良相妻許氏 衛人年二十四夫亡守節二十五載潰兵陡至氏觸躄被面被兵所

殺

萬年春妻葉氏 衛人年二十二夫亡守節五十八年壽八十卒

國朝

洪瑄妻劉氏 瑄邑增生氏年二十四瑄沒無子撫姪其哲為嗣孝事舅姑得其歡

心及卒葬祭盡哀盡禮苦節三十年教其 哲有義力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清溪縣

國朝

朱當統繼妻鄭氏邑舉人鄭逢元女當統貢生

守節撫前妻子令鬻及己子令望克盡義方令聞

應歲貢旋卒撫三孫慈愛更篤後冷望亦列明經

節五十餘載

朱之琦妻黃氏邑人庠生黃士俊女年二十夫故

慈孝聞以上二人俱康熙五十

四年湖南巡撫李發甲題旌

明

劉仁女辰秀妾郭氏張氏辰秀權人梧州還

六隨仁之任仁卒於官女扶觀還至昭平差藤縣

值孫撞劫舟恐為所污挽二妾郭氏張氏同赴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哭

死巡撫御史蕭端蒙以其事聞

旌其門曰清流三烈建祠祀之

楊淳妻蕭氏烏羅司人年二十二夫喪繼遺腹

居苦節子誓無他志節孝兼備當事重之

黃偉妻明氏烏羅司人夫故氏年二十七誓不

母姑至敬至孝巡按御史節先旌曰節孝

國朝

盧龍雲妻徐氏

通城二氏恐汚俱自經死康

熙九年奉旌以上載舊志

何一鳳妻孫氏一鳳維揚人隨征把總因辦理軍

女遺腹又生一女家極貧賴針荷糊口聞範極

勤必以禮及長慎於擇配後二女皆封恭人守節

五十七年卒

八十三歲卒

劉世恭妻沈氏 郡人夫故時氏年二十一一家檢

皆充盡禮守節三十餘年以上二人

楊為光妻薛氏 郡人年二十三夫亡孝事翁姑極

年雍正八年巡撫題旌 始終無二志苦節四十四

張廣泗 題旌

銅仁縣

國朝

黃承恒妻吳氏 邑人年十九適庠生黃承恒年二

節事翁姑鞠弱子備極勤劬六十四歲卒

學使鄒守屢加旌表 題旌

黎平府

明

卜壽妻高氏 歲新化所高從之紡績以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人高曰妾從君跋涉 楚所以不忍死君在耳

君沒妾何用生既葬 遂自經時人義而哀之

王言妻袁氏 郡人石戶袁傑女幼許配舍人王

揮以儂軍餉出亡 五年言方一十四歲父指

父母命改嫁袁誓死 聽言歸完娶旌曰三楚遺

烈甫二月言復入獄 慶三年言死袁守節如初

御史雷稽古題稱王 代父追贖係四十年無辜

之禁袁氏未婚苦節 四十載有夫之寡 旨下

免贖旌表 張啓泰妻陸氏 郡人善事翁姑懇懇定省久誓一

致嘉靖三十八年督撫賜孝婦 旌

詹華妻姚氏 唐 旌 妻李氏 英百

曹紀妻汪氏 俱郡人夫死守節旌

一

王家魏妻徐氏郡人象魏庠生早亡徐年二十四

諸生居歸四十餘年潔白如一日題旌

何騰蛟妻王氏郡人騰蛟從明桂王子由柳在粵

兵隙友龍達意氏漁曰駭欲死氏以招騰蛟遣總

夫為忠臣氏獨不能為節婦乎遂自刎

閔氏女郡新化所人貢生閔於行長女年十八流

賊至則以死殉耳嬌曰如女言因各懷利刃賊至

強執女手厲色罵曰妖魔敢污我手遂自刎賊

衆咸義之

開泰縣

明

胡某妻舒氏 媳汪氏五開衛人失其

暨汪俱被賊執賊擄掠舒索餉汪

以身翼之姑媳銜罵賊而死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四

鍾 貴妻王氏衛人貴官指揮同知氏年二十八

不入口者七日殮棺蓋

孝聞鞠子秀鬪以義方

周 經妻伍氏衛人年一十夫故氏

禮自防足不踰閭雖

至親未嘗得見其面

黃緯色妻胡氏衛人高李賊兵焚劫州衛氏扶如避

出谷中姑病不能行賊至氏不忍獨去並被執

與如訣曰二子在逃黃氏之鬼可無餒矣媳義不

辱因以首觸石不死及渡河又躍身投河仍不

死賊扶以登岸氏引頸觸賊佩刀賊義而釋之

國朝

盧 鎮妻朱氏邑人年十七適盧鎮年二十鎮亡

撫遺腹子王正讀書

學巡撫允展成題旌

錦屏縣

明

張 能妻張氏

銅鼓衛人能為中所百戶氏年十

而死得
合葬焉

李 泰妻王氏

衛人泰本衛指揮舍人氏年二十
夫亡誓死不嫁靖州知州詳請

題

王 鯨妻胡氏

衛人鯨廩生氏年二十五夫歿其
兄強奪其志不從自縊而死通學

公舉無按
泣加獎牌

唐 武妻林氏

蔣 鸞妻王氏

夫 道妻劉氏

徐士雄妻林氏

張 鈺妻錢氏

以上俱衛人年少孀居族寒
家苦誓死堅貞白頭完節

許安國妻趙氏

衛人安國中所應募百戶趙年十
八夫亡苦志守節歷四十三載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聖一

及

楊嗣亨妻白氏

嗣亨
千戶

張鳴雷妻邱氏

俱衛人
二氏年

小苦節辟纒自
給教子成名

樊登庸妻沈氏

衛人登庸廩生卒氏青年茹苦晚
節愈堅負子成家年登九十而卒

曹之元妻王氏

邑人年八夫亡時當兵戛之會
志死不憂守節完貞撫二子成立

年八十餘
歲而卒

大定府

明

高 翠妻香

馮翠本西直德翠死妻香香代立
總其家時都督馬勝守貴州欲盡

馮為兵端詳罪果怒思反香止之曰毋詳吾為
子詳唯見太祖自守土功及馬勝罪狀

以朕為汝除馬勝何以報我香曰貴州

道可入蜀願刊出開驛以供往來於是遂殺嗜
香爲順德夫人厚資遣還命所過皆陳兵以耀之
舊志

國朝

者 架聘妻直額 者架苗民聘直額爲妻未娶父
母惡架貧欲另爲擇配額堅志

不從強逼之遂自殺康熙二
十九年巡撫田雯 題旌

陳尚魁妻程氏 郡人尚魁庠生卒時陳年二十七
紡績奉翁姑盡孝道教子釋成立

爲州庠生雍正元年
巡撫金世揚 題旌

劉起沛妻孟氏 郡人起沛大定協兵丁雍正十年
冬出師台拱氏在家奉養病姑沛

凡起澤竊氏少艾以言挑之氏變色峻拒至夜恐
爲所逼抱女就宿姑室釋醉歸奪門入欲姦之

不從怒殺氏併及其少女雍正十
一年巡撫元展成 題旌

楊天貴妻溫氏 郡人年二十一適本郡兵丁楊天
貴孝事姑嫜克修婦順雍正八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天貴從征古州病故計聞氏哀號昏絕欲以身殉
姑苦勸終不解會夫同伍人帶夫所遺汗衣與氏
氏益悲勵即服夫
遺衣閉門自經死

平遠州

國朝

譙會恩妻胡氏 州人年二十六夫亡止遺二女家
貧苦節願沛流離不改其操孀居

三十餘歲康熙四十七
年巡撫陳璘 題旌

李孝貴聘妻周氏 州人周士俊女名賽玉幼許字
同里李孝貴未嫁而貴死卽自

縊時氏年十七雍正元
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李起元妻劉氏 州人起元廩生卒時劉年二十八
家貧守節上事舅姑下撫幼推備

極艱辛後長子蔭登賢書藝蒞遊
庠雍正二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俞鵬程妻張氏 州人年二十二夫亡翁姑垂暮遺
孤國佐未週歲張紡績以供甘旨

給張若節三十八年

張期賢妻熊氏

夫歿立

十五生子仲友歷兩載而志守節撫孤遊庠未幾子

媳繼歿孫松方襁褓又撫育

教之成立苦節四十餘年

康孟汲妻丁氏 州人丁孟泰之女年二十四夫卒遺孤甫週歲家貧無依氏立志守節養葬鰥翁人稱盡禮教子仲禮為州庠生苦節三十餘載以上三人雍正四年巡撫何世璽題旌

黔西州

國朝

朱元佐妻桂氏

州人年二十夫沒遺孤長年甫一歲翁姑隣其少欲令偷適時以禮誨之氏乃斷髮以自誓奉侍翁姑曲盡孝敬

寡疾輒賦騰於天求以身代後丁二喪殯葬如禮

錫華足不出戶康熙六十一年督學張謙表其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聖

日性秉松筠

陳永祚妻張氏

州人適陳永祚年二十三永祚亡子吉甫時在襁褓夫家母族兩無倚賴守節四十一年諸孫

迷勝巡撫元展成題旌

威寧州

明

陸廷富妻楊氏

烏撒人廷富生員卒氏守節不二撫按旌獎

秦郁妻顧氏

衛人夫早逝翁姑逼之改嫁誓死不二建坊旌表

陸文俊聘妻楊氏

衛人許字文俊未婚而沒楊哭自持事聞賜坊表揚

陸善事文俊父母冰霜

陸家婦也復何往遂歸於

祖應昌妻王氏

應昌衛指揮天啓二年烏酋入寇死之王貞潔自守撫子成立

奉旌表賜坊

日旌志拍用

李 貞聘妻吳氏衛人吳惟允女許聘軍士李貞未婚貞調戍金齒父母將改嫁

之女曰吾受李氏聘卽李婦也引刀斷髮誓不他適守節五十九年題旌以上載舊志

鄒承恩妻謝氏 媳蔣氏 女鄒氏承恩爲烏撒衛普德站百

戶病沒謝年三十守節長子道純妻蔣氏亦未三十而孀居天啓二年烏撒入寇攻圍可渡清水溝

七閏月破之謝率長女及媳蔣氏攜手投崖而死

張允德妻毛氏烏撒衛人年十八烏酋圍清水溝夫婦俱投崖死

閻大興妻劉氏 女閻氏烏撒衛人烏撒之亂夫投崖死女亦殉焉

余近聖妻閻氏衛人烏酋之亂投崖死具題請旌表鑄石道旁

國朝

李天挺妻陳氏衛人陳茂麟女天挺庠生早卒氏年二十七時兵荒米貴鬻簪珥易

米以奉孀姑自鋤田種菽以育子辛甚備嘗撫子灼如爲諸生守節五十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四

浦之琰妻孫氏州人庠生孫世琰女秉性端莊適

馮力以事舅姑課三子孫雲聯瀛聯灝俱爲諸生壽至八十餘歲以上二入雍正三年巡撫毛文銓

題旌

畢節縣

明

林 晟母蔡氏晟官指揮正統末苗夷叛圍城官軍皆調征平越晟亦守備貴州城

中無一可恃蔡散家資募精兵併僮僕登城拒守凡三月寇無所掠解去蔡率衆躡之寇大潰敗時

解女將

軍云 李 麟妻閻氏邑人適生員麟卒氏年十九斷髮自誓守節四十年嘉靖二十七年

題旌

羅 琛妻徐氏邑人琛生員氏年二十三夫亡子雲方十日守節四十餘年嘉靖二

十七年
題旌

陳 琢妻歐陽氏

員 琢生

貴妻章氏 俱赤水人少寡堅節終身嘉靖間 題旌以上載舊志

朝

應祥妻周氏 邑人應祥卒周年二十九子萬民甫三歲時遭兵燹轉徙流離矢志

孤備嘗艱苦後萬民天亡 撫孫成立守節五十餘年

綬珍妻傅氏 邑人夫亡時年二十一長子甫二歲次子遺腹父與伯翁俱勸改適

大堅志不從其後弟死父無依迎養於家喪葬成守節三十餘年以上二人康熙四十三年巡撫

題旌

李禹甸妻邵氏 邑人年十六適儒童李禹甸甫年餘禹甸寢病垂革氏有娠數月晝

夜悲泣指腹謂其夫曰幸生男願撫孤以延宗祀若生女則相從夫子於地下耳夫沒越兩月舉女

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聖五

氏 靈盡哀遂局戶自經雍正十一年大定知府陳惠榮詳請 題旌

南籠府

朝

桑蔚林妻葉氏 郡人葉重華女蔚林庠生早卒氏年二十五家貧苦節事孀姑盡孝

姑沒喪葬俱遵家禮教子月正及孫鳳鳴俱遊庠雍正二年巡撫金世揚 題旌

朱國永妻廖氏 郡普平市氏廖榮壽之女適候補經歷朱國永生一女康熙二年妖

夷作逆劫掠普平市國永遇害擄廖氏欲污之氏絕曰少寬當如命乃潛取刃先斃其女遂自刎於

夫屍 旁

普安州

明

沈尚綸妻汪氏 子沈珠妻陳氏 州人米魯之亂汪陳姑媳同被

既掠雙節不
汚借死於難

柳昇妻范氏

字備柳之
文祖母

石有才妻岳氏

王鐸妻蔣氏

俱州人米魯之難同
陷於賊皆不辱死

蔣橋妻吳氏

州人天啓壬戌水西賊安邦彥叛
攻圍州城城陷合家被執擊橋垂

死吳請以身代賊執刀脇之吳乃給賊遂指火光

中日吾有所藏甚富當為君發引至其地躍入火

中自焚死子克達被執入鳥篆四載逃歸登崇正

丙子鄉試庚辰進士官御史崇正十三年巡按馮

晉卿
賜旌表題

邵以嵩妻吳氏

州人嵩中萬歷壬子鄉試第一官
知縣吳與蔣橋妻吳為姊妹皆破

賊執不屈同赴火死時人稱為
火裏雙蓮云以上俱載舊志

安南縣

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十六

蕭律妻宋氏

邑人適指揮蕭律律卒誓不再嫁
撫孤叢承廢未幾叢卒復撫孫時

中移居墓前備嘗諸艱壽八十有
九隆慶四年御史蔡廷臣題旌

李遵妻楊氏

邑人年十六歸百戶李遵諫夫被
逐依姊氏一十二年夫悔悟復逆

饑僅二載生子棟遵卒楊紡績度日撫棟承
襲年踰七十萬歷初御史楊允中題旌

何俊妻唐氏

邑人夫亡時日方少艾父母舅姑
欲奪其志辭曰人之異於禽獸者

以其知廉恥有操守耳吾寧死決
不再事他人苦節終身事聞旌表

梁冠妻王氏

邑人冠指揮辛壬年十
七守節四十餘年奉旌

王維垣妻宋氏

邑人年二十夫亡宋矢志守節孝
養舅姑撫遺子成立巡撫薛繼茂

旌

陶汝龍妻蕭氏

邑人年二十九夫故誓死靡他教
子九苞成名歷官州牧巡按劉士

正胡平選表其門
復以米帛優獎之

梁應岳妻宋氏

應岳邑人平生辛宋年十九喪泣

節清操無玷巡按劉士正胡平運獎之以上俱載舊志

巨朝

郭應洪妻吳氏

邑人適庠生郭應洪洪卒於滇吳年十九盡鬻嫁奩泣請夫兄搬柩

自葬有豪家逼娶吳壘尚以拒之事歸翁盡孝撫未週子士信成立為明經

吳讓妻武氏

邑人適庠生吳讓氏年二十二夫亡遺二子觀觀尚幼又遺腹生子

其守愈堅教三子皆遊庠以上二人康熙五十二年述撫劉蔭

相題旌

趙應魁妻王氏

邑人年十八歸趙家極貧夫為營

醉粉以給膳養及夫故王年二十九守節撫三子事舅姑愈孝謹苦節三十餘年

鄭廷試妻蔡氏

邑人年二十二歸廷試二十八夫亡遺二子俱幼有勸之嫁者輒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七

色拒之日攜二子採茶充腹親戚或憐而周之阿却不受苦節三十餘年以上二人雍正四年巡撫

何世基題旌

吳君輔妻張氏

邑人適庠生君輔氏年二十八輔亡矢志守節代夫孝養二親教二

子謙俱為諸生未幾讓卒偕吳氏撫孫成立至七十七歲壽終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遵義府

元

楊道妻陳氏

郡人至元開夫卒守節致和元年楊漢英上其事詔旌表封淑德安

人

明

楊護妻田氏

郡人永樂間護卒於京田聞之哀

張九鵬女

郡人小字妹哥事母孝母龐氏病篤割股以進遂愈人以爲難守令旌其門

韓登聯妻王氏 郡人登聯病數月王割股投再病子續愈亦割股以療父疾 姑盡孝府縣旌曰孝婦之門後聯

周鎮妻汪氏 郡人幼通經史能詩鎮歷功陞遵化參將偕汪之任崇正未戰死汪 聞變刺血作雉經歌入墓贈祭及

夫妹俱投縊死事聞封墓贈祭及

羅氏 郡人夫名夫被賊殺 羅馬賊而死奉旨旌表

王治民妻都氏 郡人治民庠生流寇自遵治民率 殺其子及僕擄氏欲汚之

時氏年二十七罵賊而死

劉漢鼎妻張氏 郡人漢鼎為郡諸生遭亂為兵所 殺氏年二十五營弁欲以威劫之

氏聞語其弟曰夫死義不獨生

况又有外侮乎遂閉戶自經死

楊士傑妻石氏 邑人年二十夫亡姑老子幼值吳 逆之變負姑攜子潛匿深山三日

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乏食採薪供養姑病目無力延醫跪砥得復明後

姑病篤哀號欲絕至為嘗糞及卒喪葬盡禮教子

成名雍正三年四川

巡撫蔡廷題旌

張問明妻胡氏 邑人因強暴張崇義強汚不從被 殺雍正八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置崇義於法

吳琪妻許氏 郡人年十六適琪事孀姑孝琪歿 於外氏年十九聞訃慟號兩晝夜

遂絕食投

縊而死

明 遵義縣 王 巡妻何氏 邑人流寇入遵氏避亂於豺狗 坪賊突至強挾以行伏刃而死

楊 春妻程氏 邑人崇正壬申春殉難於楚氏年 屢經饑饉茹荼集麥廩

志益堅壽六十二而終

國朝

陳尚義妻石氏

邑人吳逆之亂階十四齡女避難為賊所逼相攜赴水死

陳佩琚妻杜氏

邑人蒙化府同知杜思賢長女氏許字後佩琚年十五及歸佩琚甫

愈翁姑欲辭婚

氏問痛哭誓不嫁遂及歸佩琚甫一載佩琚亡氏年甫十六歲遂堅志守節事翁姑

養葬盡禮有古孝婦風

氏無出有婢生之子方襁裸姆亦故氏鞠育恩勤備至稍長使就傅讀書

以修身立行子今得成立

氏年五十二矣許氏守節三十六年乾隆三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正安州

明

袁 端妻張氏

州人夫卒時年二十七子志偉三歲而終歲父母逼其改嫁斷髮自誓守節

七十餘

鄭紹勳妻羅氏

州人紹勳州土官卒時命氏改嫁氏悲勵欲自縊家人嚴守之不得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聖元

開守節至六十餘歲平居雖親黨僮僕未嘗得見其面

國朝

曹 仁聘妻王氏

州人正咸宜女名正始許字曹氏子仁未婚仁歿正始守志不

改適雍正三年四川巡撫蔡珥以奇節題旌

桐梓縣

明

梁郁山妻冉氏

邑人年二十二夫死姑欲奪其志氏知之乃伴言歸家至中途登虎

跳崖上下相去千尋泣乳其子命婢負之以衣掩面墜崖而死其身不損

李天根妻傅氏

邑人天根廩生氏年二十夫亡無子有婢名保妹亦年二十佐氏守

節以力耕紡績治生先是身姑及夫皆淺窳傅卜吉地取二柩合葬遂廬而守之至七十七歲而卒

越四日婢亦卒

桐人至今憐之

楊之瑤妻何氏

邑人夫死何年二十二女方三歲之氏度翁姑孱弱必不能免遂仰藥死

傅天鑑妻黃氏

邑人年二十夫亡二子方離襁褓勤苦教子元泰登歲薦元弼廩膳生卒年八十有六督撫旌獎之

黃以素妻傅氏

邑人以素貢生年未三十而亡遺孤傅勤絕復避日吾從大死無

益不如教子以繼夫志自京其嚴教子維

謹次子隆中有聲庠序年登七十而卒

熊文藝妻毛氏

邑人年二十七夫死守節踰七年值兵亂聞孫可望有許兵奪孀婦

幼女之令急奔往投崖家人救之得

死教子如爲庠生至七十三歲卒

洪圖龔妻傅氏

邑人圖龔庠生崇正聞起國學值李自成陷京師遇害婦年二十無

子俄外家守節

五十二年卒

金玉繩妻張氏

邑人玉繩廩生氏年二十八夫亡家貧子幼訪鎮苦節教二子皆遊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辛

序

令狐懷周妻蔡氏

邑人夫病危藥不能起割股進之立愈縣令以苦行堅貞表其

國朝

熊京妻黃氏

邑人年二十四夫亡子之璉甫一歲紡績苦節事孀姑盡孝撫孤成

立雍正六年巡撫

沈廷正題旌

趙蘭薰妻吳氏

邑人蘭薰庠生氏年二十九夫亡獲以勤耕種撫子成

立清操四十餘年

王緒妻張氏

邑夜郎里人年二十二夫病祈天孀居三十載以上二人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綏陽縣

明

何烈女

邑人小字大妹許字未嫁婿出不歸父母

異奪從人佩刀自刎

熊某聘妻劉氏

邑人岸生劉漢儒妹許字都勻教授熊文豹季子隨父之任隨

援地兵亂有強暴欲娶之自縊死

黃氏女

邑人岸生黃文艷女年十四賊姚黃哀韜

覺出擊以刃交抱交號哭賊翻

置馬上女罵不絕口賊殺之

熊氏二女

邑人長年十六次年十四貢生熊文豹

俱逃避二女義不受辱登樓對縊死賊嘆息而去

國朝

夏嗣聖妻張氏

邑人嗣聖庠生氏年二十二夫故守節不淪孝事翁姑課子之變為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邑庠生若節六十餘年

郭憲汾妻陳氏

邑人孝廉陳仔女年二十一夫亡守節孝事耄姑喪葬盡禮撫子禾

成爲邑勳生若節六十年壽八十一卒

丁大椿妻雷氏

邑人年十九于歸逾年夫卒遺腹生子振先躬操井臼孝事翁姑教

子成名守節四十餘年

鄭紀妻馮氏

邑人年二十五夫亡矢志靡他紡績奉姑教子成立苦節四十二年

壽六十七歲以上四人雍正七年巡撫張廣泗題旌

趙應宗妻陳氏

邑人陳于福女年二十夫亡服闋翁姑憐其年少無依勸之他適氏

以死自誓曰生爲趙婦死爲趙鬼不卽死者爲高堂體弱計且痛夫無後不忍墓田荒草耳倘不我

隨文毋以居年七十三卒知縣李鐸爲之立傳

任先聖聘妻韓氏

邑人名壽姑庠生韓嗣昌女許字先聖年及笄任氏子病瘵未

婚一日壽姑晨起聞鳥哀啼不已駭然曰若人死矣計至號慟不欲生遂裂墻家所送白布封髮父母欲改字誓死不從乃歸任宅哭拜塋墓事翁姑以孝聞撫姪為嗣年五十餘癯然一老處子也

野氏女 邑朗星里人許字富室富人子薄氏家貧聞之大恚以首觸柱家人救之得不死至夜自經

張 瘠妻王氏 邑人勿聰穎通詩書年二十而嫁如笈初賦桃夭失所夫卒題詩曰自尤妾命薄獨讓入先遂以身殉知縣陳詢表其墓曰張烈婦

仁懷縣

王 銘妻鍾氏 邑人路死遺孤四歲家計寥落氏勤紡績孝事翁姑訓子成立孀居

年五十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李 瘠妻胡氏 邑人瘠好蠶氏泣勸感悟氏年十

早極負笈中採薇療饑壽至六十六歲人稱苦節

王 端妻方氏 邑人子歸一年夫病篤屬曰爾孕

氏泣曰天若不絕君嗣倘得男願相依為命及端卒生子廷珪撫之成立守節終身

續編

國朝

貴陽府

韓 儀妻黃氏 貴筑縣人年十七適儀二十歲夫

養死葦鄉里稱孝家貧淡泊自甘教子懷瑾得中武舉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吳 璵妻羅氏 廣順州人庠生羅象極長女年十

世爵六歲次世官四歲三世儒尚在襁褓姑老子初矢志不嫁奉姑如孝晨昏定省不離左右及姑

沒稱貧以塋教三子成立次子世官爲
州庠生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向祖興妻李氏

廣潤州人年十八適祖興二十七
歲夫亡子朝陽甫四齡二女俱幼

家徒壁立紡績自供撫朝陽及二女俱成立婚嫁
守節四十六年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貞女何氏

開州人何人鳳季女許字前明錦衣衛
同知許延禧第三子仔未歸仔病痰迷

症成廢疾貞女兄子澄卽延禧婿延禧謂子澄曰
存病在不治爾妹當改字子澄告其母貞女以死

誓欲往侍湯藥延禧絕之志不得遂涕泣累日不
飲食母諭之曰爾勿以死連我之死好依我膝下

貞孝俱不失矣及母歿貞女已五十一歲兩家欲
請旌獎不許雍正二年仔始死貞女聞知爲服喪

三年壽八十歲卒乾隆五
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何子澄妾卯氏

開州人年十七適子澄爲妾子澄
在昌化縣令以終養歸適值其母

沒子澄旋卧病嗚氏撫其二子氏泣以死自誓及
夫亡氏年二十八歲甘守節不嫁教二子讀書延

卯訓之不少假以顏色長子旭州庠生次子昂
乙卯科舉人乾隆五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三

何子洪妻吳氏

開州人重慶府知府吳中蕃女年
二十一適吳生子洪二十五歲夫

亡孝事其姑視夫在日更加時刻不離左右有疾
視侍湯藥日夕禱於神以祈姑壽子曾一歲而疾

姑憐之至十歲猶不令就外傳氏請至再三會始
得人塋旋亦成立乾隆五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何豈妻許氏

開州人安平縣教諭許价女年十
五適豈二十三歲夫亡氏不欲生

爲投繯許婢子驚覺不得死祖姑與姑諭之口爾
已有張其如死而斬嗣何始勉進飲食後遺腹子

翁氏翁自昌化縣歸里病沒翁妾有二子氏與
翁妾同心守節乾隆五年總督張廣潤題旌

李榮氏

貴定縣人年十六適榮二十一歲
夫亡逾三月生子逢春時翁姑喪

老大家事艱窘氏拮据供養及翁姑沒盡哀盡禮以
終大事教子逢春補弟子員乾隆二年總督張廣

潤題旌

陳源泰妻徐氏

修文縣人年二十適源泰二十一
歲夫亡誓不欲生死而復甦泣血

喪明奉事翁姑克盡孝勞及沒竭力喪葬氏無出
撫姪大甥爲嗣成立遊泮守節四十七年而卒歲

安順府

謝君彩妻召氏 郡人年二十三適君彩二十五歲夫亡遺腹生子健守節鞠子奉養

翁姑翁年九十四歲姑年八十四歲氏事之四十餘年竭力養葬以孝著稱教健成立為庠生壽七十八歲終乾隆四年

總督張廣泗 題旌

張恪妻章氏 清鎮縣人年十七適恪二十二歲貧苦守飲水茹荼事翁姑菽水承歡拮据喪葬教

二子慈而能嚴讀書膏火之費出於十指俱成立為縣庠生乾隆四年

總督張廣泗 題旌

呂瓊妻孫氏 清鎮縣人孫文信女適瓊五年瓊月內文信念氏青年婚居無所依賴迎歸勸氏再

臨周氏泣而不言文信疑氏心諾乃與氏夫兄呂政許周姓擇吉來娶氏歸向夫靈痛哭殉死

時年二十五歲鄉里白於官鞫得其實乾隆五年

總督張廣泗 題旌

黃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十四

樊祚顯妻高氏 郡人定番州學正商璉女秉性幽

祚顯兄祚興為廣順州學正康熙四十九年祚顯

者兄卒於兄署訃至氏一號幾絕鼻口血流攪回

就寢後五日不進水漿始劉諭之曰我老惟依汝

且汝二女皆幼何可遽從爾夫地下氏乃剪爪截

髮封遺父母誓死靡他守節三十六年

而卒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羅登聯妻唐氏 平遙縣人年十九適庠生登聯二

次其昌二歲氏矢志不嫁晝夜紡績撫育二子或

有誦命改節者氏唾其面截髮自誓二十長卽令

就博讀書俱入泮

雍正十一年旌獎

李之顛妻郭氏 黃平州人貢生郭嚴城女年十九

適庠生之顛相夫子敬奉翁姑孝

姑林氏遘疾醫藥罔效氏割股進後姑疾愈知氏

割股事抱氏痛哭氏跪地勸止氏有五子煥唐早

遊州庠雍正十三年苗叛之誦舉家避於老以與
莊上莊苗引賊入翁姑與夫皆被害氏大呼罵
賊撞石死其女二姑年十五亦隨母撞死有傳
保甫十二歲負其週歲兒元善逃免煥唐等以出
外瞻賊免乾隆三年
總督張廣泗 題旌

陳一德妻余氏 黃平州人前明指揮余洪烈女年
十三適明指揮陳一德至二十二歲

歲一德為流寇孫可望所害二子天錫天龍俱幼
氏痛夫慘死誓守水磨時當兵燹之際姑老且病
氏藥必親嘗衣不解夢者累月及歿盡哀盡禮人
稱孝婦子天錫本州庠生天龍任貴筑縣學訓導
乾隆二年總督
張廣泗 題旌

吳攀雲妻馮氏子士元妻鄭氏 黃平州人年二十
適攀雲二十二歲

生子士元甫旬有二日夫亡內無期功之親艱苦
守節田三畝不敷餬粥氏紡績自給撫士元長
成娶媳鄭氏數年士元又卒遺子顯光觀光俱幼
鄭純水漿不欲存活馮責之曰昔我遭家不造上
無翁姑徒以弱息故不能從夫進食姑媳雙節
幼孫呱呱而泣汝何敢怨鄭乃進飲食姑媳雙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歲十餘年如一日撫顯光觀光俱成立為
州庠生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戴綬妻黃氏 舉平州人年二十適康熙甲子科
養署中不逾年姑役夫亦卒於自是時翁七十餘

歲一子俱幼釋氏奉翁攜子扶兩親歸葬之死靡
餘竭力供甘旨教二子坐立必端言語必信出則
誠傳入則燃膏課之如已出年七十五歲守節
歲而張歿氏育之如已出年七十五歲守節
四十九年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胡學純妻匡氏 黃平州人年十七適學純家窶甚
二十三歲夫亡撫棺大慟矢志堅貞初氏姑改醮

他姓未幾復寡衣食不給氏與夫迎回奉養晚年
姑病痺手足不仁飲食動履皆氏扶持及歿喪葬
盡禮夫故時子本裕甫五歲稍長教之就學本裕
或感戲氏即怒詈詬濁交橫慈教有成得遊州庠
族姪尚裕失怙飄零氏憫之撫教如已出成立婚娶
尚裕物故養其孀媳撫其遺孩尤人

孟雲龍妻張氏 黃平州人年十六適雲龍相敬如
賓雲龍病危氏割股救之得生者

一年越明年病歿氏年甫二十有三子長侯安三
孫次侯富二歲次侯尊一月氏絕粒累日翁姑抱
歎泣勤乃誓守節翁姑時七十餘歲氏事之得其
歡心俱逾大耋喪葬如禮居家屏絕鉛華雖至戚
不相往來惟督僮僕耕鑿躬自紡績終身無笑容
教子讀書飲食起居皆有禮法俱入州庠乾隆四
年總督張廣

題旌

聶正麓妻廖氏

黃平州人年十七適正龍二十
歲夫亡姑言我家貧乏且汝年少

子方兩月不知再醮以育爾子氏正色曰無子之
婦尚有能守節者矧我有子河出此言不數年姑
歿喪葬之事靡不周慎甘貧教讀子成立
為州庠生乾隆四年總督張廣題旌

李維高妻文氏

黃平州人年十五適維高二十三
歲夫亡氏哀慟不欲生親黨以翁

氏嘗其糞泣曰姑必不生翁姑繼沒竭力喪葬持
身護嚴親戚以喜慶相召者辭不赴長齋終身子
玉五歲而孤撫之成立乾隆
四年總督張廣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美

周廷材妻崔氏

黃平州人年十五適崔氏年二十三
歲夫亡子學尊六歲廷材學經

三歲時家貧歲歉氏糴米奉姑已茹野菜值姑歿
疾不瘳默禱於神素食三年以祈姑壽及姑歿
力終喪事教二子讀書以繼夫志膏火之費取辦
績績學尊學經俱入庠食餼乾隆四年總督張廣
題旌

陳修聖妻趙氏

黃平州人年十七適庠生修聖二
十二歲修聖客死於楚計至氏哀

不飲生愧歸寤訖矢志栢舟家貧姑老紡績以
供饋粥姑歿衣衾棺槨事事周慎教子謹章慈而
兼嚴不為姑息食餼於庠乾隆四年總督張廣
題旌

文佑昌妻張氏

黃平州人年十七適佑昌二十三
歲夫亡氏引繩自縊親戚勸以姑

老幼幼乃不死家貧如初喪時持身嚴正言動不苟
雖至戚亦不往來撫子祚芳成立為州
庠生乾隆四年總督張廣題旌

蔣天祚妻何氏

黃平州人年十八適天祚二十一
歲夫亡氏欲與之偕死以翁姑衰

暮遺孤穉保矢志守節奉翁姑孝謹飲食必立儀
翁臥病沉篤醫藥罔效氏焚香祝天乞救次日翁
若糜醒霍然而愈翁姑歿變產營葬不足則乞貧
視隣不敢缺禮撫四歲孤兒成立爲州庠生地方
有司屢加旌獎乾隆四
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王賜紱妻時氏

黃平州人年十九適庠生賜紱家
甚貧賜紱偶以衣物出貿易數月

未知去向時夫兄賜綬往江西搬其父櫬未歸氏
倩人覓夫踪跡乃知宿於翁丙爲苗賊謀害棄屍
箚中氏聞警報夫仇屢控於官苗賊五人俱伏罪
並得夫骸歸葬是時氏甫二十一歲無出母欲奪
其志氏乃剪髮用火燒損左面以示
靡他乾隆五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高恒裕妻權氏

黃平州人年十五
恒裕家素貧

十指以資膏火由此食饋於庠後恒裕客死京師
計至幾不欲生翰林曹瑜彬送其喪歸窆氏甘心
守節姑年踰六十養盡孝秉躬清苦言動不苟
親戚以氏年少欲奪其節卽毀容自誓有子女各
一子復早夭乾隆五年
總督張廣泗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七

張 昌妻牟氏

餘慶縣人年二十六適庠生昌
三載生子擬芳尚在襁褓夫亡其

社姑及翁姑皆垂白氏事之孝敬兼至姑卽嘗患
目疾氏朝夕洗祗率以爲常又嘗臥病祝天割股
茹病得愈後祖姑與翁姑歿拮据三喪皆能盡禮
教子擬芳不以家貧廢學中乾隆丙辰 恩科舉
人總督張廣泗
題旌

毛鵬東妻李氏

餘慶縣人年二十三適鵬東二十
七歲生子鄴週歲夫亡誓守節以

事翁姑育幼子嗣翁姑歿先後喪葬皆能竭誠盡
孝鄴八歲造就外傳夜則課之機旁成編乃止鄴
學成遊泮雍正十三年苗叛城破鄴團練鄉勇逐
賊復城經畧以鄴奏 聞論功得貢乾隆二年總
督張廣泗
題旌

鎮遠府

鄧 鎧妻夏氏

邠人年二十適庠生鎧二十四歲
夫亡矢志守節奉養翁姑備極孝

敬翁姑破竭力喪葬居家嚴謹親黨稱之無間言
夫亡之日子甫半歲後得遊庠爲之婚娶不料又

天與其媳哭哭孀居年七十七歲
卒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詹昂妻王氏 郡人年二十適昂二十五歲夫亡
竟盡孝有子女各一不幸天亡氏曰昔予不從夫
地下以有此兩塊肉耳今天虐我太酷何以生為
其母慰諭令婢子守視年餘苦節終

身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楊聖言妻李氏 郡人年二十二適庠生聖言二十
翁姑孝敬本於天性其姑因翁歿時送葬折足十
二載不能起床氏左右就養相依為命有子二長
林鵬次林鵠家雖貧苦不惜釵釧使就傅讀書俱
為郡庠生年八十一歲卒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石崑山妻王氏 鎮遠縣人年十八適崑山值吳逆
所氏哭泣不絕覓於深山獲其屍負歸封窆氏夫
遠出質易杏無音信氏憑十指度日後聞夫死異
鄉痛哭幾絕於時二十六歲無所出撫親姪為子
卒年七十七歲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羅春萬妻劉氏 鎮遠縣人年十七適春萬二十
絕而復甦時翁姑垂白養葬多出女工所辦有子
一夫故時僅六歲氏鞠之成立乾隆四年總督張
廣泗 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趙國瑾妻彭氏 鎮遠縣人年二十一歲適國瑾三
以貧窶稍缺居恒饑寒不繼志節愈堅有子二
撫之俱得成立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聶淑昌妻鄭氏 鎮遠縣人年二十一歲適淑昌
湯藥寢食皆廢夫亡誓不獨生因諸孤幼弱忍死
守節翁姑早歿有伯翁同居老而無子忽病癱瘓
氏奉之唯謹久而不怠歿則治喪如禮性敏慧通
詩書族里諸女多就學者三子教至成童始入塾
親師長光瞻歲貢次光瞻皆成

立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 題旌

思南府

郭拱璇妻劉氏 郡人貢生劉兆甲女年十八適其
璇拱璇家貧喜讀書不事生產氏

璇拱璇家貧喜讀書不事生產氏

亦知書勤積以孝舅姑十九歲夫亡勺水不入
口者一呂母孀以舅姑在堂慰諭乃誓守節時吳
邊兵變舅姑以氏年少為憂氏曰新婦上憂翁姑
邊暮下憂子女幼弱耳新婦有利刃不足憂也及
翁姑歿克終喪事居家勤儉織紉之暇緝閱書史
矚目勿不輕一見懂生一女以姪為嗣晚喜元理
手書道德經炎食終身乾隆
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田 祓妻朱氏 郡人年十九適後二十四歲夫亡
子幼聖志守節翁姑老病氏出入
扶持數年如一日及及喪盡禮子禾豐康熙癸
巳恩科經魁任遺義府教授孫雲乾隆戊午科
解元年七十五歲守乾隆
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何特簡妻田氏 郡人年十八適特簡二十八歲夫
亡有子三人堅貞守志家貧無伯
叔兄弟之助饔飧吳繼氏灌園種菜度日永操
野教子讀書修脯四十指之餘三子皆成立長鴻
正泗潭縣教諭次元正三虞正俱列
宮牆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冉喬枚妻王氏 郡人年十七適喬枚為繼室二十
八年夫亡悲傷之至聲淚俱絕姑
勸乃止奉舅姑篤孝慈日失明左右就養不辭
刻生事盡禮喪事哀氏無出德前受三歲兒鐘
受如已出慈教有刀為郡岸生
乾隆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五

史正序妻楊氏 印天亡翁姑衰老二子幼穉茹荼
守節姑先翁逝翁病瘵火扶持調養歷年不倦先
後喪葬不遺餘力人稱孝婦教子辨讀次子直言
為縣岸生年七十一歲卒乾隆
四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石旴府 題旌

張价星妻歐陽氏 醴泉縣人年十八適价星二十
一歲夫亡臨窆之日觸石幾死
卽時翁尚在堂氏奉之甘旨不
缺翁歿殯葬克盡 既孝子堅一歲卽孤撫之慈嚴
兼盡為邑岸生乾隆五年
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朱祖熹妻何氏 永縣人年十五適祖熹十九歲
夫亡常欲引繩自盡家人勸以翁
姑與翁息待命 以奈何至此氏乃斷繩守節度
翁姑歿前發 行致共哀居恒敝衣糲食至奉

姑與翁息待命 以奈何至此氏乃斷繩守節度
翁姑歿前發 行致共哀居恒敝衣糲食至奉

先祭品必出自文工所得而後用之曰非從千針
萬線得來不足以盡我心也子爾舟教以儒業恐
其不專常啼泣誦誦誠之學成食餘於
序乾隆五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思州府

夏之驥妻王氏 玉屏縣人年十九夫亡守節養姑
家升家書俱列贊序婦治三十七年持身嚴謹非
至戚不越閫相見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陳世傑妻張氏 玉屏縣人年十三卽喪父母又鮮
循禮及舅姑歿貧無立錐與世傑竭力喪葬二十
歲夫亡時長子錦甫三歲次子銘甫五月氏內外
無依拮据女紅以育孤孩俱得成
立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黎平府

左文明妻王氏 淑人年十八適庠生文明二十一
歲生子士毅三歲次子士吉數月

文明遭疾氏割股療之不起哀號幾絕誓死守節
家素貧仰事俯育惟憑紡績姑有羸病日增劇氏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卒

乃置榻姑側晨夕不離姑悲則氏絕食姑喜則氏
進餐孝意誠篤教二子就傅脫簪爲贊夜則以松

脂代膏火二子皆爲庠生嗣翁姑絕沒喪
墓盡禮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胡其彥妻鍾氏 郡人庠生鍾良儒女年十七適其
捨地幾致同死乃以姑老生子四閱月夫亡乎天

儉氏以紡績爲生奉姑甘旨不缺姑沒喪葬以禮
訓子成立入泮未幾而夫氏又撫六歲孤孫

備嘗艱苦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汪職星妻王氏 開泰縣人年十六適職星十九歲
夫亡遺腹三月得生子矢志守節

家貧奉姑備極孝養姑沒內外無所倚賴拮据喪
瘞克終大事有吳姓生女甫三日氏抱養之卽以

爲媳不料晚年喪子止遺一孫其媳亦體姑志不
肯再醮姑媳相依爲命以育孤孩艱苦備至人情

所難乾隆二年總督張廣泗題旌

大定府

曹啟茂妻徐氏 黔西州人年二十適啟茂二十九
歲夫亡子五歲女二歲矢志守節

之死靡他家貧

丁餘年而無笑容乾隆二年總督

張廣潤

盧朝相妻蕭氏

西州人年十七歸朝相事婦姑

哀毀終喪二十一

歲夫亡以子女皆幼矢志守節

亦繼喪氏又撫

孫年八十九歲

卒乾隆四年總

督張廣潤題旌

熊國美妻趙氏

西州人修文縣歲貢生趙洪女

飛渭甫三歲姑

年逾六十倚氏為命氏晨昏菽

水竭力奉養及

喪葬如禮教子飛渭成立為國

學生孫五人皆

庠次兆周品詣更粹舉孝廉方

正恩賜頂戴

氏之遺教也壽八十七歲卒乾隆

隆六年署總督

張允隨題旌

羅潛琳妻糜氏

節縣人庠生糜士昌女年十四

則喪盡哀二十

二歲夫亡茹荼守節以禮自閉

非至戚罕見其

面教子就學歸則泣課誦讀乾隆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列女

李

四年總督張

廣潤題旌

遵義府

谷中王妻葛氏

遵義縣人年十七適中王二十歲

志守節奉姑誠

孝當夫病篤時氏對夫截髮矢

子有方深夜紡

績出子讀書乾隆四年總督張廣

潤題

羅立堂妻陳氏

遵義縣人年十六適立堂逾年夫

我家三世單傳

吾子死今孫又死無出新婦何忍

再死以重我悲

耶氏姑亦勸之乃曰新婦誠不可

死敬聞命矣誓

守苦節夫祖父哭子孫喪明氏就

養無方祖每嘆

曰使我有目其孫婦乎及歿喪壙

周慎斃笑子立

與姑相依為命乃請於姑以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一終

婦一日壽姑晨起聞烏鳥哀啼不已駭然曰苦人
家矣計至號慟不欲生遂裂帛家所送白布封
交母欲改字誓死不從乃歸任宅哭拜誓墓事翁
姑以孝聞撫姪為明年五十餘癯然一老處于也
梅氏女邑朗星里人許字富室富人子溥氏家貧
聞之大志以首鬪柱家人
數之得不死至夜自經

張 睿妻王氏 邑人幼聰穎通詩書年二十而嫁
未舂而夫卒應詩曰自尤妾命薄

如雙初賦桃夭失所夫未老姑孀還有托網常豈
獨讓入先遂以身殉知縣陳詢表其墓口張烈婦

墓之

仁懷縣

明

王

五十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李 睿妻胡氏 邑人睿好獵氏泣勸感悟氏年十
七夫卒閱六月生遺腹子深能年

早襁負箠中採薇療饑壽
至六十六

王 端專 邑人年十歲夫病篤
年夫病篤

命及端 邑人年十歲夫病篤
年夫病篤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二

人物

流寓

貴陽府

明

伍建

上虞人洪武初進士燠既有大志以言

孔文

聖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貴州卒子孫遂家

楊慎

字用修新進士第一學士文忠公廷和子正

年以議大禮謫戍永昌嘗往來黔中多所吟咏題
口流寓雜吟嘉靖三十二年貴州通志成屬慎為
序

陳邦敷

字自寬乾州人嘉靖九年巡按後以言事
論新添驛丞憫驛遞之勞作養馬謠其詞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流寓

一

苦悲

楊僎

雲南臨安人嘉靖丙戌進士為給事中會
布政司理 難諸死節臣不報後因事謫貴州

歷官叅議

劉養直

內江人進士嘉靖間給事中
以言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

王學孔

字魯卿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以給
事中謫貴州都司經歷後歷官副使

夏爨

刑部郎中萬曆間因問中瑄失
大業為瑄所中謫貴陽府通判

曾文緯

萬曆間刑部主事與謝廷贊疏
請立儲謫貴州布政司照磨

徐涓

字文長山陰人隨父入黔占籍龍里後歸
山陰詩文字畫妙絕當時公安袁宏道稱

其詩為三百年中一人父

金鎮貴

江南人以末商採辦木料至貴州會水
苗叛鎮貴蓋裕商幾助軍需有功歷陞

總兵致仕遂家於開州崇正十六年狎苗鬧

城知州黃壹馬遇害鎮貴手搏賊首被寔

錢邦芭

字開少丹徒人由中翰歷節憲拒孫可望
唱和從學者衆尋至詭罷場三潮水祝髮爲僧改其
居爲大錯庵自號大錯和尚後歸衡山終老所著

詩文

甚富

李瑞鶴

字雪卿富順人因亂避居貴筑孫可望聞
其名欲官之難髮逃去迨逆氣既平巡撫
揚茂勳以禮延爲子師瑞鶴以方外服見歲時贈
遺一無所受其歿也揚遣人護喪歸著有發餘詩

安順府

明

許堪

洪武時舉賢良方正除河南道御史抗疏
不阿謫戍普定馬場舖後起用至鎮遠卒

高彝

山西人孝蕭至孝蕭老而癩疾奉湯藥
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
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試左
斷事十八年上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抑末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流寓

二

役慎選舉借各器數事太祖深嘉納之後因斷事
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關嶺仍許以姪代役後還

朝廷文出

張伯裕

諸城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知潼關縣
以鯁直不阿謫安順州吏目遂家焉

陳迺

華亭人洪武中戍普定
曠達不羈尤長於詩

王觀

字孟賓嘉興人以戍家於普定
開塾教授一時才俊多出其門

馮侃

字本謙嘉定人戍普定能文善書得
顏柳諸公之妙士大夫多敬禮之

李端

字表正宜城人進士拜御史剛毅不撓屢
忤權貴汪直憾之建繫詔獄謫永寧經歷

遷溫州守

劉天麒

桂林人正德初以主事建言謫安
莊驛丞博學多才生徒從之者衆

蕭顯

山海關人成化間爲給事中因言事忤旨
謫鎮寧州同顯至任政尚寬平暇則與緡

紳遊覽吟咏尋遷
衡州府丞終副使

嚴俊 別號冷水湖廣公安人寓居平壩學貫

歲宗之及嘗寓偏

汪恕 字如心徽州黟縣學生初兄勝祖從征南

一姊已適人恕延至家弟當行戌母老在堂

無他兄弟幸有先人田願姊盡力以終母餘年

弟幸不死報德未晚也應役數年告歸養母抵家

而母已歿哀痛頓絕久之乃甦結茅為廬寢苦枕

塊三年鹽酪不入口骨如柴立隆冬盛寒單衣徒

跣終身哀慕每言及母輒泣如初喪時人呼為汪

孝子

平越府

明

金聲 蘇州人成化間僑寓平越以文行稱於時

李文祥 字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職方三

貴州通志

癸之三十二 流寓 三

丁璣齊名中貴欲招致門下文祥拒之賦兩鳩詩

見志有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之

中貴銜之以事中文祥謫興隆經歷立均差法招

寨長申鳩禁及陳征南苗兵畧巡撫鄧廷瓚尚其

才特薦可任憲職尋以朝賀請京師便道歸省有

大雲中行數百里至商河溺死天下惜之所著有

檢遺稿

陸燦 蘄州人正德中以兵科給事中抗疏劾張

燦燦曰天下事大壞於僉人之

手尚欲以餘波及我耶卒不起

陳溱 湖廣蒲圻人天順間以戶部主

事謫居黃平以詩文關導後進

司馬星 號寶虞山陰人同弟昌流寓黃平設帳授

經從者甚衆死葬東郭每歲春秋門下士

為展

鑿

胡解 澧州人崇正間河南提學

張同敞 號別山江陵人寧州張居正曾孫以忤除

號別山江陵人寧州張居正曾孫以忤除

號別山江陵人寧州張居正曾孫以忤除

都勻府

明

廖 駒字致遠順昌人宣德中從戍都勻以詩名

強恕齋集

張 狝字子儀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

簿著有問月賦隆慶間召為吏部郎歷官刑部侍郎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阜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觀

日惟講明王守仁良知之學尋舉舊迹與勻士

共相切劘居六年陶然自得絕無微怨對所書

有雲中存稿刪後詩龍山志奏疏補遺等書萬曆

癸未召還授吏科給事中未嘗一日忘黜也其門

人給諫陳尚象舉人徐顯鳳吳鋌等於其講業處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流寓

四

劉宇烈四川人萬曆丁未進士以兵部右侍

鎮遠府

明

何孟春字燕泉柳州人弘治朝進士歷任雲南巡

祖義堅積軍功陞偏橋衛指揮孟春因當時衛未

設學乃歸應試及貴建坊於偏橋所著有餘冬序

錄 王士昌禮科給事中萬曆間以建言

黃龍光江西人官少卿以忤魏

鄧 羨江西人官巡撫為魏

思南府

宋

夏大均

政和間番部長。田祐恭被召入覲，拜伏進退不類。遠人徽宗異之，問故對曰：「臣門客之拜大均為保州文舉。」賜

明

賴嘉謨

江西萬安人。父潔，選府幕。嘉謨隨之，聰慧過人。嘗從舉人李涓遊，好學不倦。日夜與同門交相切劘，後數年歸。

徐雲從

字時際，江西人。少從羅念菴、唐荆川遊，聞郡人李同野與學。黔中負笈遠從，終身不忍歸。每與朋友講學，多所規益。時吐危論，同志嘗稱之曰：「坐無徐子，謬謬罔聞。」其以直諒見重類如此。

郭如星

新安人。吏科給事中。萬曆間與同官陳維春疏論楚璫、陳奉、譚印、江縣、典史、胡平表、號不波、雲南、臨安人舉人。歷官四川保寧

力保危

疆起陞太僕寺少卿。管布政司事，後致仕歸。攜子遵寓安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流寓

五

國朝

謝國棟

天台人。舉人。任石阡推官。至思南，愛梵淨山，畱焉。值寇氛徙居印江，得黃庭羨門之學。與人遊，能數日不食。詩文小楷皆可。名家印江人士。多就學焉。年九十餘卒。

石阡府

明

劉清

益都人。成化間以刑科給事中。勦石阡府。經歷文章政事為時所稱。

明

余翺

江南人。進士。官四川道御史。嘉靖間以議大禮謫戍平溪。

熊明遇

進賢人。進士。官作郎。天啓中忤魏忠賢戍平溪。築鴻雪館著書自娛。後召還官至兵部尚書。

銅仁府

明

許子偉 瓊州人更科給事中以論寺人張

陳維春 鄉里失考刑科給事中以同郭如

黎平府

唐

王昌齡 以江寧丞左遷龍標尉今龍里司龍

宋

程敦厚 字子高宗朝待講忤秦會謫渠陽士人

明

里十 為築大觀亭居之亭在黎平湖耳司東二

貞州通志

卷之三十一 流寓

六

全 琮 海鹽人漢武爵進士官禮部祠祭

范 濟 御史以糾儀忤權貴謫銅鼓衛

陸 珠 鄉里失考正德中官諫垣以詩觸劉瑾怒

郊外人稱陸滄浪墓

楊天民 籍未詳禮科給事中萬曆間與同官王

大定府

元

喬 堅 籍未幾順慶路判官

明

李仲宣 淇縣人洪武間授御史

章 綸 浙江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五年為山西

六年

赦還

陳玠合州人萬歷丁丑進士官都御史以邊事
麗典雅卓
憲一時

國朝

李剛玉陝西人明末由武舉任赤水衛守備致仕
後貧不能歸遂僑居畢節老鴉菁自號而
食行年一百一十二歲
步履如飛無病而終

南籠府

明

孫寧蘇州人洪武中遣戍普安性冲澹
工文詞尤深明性理年七十一終

楊爨餘姚人少卓犖文章書畫無不精妙尤長
於詩洪武間為長泰主簿子緝被誣死刑

部獄孫志編成普安樊剛稟官詣闕自陳授吏部
考功主事二十四年從駕幸華山獻覽勝賦稱旨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流寓

七

二十五年乞就養普安居東屯四面多松樹開軒
其中隘曰萬松自號萬松老人著有鳳臺貴竹東
屯南遊諸集古今

沈勗字廷規號瀾蕪高郵州人洪武中從父戍
普安博通經史雅善詩文築樂矣園覆甍

室與場主事爨俱和其中
著有迂思遺稿普安州志

汪溥字巨淵澧州人性穎悟而剛直博學能文
從父戍普安閱塾設教出其門者多成幹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進士受中書舍人成化時
星變求直言璣應召陳十事並劾李孜省

及僧繼曉疏入留中以他事論璣普
安州判後歷官至四川按察使司

遵義府

唐

李白字太白蜀人因永王璣事流
夜郎今桐城有太白故宅

元

鄒公敢

江津人博學知天文元未與趙天澤劉伯溫友善每觀天象三人共長歎及伯溫佐

命公敢南歸後易名公瑾居真州號保全居士晚號知命翁有保全知命二集

明

馬德

字叔明鳳翔人萬曆舉人任雲南河陽知縣有惠政尋解組無力還里遂家緱陽或

勸之出乃題其門曰涓水再來羞志士五湖歸去笑英雄

陳起相

字放菴富順人貢士官河南道御史明末棄家爲僧居於橋之平水里著有平水集百餘卷諸達官欲

致一見卒不可得

人物

八

貴陽府

明

南宗長沙沙門棲志禪宗洪武間遊貴陽募建大興寺推演內教感化者多示寂茶毘得舍利

子

徹空蜀僧正統間來往貴陽潮音寺檄緋警敏詩亦清俊後復之蜀及寂示偈唯以正宗風為

要

拜經和尚名興宗大理人成化間任持永祚寺誦法華經每字一拜一擊板歲久木為之

穿四十年未嘗他出太監鄭忠為建寺請額年七十預示寂滅期鳴鼓告眾而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世釋

九

箬笠僧不知何許人成化間戴一巨笠至大興寺遇郡人羅玉讀書寺中僧曰子何勤苦如是吾能助汝乃取銅鑪置爐中頃刻化為銀羅

後傳其術僧不肯曰此不足學低欺爾業遂去法印字祖融渝州人七歲出家於大興寺萬曆間

後詣京請藏偶遇光祿卿趙德於長安門握手談不覺至大內為緹騎所執下詔獄慈聖太后后聞

而釋之賜紫衣金佛玉爐並大興慈聖禪林題額及全藏以歸一日聞鼓水聲得悟年八十七乃化

韓野雲善飲不醉既盡數斗運於周身骨節珊珊旋復能飲人或攜酒就之每於袖中出穀核以啖

客無不遍者恆攜一鐵甌飲則吹之響徹雲表碑人程文炳楊師時輩咸與遊後不知所往

白雲大理人戒行精嚴杖錫幾遍天下萬曆八年至揚寶山深幽林勝直窮巖澤山下故多虎至

僧止之弗聽巖壘坐瀑中凡八日時方大雪僧所止常有鹿臥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絕三僧異焉

普復來必建叢林去十年果來建千佛閣備極精巧前後樓數十楹飛甍建飯巍然巨觀焉

各

刹寺成去之至今遺像猶存推官陳喪葵匾其門曰白雲常在

如登蜀寺既精三乘復諸六善著轉識論

寂明新添城徒衆逃散寂明不去賊入寺諭以大

義賊衆俯首不敢加害年七十無疾終

孔海雲未詳其所自來崇正十二年至貴陽形貌

來每以隱語寓意其贈邵人章爾瑜詩云萬古青

青不了山水流東去癸年還世人盡向忙中過洞

裏誰知日月閒莫解其意後爾瑜於壬子年卒人

始服其前知又縉紳吳子騏延至家出諸子相見

指其仲子中蕃云乞此即申一幅他無所言後舉家遇難獨中蕃無恙

東華道人唯州人隱姓名遊監青巖諸處蓬頭跣

飲不食囊盛烏梅數枚時取嚼之謂之梅子金丹

言難詠語人問修養術輒云無他奇不必學也懇

之則曰爾輩尚未能舍家室尙言仙道歲餘去之峩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十

夏孟昌廣順州人素行道行金筑司土官金

賤我於南天門外今

有一笏為我致之

碎塵雲遊僧卓錫貴陽青巖谷精寨觀音寺確

語松四川巴縣人少充縣役尋棄家為僧戒律精

士咸與之遊後化於浙江天童山徒衆昇擡歸葬

西山之鳳凰池巡撫錢邦芑為作楹銘學士方於

宣序其語錄行世

安順府

明

垢僧無名承樂開往安莊白水堡觀音寺言貌謹

約曰吾入垢卽以磚灰固垢門僧危坐自如異香

悅禪 杭州人雲遊住普定園通寺有戒行善化蔬
四年二月啓龕 愚迷人多禮之年九十餘景泰元年五月終

續之顏色如生

會志 堅 楚人有道術天順間以罽誤繫京師值大
暑上命祈雪以皇城為限夜半上覺寒開

豹房視之飄飄遍地次日命中官出驗城外畧無
雪跡因免死改戍平霸衛木石妖幻符至即除呼

靈禱 雨刻期必應終歲閉門誦經一
日召其徒曰謹守吾法端坐而逝

一天 字常勝曲靖人住普定園
通寺戒行峻潔人所崇重

陳借句 一名許人度崇正六年至安平蓬頭垢面
自言瀘州人書入城遊士大大家夜宿城

外好事者踪其行止在文廟跌坐兩袖皆書人不
得見有問者答云老坊刻每過人齋中題咏不綴

有曾將赤手扶元化且着青
袍混野人之句後不知何往

平越府

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七

張三丰

洪武間寓平越高貞觀自於觀後隙地結
茅為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

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
封侯信因葬其母後果以功封隆平侯永樂間遣

官徵聘竟莫知所之嘗有子道歌無根樹二十
四首四季止一破衲草履科頭時人呼為邈邈仙

今禮斗亭即其故址手書亭
聯神詞尚存詳三丰遺蹟

廣能

興隆僧正統間卓錫月潭寺戒行不玷禪誦
勤苦嘗晝誦經有虎入寺眾會驚走能獨不

動虎登堂見能遂去苗賊寇興隆欲劫寺眾僧皆
逃能獨不去賊至欲殺能能曰幸殺我於外毋汚

此佛地賊義而
釋之寺賴以全

吳鉉卿

黃平州人世傳先天教鉉卿道行純備家
設雷壇祀妖崇幻惑之家求符咒者悉除

禱雨 甘澍立降遠近奉之
無疾終葬時舉棺甚輕人謂尸解

張懷陽 西川綿竹人雲遊至黃平黃冠野服有道
術未幾入山披洞淨修年餘移居寶珠寺

有以病來告者即知生死可療者與以藥立愈其
不可救者百計思求終不與嘗自捐數百金修寶

珠寺未嘗募化蓋精黃白之術人或叩之絕口不道門下從學弟子甚衆或授方脉或傳針灸或別傳技藝隨其才授之年八十三將卒前三日謂門弟子曰某日某時吾當逝矣至期談笑而終

都勻府

明

石三泉 三清觀道士踪跡詭異獨居無侶嘗有雙鶴來巢久而不去後不知所終

國朝

別南和尚

謂其徒曰我將歸矣可預備柴炭於某月某日俟我上座從下舉火勿誤至期圍寂衆徒昇出郊外舉火將及勝忽呼曰左勝炭尚少可再添足至火盡白骨不稱異

清香龔人

觀者莫不稱異

鎮遠府

古

聖婆

不知何許人領五男行至鎮遠邛水司岑樓山渴甚以手拄竹杖卓地祝云我得地水當隨杖出果得水又以竹植地祝云我得地竹當成林果成林時揮涕竹上今霧雨竹有液如涕又土人拾得一裙呼爲聖婆裙一十二幅長五尺二寸每與苗戰卽揭以爲織苗見織卽敗去蓋苗畏鬼故敗今岑樓山

明

聖婆井猶存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十一

譚守眞

本衛冠帶總旗幼慕高眞習先天道驅邪屢驗性甚孤亦可不屑爲黃白術一日遇跛乞願從服役未幾病且瘳臭穢不可近守眞瞻養數年畧無膾意及死始斂之葬於衛之西郊是日有過於橋道中者白口言姓李且曰爲我致聲主人吾有遺於墓以酬謝云年之養守眞驚訝啓棺視之則符籙一帖令牌一具始悟其姓知爲鐵拐仙也追悔無及嗣後亢旱禱祈無不立應傳五世皆然當事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彭天澤

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彭天澤

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彭天澤

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彭天澤

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彭天澤

姓表

李道堅

鎮遠縣人棄家訪道得水火升降之術與其侶徐教弘修疎於中河山南洞郡守周

瑛以太
和名之

祖復號立禪立關募化供十方僧眾雖巨蟒鼠雀

三載未嘗見其寢息嘗絕粒月餘徒從強之漢

平西天等寺

皆其創建

白雲道人姓徐名貞元備橋千戶明隆慶間年已

登闢雲臺四十忽棄家慕長生之道偕同里周惠

配異獸徑甚險素無人跡道人入三日達山頂坐

焉越數十年道人跌坐雷偈數語遺脫去至今猶

髮幡幡指甲長數寸生氣宛

然後人修亭供之顏曰遺真

蕭雲山天柱人萬曆初得異人授以奇門之術知

中雲山作法夜行越數寨直抵山中取回雞犬不

驚歸始日出苗人駭以為濟後尸解去有人復見

其飄然獨行始知為仙遊也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三

白頭羅公不知其名洪武間隱居與文里之山中

後不知所終因名羅公

思南府

唐

陳致虛號觀吾一號紫霄上陽子嘗從緣督真人

宣慰弟至陽子田琦鍊丹於萬聖山巖壁中後皆

跡尚在

明

鏡文郡人幼應活

史出家龍華寺既受具

讀書觀音閣偶回

誰父答曰小兒道士曰好箇舉人但榜首未生耳
時可大年已二十為郡名士聞言甚怒後數科至
四十三歲中庚子鄉試榜首張文星亦同里人年
二十二歲追昔榜首未生之言始信道士為仙
苗僧本府受水人初為張氏僕小時常念一佛字
及長願出家久之得悟偈曰本是菩提種打
落有苗胎曹溪一派水清
風引出來年九十而寂

國朝

圓戒字默一四川重慶人任持婺川梓潼關戒行
精嚴年逾百歲齒髮重易如童朝夕誦經不
倦後百有五歲而卒

五歲而卒

思州府

唐

通慧天寶時僧在黃道司鰲山麓建殿若招提因
上患病久不瘥有道士奏寧夷郡鰲山寺有
僧能治奉詔不終朝詣闕上果愈賜金帛不
受賜乘馬回山亦不終朝而至後不知所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十四

明

鹿皮翁

不知何許人椎髻藍襖身披鹿皮與玉屏
人鄭維藩善嘗謂藩曰培補心田當生好

子約期來賀子生之日果至隨辭不知所往後藩
子指揮使逢生子君錫冲崇正丙子舉人官至知

府卒如其言

銅仁府

宋

鬻履道人

開寶間甕蓬洞民楊再從好仙術一日
道人假乞者狀攜草履一雙詣再從求

售索金五兩再從知有異將買之入商於妻妻不
從道人擲履於地化雙鶴飛去旋失所在但見柱

上題詩云新打麻鞋巧又牢五兩黃金價不高揚
君不聽妻兒話從我蓬萊走一遭再從大梅其字

深入於木久而益顯雖洗
削不去明洪武中枉方祀

大定府

元

仙婆 永寧人名滿道篤於戒行善知休咎人多就決焉卒葬於烏降山至今呼為仙婆墓

明

月溪 江安人宣德初以罪戍赤水役於陳百戶棲廡中夜輒有光陳異而遣之遇禪宗得正法

眼藏至蘭州印山見其林麓洞壑別有天地結庵曰永洪居二載憲宗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徒衆無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經於地覆以錦

諸僧皆履而入月溪獨伏不前上俛之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籍經為罪非上所召臣意上異

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其故對曰雷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大災如

其語久之遣還至雷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為寺緇徒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斃三人則一病

過一二人則有怪莫能踰其數

雪軒 趙州人雲遊永寧宣撫司並立夢緣庵坐山十四年戒行誠實後禮部差錦衣衛舍人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五

輿訪取赴京

不知所終

賈姑 莫知其自來自謂賈姑終日棲於殿宮邨之石洞亦弗見烟火如此十數年一日忽不見

有自巖來者云在雞足山後人謂真洞曰賈姑仙洞

南籠府

明

性良 普安州僧天姿奇秀戒行篤實劍興福寺談經釋徒多從之尋有芝產於堂色如青玉王

徽作靈芝賦以紀其異年八十四忽一日沐浴更衣跣坐而逝人見其乘白馬西去云

遵義府

唐

趙練士 綏陽趙家里人幼有仙術讀書蔡江之趣能挾之而行歿後屢顯靈異土

人立祠祀之祠前遺石僧存

明

李珏 未詳何許人修黃老金丹之術時久早先

正安州玉虛庵以其術授道人張紫霞

羽化而去後紫霞猶見之於青城山云

張顛僊 名道凝生有異質遇異人授洞天法律能

內則凝神定性以合大道之虛外則明教演法以

祛流俗之染後莫知所終紫霞山有揚廷和碑記

孤舟 不知何詩人萬曆初至正安礮溪寺面壁數

樹將折一樹有聲即長老一樹無聲即余也次日

二樹果折示偈曰勸破無無世界了然何物心頭

自性已歸圓寂清風

明月自由端坐而逝

錫牌 不知何許人自金陵來常掛一牌號錫牌和

別僧眾曰去矣幸置我石巖中數十年後又當再

會言訖遂逝越數日視之神色如生眾僧依其言

置石巖中

廣惠 合州人不傳姓氏天啓間寓綏邑之祖師觀

日不食或一食數斗與人戲常於手中作霹靂聲

邑令以其妖妄將擊之乃謂其徒曰吾將逝矣遂

卒邑人葬之馬鞍山後有丐者名曰可言廣惠是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夫

知所往

兩生 蜀永川人前世本僧名真從隣家有丁姓者

生一孫未幾斷僧寂滅因名曰兩生寺有櫃牢鎖

失籍兩生四歲遊寺於壁隙中取鑰開之後讀書

穎悟絕倫父命應試逃出一為僧居原刹仍其前名

後於逾地建松邱禪院一日上座索筆書偈曰八

九功完語不空傳虛空縹緲優曇花鮮送坐而逝

三修 吳人自言三世為僧因各三修任綬城西川

綬者於十月二日相遇簡州三修寄語

諸護法云我西... 明末... 綬者於十月二日相遇簡州三修寄語

何道者 衣一葛... 明末... 綬者於十月二日相遇簡州三修寄語

何道者 衣一葛... 明末... 綬者於十月二日相遇簡州三修寄語

止書一好字於病者手中卽愈遇貧者隨拾地上石與之輒化爲白鏹後不知所往

張仙桐梓人爲道士得修棟術結廬山中運精伏

蘆山不出人疑爲尸解後有舉火至山內一洞見

男女足跡沙蹟間今日踏平明日又復如前相傳

爲張仙夫婦云

程光祚字涇亭道號元初重慶江津人幼穎悟通

史一日遊峩嵒山遇異人授以五雷秘訣明末

夜夢一道人飛眉鶴髦揖祥而言曰上帝好生何

多殺爲公如不殺禍不旋踵祥驚悟次日微行至

郡東橋遇光祚適如夢中所見遂敬禮之後凡官

斯土者每益元早卽延祈禱無不立應年八十四

行步如飛或一月不食晏如也一日作歌端坐而

逝

國朝

紫石數不知何許人康熙三年卓錫於郿之淨土庵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仙釋

七

坐中堂說偈曰三十六年作客清風無枝無葉了

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端坐而逝郿人異之

鐫其偈於石巖

人物

方技

明

林春

錢塘人父文中永樂時以道術徵尋坐謫成貴陽卒春賦性敏悟受業於慎人周思

德盡得其醜水禱祈之法而行之以誠多所感召卒年九十二子宣有才行書法道勁

劉明德

貴陽府人少遇異人授以五雷秘法能呼召風雨奔走鬼神凡祈禳驅逐無不驗

張道人

貴陽府人逸其名有道行自幼不娶得祈雨至期天無纖雲人皆誕之道人書符於童子掌

趙鶴軒

廣順州人有道術善縮地日行千里呼雷遣將祈雨立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方技

六

錢珍

思南府人道貌純古性至孝得道士李天禳火平癩開醮之異知府甯閱獎曰道成一悟錄

闖三元

密昆治化潛衛家邦雖漢張道陵無以過也

余中瑞

安化人字靜齋博學能詩尤精於醫能起沉痾年八十有五尚矍鑠行城市中不以

鳴杖人稱

為半仙

張國鎮

江西人籍思南幼博學書史擅廬扁術貧無資者不吝與劑雖頻數無難色全活甚

鷲且深如飛人

齒步履如飛人以方費長房云

陳道清

錦屏縣人明天順初遇異人授以符訣能飛劍召鶴呼風雨適境內大疫求符治疫者衆手不及書以符焚之井中任人汲飲皆愈都督李震誼兵渠陽因早邀請祈禱立應且曰雨霽

銅鼓遣人

驗之果然

原書如此，未標示「卷終」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序

論 考 疏 賦 頌 贊 微 銘 書
紀事 說 釋 記 文

雜記

南舞爲文明之方夜郎接荆梁之壤周秦以還屈
宋流芳湘水揚馬摘艷錦江獨祥犵古郡徵文考
獻零落無傳亦又何也自有明王守仁鄒元標倡
明理學何景明吳國倫諸人並播風雅繼以郭子
章之纂述黔記搜討故府博採舊聞彬彬質有其
文矣我

國家文運弘開化成天下洎乎滇黔底定誕告萬方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序

一

列聖重光德意勞敷天章炳煥文支所被炳炳乎荒裔
遐阻咸耀於光明下及對揚所述敷奏所陳皆辭
尚體要動中機宜固不特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斐
然有作卓爾不羣已也至於靈蛇自斷人虎復形
說類虞初事同志怪列諸雜紀以資博雅云述藝
文志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

歷代

宋太祖諭普貴勅

予以義正邦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惟爾貴州寔在
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來貢荒服者來享不貢有
征伐之兵攻討之典予往年爲扶播南陽氏之弱
勞我王師罪人斯得想亦聞之有司因請進兵爾
士懲問不貢予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窮
兵黷武予所不忍尋乃班師近得爾父子狀知欲
向化乃布茲文告之爾若挈土來庭爵土人民世
守如舊故茲制旨想宜知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勅

一

明太祖諭相殿王勅

今爾兄弟以七月二十徑剿洞蠻今占太白七
月三日伏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
白出高入深者勝此用兵所當知者今指揮齊讓
已歷蠻境令且出奇設伏嚴爲備禦休息士馬以
乘其微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若生擒蠻夷不可
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

明太祖諭楚王同湘王征古州蠻勅

迺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往征
之豈不稱爲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宮室衣
服輿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爲民禦捍患

則鬼神必怒百姓
除民患山川鬼神
欽承

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
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爾其

明太祖諭築銅鼓

城勅

前令爾兄弟帥師

征蠻旣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勳

宜各以護衛軍

一萬銅鼓衛軍一萬靖州民夫三

萬餘築銅鼓城

每向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

正營房宜齊整

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

百戶守之其餘

設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時令

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

士還國繪圖來

奏

貴州通志

卷之

一十三 藝文勅

二

明太祖諭

沐英勅

曩因元政

衆僕縱橫朕提師敵與之並驅十

有二年然終

虜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

年中原是正

建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

撒烏蒙東川

建昌等處抗命弗庭况雲南梁

王誘我邊士

心發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

將軍永昌侯

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

西南諸夷之

穎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

行克復今特

齋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

芒部大理建

西蕃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

遵教化

不從者朕必親征之

有罪而納迪雲南王及諸夷蠻長宜其然乎

明太祖再諭洪沐英勅

東川芒部夷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

孫繁衍各立一乃異其名曰東川烏蒙烏撒芒

部厥肇水西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

若唐閣羅鳳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

外稱歸順內詐聚衆積兵據險設伏唐將不

備遂墮其計長師幾二十萬善將帥過信無

謀故也近稱諸夷不叛者號爲循良雖未可

遂詐然須防整歸厥使不得肆其奸謀然後

類可破也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 勅

三

明太祖諭信國公湯和

行師用兵須盡以備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

行軍者亦須盡甘察毋輕信辰沅寶慶等處土

卒此者攻賊曷石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

楚王尚幼未能謀達軍務今遣都督劉寧來總宿

衛之兵軍旅之等卿自裁決然後啟王知之

明太祖諭宣慰司勅

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

然而其間治有隆污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

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朕承大統之後矧今旣爲

天子而肯私以怨惡加於人耶故用人盡忠於國

若雖警必賞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公之心
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規以
臻至治爾天下上官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
疑以遠咎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

明太祖諭宣慰司田仁智入覲勅

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
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
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
於敬上德莫大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
明孝宗諭都勻府勅

朕惟都勻遠在貴州東南因無流官撫治往往自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勅

四

相殺奪不得安生而又時出劫掠爲地方之害迺
因貴州鎮巡等官奏請特勅大師征之旣已克平
各官奏如永樂年間事例開設府治州縣銓除流
官撫治之以警其後今從其請設立都勻一府而
以新開獨山麻哈二州清平一縣並舊設都勻邦
水平州平浪四長官司屬其管轄僉舉爾文獻熟
知民事諳曉夷情堪任知府故特陞爾往知府事
賜以璽書蓋重其任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
外夷之治與內地殊異非徒賴汝撫安而實資爾
控制爾須深體朕委任之意稽考制度創造衙門
宣布條章立爲一定規模使後人有所遵守凡府

中一
內地若力有餘又則使
待後順其土俗之宜
使得其所以移者招之
所屬土官頭目人等
守法度謹守地界辦
夷民不許非法虐害
襲官職及窩隱賊人
流官凡係夷情務要
有漏殄殘賊或生苗
捕以靖地方不許執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勅

五

但有違法生事爾卽具實奏聞所屬土流官吏軍
民人等敢有倚勢刁潑違法傲慢者爾須嚴加禁
革輕則會官問擬如律照例發落重則奏聞區處
爾尤宜廉公仁恕奉法循理體朝廷一視同仁之
心以夷治夷使之日染月化而皆囿於華夏禮法
之中庶稱委任爾其欽承毋怠毋忽

國朝

詔

諭

康熙二十年平定滇黔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大 地眷佑之麻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詔

一 (此又另起碼)

宗付託之重

慈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
 革寢息。海寓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為
 變亂。陰結奸黨。回惡相接。撓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
 閩浙楚蜀。離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騁捕毒。
 三桂僭稱偽號。逆焰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
 命六師。剿撫並施。德威立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
 於師中。擒捕誅鋏。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殛。逆孫
 世蕃猶復鳴飛。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勵將士。屢屢師
 期。於是虎旅協心。追逼城下。賊眾計窮。勢蹙。逼放軍

知提書既至。上慰

軍糧之乏。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
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寧。
行齋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旣罹於鋒刃。供億之
衆。復困於徵輸。朕憫恤民艱。不忍輕加額賦。間施權
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
宮寢之內。屢懷闕閫之愆。中夜屢興。肝食不暇。怒焉
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翦歷年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二

蠹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足蕩滌頽苛。惟新庶政。大
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
戲體覆載好生之德。秋肅必繼以春溫。法帝王更化
之機。義正尤期於仁育。誕告天下。咸使聞知。

宣統二十一年

論祭原任雲貴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因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謚忠果甘文焜文

朕惟國家任重封疆寵命聿隆乎節鉞臣子時逢危難忠貞宜勵於冰霜苟下有授命之誠斯上錫褒忠之典特彰優恤用示殊恩爾甘文焜才畧夙聞勤勞克著擢之畿甸委以滇黔總領西南竹奏輯寧之績撫綏將吏成銷反側之謀何期大逆之猖狂頓悼貞臣之殞逝扞艱寡助丹心永恨於黃墟爲國捐軀碧血長淪於炎嶂茲長鯨之既殄乃旅觀以言旋憇爾幽魂動朕憫惻式稽曩制爰易休名載頒寵笈以昭榮復沛苾芬而致享於戲際艱難而効節臣心之正直允彰卹死事以施恩國典之褒揚惟厚爾其不昧庶幾來歆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三

御製雲貴總督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諡忠榮甘文焜傳
文

稽古仗節死難之臣國家必貴之典禮榮其服命載
在史冊厥有舊章夫效力盡命臣之經也旌善顯忠
國之憲也昭激勸而垂奕葉於是焉在惟爾甘文焜
服官有年勞績懋著朕擢授旄節往蒞滇黔俾督率
乃僚綏靖南服屬逆臣悖德敗亂天常狂逞狡謀變
生倉猝爾以勢窮援絕衆畔軍孤遂出貴陽捐軀鎮
遠雖不克殄賊成功亦可謂舍生取義睠爾壯烈深
惻朕懷宜賚嘉名式揚大節特賜諡曰忠果仍贈官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四

蔭子如例於戲忠不避難永爲臣子之型果以矢心
尚壯河山之氣勒諸貞石以表丹誠

康熙二十二年

諭祭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諡忠毅王之鼎文

朕惟烈士受臨戎之任盡瘁封疆貞臣矢報國之忱
遺光泉壤節著則無分成敗名成則罔間死生嗟此
忠魂宜昭異數爾王之鼎才裕折衝勇堪禦侮家受
金書之券五等攸崇閩粵鐵甕之城中權久握自滇
池之負固移黔蜀之交衝探甲長征誓鯨鯢之盡剪
援枹寡應值蛇豕之方張一旅難支孤踪被陷從容
就義指皦日而不污慷慨捐軀貫秋霜而並厲今九
城濶清之會孤忠褒錄之年爰詔所司詳稽憲典
錫几筵以致享加封秩以敷恩嗚呼國事祇承生副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五

緜之寄令名追賁沒昭史冊之光惟此芬芬爾其克
荷

所歷三十年

製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謚忠毅王之鼎碑文
朕惟國家崇獎臣誼凡將帥之士能宣力疆場捐軀
赴義者褒卹有加典綦重矣爾王之鼎性資樸茂智
畧深沉自作鎮京江著有成績屬西南違命移鎮兩
川蜀道崎嶇蛇豕未戢爾志存殲戮切報國恩聞命
戴星鼓行而進賊勢初却旋復狡焉思逞爾慷慨誓
師激我工氣迄乎賊窺睥睨猶能奮擊突圍被陷之
時罵不絕口嬰禍毒慘朕心惻焉今氛祲全消節烈
炳著特命所司加恩追贈謚以忠毅嗚呼惟爾精誠
貫於白日與城存亡義不返顧有臣如此忍令湮沒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六

弗彰用勒貞珉永表風烈爾後人尚其承體無斁哉

康熙二十二年免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錢糧。上諭黔省爲滇南孔道。地瘠民貧。大兵凱旋。輓輸芻糗。供應人夫極其浩繁。且起解吳逆家口。絡繹運送。不無苦累。恐小民竭力供億。生計艱難。朕心深爲憫惻。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徵地丁正項錢糧。盡行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隱至意。欽此。

康熙二十五年免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錢糧

上諭自古帝王撫馭九有。軫念民依。凡鞠謀生養。爲計甚周。猶以賜復。蠲租爲。布德行仁之要務。朕嘉與海內元元共圖樂利。弛徵減賦。時厯於懷。惟頻渙恩施。俾萬姓得沾實惠。念直隸畿輔重地。天下根本。寬租之詔屢頒。往年但順永保河四府較之畿南諸府。差役倍多。供億尤劇。應再加軫恤。又湖廣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地方。昔年爲賊竊踞。民遭苦累。今雖獲有寧宇。更宜培養以厚民生。一體蠲免。用昭愷澤。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着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錢糧。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八

亦着悉與豁免。湖廣湖南福建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與盡行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被恩賞。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及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隱不行糾舉。或經叅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特諭。

康熙三十一年免三十三年錢糧

上諭朕撫馭寰宇蚤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康
爲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确
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
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省康熙十六
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二十
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
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
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
育民之道無如寬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
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九

丁銀米着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
寔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
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
持論

雍正二年嚴飭土官

上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詳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粟稅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爲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爲之指使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至文辦事教之爲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爲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叅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欽此

雍正二年平定廣紳苗

上諭貴州定廣紳苗從來比他省苗蠻凶頑尤甚。朕前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調遣官兵剿捕紳苗時。朕嘗降旨與高其倬紳苗凶頑所居之地。山深箐密。進剿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疎忽。今據高其倬等奏稱進剿惡苗。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抵賊巢。於十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渠魁阿近暨其弟阿卧及妻子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爲可嘉。此朕御極以來第一次平定兇苗之事。高其倬趙坤毛文銓並從優議叙。此內若有勞績官員着該督查明造冊報部一併從優議叙。効力兵丁卽加恩賞。欽此。

雍正五年四省接壤分界安汛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仲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爲惡。以致燒殺劫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剿撫。業已擒獲兇苗數。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窩巢雜處。不特統眾越境讐殺。攪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鮮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十三

此卽其明証也。况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徭徠則環若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至稟報始行追捕。往返孰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徭徠販棍徑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劫掠之事。卽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爲期。卽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撥換。知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拿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叙。兵丁量加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卽題參。從重治罪。朕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

派撥弁兵經_由_二妥協之處着四省督撫提鎮悉心_酌
酌定議具奏。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十五

雍正五年生苗歸誠加恩督撫

上諭苗民梗化由來已久。况屬生苗。尤難懾服。緩靖鄂爾泰剿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納賦歸附版籍。又該冲逆苗等素稱獷悍難馴。今剿撫已靖。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着給與世襲阿達哈哈番。以獎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着交部從優議叙。所有在事官兵。應如何議叙賞賚之處。着鄂爾泰分別等次具奏。欽此。

雍正六年撫綏生苗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巡撫
務時曾相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
知往往互相讐殺時出劫奪擾累居民今各處苗蠻
皆頃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剿撫等
語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
但用兵進剿震懾苗衆朕心實爲不忍所請切不可
行是以石禮哈遵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奉差經過其
地報稱苗人等歡欣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
共沐聖化朕又訪問從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夷情
恭順是實朕思內地苗疆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荒疔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五

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
奏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聞爾到彼地有撫剿
兼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一其中有實心歸
附者亦有中懷疑懼而未卽就撫者若倉猝之間脅
以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強所不願非朕本懷今特
遣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
料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遠不
悟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
副朕好生胞與之至意欽此

雍正六年苗民歸誠加恩官弁兵丁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獠獍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
兇嗜殺剽擄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
贖所以為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
又復互相讐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
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來內
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
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
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
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
剿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為本不可曾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十六

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
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
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
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隅
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
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
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
足相抵朕心深為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
南貴州四川剿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
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
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

亡例賞給銀兩俱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
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
優卹弁兵之至意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現加恩滇黔各官

上諭朕治天下。不事祥瑞。名母家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爾爾秦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人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惟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稱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衷。鄂爾泰和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恩。以示優獎。鄂爾泰着出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和玉麟着由拖沙拉哈番授爲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六

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着加二級。兩省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匪勉。以仰承

上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七現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輝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卽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又如今年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省而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五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以屢年以來從不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亦如人若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君上之賞固不可多矣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之心蓋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孺情慮叅之人卽曾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人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足以其觀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禱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

皆事於情理之不能自已。誠有心懷不自之人。議其爲迎合。或且譏其爲諂媚。此皆藏幸災樂禍之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瘠壤。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是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無不之敬謹虔恭。以永承

天貺。所當夙夜加勉者也。該部知道。圖并發。欽此。

雍正七年進瑞穀圖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稱。黔省各屬及新闢苗疆。今年皆風雨應時。歲登大畜。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九。九分者十之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

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粵省從來未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介在黔粵之間。自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仇殺。草菅人命。又嘗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劫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為經理者。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力。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殫心奮力。俾苗衆等革面革心。輸誠向化。地方寧謐。和氣致祥。感荷。

天札。黔粵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夷新闢之

地。又蒙

天賜瑞。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爲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朕心實爲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善將張廣四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遣刊刻頒賜各省督撫。俾觀之時。共知勉勵。該部知道。欽此。

雍正七年慶雲端毅

上諭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學臣徐本摺奏本年七月內黔省地方慶雲七見光華綸爛藻彩繽紛萬姓歡呼共稱竒瑞更可異者副將趙文英領兵征剿梅岑黑苗正在抗拒之際忽視祥雲湧現苗撤各棄器械合掌頂禮叩天輸誠不數日而古州口內數寨亦傾心來歸黔省山多田少最爲瘠薄若雨水稍多則高阜者得濟而低窪者浸損若晴霽稍久則低窪者尚資灌溉而高阜者已覺旱乾是以歷年收成不過六七分至八九分而止今歲自春徂秋雨暘應時通省田禾悉皆十分茂盛據各屬稟報稻穀有每莖十餘穗者有兩歧三歧者有高七八尺至於徧畝者且每穗多至六百餘粒至於高粱亦有五歧六歧者小米有穗長二尺並二十四穗者他如秋蕎紅稗以及菓蔬瓜果之類無不暢茂條達而深僻苗地並浙開之丹江八寨等處亦皆十分豐收居民苗衆咸以爲從來未有之事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但蒙

天恩賜嘉祥亦不敢褻慢從來屢降諭旨甚詳今據張

廣泗徐本等奏稱黔省慶雲七見瑞穀盈疇內地苗疆悉登大有地方寧謐萬姓得所朕心深爲慶慰從前石禮哈在貴州時曾將古州八萬等處苗蠻擾害地方之處奏請剿撫朕以石禮哈未能承辦此事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三

總督高其倬亦非可以統理之人。是以未允所請。降旨申飭。至於狃苗一事。朕料張廣泗之才力。可以辦理有成。又有鄂爾泰總理調度。是以令其舉行。彼何世璠心懷退縮。從中阻撓。具奏朕前。以爲不可。經朕降旨切責。及至狃苗畏服。諸事就緒。何世璠始知從前所奏之非。深自慚悔。迨鄂爾泰奏請勦撫古州等苗蠻。朕深知鄂爾泰籌畫周到。調度有方。必能經理妥協。是以允其所請。而祖秉圭曾密奏以爲不可。朕知祖秉圭識見卑陋。不能辦理此事。且恐在任掣肘。於時將伊調回。而以領兵之事。屬之張廣泗等。但此事雖計出萬全。然兵馬深入險僻之地。未必迅速。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

可以成功。或致歲月遷延。士卒勞頓。又恐苗衆無知。負固不服。迨以兵威。未免多有戕害。用是特厯朕懷。今荷

上天默佑。官兵甫臨苗境。而苗衆卽嚮化輸誠。俾自古未

通聲教之區。一歸版籍。朕心始爲安慰。總之行兵重

務專在得。州之事在因循苟且者不肯辦理。而

膽量怯懦。入不能辦理。瞻顧身家者不肯辦理。而

好大喜功。鄂爾泰忠誠敬慎。爲國爲

民。是以上

天心。下孚衆志。

頑梗之衆慕義從風。黔省民夷俱享寧

靜之福。且

爾泰身在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而

年通省地方雨暘時若百穀豐登。苗疆田畝禾稼更
喜倍收。可見

上天默鑒朕心。以朕簡任得人。辦理苗疆之事。爲是顯示
嘉徵。以昭感應。朕心所慶幸者。實在乎此。並非崇尚
祥瑞。以誇耀於天下也。可將朕意。宣與九卿知之。欽
此。

雍正七年免八年錢糧

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剿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着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六

各省屬地亦宜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着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三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三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各員嚴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霽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奉旨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生棍強紳劣矜包攬侵蝕者朕必訪聞得知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民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養廉之法此救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

豁免正賦若符耗羨一併蠲除。是民雖邀格外之恩。而官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一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爲不便於己。心懷悵悵。卽此意也。着於庚戌年爲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此永著爲例。欽此。

雍正十三年免本年錢糧

上諭從前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兇頑。久爲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爲又安百姓之計。若云利其民人。則其人不。過如鳥獸之屬。若云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縱使日久之後。苗散扈誠。向化輸納。少許錢糧。計算尚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爲此哉。乃經理之始。旣多疎虞。而善後之策。又復草率。卽如逼近苗疆之緊要州縣。設兵不過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資捍禦。而逆苗萌動之時。文武官弁。又皆在睡夢之鄉。茫然一無知覺。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三

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前後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每當讞獄之時。遇身獲重罪之犯。應加刑辟者。朕與執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置之於法。此心尙應惻然。其見小卑劣者。尙欲賣法以爲陰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無罪之良民也。我君臣目視其遭兇。苗之慘禍。如蹈湯火。朕言念及此。幾爲淚落。竊無顏以對被害之黎庶也。不知代朕經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人。此疇當竭力撫綏。以贖吾君臣從前之過。勿憚煩勞。勿惜公帑。期登災黎於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無方。以救災恤困之資。或飽汚吏貪官之腹。不令窮

民得霑實惠。經朕訪聞。必將大小官員在該省卽時正法以肅。或有但知潔己。而不能安插貧民者。着交督撫卽以溺職題叅。不必論其向日之官聲。稍爲寬貸。其灾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體料理。若視爲隣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職之罪。若將賑恤之項。借名侵蝕者。亦必卽行正法。貴州旣有被害之州縣。則運餉募夫。俱須鄰郡接濟。着將今年黔省錢糧通行蠲免。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三年錢糧。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下次應徵之額。賦着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嘉慶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諭。滇省逆苗奸狡異常。官兵來則暫行退避。遇
難仍難肆逆。緩則恣爲焚劫。急則求討招安。以叛逆
爲尋常。祇招撫爲得計。乃係逆苗實在情形。所當爲
加剿除不吝稍有姑息者。其地大苗叢兒頭之樂及
首惡之人定應剿洗擒獲務盡根株。其餘附和迫脅
之苗分別料理。必令盡繳器械方許投誠。從前王大
臣所議原令哈元生等照此辦理。可傳諭張廣泗等
知之。其雲貴等省苗疆有應行彈壓者亦先經王大
臣等議令該督撫等留心彈壓。現今古州等處用兵。
各省苗疆正不可因現在寧靜而稍爲疎懈。可再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三

傳諭雲貴廣西督撫密飭各地方官不時稽察。加謹
防範毋致疎虞。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預防。及苗煽猖獗。用兵征剿。而領兵大員。又復各持己見。不能和衷共濟。加以張熙舉動乖張。妄行調遣。以致辦理失宜。用兵數月。仍無頭緒。朕心甚爲憂慮。因湖廣總督張廣泗才品優長。且從前久任苗疆。諸事熟練。是以命其前往代張熙之任。今思用兵關係緊要。事權若不歸一。難以早奏膚功。張廣泗着授爲經畧。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制調遣。所有經畧印信。着該部速行鑄就。遣官賚送軍營。欽此。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論

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諭貴州古州台拱等處生苗雖自古未沾王化。然其地實在數省疆域之中。我

皇考怙冒如天。不忍棄之化外。是以就其歸順之誠。爲之安撫區畫。俾得與海宇人民共享昇平之福。並非別其土地人民。而爲好大喜功之事也。屢奉諭旨。至爲明瞭。乃伊等野性難馴。就撫未幾。旋卽反側。近復勾結熟苗。恣行抄劫。甚至蹂躪內地。殘害民生。種種兇惡。實屬法所難宥。是以調發各省官兵。刻期進發。期於蕩滌逆氛。以安良善。今用兵已逾數月。逆苗畏罪。竄伏巢穴。官兵正在進剿。但朕念卹位以來。施恩宥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十一

越威與維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乃兵行糧集。曠日持久。不惟吾民輓粟飛芻。荷戈執戟。勞苦堪憫。卽彼生苗。亦爲血氣之倫。必斷首就誅。仰無嗾類。揆諸朕胞與之懷。亦深爲不忍。且今大兵雲集。聲罪致討。恐伊等冥頑無知。以爲罪在不赦。自分必死。則必負固不服。抗拒共威。雖欲自輸誠悃。而無由。卽至身陷屠戮。而不悟。看卽諭張廣泗等明白曉諭。除怙惡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過當悉勦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以副朕又安海內一視同仁之至意。特諭欽此。

上諭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

上諭貴州古州等處苗叛從古以來未歸王化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請不忍棄置悒悒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傾心輸誠歸順之切收入版圖使得沾濡德澤共享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人爲開拓疆圉之舉也卽如從前所定糧額本屬至輕至微不過畧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俟數年之後原欲并此加恩寬免此

皇考撫恤苗民之聖心向朕與諸王大臣曾經再三宣諭

者詎苗衆生性反覆靡常於上年三四月間騷擾內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 論

三三

地并勾引熟言攻掠城池燒燬卹落百姓被其荼毒兇惡頑梗法所必誅是以遣發大兵分路進討剿撫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誅夷或被擒獲而脅從附和之苗寨又各擒縛爲首之犯相率投赴軍前呈繳器械悔罪歸誠軍務漸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由自作固王法所當重懲者在

皇考與朕視之則普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

肖者耳今身罹刑辟家口分離朕心仍覺不忍且現在就撫苗衆多屬脅從附和其中尚有並未從逆始終守法之各寨均當加意撫恤俾得生養安全因思苗人納糧一事正額雖少而徵之於官收之於吏其

間經手重疊恐煩雜之費或轉多於正額亦未可知
惟有將正賦悉行豁除俟以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涉
之處則彼此各安本分豈欲生事滋擾其釁無由况
獨免新疆苗賦原屬

皇考聖意朕此時當敬謹遵循見之施行者也用是特頒
諭旨着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
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徵收伊等既無官吏需索之
擾并無輸糧納稅之煩耕田鑿井俯仰優游永爲天
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孥長其子孫苗衆亦具有人
心豈有舍衽席而蹈湯火之理至於建立營汛分布
官兵乃國家定制原以詰奸禁暴安戢善良各省內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

地且然况苗疆險要防範尤不可不嚴且設兵之意
所以禁約漢奸播弄構釁又以查察熟苗私入勾引
朋比爲奸非特以新附之苗爲不可信而以重兵彈
壓之也其設兵事宜仍着總督張廣泗遵照前旨悉
心妥議辦理至駐守弁兵均當謹守法度不得借端
滋事如有絲毫擾累該管官卽行詳報題叅從重治
罪若或隱匿不報經朕訪聞定將該管文武各官一
并重處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嗣後苗衆一切
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有
與兵民熟苗關涉之案件隸文官者仍聽文官辦理
隸武官者仍聽武弁辦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終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五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明請忠烈廟南公祀典疏畧

王憲

臣聞以死勤事則祀之爲民禦災則祀之竊見貴州城中舊有忠烈廟祀唐忠臣南霽雲洪武初都指揮程暹建至今軍民皆稱其神靈每歲春首風狂境內常有火災及水旱疾疫蟲虎寇盜虔禱於神其應若響雖神呪入乎人心而聖代未蒙祀典臣謹考南霽雲在唐天寶末安祿山爲亂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守將張巡許遠與之誓死拒賊嘗求救兵於賀蘭進明初囑指示信已而城陷霽雲死之茲者顯靈八番陰爲禦災捍患乞追賜美謚頒祀典每歲春秋有司致祭非惟聖恩廣布不遺前代之忠臣抑使神惠愈彰永濟邊方之黎庶

叙捷疏

鄒文盛

苗民逆命自古爲然而恃險肆惡於今獨甚倡亂於阿傍阿階之桀賊蠢動於車椀門樓之諸寨動稱六十年氣數該然輒以常同烈故事藉口呼吸之間蟻聚蜂屯奔跳之際鷓張豕突自清平興隆以及偏鎮諸衛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越新添以及龍貴諸鎮欲據爲己有之區軍屯財蓄燒劫無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一

遺衛堡城池攻圍不次嘯聚香爐巢穴敵殺應捕
官軍若居民若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搶
掠一空稱呼自爲苗王出入僭乘轎馬惡焰重熾
於遠邇兇聲聯絡於蠻夷請兵討罪湖廣交章得
旨會師撫征並舉蓋叛逆久錮於冥頑顧招安適
資乎玩侮大兵壓境猶成殺軍職方面厥罪滔天
實自絕覆育生成神人共憤征剿何疑於是預分
玉石明示恩威大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計舍
羽翼之羣寨先根據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
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
之於前嚴罰懾之於後是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

成功或造樓接戰或架梯攀登我攻之無間於晝
夜彼禦之莫救乎東西覘其無備之處密爲暗取
之謀一登而戮其梟桀銳鋒已挫再登而斬其首
惡巢穴盡灰種類盡於三登根株不遺一縷軍聲
震地烟焰燭天數十尋巖岫之山一朝失險千百
年逋逃之寇一旦誅夷香爐裂摧夷寨震動舉此
加彼順若建瓴圖易先難勢如破竹故傳檄漂壩
諸苗輸誠納款歸我侵躪加兵黎蘭等寨落膽飛
魂以次授首必渠魁之是誅縱脅從而不同師雖
無敵兵不窮追功幸有成勳歸破險惟茲賊巢者
夷窺望山名香爐形如磨盤盤之下壁立四圍堅

若金城盤之隅平衍十頃穩稱巢穴而盤之上則
突兀盤旋可望而不可登賊據此以爲天險人望
之以爲虎穴先年賊聚寶壘王師數至二十三萬
警連四十餘里圍之數月竟至老師而費財得一
首賊遽爾班師而取捷是以賊未痛遭挫屺心常
紅於反叛動因小忿弄兵每以前事爲詞今兵不
滿五萬歷時未及三月破先年不能破之山賊先
年不能滅之賊功高往昔威震羣夷皆皇上聖武
布昭乎遐邇英謀妙契乎神人而本兵大臣與帷
幄元老又能運籌指示默中機宜所謂定於廟廊
之上有上其事者故將士得以奮貔貅之勇而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

等亦得以効犬馬之勞以致有此克捷地方底寧
人民胥慶從事官口僚如叅將洛忠都指揮葉曇錫
淮許詔陶霖劉麟視鎮王璽專統哨軍料敵制勝
而叅將洛忠與承天署都指揮楊仁分布撫處尤盡
心力副使李麟亦議蔡潮先同緣事都指揮邵鑑
防禦撫捕久著勞勩督糧有措置之方供軍無缺
乏之慮貴州叅政胡濂之勞可錄給軍餉於經過
之時防騷擾於必由之處湖廣叅政張天相僉事
汪玉之長可數貴州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任布
政使陳雍綜理錢糧區畫惟謹見任按察使林長
吉都指揮王麟緣事都指揮潘勳協贊戎務幹理

亦如將士宣慰與凡領征百執事漢土官目
督責駿奔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
有怠焉者也臣等又恐大兵旣撤漏殄殘賊及新
撫夷寨或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並輪戍官軍行
委叅將等官統領於各該衛堡駐劄防守會同兵
備守巡官將殘城池關隘逐漸修理以爲長久
之圖遇有殘賊沒相機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
民資助安插使符生理候至明年三四月間苗夷
旣歸地方無事欽此前雷官軍發回該衛所著伍差
操其四川管下天漂天壩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
回巢穴但性類凶羊叛服不常乞勅該部轉行彼

處巡撫巡按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湯
斌責令該管舍臣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
貽患地方除官軍入等獲到功次該巡按紀功御
史宜照造冊及將僭王首惡阿傍等會審明白各
另具奏軍中用過錢糧等項行布政使造冊徑繳
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
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將才指揮余大綸奏
議以楚衛屬貴州疏

杜拯

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湖廣
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餘里遙
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服役者輿遠道之嗟蒞

事者無畫一之執民情政體甚不便也革數州縣
土司專界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賦役自遠而移
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郡縣專心志以聽
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便軍民力役彼
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
遣有均平之規四便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
敢以他屬爲辭五便府衛互制悍卒豪民禁不敢
逞六便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
七便土酋之桀各相牽制不得肆其毒螫八便僻
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諮詢而更置之
九便釋兼督之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五

無阻廢十便臣愚以爲三司所呈聯近屬以全經
制其說可行也臣等又看得各省會城府縣并置
豈徒備官要以親民事悉下情爾乃貴州獨闕焉
軍民之訟牒徭役之審編夫馬之派撥盜賊之追
捕藩臬不能悉理徃皆委之三司首領與兩衛指
揮及宣慰司夫三司首領類皆異途操持靡定政
體未諳指揮則尤甚矣委牒方承卽懷私計防緝
未効反貽厲階宣慰則尤甚矣逞其恣睢日事贖
罰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徃徃如是故士民爭欲增
建府治而該司議程番府附省會其說可行也

請開貴州鄉科疏

田 秋

臣秋原籍貴州思南府人竊惟國家取士於兩京十二省各設鄉試科場以揀選俊才登之禮部爲之會試然後進於大廷命以官職真得成周鄉舉里選之遺意所以人才輩出視古最盛惟貴州一省遠在西南未嘗設有鄉試科場止附雲南布政司科舉蓋因永樂年間初設布政司制度草創且以遠方之民文教未盡及也迨今涵濡列聖休明之治教百五十餘年而親承皇上維新之化又八年於茲遠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潤日有生長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謂開科盛舉正有待於今日也且以貴州至雲南相距二千餘里如

思南永寧等府衛至雲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爲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於中道者至於中冒瘴毒而疾於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親見其苦親歷其勞今幸叨列侍從乃得爲陛下陳之邊方下邑之士望天門於萬里扼腕嘆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臣嘗聞國初兩廣亦其一科場其後各設鄉試解額漸增至今人才之盛埒於中州臣竊以爲人性之善得於天者本無遠邇之殊特變通鼓舞之機由於人者有先後耳今設科之後人益向學

他日雲貴又安知不若一兩廣之盛乎議者曰科之不開病於錢糧之少臣竊以爲不然蓋貴州雖赴雲南鄉試而舉人牌坊之費貴州自辦也鹿鳴之宴貴州自備也今所加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禮耳鎮遠永寧等稅課司每歲不下數百兩思南府又有棉花稅若設一稅課司委一廉幹府官監收之每歲亦可得數百兩只此數項足充其用况求才大事又可靳於區區之小費乎且歷年撫按官亦屢有舉奏蓋一方之志願上下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區畫之詳在彼必有定議乞勅該部再加詳議舊額二省共取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名貴

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七

州二十一名請於鼎科之後量增數名以風勵遠人使知激勸則遠方幸甚

請預籌流民疏

田秋

臣見得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奏內開稱川東饑民流移滿道布政使凌相奏稱四川各處盜賊漸起臣原籍貴州思南府與川東重慶播州西陽等處接界中間山溪平壤連延千里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內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數多賊首方四乘時嘯聚起於地名任仙峯攻劫本府婺川縣石阡府龍泉司地方官司不早撲滅遂至擁衆數萬長驅入蜀勤三省之兵延數年之久僅能除

之傳聞今年流民入境者絡繹道途布滿村落已不下數萬較之正德六年尤多本處災旱與蜀無異去年雖有薄收人多食少勢難周給其間乘時搶掠者已漸有之本府僻在省城東北三省之交守巡官或因帶管別道或因山路崎嶇往往歲不一至今又進征鎮雄府撫按鎮守諸臣併力西向勢必忽此爾爾守臣當釁葉未啟之時必互相推諉莫肯先事提防今冬明春兵變必起臣請於隣近知府或本處兩司推舉素有才望官一員量陞副使職銜授以撫民之任駐劄思南府整飭提備撫綏安插邊郡儲蓄素少原無軍衛城池乞於太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八

倉之銀量運二三萬兩前去賑濟備警精選民兵聽用若有不逞之徒乘機騷動者卽行剪撲土流巡捕官下鄉擾害者嚴行禁治一應保障撫處事宜聽其斟酌修舉庶患可禁於未萌事得立於豫定而不蹈往年之覆轍矣臣待罪言官有此一得之愚伏候睿鑒採擇施行

增設縣學疏

李時華

爲三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庸見以備善後採擇事內欵開一曰議增縣學貴當開荒草創之初經制未備省城故無府而有府自隆慶元年始附郭故無州縣而有州縣自近始規模

初定已覺然省會之具體矣惟是新貴有難而無
學尚非全制今播事蕩平諸几岌建煥然一新獨
令首善之地有此缺典可乎謂宜增一縣學官不
必添取諸府司二學改授一員廩不必設取諸府
司二學各撥十名廟不必建府學原與司學共近
方改於城外則縣學仍府學舊制可也教官衙舍
俱全一轉移間而規制自大定矣此非臣一人之
私言也地方先後撫按諸臣皆有此念獨以加廩
之難又不欲割府司之所有以是中擱耳今播已
剗平何難處此廩餼應行撫按酌議詳細具奏伏
候睿鑒施行

吏治民瘼疏

鄒元標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
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
亥步窮處黃茅嵐氛猿獠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
不往者有既赴鬱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
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京人也懸鵠百結乞食道
死又有麻哈等州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
州吳譽聞者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女子
守孤邸皆含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
膺太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恐使諸臣困至此
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興嘆今之情豈異

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闕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遷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視他省量速一年感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又雲貴二省原無墾夫以軍爲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天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徭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矣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夙弊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十

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請廣額疏

林喬相

貴州古稱遐荒我朝籍入版圖羅甸回春夜郎始旦宣德四年設科取士附於雲南嗣後人文漸興至嘉靖十六年與雲南分科二十五年爲湖廣偏橋等四衛生員就近赴貴州科舉始增五名非爲貴州且每科常中六七人又於中間妨占名數後節經巡撫臣嚴清舒應龍按臣秦時吉毛在議疏請加未奉俞允人心鬱然况今附四川永寧宣撫

司學矣增貴陽府及定番州學矣列聖棧樸作人之化皇上菁莪樂育之仁家藏下壁人握隋珠真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分科之始貴州生員通省止
一千餘人今至七千有餘加以川湖五學本省二
學皆猶仍舊貫甚非所以廣蒐羅而鼓舞遐方之
士也况雲貴人才本不相遠雲南四十五名貴州
連外學三十名多寡懸絕學校漸增解額仍舊每
至鄉場棄璞遺珠落卷強半主司長嘆不忍釋手
國家科取貢士再無別途皇上興學右文千載一
遇伏乞體太祖設科取士之意累朝久道化成之
功酌雲貴多寡之中參今昔盈虛之數增新科制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十一

舉之額以揚國家文治之盛使臣等亦得附於以
人事君之義則文風丕振夷方興起闇昧得耀於
光明疎逖免嗟於遺棄地方幸甚

平番疏

李化龍

楊酋匪茹與國爲仇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
爲不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有奇
而元凶授首黨羽悉擒千年狼虎盤踞之窟一旦
掃蕩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
憤其他狡黠土司獷悍惡苗無不落魄亡魂西南
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皇上德威遠被指授方畧
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者惟是各

官兵暴露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叙也先是臣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剿叛之說遂破綦江且逼重慶地方洶洶皆謂有長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畧無可恃臣乃以計緩之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之即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徵調漢土諸兵急爲之備其時賊氣甚張川人畏之如虎臣發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及聞綦江守城兵見賊來競竄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將與其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自非招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念

外兵之費甚後往來逾次且生擾害不可過多乃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二萬其餘乃三省及滇粵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莫測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而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爲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然以爲虛聲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積糧治器若無事者然不復東賊亦不疑北兵俱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剿頗肆衝突然我兵漸益未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旣道狹不能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爲八路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其陣以衝之敗矣因命每

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
外賊黨多不可勝除會兵部頒賞格至首重招降
臣亦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無賞士
不勇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卽以其家資與
之臣亦推廣之克關破圍各懸賞賞各以千萬計
遂用兵入關臣又恐其人自爲心若九節度之師
然因使委按察使張憐入總監之殺牲泣盟務必
得賊臣又恐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深
我兵不能久困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
無爲所給時湖廣之兵亦至圍下臣欲入營親監
之會聞先臣之計臣恐營中遂懈惰不可用因不

待成服既而草檄亦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
令者尚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
又念賊圍後易攻圍前難攻時諸將壁圍下者各
有分地因令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并力於後
臣又恐諸軍士爭趨賊財物或至亂行至有他虞
移文再囑申禁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目把尚不
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剗水西土官懼
其兵退而引嫌曰吾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
軍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初四而天忽晴初五
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登其圍賊以滅亡總計
八路兵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馘

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擄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隻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被禁江至剿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土漢兵旣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刦於賊之積威人自爲戰未易卽克我各路又運糧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夜催督走使持檄至數百千卽兩省撫臣各路鎮道亦靡不忘寢忘食或至頭鬚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卽應勞之不怨

誅罰之亦無敢噤者倘更一月而賊不滅暑雨久瘴疫深我將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郭子章巡撫湖廣支可大巡撫偏沅江鐸議得國家方制萬里日所出入之邦悉爲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耳二百年來此革犬羊之性不堪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如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蓋其地險其兵強其才力足以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黨加以年來方寓多事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遂時時得志非畦之見謂縣官真無奈我何諸羣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

時輩矚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予
之說進者賊亦自念騎虎難下將曰等死耳
無且舉大名乎於是恣其謀圖濟怒以逞而破城
殺將鵠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
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此邇未著皇上不忍遽
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舞干姑俟其悔過而與
之相安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
然斷在必剿夫斷而敢行與之相安之况此么磨者
乎蓋自進剿之旨下上方之銳氣然後海內熊虎
之師如雲而集陳紅之粟三而上智士陳謀勇
夫効力火燎毛山壓卵賊無空不只飛烟滅亦曷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五

十五

可得已臣等嘗謂諸寇之在南許叙之在西川則
楠木三峒賊黨以為三嶺誰入豈不可升者也真
山關賊前門我所必由賊所必者也海龍岡賊
以為天造地設人跡所不能到兵力所不能加者
也三戰而克之賊力竭矣不可待夫賊黨自戰
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諸賊人人致
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
盤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勅棟令之從綦江進
從南川回此其目中尚復有官兵乎劉綎一戰而
走之自是搆人為之破膽尤快者諸軍
下連月不接綎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

龍岡

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兵法
選鋒曰北庭於諸路其選鋒乎則綦江路之功也
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老也安村羅村陶洪三寨生口
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貪功者以大兵初入
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
該路坐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通緒
再戰而入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水牛塘賊計無
復之遂父子相乘而上國矣當其入水牛塘時川
兵入關去國漸遠朔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
以孤軍去國數千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

以得志曰非其合衆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有講
降誤事然有變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
首終不失爲今捷勦永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
最遠去國可六七百里賊以爲官兵必不能從此
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
漢土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
前先擣官壩壩以寒賊膽而撤回龍泉之兵且以
解思石之危危於事甚奇共功甚大比進兵從真州
入真人則真人及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
若然有三代之氣象時諸將欲候各路消息方人
關折枝毅然曰若是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

蔽掩其後竟以三月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
用是以催各路尚有四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
路皆前川滅賊當更速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
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
應甚或以相誹言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
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
賊易衝我亦曰誰爲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
乎破圍之後後門以二路更攻前門以一路搏戰
日夜揮戈八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
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黔師不得以
賊強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

折焉則南川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
爲四牌江內爲七牌皆互司遺種九股惡苗盤據
糾結乎其間四牌不掃卽武騫千羣未易窺一渡
也陳璘獨以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
用是烏江內賊黨寒心長坎瑪瑤青蛇三圍自昔
以爲險絕官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
令降之璘以爲除惡務盡竟以一鼓而升其巔殺
戮數千臭聞十里時龍泉哨施南兵亦已先克板
角關至今涓潭白泥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
種非璘之力不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
運便成噪呼璘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

爲軍地至克關逼而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
其機智有足多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闔人綉女
纍纍在俘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湖不
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夷性反覆而靡常其
民心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涿厲一鼓
舞之爲競者烏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
厲水西俾之絕狐鬼之情踐虎狼之窟毋氏圖一
戰大足褫逆酋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
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
當危危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爲戰
以招撫爲進攻卒之轉弱爲強揚旌直指斬首數

百招降數萬因破諸圍斬三渡抵白田何其壯也
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羣醜振積弱
之邦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繼如脫兔茲其審於
機而神於用豈易得哉則平越烏江沙溪諸路之
功也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西南夷
者國初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戡
定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陞
叙萬人三返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
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借口茲其大致可觀已諸
帥固庸衆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畧才力不及
古人遠甚乃兵纔逾二十萬進兵纔逾百日費纔

二百萬而幸成功此非臣等之力皆由我皇上神武獨斷委任不疑用使文武同心將士効死爰有成績臣每誦詔旨卽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徃徃瞭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爲賊平矣已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聖朝廟謨洋洋若此哉

播地善後事宜疏

李化龍

查該州地隣三省然蓬蓬通編揭路通一經蜀與黔峯無所不撈裹夫蜀無藩於播黔藩裹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三無指於黔有神且臣等別疏又請以軍之四衛并割距之從此黔省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十九

順得與十二省比長絮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尙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版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旣已盡被於三藩而旃幟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膏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清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尙有後開欸目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呈覽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夔道漢唐改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旣平相應改土復流以

變夷俗以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遊
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
走川貴道也舊爲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
接安思北達眞涪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
以舊統永祿合帶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
州部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
一員列衛重慶駐鎮彼中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
重地應設一府涪潭龍泉地望廣遠各應建設一
縣甕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並草
堂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邇相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序

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
初殄地濶人稀就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闢民
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
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

一設屯衛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
逼鄰二大上司時有敬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
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因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
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
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
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

於縣近廩入者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布花之費其三十畝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軍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孟冬仲冬孟春仲春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二月望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田卽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卽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三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懾夷心整肅羣僚豎旅撤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必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酉陽石砫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隣地方悉聽管轄以便宜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上界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并聽兼

制

一設將領播淪於夷闕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已久今地雖蕩平而通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今議播州畱兵一萬黃平畱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畱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卽一叅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畱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百內標下標兵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

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真安桐梓等縣播川等邑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池建郡縣修郵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餘漢建置竣工日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裁撤有願附籍當軍及民當差者聽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畱兵三千仍設一叅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節制

一丈田糧環播幅幘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蠻方賦說

原輕至應龍巧立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歛其財以招苗後并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責成道府親率州縣官定疆界沿坵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絲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尙有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酌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俟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

銀力二左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會倡亂大兵征討之餘僅存十之二遺棄田地多無主人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後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報多原瘠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尙有異省流徒假播籍而希冒占者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多不得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凡不能爲楊保語者無問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遺下無主民田另行招人承

種納糧當差凡龍官庄并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庄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糧其領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官吏乾沒從重治罪

設學效播故有學宋元之世俊茂朋興如丹從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生坑儒燔書禍同秦始今干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十四

旣戢文教宜先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訓導二員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真安旣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頗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坵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州永安湘川烏江昌田

砂溪仁水濯滯鰲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
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趨時興工合用匠役亦
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
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剩軍餉內動支仍
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
廢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
薪舊額土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裡驛
站一體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
前一切站銀暫令官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
派至夫馬額數應照衝僻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
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四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州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二五

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
烏江仁水消潭岑黃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
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
僻應設馬各十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
令赴驛任事驛吏因屬土司舊未撥發今應行川
貴兩省布政司照缺查撥

一建城垣播州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一府四縣
並宜改築石城石少者以輓代之其兵備道總兵
府並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廩庫獄城隍廟演武
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
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

宜首圖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勤敏佐貳於堪動銀
內行支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歲辛丑
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
役有怠惰冒破工力草率者俱聽該道叅詳鞫究
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
禦百損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
夷蘊崇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
奏氏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庶就中
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
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

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司同知羅氏此皆世
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
擒獻俘與楊氏俱滅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
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具疏改
流挑怨速禍至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
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真州宜正其附播
之罪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第王道如天罰宜
從輕賞宜從重真州當進兵之初率歸附正副
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充黔
楚鄉導合將真州長官卽爲黔土同知副長官
卽爲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卽爲

土縣丞副長官卽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外尙有投降夷日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日袁年父遭酷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日袁登仁懷里頭日王繼先安羅二村頭日羅國明羅國顯安鑿以上五名念其返邪歸正量授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奏氏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七

今蒙王仁寬宥外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拿問發落地方人民指稱前事告害者亦如之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濶淆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雖犬牙相攙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址惟是夷性互爲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滅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烟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博亞仁懷石靈鳳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魯爲永寧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日又已任其糧馬兩下

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舊
故乃水西止求清查水寧輒行瀆擾且動以瓜分
爲言因上行私垂涎占業應行該道會同隣近道
分及早清查一切相隣地方原係播者歸播原係
永寧水西者歸奢安刻石立碑永爲遵守其隣邊
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爭侵重行究治平礙土官
一併叅處

此疏從四川志中採入叙播中善後事
最爲詳悉但前書十二條後止列十一

條且文勢尙未收束疑有
脫簡別無書可查姑仍之

開平越新疆疏

郭子章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
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萬曆三十一年據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三

州布政使司經理分守新鎮道等呈前事該臣查
得播未平之先急在征討播既平之後急在經理
征討者矢在弦上不可不發經理者鹿在園中不
可不緩仰誦明旨一則曰牽累的都免窮治流數
的招他復業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一則
曰招撫流移後業毋令豪強冒奪大哉皇言明見
萬里恩加八番所以安集鴻鴈於澤休息鴛鴦於
梁者靡不周且詳矣臣等奉行綸音宣導德意與
經理諸臣上自道府下至丞尉亦至於再至於四
矣顧經理之節目甚瑣甚冗而其體統在官與民
土官曰先人歷代遺土新官曰朝廷業已改流柵

嚮不相人而互相持舊民曰此吾世業而偶夫之也何知新民新民曰汝罪人幸而脫刃者也得復戀熊虎各相噬而勢相戕甚至新官與新民依倚土官與舊民連結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碁峙以觀成敗此體統之難正也築城垣於豺虎之穴而獷悍不可使度田土於荆棘之中而尋丈不可覈建學校以化夷而口舌紛紜徵糧馬以給公而支吾推諉開道路以通商而戎賊莽伏物力詘而無以應多役振餉殫而無以賑兵威捉襟則肘見調宮則商亂甚至謂改土徒勞不知還舊此節目之難理也臣與督臣核議會議論諸經理司道府官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

藝文 雜

三

凡教在初而禮爲始暫給土官冠帶劄付引於繩之內次定英縣令迎送接見儀節委以職事稽其勤惰毋令逸於繩之外而官志始定查舊田有憑者還舊主查通出入官者給新民俱不令入價而責其納租土著子弟稍通者令之入學青其矜毋左其祗新民子弟卽平通者止令寄學不許觀場二十年後始令赴試而民志始定體統旣正漸議築城垣首砌龍泉次砌甕安又次砌餘慶湄潭又次砌平越水城黃平州城銅仁縣城又次修銅仁平越府城新添龍里衛城又次築平越行府銅仁營堡而城垣舉矣卽不敢謂金湯足恃而三板安

壻千里聯絡實空虛之地爲扞蔽之資脫有不虞民亦可倚而守也乃漸議度土田起糧馬之出田地一十九萬四千有奇歲徵銀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本色米四百有奇雖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在黔中稍稍成聚卽一郡一州四縣官員之俸薪道路之夫馬皂快之工食踐更之戍餼僅往取給焉又漸議建學校則改平越衛學爲府學以黃平州學附於平越府而土著新附之子弟肄業有地變椎結爲絃歌柔靡莫而詩書或者其籍此乎又漸議開道路則團聚哨兵建立舖戶修飾候館滇楚賓旅亦稍出途迴視豺狼當道荆棘塞路之時

則有間矣蓋自播平至今已歷四年各官經理亦踰一載城市鮮大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是皆皇上威遠暢惠廣被故令夜郎祥柯驚鳥獲安平江湄水窮魚復樂豈臣等區區智力所能辦哉第二三營造拮据之臣其勞亦有不可泯者謹將各府州縣築完城垣公署丈完田地糧則並戶口冊籍上塵御覽

題設府州縣疏畧

郭子章

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南北相距二百餘里雖云愍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各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貴州隣二省

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概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爲界設一府於白泥壩而真州蘘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或平越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甕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概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爲界其中漢苗田土雜錯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尙幼其印已失土地已爲楊賊踐躪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置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以爲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疏

三十一

帶建置之大較也第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爲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崛起曠戾竭四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獲嘉名龍州平改爲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卽播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廟堂當有定謨而播之名似當更易

題設新貴黃平等學疏

郭子章

臣看得建學育賢化民成俗首務今據司道會議改平越普定二衛學爲平越安順二府學增設黃平州新貴縣二學裁平越衛學訓導改黃平州學學正裁宣慰司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此一轉

移間不煩官帑允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著子弟照舊取考外其新民子弟須照禮部題准近例三十年後方准收考今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之邦土著鮮少禮義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考文理平通者止許入學不許觀場待三十年方許入試既不失化誨苗方之意又不礙冒籍中式之例似應俯從其平越安順二府學廩額貢期俱照都勻府學例各廩二十名一年一貢黃平州學准廩十名二年一貢須在十年之後方准起貢二衛學印記當改爲二府學印記至於增解額一節邇來黔中文教漸昌庠序日增且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

試中式不下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二省似應於原額量加以廣聖化伏候睿鑒施行
題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廟各位疏

蕭重望

爲立闡幽忠乞懇天恩俯從輿論勅賜入祠表揚忠孝以鼓天下賢豪人心以勵萬世地方風俗事
臣代巡宣大等處地方密訪風俗輿論首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貞烈諸輩賢良等臣拔擢其一以爲國家巡方得人慶幸臣徧查屢訪無一可得忠憤之懷時勤諸念轉思薦揚舉覈之典朝廷總以風勵人心人才難得自古記之頃者巡歷土木堡

見忠臣廟忠憤之念勃勃欲發竭誠詣祠展拜親
目牌位姓名係正統時死難諸臣獨未見申侍御
忠臣牌位目擊心傷寸腸碎裂萬斷已何也申侍
御黔人也名祐原任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其死節
實蹟臣亦黔人稔知最詳卽他無所論叨蒙景帝
勅命一道旌忠真爲的據其節有三臣請爲陛下
言之一在童時居鄉隨父之田虎忽爪父去祐執
杖擊虎脫父命於虎口事親之難其一及鄉試人
胄監國學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枷示國子監
門祐倡六館諸生石大用等搥鼓願以身代師難
上霽天威得釋事師之難其二迨至土木之役王

振惑帝親征兩軍對壘危亡旦夕上命羣臣中選
有與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輿庶脫朕難衆推
申侍御與君貌若相似卽命以身代天躬乘鑿遠
馭保帝駕以全歸事君之難其三嗟嗟鑿與反正
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太平全盛之
業者伊誰之力也哉奈何天順改元登極竟忘代
駕之命通紀不掛一字諡與廕典不及一言而土
木堡忠臣廟渺焉無聞公道湮沒之後人臣亦何
樂於以忠自見者景皇帝卽位尙憫孤忠之死難
深憐塞草之悽愴賜祐以勅命連廕二子申璉
申瓚恩榮第緣兵荒未襲迄今終屬缺典正統時

同死事諸臣百千其人但無親識在朝子弟在職當國步多艱之際倥偬喪亂之秋誰能改聽牖明代爲悉晰也者申祐遠在天末非景帝賜以歿後龍章卽臣抱憤縷悉代懇終爲虛誑雖然忠貞湮沒士類隱跡如申祐者宜載皇明通紀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瑩等十四位以上不惟今人中少此子臣弟友之定人卽三代前克敦在三者亦罕見此臣隨據會試舉人申承文呈稱先祖故官申祐有功英廟抱恨沙漠良以焦頭爛額爲上客意也臣行牌委懷隆兵備道孫布政并土木堡操守王懋德及儒學陳所學醫諸生鄉耆等有傳聞識記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三十四

確查回報屢案屢訪細查與臣里閭紀載者脗合無差再閱禮部尙書程敏政議草爲申侍御代駕死難苦忠扼腕不平疏稱可見公道恒在人心天理不容民滅伏乞陛下勅宣聖旨乞將申忠臣補入廟祀請加謚號以光幽窆廕及子孫以隆恩典我皇上培八百年有道之長享千萬世無疆之福在此盛舉矣謹疏

題表吳氏節烈疏

馮晉卿

題爲遵例表揚節烈以勵風化事臣竊惟民風至今日而凌夷矣朝廷化民成俗盛心三令五申臣綱紀一方無日不宣揚教化罔敢少懈每念士人

之守已如女子之守身二者並重揚女貞以勵閨
範卽借女貞以勵士行誠今日維風易俗之急務
也臣每巡行首問忠孝節義若事有可紀行無大
奇者卽炤例表閭旌以布粟不敢概見啟事其應
請旨旌表者爲已故烈婦吳氏係普安州貢生蔣
橋之妻於萬曆三十二年生一十四歲適夫蔣橋
於天啟三年安賊陷城氏夫蔣橋爲賊擊掠幾死
復執吳氏罵賊不辱挺身投烈焰之中自焚時年
二十歲道府通詳到臣復行提學僉事龍文光查
覈無異呈報前來該臣看得見危授命人臣節也
自廉耻道喪而偷生苟免之事屢見於縉紳大夫
之間吳氏以一婦人能力持大義罵賊亡身烈烈
轟轟視巨燬爲楛節之場與日月爭光可也男子
中猶不可多得况井臼中饋者豈易能耶伏乞勅
下禮部卽將本婦節烈再炤查覈請旨炤例從優
旌表於以維正氣而勵民風匪淺矣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藝文

疏

國朝

廣教化疏

廷臣

爲貴州苗多民少急請廣示教化仰祈

睿鑒勅部議覆事竊惟貴州古稱鬼方自大遷城市外

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駁而銅苗九股爲悍

其次曰狔狔曰狔狔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蠻

人曰冉家蠻貴陽以西羅羅爲駁而黑羅爲悍其

次曰狔家曰宋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雖種類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不同要皆喜事顯教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

之教尚乖謬罔識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

急則斥威嚴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

用干羽漢武遣使通貳佻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

有深意存焉蓋以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

不可移之鄉也苗性至詐而可以信乎苗性至貪

而可以廉感其作梗衝路宜效保甲之規其讐殺

抄劫宜立鵬剿之法又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墮

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惟是我

皇上創闢大一統之業開億萬年文明之休乘此遐荒

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知作養

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
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
科貢與漢民一體任進使明知禮義之爲利則
教日興而俾俗漸變矣又莫如預制土官夫土舍
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爭奪不已釀成變
亂今歲每遇歲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及有
無嗣子開報布政司三年當入

觀則預上其籍於部其起送襲替時有爭襲騷擾者按
籍立辨斯方策旣明而弊端預杜矣此黔省馭苗
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倘蒙

皇上誕敷文德賡示教化使土屬入學習禮得與詰補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二

科貢土官按籍襲替不致爭土奪職庶乎風俗不
變遷邇苗民共沾

王化無疆矣

借發倉米賑饑疏

卜三元

爲窮荒無米可買饑民日報逃亡仰體

皇仁借發倉米以救餘黎以保巖疆事該臣看得民爲

邦本食爲民天國無民不可以成治民無食不可

以養生今各處申報饑斃甚多望收其迫若使畏

罪因循視民就死臣於撫民之責謂何不督救於

貧民實爲

皇上付託一方之盛心也目今饑饉而死者甚多

生者又奄奄就斃臣何敢惜撥運之楚糈而下
救新服之窮赤也况救民急於救火若必待請
命而後濟之則京路往返一萬七千餘里必越四五月
之期方奉

俞旨而僅存之餘豈能悉饑以久延乎臣聞漢臣汲
黯奉使於外廷謂開倉賑活一方饑民願受專制
之罪書讀君心愛民之殷切耳臣以謏劣庸才何
敢妄引古良臣之義而竊市恩之愆伏念

皇上之德意去歲大發

帑金賑恤孤窮民全跨窮黎已沾實惠但窮民甚衆
米價甚貴分給之銀每名不過一兩有餘止可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旬日之生更有無米可買之處是以饑斃之報接
踵而至臣今以億苦難言之狀刻不容緩之時敢
仰體

皇仁借發鎮遠府楚運倉米三千石以救各處殘民生
命卽於拜疏之日開倉發賑分遣能幹官員星馳
賑荒地方協同道府州縣官沿門查人口多寡酌
量給散務期將斃之民保全餘生仰慰

皇上仁愛荒服之至意臣卽受專擅重譴亦不敢辭其
給過米數或往作賑荒之例不復收償充其開銷
或止准借給仍令秋收日照數追還伏乞

勅下部議覆臣遵奉施行

舖兵工食疏

佟鳳彩

爲痛陳私派之源仰祈

等事一曰舖兵苦役日費不足查別省舖兵俱有
額設工食黔省迥異前孔道崇山峻嶺羽檄交馳
晝夜不息每舖兵一名止日給米一倉升夫一倉
升之米供本役一日之食尙且不足又無閑隙可
以別求營生其父母妻子誰爲代養是以招募無
人肯應勢必勒令百姓淪當一經輪當居近大路
者尙可勉應其役若遠居一二百里之外者必致
歛銀轉僱倘一歛銀其鄉保頭人借題多派百姓
不寧爲今之計或念黔中山高箐深舖兵苦役除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

日給米一升外再照他省日給工食銀二分庶公
務不誤百姓亦免騷擾矣

添設驛遞疏

佟鳳彩

爲黔山萬疊驛路險遠異常馬匹萬難支村謹繪
圖恭請

睿鑒勅部臣爲調劑添設以速軍機以蘇驛困事竊惟
天下之苦累者莫過於驛站驛站之險遠最苦者
莫甚於黔省大黔首爲滇南咽喉之地在在皆石
山峻嶺上則登天下則履壁上面復下下而復上
俗言地無三里平者委無虛謬也夫擡一站勢必
足破肩穿馬走一站亦必蹄癆脊爛甚至力不能

騰州逃避斃者徃徃有之且以每驛額馬不過五十匹夫不過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不過五倉升草一束每大日支米不過一倉升銀一分五釐當此滇黔孔道徃來差使如織司驛者徒被叅處究竟無補實用此黔省道路之艱險非臣敢臆說卽當日餉兵剿黔之諸大臣與夫近日徃來之

欵差皆身履其地而目擊其苦者也蓋前此之所以勉力支撐者當軍興旁午之時不暇計及於民夫馬雖有官應之名其實協幫於閩省之里甲以致天末民苗耕不能耕織不能織苦累難堪流離日甚但屢奉

嚴綸不許私派百姓於康熙八年七月內臣與督臣再回籌酌將百姓協幫驛站者痛加革除止責令司驛各官極力應當今已年餘百姓雖稍有起色田土漸空獨驛站去其幫貼實萬難撐持兼之黔省今歲馬匹瘟疫更甚餽斃益多臣見在另疏具題今除各站坡嶺雖險而道路稍近者不敢妄請外如貴陽之東至湄潭則有興隆以至清平驛實有九十餘里險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落蹬坡皆崇山峻嶺中隔一重安江應於重安江設一腰站清平以至平遠驛實有八十餘里險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鬼

為坡三十三坎坡楊老坡羊場坡三郎坡為橋城
皆艱險異常應於楊老設一腰站平越以至新添
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五聖
關及倒馬坡虎場營坡酉陽坡黃絲坡猓獾坡打
杓坡望城坡皆石如狼牙人足馬蹄無有不傷者
應於黃絲設一腰站再如貴陽之西至雲南者如
查城驛以至安龍驛實有一百餘里除無名坡嶺
不計外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
江坡保甸坡哈馬坡高則一望無際深則萬丈有
餘應於盤江設一腰站安南以至新興站實有九
十餘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馬跑泉鳥鳴坡

腊茄坡江西坡泥納坡陡如立壁行似穿雲應於
江西坡設一腰站新興以至普安驛實有八十餘
里除無名坡嶺不計外中有望城坡羅漢坡爛橋
坡鸚哥嘴坡欽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皆
懸崖深澗盤旋崎嶇應於軟橋坡設一腰站以上
六站路遠山高馬力愈竭而鞭策愈疾以至壯者
傷疾者斃司驛者痛哭無術報倒者幾無虛日若
不亟為調劑必致整頓無期故臣敢以冒昧請設
腰站每站照例設馬五十匹馬夫二十五名其六
站驛丞尙另議設官不無添官之費查興隆尙見
有經歷一員可以移至重安腰站喂馬支應而營

理銷筭仍責成興隆衛守備平越衛見有經歷
員可以移至楊老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
責成平越衛守備平越府見有經歷一員可以移
至黃絲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平越
府知府永寧州見有吏目一員可以移至盤江腰
站喂馬支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永寧知州安南
衛見有千總一員可以移至江西坡腰站喂馬支
應而督理銷算仍責成安南衛守備普安州見有
吏目一員可以移至軟橋腰站喂馬支應而督理
銷算仍責成普安知州至於買馬銀兩查有康熙
八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七

奏銷驛站節年存剩銀一萬五千餘兩應將此項銀
兩動支買馬三百匹六站均分喂馬料穀馬夫食
米應於貴州官庄租穀秋糧內通融支給統候年
終

奏銷惟是設站之後馬有倒斃例應添補及應用鞍
屨脚蹠藥餌棚厰劍刃以及馬夫工食等銀每年
約該一萬一千九十餘兩黔省實無別項可動勢
必於他省餘剩驛站銀內照數撥黔協濟庶遐荒
民苗之殘苦得以稍蘇而緊急軍機均有攸賴矣
臣非不知錢糧匱乏之際偏僻驛站尚在議裁議
裁猶敢添設糜費但臣身任地方之責不得不

不得... 陳於

皇上之前也

題禁協夫疏

甘文焜

為恭陳協夫為黔

害特請

天語... 禁事竊臣

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抵

黔任事沿途村落

苗困憊日擊實所不忍

初尙未解其故及履

採輿情細察民隱始知

病在兵燹之後協夫

繼之也查開黔之初順治十

六年設驛馬匹官養官當每驛設馬夫二十五名

每名月支工食銀六錢米三斗因僱覓乏人前撫

暫令隣近漢土百姓代應養馬彼時大兵雲集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八

鞫繁多經畧臣洪承疇

題請給價僱夫擡運緣民人稀少前任撫臣趙廷臣

議於相聯僻壤州縣每站派幫夫數十名原期不

悞餉鞫不過一時以軍機為重權宜之意既經

題准自康熙元年為始每站設長夫一百名每名月

支工食銀四錢五分米三斗應差所有派幫之夫

自應免派不意各官僱募不力仍照前派幫濫用

相沿年久竟為成例以致民苗不得耕種驟逃廢

業米價騰貴村落荒殘民窮不堪臣訪得實會同

撫臣佟鳳彩已於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痛革轉

飭各驛站遵定例募僱長夫遞運餉鞫其濫索

等弊說公以整革從此民苗始得休息力專耕耘田
地漸闢去年米價減至一錢二三分一斗較臣抵
任時每斗二錢五六分已賤一倍各處荒村漸次
耕茅結屋已有起色明驗誠恐將來不肖官弁巧
一變漸萌弊端協夫復舉則黔民復受其害伏
請預撥黔省協餉疏
請預撥黔省協餉疏
皇上加惠元元之意也

為黔餉支給愆期請

慕天顏

恩通融撥濟以恤邊兵事竊照營制兵馬餉乾銀兩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九

月給發以資飽騰此定例也士不宿飽而期其戮
力用命惡可得哉是以屢欠兵餉定有處分嚴例
况在邊方尤當加意恤養士卒庶幾緩急可恃臣
一蒞貴州卽稽查各營兵餉往年從未有一月給
散者必俟季終方行彙發而春秋兩季又必俟夏
冬始有應濟蓋因黔省司庫原無積儲必待別省
協餉解到隨收隨放查協餉定例四月完半九月
完半彼省遷限於四九月終起解則到黔之日雖
隣近如楚省亦在六月十一月矣若程途稍遠則
又逾限一兩月邊地窮兵嗷嗷待哺卽不能望於
月初預給月餉資養家口乃役過一月仍不得

無不竭衣裝多方揭借及至半年領餉到手僅
利贖當焉能敷用且有汛守荒瘠苗蠶之處典貨
無門豈能免人枵馬瘦報繁報逃乎臣展轉籌畫
欲責之司餉之官奈黔省本地應徵庫丁銀兩僅
供歲價奉工費站動無存剩餘帑可以設措臣叨
任封疆不得不請乞我

皇上天恩通計黔省歲需兵餉不過五十萬兩一季該
銀十二萬有奇若將每年春季餉銀撥於上年
之秋冬協解於隣省限定歲終到黔則正二三月
可以按月支放從此夏季之餉即可候四月完半
之協餉接濟源源相繼自無庚癸之呼此預撥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一

十

季餉銀原屬經制額內應給之數不過早撥於數
月前况北行先撥一次嗣後仍照歲額撥解更不
必逐年瑣陳也恭祈我

皇上俯鑒遐荒實無轉移之粟窮卒守候協餉苦累豈
堪

特賜矜允准於康熙二十五年爲始將二十六年春季
餉乾一併撥解俟二十六年造報經制餉冊卽以
夏季爲首通接次年春季請撥著爲黔餉定例仍
責成司餉官每至月終如數給足不得逾期並嚴
查覈減之弊則營兵頂戴

天恩効命於邊防必加鼓舞奮而散餉給領亦可按季

部通融於一歲額內之需而永免三軍脫巾之慮矣

題覆鹽價疏

慕天顏

爲酌定鹽法事該臣看得黔省普安等處先經行令改食滇鹽准雲南撫臣王繼文咨議每百觔定價四兩六錢臣經據疏請部覆價值太昂恐致累民行臣會同川撫查明川鹽時價具

題再議遵行貴州布政司並咨四川撫臣先准雲南撫臣王繼文咨稱滇省黑井課重在井鹽每觔已辦納課銀一分六釐加以煎燬駝運工本腳費前定每百觔賣價四兩六錢委無浮冒今再減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工

三錢止定四兩三錢以遵部駁等因准川撫臣姚締虞咨覆川省繳造之鹽本地市價每觔止銀一分五釐若運販至黔需用挑負腳價應備若干當聽在黔酌議等因據貴州布政使柯霖轉咨安南各州縣備查訪市價則稱近日川鹽每觔止賣三分及二分四釐以至四分不等道長不一原係因地隨時縱不定價若滇鹽定價四兩三錢恐窮荒苗民不能舍賤食貴莫若仍食川鹽以從民便詳請前來臣查川鹽價值產土工本甚賤故運販至黔每觔止賣三四分不等商民均稱便益若滇鹽之區以產土工本已貴前議每百觔四兩六

錢乃將工本腳價逐項確核所定原無浮冒今卽
勉逾核減定以四兩三錢亦與川價較淨仍難強
民舍賤食貴若欲齊濟鹽披照川值減價則
又虧損商本兩者均爲未便察詢徃例普安等處
原食川鹽其改行滇鹽乃從滇商之請歸本使於
滇議然將來川課一虧此盈彼縮仍無補於公家
况普安一帶皆荒瘠苗蠻食鹽爲民日用必需
豈堪重價抑勸誠如部覆價值太昂必致累民也
臣再四思維莫若悉遵舊制酌食川鹽不必定價
聽從商民隨便貿易於以軫恤荒殘利賴非淺矣
改設州縣疏

范承勳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一

爲查議冗員以培民力事該臣看得滇黔衛所併
歸臣仰體

皇上愛民至意悉心籌畫從議汰冗員甦息羣民起見
到任後卽檄行二省藩臬會同妥議通詳除滇省
各衛所已經臣議裁具

題在案據貴州布政使阿鼎會同按察使李之粹公
詳復批令再加確議茲據詳稱查黔省衛所康熙
十一年間已將清平等五衛改縣安莊衛改州現
今尙存十五衛十所其間有專城者有與府州同
城者有與州縣犬牙相錯者軍丁耕田納糧與民
無異所當分晰裁併改設如偏橋備在鎮遠一府

兩縣之間查施秉縣民糧稀少應將偏橋衛裁併
施秉縣仍屬鎮遠府管轄裁去守備一員至施秉
縣原未設學裁去衛教授一員改設縣訓導一員
舊衛地方應設偏橋驛丞一員管理驛務與隆
衛地錯黃平應將興隆衛裁併黃平州移州於衛
治管理驛站仍屬平越府管轄裁去守備一員經
歷一員其原設興備營改爲黃施營營制照舊至
黃平州學原兼餘慶甕安二縣學今州治旣移興
隆裁去教授一員以州學正移駐衛治於甕安縣
另設訓導一員兼攝餘慶縣學務新添衛附近貴
定縣田賦無多應將新添衛裁併貴定縣移縣於

衛治管理驛站仍屬貴陽府管轄裁去守備千總
經歷各一員查貴定縣原與龍里縣合學今裁去
衛教授一員改設縣訓導一員貴州貴前二衛同
附會城應裁改爲一縣恐兩縣地方差徭不均將
附近新貴縣量行割附應各貴筑縣亦屬貴陽府
管轄至兩衛原未設學應無庸議裁去守備千總
各二員經歷一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此貴東
各衛之當裁併改設者也如鎮西威清二衛壤地
相接應共設一縣而以赫聲威武二所附之縣治
駐於威清管理驛站應各爲清鎮縣裁去守備千
總經歷守禦所千總各二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

員查鎮西衛原附安順府學今二衛改設一縣裁去威清衛教授一員改設縣訓導一員平棚衛路當孔道管理驛站應改設一縣卽名安平縣以附近之家遠所附之裁去守備千總經歷守禦所千總各一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裁去教授一員改設訓導一員安南衛亦在大道管理驛站應改爲一縣卽名安南縣裁去守備千總各一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裁去教授一員改設訓導一員其附近普定縣之定南所裁併普定縣附近南籠廳之安籠所裁併南籠廳管轄裁去守禦所千總二員至普安州同城之普安衛應裁併歸州裁去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十四

守備千總經歷各一員仍俱屬安順府管轄但普安設有兩站州官僅可管理在城驛務吏目又有佐理巡捕之責其亦資孔一驛應設驛丞一員管理此貴西徭所之營裁併改設者也又會城西北之數勇衛應改設一縣而以修文濯靈息烽於襄四所附之卽各修文縣仍歸衛治亦屬貴陽府管轄裁去守備經歷各一員守禦所千總四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裁去衛教授一員改設訓導一員又永寧衛係川黔襟喉要地應改爲一縣而以普市所附之卽名永寧縣裁去守備經歷守禦所千總各一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裁去教授一

員改設訓導一員畢節衛無州縣可歸亦應改
一縣而以赤水衛附之卽名畢節縣裁去守備二
員經歷二員千總一員改設知縣典史各一員裁
去教授二員改設訓導一員二縣隸屬定府管
轄至威寧府同城之烏撒衛應裁衛歸府裁去守
備千總各一員及衛教授一員併歸府教授此西
北衛所之當裁併改設者也再查衛所既裁都司
一官無所事事亦應裁去武關事務卽令藩司料
理操捕都司一官亦應裁去製辦火藥應照他省
例責令城守營管理其都司經歷并應裁去以上
共應裁去都司一員操捕都司一員都司經歷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十五

員衛守備一十五員衛千總一十員守禦所千總
一十員衛經歷一十一員衛教授一十一員俱各
咨部改補共應設知縣七員典史七員訓導七
員驛丞二員應請內詳照缺銓補再查各府有稱
軍民者今既編爲民則軍民字樣亦應裁去等
因前來臣覆加審酌似宜裁併改設以昭畫一以
垂經久通計議裁各官共六十員議設官共二十
三員稍減經費以紓物力或亦省官省事之一助
也至有各衛所田土人民跨入他境應查坐落附
近州縣酌量歸併及新設之縣幅員太廣應查近
隣州縣糧額多寡酌量劃附咨臣行令該司道一

查明分晰另冊報御外臣謹會

題

請建學疏

田雯

爲

聖治普洽寰區敬請修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陬民苗雜居禮讓未興馴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禮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化秀頌之民咸沐恩澤罔已彬彬稱盛矣臣忝任廉黔以致崇學校爲先志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疆將踵事增華簡畧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十六

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錄銅仁永從九縣尚俱未設學校據該士子紛紛呈稟荒寒之士勵志芸籟登進無自臣偕司道諸臣等議建學育才似不可緩凡一切屯村鳩工未敢仰需公帑而

題額片堂

解書負重前奉頒賜尙餘八幅理合額懇

懇一視同仁

粉飾再額四幅以便製匾恭懸至於額進童生查費筑

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考取十五名餘則

概以小學考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例而行黃

率職官貴苑應請卸選訓導一員餘俱暫以附

敦聘泰紳俟人文寢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黃
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
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
定額爲數較窄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
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

御臨輝煌

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自應照
舊存留卽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
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旣
裁或議新庠於初創臣非敢過瀆

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七

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籲

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蠶爾有苗當無
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
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
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
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五六百里資斧旣
艱而鼓柵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
時身過其地聞聲呼籲商科以來從無一士能
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飭還黔屬就近提
調之制以示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
情

題貴州會試分卷事劄疏

王承祐

爲禮闈中卷久而遠省向隅堪憫仰乞
勅部議均平以鼓遠人以廣

皇恩事竊惟國家取士三年大比於鄉旣又合直省十
五國人文會試於禮闈蓋以人才之生何地茂有
而搜羅所至必使無遠弗及是以人人鼓舞爭自
濯磨莫不思奮於堯舜日之世也乃臣昨監試
禮闈事竣公同拆卷及唱名填榜而廣西雲南貴
州三省竟無一人獲售臣不勝駭異夫此三省之
中豈盡乏才考諸徃志間有名臣卽我

朝開科以來亦多與選則非無才可知而每一榜發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六

中式寥寥所以不及他省者實因中卷之偏枯與
道途遙遠之所致臣黔人也備悉艱苦謹一一爲
我

皇上陳之查前明取士初以五方風氣不同人才長短

各異而分南北又以數省僻處遐曠聲教不易遍

暨而分中卷亦體恤遠人之意也第可異者中卷

旣爲遠省而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誠爲遠矣

何獨於江南之安廬鳳滁和徐等州郡而亦爲遠

乎蘇松常鎮等府州縣旣皆入南卷矣何獨於安

廬等州郡而又入中卷乎推前明初意不過爲洪

武發祥鳳陽思於士子加厚故俾入中卷易於入

穀亦漢高優豐而光武復南陽之遺意耳相傳日久遂沿爲例是南卷之中兩倍於北而中卷之數又半讓於南此亦人情之不得其平者矣且滇黔粵蜀遠居天末近者數千里遠者將萬里每遇公車之年貧窮居多艱於資資區畫借貸不遺餘力此在家起行之難也及其在途馳騁驛路跋涉間關經歷三月辛苦備嘗此道路之難也及其抵京隻身孤影僕從無人一切薪水俱行自給此旅寓之難也更苦拮据奔赴喘息靡寧席不暇煖而場期已及尙焉能溫習揣摩如各近省士子優游暇逸止專一意讀書哉且舊例中卷取中十六名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九

因合南北中卷較卷幾卷而取一名是以此科止中八名八名之中又苦分經詩取三卷易書各二卷春秋禮記各一卷額數一足雖美弗收夫勞逸之情形既甚懸絕而多寡之數又甚不侔無怪乎他省之取青紫易如拾芥而此數省之望科名難若登天也臣思聲教四訖雖海澨山陬尙思望恩於選造而此數省竟不能奮步於雲衢揆之一視同仁之

宸衷諒有惻然不忍者也臣請

勅部酌議大沛

新恩將安廬滌和等州郡應入南卷者仍歸南卷其中

卷或額定四川幾名粵西幾名雲南貴州幾名不與南北一同較悉數目不必分經就文取錄如此則額數不致偏枯士子不獨向隅遠人咸慶登進之有階而遐方共沐

皇仁於無既矣

官庄悉歸有司疏

閻興邦

爲恭報官庄悉歸有司事該臣看得貴州提督衙門舉出官庄一案經原任撫臣衛旣齊將田地人丁造冊

題報嗣准部駁令再嚴行查明及將隱匿官員一並查叅等因遵卽徹行嚴查臣於二月抵任催據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三

政使董安國呈詳前來復嚴批查明增報並取隱匿各官職名去後今據該司詳稱前項官庄田地人丁向因叛逆李本深占踞爲庄收租牧馬相沿至今其間有與民均分籽粒者有給牛種而全收其租者亦有十分收其六七者悉屬苛歛之項並非按畝照則陞科維正之供故料穀有一千三百餘石小民剝膚以應苦累已久今旣歸有司丈明自應照各府州縣則例起科所以不符原額之數各屬業經兩次清查丈編實止成熟田一千五百二十畝零人丁三十四丁共該起徵米二百八十一石零銀四十六兩六錢零並無隱匿今遵嚴駁

於無可如何之中勉議將所丈成熟之田照提臣所報料數折米另立科則起徵以符原數豁除隨糧起徵條馬歲用銀兩等因臣查故提臣陳奇舉出安順等處官庄田地所收料數原非按畝照例徵輸今若不符原數無田可增勢必如該司所議另立科則起徵竊恐田少糧多民苗俯仰不給仍行苦累有負

皇上懷柔德意仰懇

聖仁垂憐邊末地瘠民貧

尤照前次丈編田丁按畝按則一例徵輸庶無輕重異

同苗民俱免向隅之泣咸戴輕徭薄賦之恩於無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七

三

涯矣

併縣專治仍添通判疏

閻興邦

爲省城壤地褊小詳請併縣專治仍添設府判一

員以資委任事該臣看得各省會城多有兩縣並

設者蓋因地方遼廓事務殷繁必得分慮而後克

濟非徒取其備官已也然臣承乏河南省會附郭

止有祥符一縣卽今隣省雲南亦止昆明一縣附

郭維黔省叢爾會城度其規模不敵腹省一大州

縣乃獨設有附郭新貴貴筑兩縣雖徵收地丁承

辦驛站似亦各有職掌並行而不相礙然此外如

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了行不兩縣

互行徃徃朝奉新編又承筑緝一事而受兩番之約束恒多未便於民若在地廣人稠之會控制難周利於左右分任如此彈丸山城寥寥烟戶不但平居備員無益一遇地方公務每以勢逼權分此推彼委反滋貽誤臣愚以爲存並設之虛名不若收專屬之實效也合無裁去新貴縣歸併貴筑縣治舉凡民苗之訟牒賦役之審編犬馬之派撥盜賊之誥捕統歸一縣管轄該縣既得專心志以循其守守小民亦得安任使而樂其均平政體人情俱爲妥便其新貴縣學亦應改爲貴筑縣學補廩出貢悉照縣定例行其文武童生仍照兩縣舊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併案考取則雖裁併縣分而於學校無異仍舊貫矣至於通省十一府止有同知通判三員其同知一員在省尙承審捕緝而無暇其安籠通判一員專轄十八寨之田賦苗獮不可少離止有威寧通判一員遠在威寧查同知通判之員居恒無事視若閒員遇有州縣員缺便爲委署兼攝所必需况黔處萬山之中羊腸鳥道各爲一站險實千盤各屬程途相隔計二三日四五日不等一遇缺官隨近州縣設在衝衢者既難舍已而鬆人其偏僻之區窮谷深箐苗蠻出沒刻難乏員又豈能長駕遠馭遙制鞭腹莫及之處合無於貴陽首府仍設通

判一員遇有差使委任可以朝遣夕行無論僉備州縣缺出皆堪委令署理該員原無專司之責一經委署則該地方糧驛等務自可悉心料理而無分身兼顧之虞實於吏治有裨夫裁縣而添設通判其縣之衙署通判可駐不煩改作其俸工等項亦有新貴縣令典史二員裁費相當無庸增設抑臣更有請者兩司首領佐貳等員停其署理州縣印務自應恪遵定例何敢異議但陞遷職官交代例有嚴限不便稽遲奈黔省遠在天末銓補之員類多相距數十里外領憑之後縱令逾限星馳保無江河阻滯疾病侵凌急切不能速到礙難懸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除異途出身者遵例停委外其各項首領佐貳等員內有旗員並正途出身者循分稱職原應陞授正印似於委署無礙若果才守頗優醇謹自愛可否破格委署以全公務敢因一得之愚合諸司道偕議請裁請設而併及之我

皇上嘉惠遠方善政備舉臣於恪遵成憲之中謬抒所見臣謹會

題

請廣中額疏

閩興邦

爲同文之教澤已久遐方之人才漸盛懇請

題增鄉試中額以振文選

以文治事該臣看得

南邊地曩昔人文原自寥寥邇來拔

聖上右文之化普洽寰區臣仰體

聖德加意作人家絃戶誦實與往日不同但黔粵兩省俱稱邊服禮闈既同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差是以紳衿潘驥等有懇新具

題與廣西鄉試中式三十名之請但科舉增額事關大典臣批布政司移會提學道查議今據布政使丹達禮提學道僉事林麟焜詳稱黔南雖屬遐荒迄今人文繁盛甲戌會試庶廣西山中一名貴州中至三名以此較之貴州人文盛於廣西可知似應照廣西之例增額取中詳請明具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十四

題前來臣伏念全黔邊徼儒士彬彬詩書陶淑莫非聖化之隆增額掄才必收得人之效甲戌禮闈三名得第足徵菁莪化洽黔疆後彥卓冠西粵似可仰邀聖恩一視同仁俯照廣西解額取中三十名將仕進之途既寬誦讀之士愈奮邊地文風日益振興矣

請表精忠以隆祀典疏

閩興邦

爲請表精忠以光禮祀以昭國典事該臣看得舍生取義臣節克勵乎艱危殺身成仁公論共彰乎激烈原任總督臣甘文焜者澠溪江上父子北面以全忠厚任將軍臣上之鼎著永寧城下孤軍穴陷而完節慷慨一時流芳百世屢沐

皇上加意錫謚之恩至鉅輿情建祠致祭之請茲據黔屬紳士人等請照閩省督臣范承謨等之事例於殉難之地聿新廟貌永垂俎豆昭示旂常等情籲懇前來臣批司道議覆衆論僉同如出一口所當援例

題請建祠致祭以彰我

皇上褒顯忠貞之盛典以慰幽魂於奕世者也

預撥貴州兵餉疏

王繼文

爲仰懇

皇仁俯念荒疆窮兵再賜預撥并准季首掛餉俾得接時接濟專竊照黔省山高土瘠夷多漢少比他省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三五

爲最苦各營兵丁晝夜防禦保固地方專盼月餉按時發給歲堪餉口因撥解餉銀到黔惟奉令預撥銀十萬兩可以季首關支夏季之餉他省於四月半完之後始解運至六月終方到秋冬二季之餉他省於九月全完之後始解運至十二月終方到迨布政司移令委員赴省領又未免又需時日各兵俱屬窮貧且被兵名下尚有家口既無可耕之田又無可營之業望餉不到枵腹難支勢不得不重利揭債及至領餉盡還禁之則兵無所藉不禁則法實難貸欲遏其流必清其源此預撥夏季兵餉之請撫臣閻興邦所以兩疏人

告而臣受事之後亦經

題請部議均未覆准臣深悉情不敢卽爲緘默上

皇上愛恤士卒之至意也卽如上方

地丁錢糧叨蒙

聖恩每歲秋收尚未成災而黔地

米有限一時米價

騰貴兵丁便稱艱食臣嚴禁

糧查拏積囤并示

有米之家乘時發糶兼飭兵

不許邀商攔買米

價方漸平復兵丁不致困苦

如緣黔省在在深山

舟車所不能到設餉銀愆期

口兵若不重利求借

則債主難覓較諸他省民間

月無尙可相通者實

屬懸殊在部議因池省協餉

亦本年地丁銀內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

疏文

疏

三

送而四川雲南亦土預撥

李故未議准耳第撥

給協餉原屬大省在彼省

潘庫有銀可動而貴州

省分尤小又與四川雲南

不同臣節制兩省不將

雲南夏委兵餉預期邀

獨將貴州夏季兵餉再

疏

題請實有見於貴州兵丁

之苦不敢不爲奮陳也相

應仰體

皇恩恭疏

題請得蒙將貴州餉銀添

撥十萬兩預於頭年冬月

解黔奏放春夏二季之

餉俟他省四月完半餉銀

解黔奏放秋冬二季之

餉四季皆得照依素省之

例季首關支則

國帑原無少損軍需實有裨益士卒頂額無極邊方不無小補矣

曾安等處仍食川鹽疏

王繼文

爲黔黎食貴難堪三省攤賠無着懇

恩減免以甦積困事竊照黔省普安等處改食川鹽滇省作何酌議一案前准部咨隨行布政司驛鹽道會議詳報去後茲准據該司道詳稱黔省既以改食川鹽爲定論在滇省何能強之仍食滇鹽且卽將滇省課稅嚴加核減以滇鹽較諸川鹽到黔所賣三兩殊屬懸殊喜賤惡貴係一定之民情應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禮文

七

准照黔省之議

題達惟是滇省額徵課銀五千七百六十兩

百二十五兩請於全書內豁除等因詳請具

題前來相應據詳咨覆准此又據雲南布政使于三賢驛鹽道副使于嗣昌會詳亦同前由到臣該臣會看得黔省普安等處改食滇鹽課重稅繁民苗困苦經前任督臣范承勳

題請減免部議下准奉

旨這事情着將舊欠銀一萬九千餘兩免令賠補其普安等處應作何行鹽四川雲南貴州總督巡撫各官議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如日之明不特爲邊末窮黎計一時之
生全直欲享萬年之樂利漢夷商竈莫不頂頌
皇恩歡呼踴躍誠亘古所未有者也臣接准部咨當咨
三省督撫并行雲貴司道從長妥議去後隨准雲
南撫臣咨據司道會詳行據該商張貴等稱係普
安等處崇山峻嶺夷民零星散處窮苦難買年歷
一年作何底止且天下課稅莫重於此計每鹽百
觔滇課一兩六錢稅銀六分二釐五毫曲靖府稅
銀一釐四毫薪銀九錢腳價銀一兩七錢八分卽
使賣銀四兩三錢尙屬不敷再加黔稅銀三錢更
無從出滇商苦於遠運黔民苦於價貴移請酌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又准貴州撫臣咨據司道會詳行據士民陸離等
稱係普安等處四面環苗每年耕作除納正供之
外所餘穀米不足以活家口川鹽不拘觔數零星
可買而滇鹽必須整塊川鹽不拘米布皆可易換
而滇鹽必須紋銀川鹽價賤每觔不及三分而滇
鹽價重溢於四分三釐之外難受派銷之苦今幸
皇恩再生有機議令仍食川鹽川省照依舊例歲增水
引七十二張增課銀二百四十五兩一錢黔省照
部頒全書所開歲徵鹽稅銀八十四兩二錢五分
零遇閏加銀七兩二分零滇省旣不行鹽則額徵
課稅照數清豁又准四川督撫咨據司道會詳事

關三省若欲於念黔黎必致有虧滇課此豈彼盡勢難兩全權其損益惟在雲貴督撫如仍食滇鹽是與川省無損如改食川鹽惟有恪遵川例庶於黔民有濟移請定議具

題各等因移臣臣愚改食川鹽課稅實有所虧以量減滇額仍食滇鹽移行雲貴兩省再加確議覆准貴州撫臣咨稱普安等處叢巖殘區蒙

皇上薄賦軫恤合計額編地丁銀止有三千一百餘兩今行鹽售價卽月減萬觔每歲尚須課稅薪腳等項銀一萬餘兩是較正供竟浮兩倍有餘窮黎萬萬不能取盈此額况自改食滇鹽以來歲增滇課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九

何曾完解在滇在川歲絀雖殊而在國家必不惜此無徵虛額坐貽邊黎永累仍應改食川鹽豁除滇課以順輿情又准雲南撫臣咨稱司道會詳卽將滇省課稅嚴加核減較諸川省所買甚屬懸殊應照黔省之議將滇省額徵課稅銀兩請於全書豁除等因咨覆西來臣查滇鹽課稅較諸川鹽課稅相去二十餘倍黔省普安等處遠在萬山之中民苗野處日給艱難以黑井最貴之鹽行於該處最窮之地不特民苦卽商竈亦受賠累此等情形又在

皇上睿照之中故令食川鹽卽交相稱慶令食滇鹽卽

環庭泣訴一聞奉

旨會議咸稱干戚一時是改食川鹽之議臣等欲論令
同矣但使民勢必虧課川省久有課額該省惟所
成案且司食一鹽似難二視滇省旣不行鹽課稅
無從徵收臣等反覆酌議若仍食滇鹽則於輿情
有拂卽或量減滇額而合計課稅薪脚銀尙浮普
安等處地丁正供數倍

皇上獨賦輕徭節年以來不下銀錢萬萬何敢不仰體
愛民至意以避邊黎積困相應稟遵

恩旨議將普安等處改食川鹽川省照依課例歲增課
銀二百四十五兩一錢零黔省照依部頒全書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十

載歲增稅銀八十四兩零遇閏加增銀七兩二分
零滇省無着鹽課稅照數豁免倘蒙俯順民情出
自

自

皇上浩蕩洪仁非臣等所敢妄邀者也

請添設學校以弘教化疏

王燕

爲添設學校以弘教化以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振興文教樂育人材乃致治之盛事
我

皇上親幸闕里鼎新

聖殿重道崇儒諸鉅典度越百王光昭千古所以薄海

內外一道同風無不沐浴咏歌於聲名文物之內

黔陽... 陶旣久亦已斐然可觀又蒙增
廣... 式之額益加設舞惟因開闢初年人文
寥... 之制尚缺而未全各州縣衛有未設學
宮者有有學無官而附試他庠者無學宮則不獲
觀俎豆聲容之盛而聽叔無由附試他庠則不免
跋涉險阻之勞而單寒致阻臣愚以爲大化躬治
之時不可不具備其制也况今

國家武功赫濯文教誼敷無遠弗屆黔地民苗雜處
加以鼓舞作興則士氣旣奮而蠻夷亦得觀感於
絃誦詩書以柔其獷悍之心誠漸被遐荒之要道
也臣洫任後據舉貢生員周文侯等具呈請將未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七

設學之州縣衛及有學無官而附試他庠者援例
題請添設經臣行據署布政司貴東道叅議羅暹提

學道僉事卜景超會詳覆請援滇省和曲祿勸等
州縣建學設官之例添設等因前來臣覆加查核

應將附學之清浪衛設教授一員又附學之開州
廣順州并未設學之永寧獨山麻哈三州各設學
正一員又附學之普安餘慶安化三縣并未設學
之普定平越都勻鎮遠銅仁龍泉永從七縣各設

訓導一員進取文武童生照小學例每學考取八
名廩貢循例遵行庶附學之生童免裹糧跋涉之
苦無學之州縣有節儒肄業之地至原未有學宮

之州縣則公同捐俸建設其官役俸工照全書額編支給與冊報無定此全黔士子愈感

恩踴躍爭自濯磨仰副

聖主厲才之盛典行見人文昭宣風俗日興於仁讓矣

勸民開墾荒田疏

王 燕

爲勸民開墾荒田力勸豫儲事該臣看得禮教爲漸澤之要耕桑乃生聚之源蓋農工樂業自然保惜身家衣食充餘尤易服循仁義我

皇上治隆三代道冠百王時頒教稼之文屢小滿租之詔豐功備德雍煥難名臣蒙裕外

天恩拔置撫黔重任朝夕凜凜凡地方政事務求實力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三十一

舉行以仰副

聖主子民柔遠之盛意臣抵任後查閱糧冊闔省荒田尙有十分之國之多而自擊苗民艱於粒食者亦復不少緣事變以來爲謀食之本隨徧行各屬勸諭民苗開墾之因以是賦足食兩載以來墾荒者舉報寥寥據貴陽府中樞府屬田畝多有拋荒墾至四五年後耕種有收厥不償工本而徵糧科則又輕重懸殊故墾荒者少臣卽此行布政司會同糧驛道通行確查作何勸墾去後茲據布政使而世泰會同糧驛費東道高恒豫詳稱黔省重墾登筭田畝均在萬畝之中土性寒冷瘠薄不堪成籽粒

難抵內地膏腴出產三分之一開墾山田
重又倍於他省迨四五年後始有些少收穫不實
人工牛種之費六年成熟起科除辦賦外僅足餉
本年播種之口從前墾荒工本終無所取償是以
賦重之田多懈於開墾除輕則荒田不議外其重
則荒田若蒙

題請將每畝徵銀一錢一分至銀一錢五分徵米一
斗一升至米一斗五升或銀米並徵約算相同者
請減徵銀一錢或米一斗徵銀一錢六分至二錢
徵米一斗六升至二斗者請減三分之一徵銀二
錢徵米二斗以上者請減一半則民苗踴躍開墾
矣等因前來臣愚以爲此等荒田與其久拋地利
不若量減科則勸民開墾伏祈

皇上宏恩嗣後貴州荒田開墾准照減則循例六年徵
賦厚其羨餘使開荒工費咸足取資將見窮瘡婦
子聞

聖王加惠至仁未有不鼓舞爭先備辦牛種肆力開墾
者此後不獨荒田漸可成熟而苗民衣食有賴則
井里相守安身樂業被之禮教俗臻淳美尤易事
耳一通變問而羣黎戴

教養之恩邊徼享盈寧之福經國裕民之道實兩得也

國家經費浩繁臣何敢輕言減賦但臣今日所請者

乃現在荒田無徵之賦如減重就輕似可使無徵之額爲有徵之賦且我

皇上爲貴州一省保衛民苗歲費兵餉撥內地錢糧恊濟者幾四十萬兩仰維

聖主愛養羣黎至深至厚臣謬膺委任豈容緘默故敢上體

聖心冒昧陳請

苗蠻劫擄處分當因地制宜疏 玉 燕

爲苗蠻劫擄處分當因地制宜仰額酌定以勵職守以靖盜源事該臣看得文武各官之處分原有一定之章程似無容再爲置議前據貴陽等各府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十五

廳會詳黔省文武官弁近因亮苗劫擄之案部覆俱照野賊苗蠻擾害之例議處以致革職降調而去任者接踵全黔多係熟苗原與漢民無異嗣後遇有爲盜者文武各官請照漢民爲盜之常例議處限年緝賊賊盜息民安等情隨批司會議通詳去後茲據按察使何顯祖會同布政使司貴東貴西二道詳稱應如該府廳所請議覆前來臣查全黔各府所屬漢少苗多且皆納糧當差與漢民之井里相連室廬錯處抑且日中爲市彼此交易實與漢人無殊原非未歸聲教之野苗可比亦與管之生苗潛入內地行劫者不同今若因其爲

案賊犯接緝官員未免以非其任內之事不實力緝拏弁有不肖官弁一遇苗人爲盜慮於降革處分卽互相隱諱縱賊不究是例從嚴而盜愈熾矣嗣後除無土官管轄之野苗爲盜仍照例議處外其有土官管轄之熟苗爲盜劫擄地方文武官肅照漢民爲盜之常例議處限年緝賊則該管文武知不卽降革必不敢隱諱以自取重究亦斷不肯以已任內之盜犯不實力嚴拏以自干限滿降革將見例從寬而緝捕嚴盜風息而民生安矣請定兵糧木折規則疏

于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三

爲邊陲兵糧綦重請定本折規則以杜紛更兵民攸賴事該臣看得黔省徵收本色秋糧原供本省官兵月米惟因各屬徵收糧石有多寡不一而官兵汎防亦有衝僻不同如有州縣徵糧多者而官兵偏少有官兵汎防多者而州縣徵糧又少勢難就地支領不得不哀冬益寡酌其附近之地撥給無奈貴州跬步皆山最近者亦相隔一二三站不等等既無船隻又無車輛若令官兵赴領則此月米不敷往返盤費之需如令百姓運送則此項腳價又無所從出先經督撫帶臣議將應撥秋糧折徵價值解給官兵自行採買等因荷蒙

倉旨欽遵有案然各處米價原有低昂不等如各州
解給米價較之各鎮營汛地價值稍有不敷每致
紛紛具呈請增不休臣不揣愚陋謬議管見請將
各鎮營不敷米石竟行撥定州縣徵解永爲定例
每年於秋收之時行令應撥應領之鎮營州縣各
將時值米價逐一訪確詳報儼令藩司糧道折衷
書一定價議詳臣等具疏

題明飭令各州縣照依所定價值照數徵解以杜徵
多解少之弊庶小民得以遵守輸將而邊方士卒
亦永賴以飽騰矣

請展徵收以舒民力疏

干 准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爲請展徵收以舒民力以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貴州地方遠處邊末盡屬崇山峻嶺
凡有田地非在高阜岩隙卽係溪畔低窪不樹桑
麻旣無絮布之餘利不通舟楫又乏經營之出息
一切正供惟藉耕種輸將較之腹裡地方大相懸
殊我

皇上軫念邊黎無徵不燭俯准前撫臣楊雍建

題明地丁銀米定於九月開徵以舒民力等因欽遵

在案惟是各官考成仍同直省一例概以歲內全
完始准紀叙臣查直省錢糧以二月開徵計至歲
終則有十月之久而黔省錢糧以九月開徵計至

歲終僅止四月爲期甚促誠恐州縣各官考成心切徵比急迫小民勢必賤售新穀依期完納則餘蓄無多必致餬口艱難臣不揣愚昧仰請

聖恩將貴州徵收錢糧考成俯准寬限三月自本年九月開徵起至次年三月爲止如三月內銀米全完者一體准其紀叙如三月內不能全完者照例處分庶邊末微員咸叨

皇恩之浩蕩卽遐荒黎赤亦仰沐寬大之福於無窮矣苗民久入版圖請開上進之途疏 奉 準 爲苗民久入版圖苗族宜沾

聖化請開上進之途以 文教以變苗俗事竊惟貴州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地方古號羅施遍處皆苗種類頗繁要皆好鬪嗜殺越先王禮義之教尙強凌狃暴之風粵稽往古沿置不一分隸各省不過羈縻而已迨至明季始設布按二司定爲貴州省然亦郡縣少而衛所多武弁不能宣化惟在示威以故迄數百年習俗仍未變化自我

聖朝平水西改衛所設立郡縣建置學校

聖教覃敷遐荒天末莫不仰沾德化惟獨苗民未沐鈞

陶伏念六合蒼生盡屬赤子何分苗漢豈有己入版圖之苗民而忍令棄之化外耶官斯土者禮節如草芥居斯地者攢苗爲異類既不鼓舞又無教

習卽間有一二苗民之幼童進文以土人無用流
官之例不佳考試科舉遂使浩輩沉淪黑海罔見
天日然教化無不可施之地風俗無不可移之鄉
今貴州苗民輸糧貢賦與漢民連井而居彼此交
易原非不通聲教之野苗可比臣愚以爲應將土
司族屬人等并選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學肄業
一體科舉一體稟貢以觀

上國威儀俾其漸摩壽教董同性情變化其醜類彰我
朝一統車書之盛則此進取之法必須酌定規制今各
府州縣置立篤厥公所一處以爲義學將土司承
襲子弟送學肄業習曉禮義以俟襲替其餘族屬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人等并苗民之俊秀子弟願入學者令入義學肄
業其教習塾師不必另設卽令各府州縣復設訓
導躬親教誨俟有文苑明通者照依湖廣學臣潘
宗洛所題不論土司族屬苗民卽由該訓導造冊
呈送學臣考試漢民生童不許阻抑卷面不許分
別苗漢取進之額亦不必加增惟以衡文爲去取
一體科舉一例稟貢將見漢民因有苗民之進取
益加奮勵苗民以有一體科舉之優渥莫不鼓舞
行之旣久苗民漸可變而爲漢苗俗漸可化而爲
淳邊末遐荒之地盡變爲中原文物之邦矣尙果
人文蔚起鄉試歲試再請增額以羅真才至於教

職一官原以肅司訓迪今復設訓導旣膺義學之
任如能教道有方使苗民文理僭優通克副賓與之
選者臣等查明實跡卓薦異勵倘有怠惰廢弛漫
無起發者卽行斥革以示勸懲至查土人無用流
官之例不知起自何年臣常考貴州通志漢唐元
明以上人用爲流官者頗不乏人而且循良著跡
忠貞足紀炳炳志乘媲美中州由此觀之何地無
才何才不可用而斤斤以方域限之甚非天地生
才之意也况以土人而用爲流官身入中原禮義
之鄉目擊中原文物之盛觀感興起倡予和汝行
見頑廉懦立鄙寬薄敦又豈僅變苗而民者哉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十九

謂土人不用流官之例似宜更正以昭我

皇上立賢無方之大公以昭我

皇上覆載無私之

深仁者也再查貴州土官世系悉皆楚豫秦晉之人時

因有功分封襲職世守其地並非本地之七苗也

其子孫族屬原係漢人自應仍照漢人之例一體

考試舉貢俾圖上進案查康熙三十六年間禮部

議覆前撫臣閻興邦

題爲謹遵

詔旨等事一案將茶平府學文武生員吳遇詔等七十

一名以爲係上司族屬卽係土司不許考試等

因臣復何敢再爲瀆請惟是粵西土官土目弟男
子輕廢學與試得領鄉薦土官如有違禁與試者
定有處分現在遷行是貴州與粵西同一土官土
目同一弟男子姓在粵西得領鄉薦仕進在貴州
獨行擯斥化外不許考試阻其仕進錮其終身實
堪憫惻臣生逢

聖世恭邁

聖君不揣冒昧仰請

聖恩將貴州各府土官土目弟男子姪及吳遇詔等七
十一名文武生員一併准照粵西之例與漢人一
體考試科舉庶仕進有階而不致向隅之泣則天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

末邊氓感戴

聖恩於生生世世矣

鄉關廣額疏

劉蔭樞

爲請增闢額以廣

聖化以鼓士氣事該臣看得泰階啟運變推魯爲衣冠
至德馨香登殊方而禮樂西岐造士三十世之鴻
鷹肇自周文兩都作人四百年之偉績開於文景
惟文運之日昌斯歷服之永固查貴州一省地處
極邊數百年來雖立學宮設教職開科取士與中
原一體然士風不振求其鴻才博學者實寥寥無
幾我

皇正行極以來加意作人大興文教至於邊遠省分尤
爲膾摯近者於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皆額中
進士遂後詞林康熙四十二年

御書文教遐宣匾額頒發貴州以示鼓勵一時任事諸

臣仰承

德意設義學選苗民子弟之俊秀者收之學中令各
導專董其事臣任雲南藩司時總督臣貝和
誥印造古文淵鑑五十部分送貴州學宮又學臣

孫勤於康熙四十九年疏請

御書千文禡本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諸書頒發到黔令
各學士子熟加誦讀拔其尤者至陽明書院日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聖

課月有程記常閱其文義黜浮崇雅迥異昔時

聖人作而萬物觀

皇極建而風俗同如風之鼓不令而行如雷之震不疾

而速洵哉一時之盛事百代之休聲者也但鄉試

額數僅得三十名美不勝收難以勸興多士臣查

廣西貴州會試同列中右昨取中四人貴州獨得

三名是貴州人文不下於廣西可知今廣西額數

較多貴州額數較少臣思今歲辛卯科鄉試正值

康熙五十年茂

皇上誕膺帝眷駢集百福視振古以爲昭高百王而首

出五百年之昌期導揚淑氣千萬禩之歷服用迓

顧祥正其

勅部將貴州知試 數與廣西一視同仁則登進之路
既廣鼓舞之念愈切邊方人文將與中原爭勝矣
請開上游驛站疏

鄂爾泰

爲請開路改站以速驛遞以便商民事黔省通滇
大路陡窄紆盤舊稱羊腸一線如關嶺盤江等處
尤屬險峻以故車馬難行商賈裹足臣擬由安順
府之安莊另開新路直出普安州之亦資孔寬平
僻可行車以便來往前經臣

奏明續因黔員議論不一臣轉悉已見未確遂復暫
停茲因公赴黔沿途復加查問咸稱新路平坦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聖

修實便臣隨委員細勘詳覆今據布政司鄂彌達
會同糧驛貴東道楊永斌詳稱查自鎮寧州屬黃
菓樹起岔入新路至普安州屬蒿子卡舊路止計
程二百四十里零八分內花甸阿樂郎岱等處道
路寬平修整可以行車雖斗郎箐坡討止里許頗
覺陡峻然險窄之處亦屬易開其餘土地打織前
古等關以及石龍那當列當趕場猪場等坡本不
甚高一經開平可成大道沿途河溝因地制宜各
建大小木橋不難濟涉有西林一渡寬有百丈水
勢畧驟然製造船隻亦便可穩渡昔舊路至關嶺
普安州原係八驛道路崎嶇站頭甚遠內關嶺蓋

江江西坡軟橋四驛係驛丞經管其餘四站係承
寧普安二州同安南安二縣經管今所改新路自
黃菓樹起至荳巴卡止只須安設六驛既平且近
每站計不過四十餘里應將原設之永寧普安二
州安南普安二縣關嶺軟橋二驛經費撥入新驛
裁去盤江江西坡二驛合計應裁夫馬草料每年
可節省銀一千八百八兩二錢零米一百三十二
石四斗八升穀一千二百九十六石至官役承工
應仍留撥新驛將關嶺驛驛丞移駐黃菓樹
驛丞移駐那當江西坡驛驛丞移駐楊松軟橋
驛丞移駐大山凹其普安縣舍基基湯議以蓋安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四三

典史移駐兼理驛務仍司緝捕至安順府親轄郎
岱一驛即以普定縣典史就近兼管仍理府屬郎
岱一帶地方緝捕之事均應給以憑委以記以省
添設驛官其四驛驛丞亦加以巡檢職銜兼司緝
捕均歸各該管地方官專轄再所舊之軟橋驛原
無站夫今後駐大山凹立爲腰站所需站夫應於
楊松亦資孔上下兩驛接換又營汛應設一營五
汛塘撥二十三處除原營一汛仍令安籠原防弁
兵安設不議外所有被賣那營營基楊松大山
凹共五站酌議於適中之那當設立一營餘爲四
汛應需官兵查盤江營原爲孔道要隘是以設營

兵防守今既改新路盤江毋須官兵兼防應將盤江營官兵移駐新路該營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二百八十名部令守備一員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八十名營劄那當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防坡貢汎再令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防舍基汎至楊松一汎附近安南營應令該營將原防普安縣之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移防於此其大山凹一汎附近普安營應令該營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以上營汎如此安設於新改驛路始有裨益至於舊路營汎盤江營制既經全移而永寧州汎原係該營撥防此路雖屬僻

道州治不可無兵應將安籠原防關嶺汎弁兵移駐州治卽於該汎內量撥兵丁分防關嶺盤江橋一路再安南營原防普安縣汎千總一員兵丁八十名除撤防新路之弁兵外尙餘兵三十名令安南營撥外委一名帶領防範如此安設則舊路亦可資巡查又盤江營移駐那當應請改名永安營請給關防總計所需修建道路橋梁船隻以及驛舍衙署營房等項共工料銀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兩零應請於司庫動支正項銀兩卽委承勘之原任安順府知府何經文現任清鎮縣知縣張世昌辦料興工俟工峻之日造冊

是與一軌移間驛遞商民均爲捷便除圖冊洋簿外
相應具

題

請開下游改站疏

鄂爾泰

爲請開路改站以速驛遞以便商民事該臣看得
黔省驛站大路素稱崎嶇難行而下游之黃絲驛
至平越府四十里平越至楊老驛四十里此八十
里內有武勝關陡箐營箐鏡橋等處尤屬陡峻查
由黃絲以下之虎場營分路不經平越直達楊老
僅五十里並無高峻實爲捷近又查上游

題准新改驛路六站內毛口過河抵舍基場一站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十五

舊路雖平但道里尙遠經臣知會撫臣會檄司道
委員確勘議詳去後茲據貴州糧驛道叅議王廷
琬會詳委據鎮遠府知府劉鴻會同平越府縣及
駐防營員公同勘明自黃絲以下之虎場營岔入
新路至楊老驛舊路內如擦耳巖魏家洞張正堡
湯鍋河清水塘新堡等處俱屬平坦修整可成大
道其間雖有田坎濫路培砌即可坦行沿途河溝
小澗各建大小石橋不難濟涉查舊路自黃絲驛
起由平越至楊老驛共計三驛計程八十里道路
崎嶇今所改新路自黃絲至楊老計程不過五十
里既平且近請裁去黃絲一驛將平越一驛夫馬

移駐於適中之一陽塘地方甚爲捷便至驛姑身
經改移應另設守員管理夫役又非驛丞徵員可
能呼應仍令平越縣經管驛務並稽查一應解餉
解犯等事以專責成又新改驛路一應添設塘汛
舖遞查自西陽塘起至楊老應設一汛三塘除黃
絲驛治既經改治西陽塘應將黃絲一汛一併移
駐西陽塘外仍於黃絲安設一塘新路之楊土坪
魏家洞各安一塘每塘各安兵五名各設舖司四
名以專遞送公文除黃絲一舖原有舊設舖遞止
應添設塘兵巡查外應於楊土坪魏家洞各設舖
役四名其舖司銀米照通省舖司例支給所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六

應建設驛治衙署營汛塘房等項共需工料銀三
千九百三十五兩零應請於司庫正項銀內動支
卽委原勘估之鎮遠府知府劉油會同平越府縣
興工修理俟工竣造具細冊詳請

題銷又查上游前經

題准新改驛路六站以毛口河爲適中由坡貢卽岱
抵毛口三站每站俱三四十里不等獨過河抵舍
基場一站節經委員查勘較舊路雖平道路尙遠
因之舍基場抵楊松楊松抵大山凹站路亦不甚
均向緣毛口一驛安設河坪係人馬住宿之所恐
春夏水漲勢難改移請將下游所裁之黃絲腰驛

馬匹官役卽移駐於毛口河而以毛口河一大驛
發駐於適中之列當地乃庶道里得以均平人馬
免致跋涉至列當旣設一正站則去舍基場僅止
二十餘里亦屬太近應將舍基場一驛改移於普
安縣屬之罐子窰旣爲一站則去楊松又止三十
餘里未便重設正站請卽以原設大山凹之腰驛
改移楊松以楊松大驛移駐於普安州屬之劉官
屯地方一轉移間於驛遞商民均有便益相應會
題

撫剿生苗情形疏

鄂爾泰

爲黔省邊境生苗剿撫就緒情形仰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七

曆鑒事竊照黔屬兩游苗猥雜處半多兇頑出沒無常
殺擄經慣其種類蔓延巢穴險僻非但輿圖所不
載並亦省志所未詳爲害邊氓從來已久仰賴我
皇上仁威遐暨荒甸傾心如上游之貴陽安順南籠諸
屬並直抵粵界之生苗猥狎皆已陸續向化納賦
輸誠惟下游之黎平鎮遠都勻凱里等處生苗盤
踞於黔楚粵三省接壤之間阻隔道途難通聲教
仍然夜郎自大肆意橫行地方官從不敢過問若
不乘長寨謬冲烏蒙泗城等處苗蠻震怖之後卽
行相機清理終爲邊方之患難謀內地之安但各
種生苗攙雜數郡之中懸袤二千餘里其間亦有

良頑各分強弱宜先擇其最頑梗強悍者首加以
輪治就其素良懦柔弱者明示以撫恤則威既足
備其感而恩可以服其心若必逐節爲之亦恐難
得其要領而坐失機宜也前經臣將各地情形節
次請獎荷蒙

聖旨高宗詳訓示諄切臣因於雍正六年正月內檄
委前任貴州按察使新授巡撫臣張廣泗赴滇細
查酌籌畫機務令其帶兵前往清理先由都勻
之凱里各苗次及鎮遠之九股等夷然後至黎屬
之八萬古州收局竣事並行附近各處協營撥發
官兵悉聽調度該前司素優才識兼異據各據報
招撫寨分戶口並認納苗糧數目俟造具清冊另
行送部一應安營設鎮置官添兵諸事宜容與撫
提二臣妥商定議另疏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八

首外所有邊境遠近生苗前後剿撫情形合先
題報

慶雲疏

鄂爾泰

爲慶雲一月七呈黔省千秋一見事雍正七年閏
七月初三日據貴州布政使鄂彌達會同按察使
趙宏本糧驛貴東道副使楊永斌分巡貴西道叅
議王廷琬詳稱據思州府知府劉洲光發詳列本
年七月初八日自中前至酉刻初現苗賊匪犯方

有淡色紅霞舒徐取布少頃光彩射目有青雲數片左右環合隨有赤淺紅雲四圍繚繞又見一朶紅雲宛如宮扇直上半天大數十圍鮮華燦爛旁有光如錦練長數丈縹緲旋繞側邊有黃色雲如淡金如雛鵝頃刻黃雲邊又現出紅雲形色巖若珊瑚鮮明麗麗繼而北方中間爨出青色雲約六七重其下皆藍碧色雲又於初九日午時初刻見西北方平鋪淡色黃雲盪起兩峯其一紅間以紫其一碧染以藍如奇石玲瓏莫可名狀至未末復轉成青色又於初十日未時見有黃雲一抹襯托紅雲袤延數里又有鵝黃紗藍石青碧綠四色雲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四九

層間疊出光明似鏡如觀天宮參差樓閣至酉刻如紫紗步障籠罩隱約至十七日午時雲從正北方起有米色雲鑲以碧有黃色雲襯以紅光映河水皆成金色既而半天轉爲綠玉色上有青白雲數重雲根皆紗藍捧托中天紅紫相間霞彩騰空千態萬狀直至酉初又十八日未時正值北方初見銀色雲數朶漸由東方轉成金色黃雲光彩奪目側邊雲又起深紫色直豎儼如梅幹根抵青色雲霞擁繞南方至申末方收又二十二日交申時初又見東北方白雲數十層白雲上現出金紅色旁有水紅雲襯托須臾頂上金紅轉成大紅色直

接西北角東方白雲根邊生出牙色雲一朵藍霞
幾道上隴金色淡黑雲散重東北中間又生出粉
邊紅雲如蓮華如佛像頂上俱現黃色水影山光
皆成金碧又有紅雲如寶幢如旗蓋上有紫氣宛
轉迤邐半天轉成大紅西川青色雲夾紫霞南則
淡紅雲夾碧霞直至酉末方散一月六現登秀爭
奇綵纈縹紛殊形異彩不獨非丹青所能圖畫實
有未能以言語形容者一時滿城官弁白叟黃童
瞻仰之餘驚喜蹈舞莫不稽首歡呼咸稱從來所
未有斯實上瑞奇祥

皇上誠格之符驗也據思州府闔屬官員弁士民呈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賦

五

前來理合詳報等情到司竊惟

祥開日麗

德勳天心欽承

聖治化成上下和而天文畢現啟仰

皇猷建極漢夷格而瑞霽時昭思州山名天應地號武
陵參井之喜氣屢迎順成有慶邊陲之夷風丕變
開闢方新復旦光華喜溢貴山富水昭回雲漢歡
騰綠野花村父老兒童頌揚者羣歌

帝德保佑申錫瞻仰者共識

天心從此歷永綿綿介景福於億世祥符奕奕光史冊於
萬年矣合據文繕詳轉請

題達等情又聞七月十一日據貴州黎平協副將趙
文英呈報職奉檄清理古州八萬苗疆於七月二
十五日王梅得寨後山單刀嶺上劄營從未至酉
忽觀祥雲起於西南光華燦爛五彩繽紛映射旌
旗照耀奪目凡在營官弁漢土兵民及歸順苗棍
同時觀望無不額手歡騰稱爲奇瑞軍前未有盡
工未經繪圖等情各到臣伏查黔省兩潯雨多晴
少陰鬱潮蒸居民行旅俱以得見晴明爲瑞今歲
自春徂秋霽日甘雨時和年豐黔之臣無不交相
慶幸頌

聖天子之格被而思州一府與黎平鎮遠接壤地逼楚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十一

疆海得一雲係古州門戶忽見五彩慶雲色異形
殊呈奇獻瑞一月之內七次嘉徵臣遍查貴州通
志從未一經記載比照雲南尤屬僅見恭惟我

皇上

鑒協中和

才參化育

皇極日懋俾遐方盡沐光華

帝澤洪施致邊境共昭雲漢有苗旣格遍地陽春無歲
不豐類書大有人心悅而承

眷屢賜嘉祥聲教通而瓊瑞符恒一逢吉兆黔省如大瀾
亦瀾陰靈散而月朗風清恩州與嶺表

燧而雲舒日耀一月之內數盈
今特見緒績郁郁美矣盛矣以欽

至德之盛名高皇皇熱乎煥乎仰太平之有家

天重獎以申命是用謹告以彰

聖治之光昌微臣慶歌以颺言惟願特書以補

聖衷於美備臣等無任踴躍懼懼之至相惠會

題

全定古州苗疆疏

鄂爾泰

爲報明古州苗疆全定都江河道開通備叙情形

仰祈

睿鑒事竊照黔屬新闢之古州地方遼濶延袤幾三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五

餘里民苗稠密聚處一千三百餘寨諸葛營旣控

其地羣苗皆復環其外左有清江北既可達楚城

右有都江南亦接連粵境向因頑苗盤踞各寨巢

穴棄諸上游之界外據乎三邊之腹心故順則一

水可通逆則多方中阻歷代相沿爲患已久臣屢

經

奏請調遣官兵已將諸葛營清永江丹江八寨九股

等次第清理業於雍正七年間

題報在案但清水江一帶雖已黔楚通行商民稱便

而都江一帶則皆阻於生苗寨外險阨如來牛定

且擺調方勝華昭華雄搖擺搖晒滾宗滾唐

皆以一大寨各領數十百小寨甚爲兇頑最稱難制欲使都江開導直達粵西非勒兵深入遍歷各寨亦剿亦撫則其勢必至阻撓清理終難就緒况清江餘孽自劉公鵝後其附近一帶如鷄呼黨東庫白索白汗之屬未經懲創恐復跳梁卽古州附近之車寨口寨月寨亦因從前軍威未加急圖招撫故仍反覆不常若不乘此大舉籌畫萬全則苗衆效尤將貽後日之患河道現阻更屬切近之憂是以臣調兩省之兵竭二年之力嚴勅將裨母得苟安迄今夏秋始獲全定此皆

聖明之訓誠亦屬官弁之勤勞也除安營添兵事宜另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三

疏請

旨其寨分戶口認納苗糧以及收繳器械數目俟分晰造冊送部所有古州苗疆剿撫全定都江河道開通情形相應備叙

題報

進嘉禾疏

張廣泗

爲

皇仁溥洽萬姓豐盈詳請

題報大有之年以昭

聖治以重民依事據貴州布政使司布政使鄂彌達署貴州按察司事布政使鄂彌達糧驛貴東道副使

楊永斌貴西道叅議王廷琬會詳稱竊惟

邳隆之世必有嘉祥

盛德之朝每多徵應穀爲至寶恒因

天鑒以呈奇禾乃民天必擇樂郊而吐秀黔省處在遐
邊漢夷雜處蒙我

皇上軫恤殷懷無遠弗届是以今春雨水及時所有春
菽夏麥俱十分豐稔至於蚕豆有粒大如栗豌豆
有粒大如榛者尤從來所未有業將情形詳報

奏

聞在案迨自夏入秋風雨調勻田禾暢茂以及黍粟雜
糧等項無不迥勝常年頃值萬寶告成之時本司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五

道等正在徧行詢查間據貴陽安順威寧南籠平
越都勻遵義思南石阡鎮遠銅仁思州黎平等十
三府定番廣順等十四州貴筑龍里等三十四縣
紛紛稟詳前來各以秋成十分豐熟嘉禾瑞穀不
可枚舉各據所屬耆老士民人等咸稱黔地山多
田少鮮有平疇每屆播穀之後若雨水稍多則高
阜者得濟而低窪之處未免浸損若晴霽稍久則
低下者正賴有秋而高阜山田灌溉不足至於黍
粟雜糧等項全藉山土種植而土多沙石最爲淺
薄惟今歲自春及秋望雨則雨望晴則晴無論高
低原隰早稻晚稻皆十分暢茂並膏粱小米稗穀

仁感 帝我等有年老人皆生長豐家從
高是誠

聖主 聖澤而苗民咸登之樂樂利權亦無已特將嘉
永瑞穀捧持呈獻並請詳達

九重以彰

聖瑞等情又陸續源源上下游新闢苗疆駐劄之文武
各官後報稱苗地山高水冷氣候寒暄不時苗
人雖耕鑿辛勤而限於地力往年收成甚薄乃今
歲豐稔異常苗人等莫不驚訝歡喜老幼男婦相
率持香匍赴行營口稱我們苗人刀耕火種極費
工力從未有如此豐收亦從來未見有此等禾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五五

今日甫歸

天朝卽得享此盈寧之福特採送呈驗等情實爲

聖德廣被是以慶溢遐陬合就稟報並據賫送各種禾

禾到司本司道等逐一檢查彙核之下仰免

聖治光臨

仁恩遠播大地已常樂利巖區更際豐登無論漢土苗

疆共稱大有合之稻禾黍稷實迥尋常是誠慶集

一人歡騰萬姓謹將到司各種嘉禾之尤出格奇異者

檢齊萬八千穗具文一併詳賫請願察

憲報大有恭進

昭

聖治等情到臣欽惟我

皇上

仁育萬方

恩周八極

維懷維保既澤被於羣生

丕顯丕承尤業隆於邁古萬幾時稟措萬國於清寧

庶績咸熙合庶物而順則於是

太和之氣洋溢於兩間因之

景福之祥疊著於遐省其誰不恬遊化日欣哉

聖朝民事修而誌慶宏休萬物育而興歌柔兆疋皆本

於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三疏

五

聖王重農力穡風動時雍之所致也臣等伏查黔省土

少平疇田多瘠薄乃今歲五風十雨莫不應時東

作西成遂登大有謹按稻穀粟米偶或三岐兩岐

三穗兩穗者便稱上瑞今則芄芄翼翼稻穀一莖

自兩穗三穗以至四五七穗粟米一莖自兩穗以

至九穗他如黍穀稗穀之類皆自四穗以至十五

六穗不等又稻穀顆粒往屆豐熟之年每穗不過

二百餘粒間有三百粒者便爲瑞穀今則由四五

百粒以上而至七百粒之多其粟米每穗不過長

七八寸間有盈尺者便爲瑞粟今則由一尺四五

寸以上而至二尺有奇甚至稻穀有一本三十穗

粟米有一本四十八穗更有一穗之上復生爲五
岐六岐九岐者不備愚方所未覩亦屬內地所稀
聞非特耳目所未經更爲史冊所罕載是以白叟
黃童山農石戶交相告語匝地歡呼以爲

君王本此懷保之殷致我四民獲此盈寧之樂接踵駢
肩競美倉積於遍野焚香叩首齊祝

聖壽以無疆德由我

皇上之至誠至敬感格

天心來下來崇濬孚億兆似此地道呈祥歲逢大有實非
尋常佳瑞可得比擬所當恭疏

題報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旨宣刊史館以昭

聖治光垂萬世者也今據該司道等會詳前來所有送
到嘉禾萬八千穗敬謹盛貯並繪具全圖委官布
政司經歷章令譽領齋恭

進外臣謹會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等無任踴躍忻忭之至謹

題

瑞穀靈芝疏

張廣泗

爲

聖德廣運極隆遐省嘉
叠著萬姓歡呼千秋備見乎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布政使司布政使鄂彌達署按察司事布政使鄂彌達署糧驛貴東道事貴西道叅議王廷璣護理貴西道事南籠府知府黃世文會詳稱據署普安州事貴陽府同知朱東破詳稱據州屬老農里長人等稟稱普安四面環山所有田土向來瘠薄今年叨賴

皇恩秋成大有嘉禾瑞穀連穗多岐業將情形稟報在案乃不謂收穫之後有遺畱在田之稻根於八月內忽又生芽長出青苗小民等猶以爲雨水調勻滋發之故不甚畱意亦未加人工豈意漸至茂盛揚花結實且非止一處盈阡滿陌再慶豐盈我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五

老幼婦孺生長農家從來未見未聞不勝驚喜爲此捧持呈驗伏乞轉請上達

天聽俾知我等邊方人民何幸得享

帝澤宏敷至於此極等情轉報到司道仰見

聖主功隆化育德並生成全黔已著嘉穀之祥普屬復見稻孫之盛非憑人力對白露以吐華惟任土膏際濃霜而結實值斯一陽初復二穀重登賢皆地道呈祥總由

天心協順之所致也理合會同詳請

題達並將長瑞穀實送到臣又於十月二十五日
恭逢

萬壽宮齋集坐班適 邵勻府知府王鍾珣差人投稟
內稱奉委估修開清水江河道卑府於本月二
十三日在鷄賈苗寨河口督看復又相度總路之
時見有靈芝生於巒石之上 一時苗民工作人等
爭相觀看齊聲喧揚以爲神異卑府隨即連石鑿
取揣差呈送查閱等情前來臣當與司道文武大
小各官並隨班之耆老紳士兵民人等望
闕嵩呼敬謹捧閱送到靈芝係從石內雙幹挺生長幾
盈尺其芝蓋連理和合質地甚堅五色煥彩曷勝
額慶欽惟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雜

五

皇上

德合乾坤

化隆位育

至治極雍熙之盛早已協應乎

人心

大公惟懷保之殷更又凝承於地道乃黔省遐邊一
載以來旣慶雲之一月七呈復大有之闔省普告
固已羣遊

浩蕩之天共戴

生成之賜矣今普安州地方於收穫之後所遺稻根內
復自發生出苗而秀出秀而實不費耕耘不假人

力盈何滿陌再見豐盈實爲從來未有之瑞益能
生生不息之機至於清水江河道本屬天地自然
之利向爲生苗盤踞阻隔茲仰賴我

皇上恩威遐播開通利濟而沿河之鷄賈苗寨乃從未
經官役人等往來之地頃值開修伊始遂有靈芝
獻瑞煥彩非常尤遐省亘古之所罕聞者斯誠地
氣默運轉移化椎結爲衣冠之象且齋報到日適
遇

萬壽聖節華祝嵩呼同時萃集黃童白叟相率興歌從
此宏開萬年有道之長咸頌

一人添籌之慶也臣等吹逢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歲

六十

聖世日擊嘉祥惟有藻體天人響應之

上諭益深寅畏務勉公忠不啻瞻覲

天顏依廻

楓陛所有送到稻孫並靈芝現在敬謹盛貯另爲捧齋

恭進

御覽外臣謹會同雲貴廣西總督臣鄂爾泰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等無任踴躍懼悚之至爲此具本謹

具奏

聞

設立苗疆義學疏

張壽

爲敬陳學政事宜仰祈

睿鑒事該臣看得黔省雖屬遐邊叨蒙

聖朝休養德澤於茲百年民物歸醇人文日盛所以內地熟苗觀感興起皆知從師受學出而應試仰荷聖恩特設苗籍取進之例現在每屆歲科於各府州縣有苗童者取進生員一二名不等以示獎掖因之此外生苗率皆聞風嚮化稽首歸誠共附版圖咸叨樂利是誠我

皇上仁威遠播治化攸隆默喻潛移有不期然而然也今陞任學臣徐本條奏新附苗生旣爲良民其子弟亦思上進請照東川湖南之例於苗人就近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卒

村設立義學課讀經書數年之後果能赴考附入內地苗籍一體酌量錄取等因臣查苗人亦屬血氣心知之倫茲幸霑沐

聖慈概予招徠共爲赤子總計上下兩游新附苗疆延袤二三千里人戶不下數十萬并經

題請安設塾制以資防維酌立耑官以司教養於撫導緘戢之餘必當誘植彼之秀異者教以服習禮義庶幾循次陶淑而後可漸臻一道同風之效是所請設立義學課誨新附苗人子弟實爲振勸苗疆之要務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鄂彌達議詳前來臣等復查上一兩游新闢各處苗人種

如上游附近之順鎮寧等府州地方者則爲神苗
其下游附近都勻鎮遠等府地方者則爲黑苗附
近黎平一澧之古州則爲洞苗俱屬生性獷悍習
俗野頑從來未經聲教所及至於永豐州向係廣
西洞城土府之地所轄土民原非生苗可比因土
府所習恐土民向學有所知識卽不便於彼之苛
政不許讀書以致蠢頑竟與生苗無二是此等苗
已說已頂戴

集仁一曰出諸水火而登之衽席則教養訓迪之方必
不可少惟是苗民向化伊始其子弟就學者爲數
寥寥熟之苗泰凡有漢奸往來正當嚴禁若因課

廣而遂使生儒等居停於此設或一時選擇不得
其人該文武稽查有所不周卽致生事以及永豐
州地向尙有烟瘴之處人亦殫於前往是以臣等
酌擬似應先就已安營汛之處分別苗戶多寡各
爲設立義學使之課讀俟其逐漸觀感依向愈殷
然後隨地分設庶資實效也查下游附近黎平府
之古州已安重鎮週圍苗戶繁多應設立義學二
所附近清平縣之大小丹江附近都勻府之八寨
附近鎮遠之清水江舊施秉又上游附近安順鎮
寧等府州之擺頂威遠汛等處均有安廠將備等
官各應設立義學一所責成新設之同知通判

爲稽查董率其永豐州治係在珉球而冊亨羅斛
乃州同州判分駐之地俱安營汛在此三處各設
立義學一所責成該知州州同州判就近稽查又
永豐州已設學正一員既尙無應試生童可以管
束卽將此三處所設義學交與該學正董率勸導
至課讀之人應在各附近選澤老成生儒前去所
需設立義學館舍及每年修脯等費俱係臣等酌
捐應用毋許藉端派累苗人除俟各處營制安駐
已竣卽爲奉行外但訓課此等苗人非同內地俊
秀要在開其知識使漸曉禮法應於每處義學俱
先將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奎

聖諭廣訓逐條講解俾令熟讀然後課以經書如苗民
子弟中能勉力趨學日就領悟則令各該管官不
時稽查隨予嘉賞並將其父兄一體獎賚以示鼓
勸俟數年之間有稍識文義者卽送該管官申送
學政衙門考試仍仰懇

皇上天恩准令學臣不必入在向定苗籍之內祇就此
新附苗人子弟中酌取一二名以風苗衆庶彼見
有進步之榮久而久之咸切觀感之念陶以文教
消其悍頑於苗疆治理不無裨補皆出自

聖主訓俗牖民之洪恩也臣謹會同少保雲貴廣西總
督臣鄂爾泰貴州學政臣晏斯盛定議合詞具

改徵米石摺

張廣泗

爲奏明事黔省每年額徵秋米十一萬五千餘石緣貴陽等府屬向例額徵秋米多於地丁其下游各府屬額徵秋米甚少止徵地丁並無秋米所以下游各協營不敷之兵糧皆於上游有餘米之府州縣撥給惟上游地方產米素多價值常賤下游地方產米無幾價值頗昂遂致折徵之州縣百姓約需兩石價銀始敷一石折色兵丁支餉一石折色究竟難買一石實米兵民均爲不便臣與司道等再三籌酌惟有將地丁改徵米石之一法今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七

平越等府州縣共三十二處之地丁銀內改徵銀三萬二千三百零每石價銀自六錢五分至九錢不等共改徵米四萬二千餘石以爲撥供新疆兵丁奏支舊額兵丁月糧之用雖不能全支實米而每歲新兵約止折給兩箇月銀兩兵丁卽易於爲力將來可免下游採買之煩上游折徵之累且下游府州縣內於撥供兵糧之外尙有餘米卽留作本處倉儲以備不時急需設遇應行糶賣之時亦可以資民食惟是民苗等納銀已久茲令改納米石恐於輿情未協曾密諭各府州縣詳加體詢俱稱允便嗣值署督臣高其倬赴任備悉商酌後督

臣鄂爾泰過黔面請確核皆以爲妥便可行除定
議詳細數目現在會疏

題請外謹繕摺先爲

奏明

考試分棚疏

張廣泗

爲公懇詳請分棚考試以培人才事該臣看得黔
省屬在遐邊漢夷雜處凡僻小郡治不能俱設考
棚所以定有前赴別府合棚就考之例原屬因地
權宜也比年以來恭值

聖治日隆百度具舉於郡邑之控馭不便者歸併管轄
經理咸宜先據黎平府以黎平向祇轄永從一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奎

僅府縣兩學生童無幾皆赴鎮遠府合棚應試計
程途五六十里不等今則添轄三縣合約生童不
下二三千人又據南籠府以南籠向係廳學生童
皆赴安順府合棚應試計程途十站有零今則改
廳爲府並隸二州二縣生童爲數已多若仍赴別
府就考實屬偏累不便各據士子等懇請各設考
棚應試等情由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查議暨咨
學臣會核去後茲准學臣晏斯盛覆稱學政定例
原應按府考校因黎平南籠二郡向未設有考棚
是以赴別府與試今各屬士子旣呈請建棚分考
永免長途跋涉守候之苦誠一舉兩便之謀事屬

可行等因并據署布政司事糧驛道憲議王廷瓊詳據署黎平府事古州同知滕文炯南籠府知府黃世文各行查覆經前司議稱黎平添轄開泰錦屏天柱三縣南籠改廳爲府並隸普安永豐安南普安四州縣迥非從前規模可比在黎平合屬生童較前旣多若令仍赴鎮遠候考甚屬苦累卽如普安一州安南普安二縣雖從安順割隸南籠然此三州縣相距安順已有三百里以至四五百里不等其永豐一州乃粵西泗城土府地方嗣改爲州歸屬南籠自州至府計程已四五百里而各州縣生童先赴府試之後復往安順候考尤爲遠涉各

自設棚之請誠屬允合並聲明設立考棚出自士子等踴躍共捐應聽其經營建造仍令各該府畱心稽察尙有劣棍徒敢於從中藉藉滋事嚴加究治俟建造完竣報部備案查考等情詳候

題達前來臣查黎平向祇該府暨永從縣兩學南籠府原係廳學應試生童無幾今黎平已添轄開泰錦屏天柱三縣合計共有五學南籠改廳爲府並隸普安永豐二州安南普安二縣合計亦有五學生童衆多若仍令赴別府就試誠屬未便旣據該司等議覆各生童公懇設棚緣由所當仰邀

聖恩准照所請在於黎平南籠二府各自設棚考試庶

多士益知奮勉而學校章程亦可底於畫一矣臣
謹會

題

苗疆積貯疏

元展成

爲苗疆之積貯宜籌謹酌擬撥運仰祈

睿鑒事該臣查得黔省新闢苗疆幅輳遼濶生齒繁衆
加以古州清江安設重鎮四方商賈絡繹往來此
地米糧寧可使有餘不可或有不足是積貯之道
當預爲籌畫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邊疆之至意也但黔省產米有限輓運甚艱
今欲議積貯於苗疆而卽撥糧於本省勢必不能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疏

卷七

是以臣於上年六月間具摺條

奏以古州之都江河道直通廣西之柳慶潯甯等府

州除柳慶二府現在將所貯每年糶三穀三萬石

碾運古州無庸議撥外仰請

皇上勅下廣西撫臣將潯州賓州沿河等倉撥穀五萬

石分貯新疆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照例減價糶

三以濟兵民之食秋成買補還倉荷蒙

皇上天恩將原摺發交大學士伯鄂爾泰議覆查廣西

之潯州賓州既有餘穀可撥應令元展成先扎商

廣西撫臣金鎮一併妥議會

題奉

白依議欽此欽遵臣隨將所奏情由札商去後嗣准廣西撫臣金鎮札覆潯賓二屬倉貯款項除常平捐穀社息等項不便動撥外有各年兵米改徵之穀可以撥運擬於潯州所屬之桂平縣貴縣武宣縣平南縣等處共撥穀五萬石委員料理船隻陸續來運等因臣復檄行司道將委員運貯事宜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常安署理糧驛道事大定府知府陳惠榮詳稱粵西撥貯穀五萬石照連年採買粵米舊例僱船裝運以五萬石三年分運每石約水脚銀四錢至五錢不等每年運穀一萬六千六百餘石三年共約需銀二萬有餘酌動

正項銀兩發給僱募輓運委運官如有浮冒剋減等弊一經查明卽行揭叅俟年底將輓運穀數及用過水脚銀兩確數造冊申報確核彙冊詳請報銷所有倉廩古州貯穀三萬石該建倉六十間都江貯穀二萬石該建倉四十間並請動支正項銀兩分發古州同知及都江通判一面建造以備收貯俟工竣日彙詳核銷其穀於每年青黃不接之時照存七糶三之例減價出糶秋成買補還項則倉儲不致稽延而兵民緩急有備官於前無有裨益等情前來臣覆查無異相應會同大憲詳請督臣尹繼善廣西撫臣金鎮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再查清江等處分貯米石已
准部咨大學士伯鄂爾泰議覆粵東撫臣楊永斌

條

奏議高湖南漕米十五萬石三年分運收貯現在咨
商湖南撫臣趙宏恩另行妥議會

題今併陳明爲此具本謹

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疏

李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五終

藝文

國朝

疏

議覆苗疆善後事宜疏

張廣泗

為遵

旨議奏事竊苗疆善後事宜經臣酌議三條具奏今於

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准兵部遞到大學士鄂

爾泰張廷玉等寄字到臣臣查廷議內開一安設

鎮營所添兵丁止一千三百餘名為數少覺不敷

應令再行妥議等因臣查朗洞一處係苗疆適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一

扼隘之區最關緊要臣前請另立一營設兵一千

名內除分駐寨蒿柳拉二汛外實存兵七百名微

覺單弱應於朗洞再添兵二百名又都勻府屬之

荔波縣向隸廣西管轄縣治僻處山隅未建城郭

雍正十年始改屬貴州其間地廣苗悍甚於新疆

前議安兵六百名亦微覺不足應再添兵二百名

台拱鎮標原額兵三千名今改鎮為營議留兵一

千二百名就目前形勢已敷分佈但係新改營制

裁兵過半且所管高坡一帶地勢深險應再添兵

二百名丹江額兵一千六百名前議止留兵一千

名但其地貼近牛皮大箐亦應添兵二百名又古

州都江清江合拱八寨丹江各處於雍正七年設有同知通判等員倣照湖南乾鳳二廳之例在於親標今查此項弁兵皆就各該處營兵內撥給一兵兩轄文武往往因此爭執互生嫌隙且旣撥歸支員則於本營差操不能分身應役甚屬無益請將各該同知通判之親標弁兵悉撥還本營該丞倅等各添設千把一員另募兵丁一百名又現奉諭旨於古州添設巡道一員有控制漢夷之責應請加兵備銜添設標兵三百名再設守備千把各一員管轄卽將該丞倅等各募新兵統歸道標專轄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二

轉移間則所添之兵合之原添之數共三千名兵力愈加充足可以鞏固無虞矣又廷議內開一設立郡縣雖於新疆之體統似屬可觀但欽奉

諭旨嗣後苗人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錢糧永行免

徵若改立郡縣添設守令不特無事可辦徒爲糜

費錢糧應無庸議等因臣查新疆較之內地政務

甚簡旣有同知通判等官分地而治又添設古州

巡道一員則上下相維足資料理實可不必改設

郡縣惟是該丞倅等所駐劄地方均係巖疆重地

兼有監倉之責除古州台拱二處向各設有佐雜

其清江八寨丹江都江等處儘皆有同知通判一

員或遇因公出境陞遷事故一切公事竟致無員
辦理再朗洞地方去古州一百八十餘里現議設
立汛營今既不設縣斷不可無文員在彼協辦應
請將原駐古州之開泰縣縣丞改駐朗洞仍隸古
州同知統轄至清江下河之柳霽地方爲水路要
區去清江城一百餘里前議於清江協撥遊擊一
員帶兵駐劄應請添設天柱縣縣丞一員分駐其
處仍隸清江通判統轄再古州一帶兵糧悉資粵
米協濟收貯接運不便無專員管理應於古州添
設倉大使一員再將黎平府照磨一員改駐古州
以供道廳指之用此外於清江添設鎮遠府知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三

事一員八寨設都勻府知事一員丹江設清平縣
主簿一員都江設都勻縣主簿一員俾各廳員資
其佐理至荔波縣地界週廻千餘里止有知縣一
員典史一員實不敷辦理現議遷移縣治建造城
垣應再設縣丞一員分駐舊縣地方如此則治理
有人而要地不致缺員矣又廷議內開一逆苗絕
產安插漢民餉種臣等查新疆苗衆震懾軍威就
撫方始若遂招集民人分種管業未免復起驚疑
轉於新疆無益臣等酌議不若暫給駐守之兵丁
並兵丁之子弟就近耕種既可便於稽察亦同少
佐兵糧等因臣查新疆地方所遺絕產臣前陳請

安插漢民實屬淺陋之見但大學士等抄寄欽奉
上諭與其招集漢民不若添設屯軍俾無事則盡力南
畝有警卽可就近抵禦則苗疆駐劄之兵數較多而
兵氣自奮且省添兵之費欽此仰見

厝慮周詳指示盡善臣正在籌議舉行今奉到廷議祇
令暫給兵丁並兵丁之子畚耨查新疆安設營
汛原以建威消萌守禦彈壓各該汛兵俱有營伍
地方之責巡防操演之煩非若口外征兵駐守無
事可派令屯田以資軍實也况苗疆田土盡屬水
田亦非若塞外陸地易爲耕種營汛兵丁行伍差
操是其所長農畝之事多有未諳至其子弟中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四

四

有能耕種者但爲數無多不敷分佈再四思維惟
有凜遵

聖諭安設屯軍洵爲至當不易永遠寧謐之良規也臣
與司道等官悉心計議此項屯軍除先儘兵丁子
弟內之能耕種者招令承領外但兵丁子弟無多
查前經督臣尹繼善因逆苗蠢動飭令通省招募
新兵共五千餘名訓練已及一年技勇嫻熟今軍
務告竣現在酌減歸農應卽在此新兵內招其能
種田畝並請愿前赴苗疆承領者給與耕種如仍
田多兵少卽就近招募年力精壯可充兵丁之人
令其領種但屯軍與漢民不同漢民三時力作之

別無餘事屯軍於農隙之時當令操演訓練
事調遣行走自應籌畫充裕庶無缺乏之虞查苗
人所種水田上田每畝可出稻穀五石中田可出
四石下田可出三石合計屯軍每戶給與上田六
畝或中田八畝或下田十畝其所收米穀可敷一
年之口食且苗人止知耕種水田所有山土悉皆
拋棄今所設屯軍除不許侵佔苗界外其餘附田
山土儘其墾種雜糧則衣食益爲饒裕再屯軍初
設棲身無所耕種無資又不能裹帶餘糧以待收
穫應每戶給修葺房屋銀三兩牛具籽粒銀五兩
再議給口糧秋冬應募者接濟至夏收而止春夏

應募者接濟至秋收而止每大口日給米八合三
勺小口半之計口糧食俾得盡力南畝以待收成
更宜選擇扼要處所建築堡牆或用石砌或用土
築官給工價口糧卽令該屯軍等自行修築庶幾
彼此聲勢聯絡出入田疇得收守望相助之益既
有屯堡可守器械亦所必需應將現在苗人所繳
器械揀擇完好銛利者按戶散給以資操演捍衛
再人數衆多不便聽其散漫無所管束查直省凡
有屯軍之處皆有衛守備或衛千總管轄而統隸
於府道等官又查前明建設衛所有指揮鎮撫並
千百戶等官名色今雖不必沿襲其舊似應變通

其意每十戶如營兵之什長設一小旗每五十戶如營兵之管隊設一總旗每百戶如營兵之百總設一百戶責令管束稽查與營兵無異查新疆現布同知通判等官政務甚簡此項屯軍似不必另設衛守備應於古州添設衛千總二員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各添設衛千總一員專司一切屯種訓練事宜將各該處同知通判加以清軍銜令其兼轄而總隸於古州巡道統屬每於農隙之時該管丞倅等董率操演該管巡道仍不時稽查點驗務俾技藝純熟以期有勇知方遇有征調按冊而稽一呼可集較之遠調土兵其利奚啻什倍再苗疆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六

旣立屯軍則應禁絕擾累以寓撫卹苗人之意其庶撫餘苗固不宜令與屯軍錯雜而居亦宜酌給田土資生臣現飭承辦苗疆道府等官分往各處相度情形將田土間雜處所逐一區畫整齊凡已闢之寨投撫餘苗酌其人口多寡撥給田土歸併妥插量加賞卹務令屯軍與苗人田土山場界限井然以杜將來攙混侵佔之弊則一勞永逸不致復滋後釁矣

苗疆告竣撤兵疏

張廣泗

爲

天威遠播永奠苗疆告竣撤兵事竊查黔省占州一帶

苗蠻向居化外廻環三千餘里盤踞數十萬衆性情犷悍兵械繁多居偏漢民界聯郡縣時出擾掠爲地方隱憂臣前於貴州巡撫任內承辦清理開通安設鎮營扼其要隘欲以化導拊循漸底馴順不意臣識見卑庸才力短淺旣已冒昧從事又復經理踈漏雖規模粗定而一切善後章程全未妥善迨臣奉

命前赴西路軍營繼事諸臣旣形勢之未諳又撫馭之無術遂致逆苗大肆跳梁不可收遏查逆苗起事始於古州之八妹高表並接界丹江台拱之交烏支歪等寨捏造妖言傳散木刻到處播揚非止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七

惡兇徒翕然聽信卽婦人女子亦羣起若狂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糾合萬衆襲攻王嶺營汎經古州鎮臣輔勲預派官兵奮力急擊挫彼兇鋒賊始奔潰乃逆苗等自王嶺戰敗復聚集於台拱清江之間往來號召謀逆益急是時風聲傳播人心惶惑屢據官屬稟報情形而撫提諸臣猶以爲苗寨隔遠不足深信祇令古州清江各撥弁兵數百人遊巡會哨便可了事迨後勾結陝廣附和愈衆於三月二十一日圍攻番招營汎始皇遽發兵倉卒赴敵將內地駐防兵丁盡行撥赴新疆派委一庸劣無能之副將宋朝統領而前不意

至番招不能聲援策慮反致被困山頭逆苗稔知
內地無兵卽乘間四出侵犯熟苗同時附和攻陷
凱里次及清平黃平餘慶等州縣又攻燬清溪縣
治燒劫鎮遠思州二府屬之附近村寨人民驚竄
驛路阻塞台拱清江等鎮協營僅能閉城自保而
排哨小丹江二汛因缺糧爲奸苗所愚買路夜遣
致被屠害因之愈肆猖獗豕突狼奔卒難收拾以
致上虞

世宗憲皇帝宸表南顧殷憂遣發滇蜀楚粵六省大兵會
師進剿

特授貴州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專司征討又以地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藝

八

方遼瀾哈元生一人調度難周

命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將軍從下游分領夾擊又

欽差刑部尙書張照左副都御史德希壽總理撫定苗

疆兵馬錢糧賑恤事宜

勦算精詳至周至備將帥諸臣尙能凜遵

訓旨協力同心叢爾小醜不足平也乃撫提二臣已意
見不合迨聞凱里已失勢甚危始提臣哈元生始
馳至楊老駢劄所帶兵役僅二百餘人逆苗聞提
督親來以爲必有重兵不敢輕犯而平越都勻以
上方藉以保守雲貴督臣尹繼善前據屬員稟報
已派遣廣羅協副將周儀奇兵營叅將哈尙德等

星夜赴援而本省黔西大定威寧官兵亦陸續調集哈元生始派遣大定協副將紀龍雲南廣羅協副將周儀奇兵營叅將哈尙德等將凱里清平黃平餘慶等州縣以次恢復開通大路逆苗見內地官兵衆多復回巢穴糾合醜類圖攻新羅營汛阻截運道於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等處同時告急先是兩廣督臣鄂彌達聞知黔苗肆逆卽派遣督標中軍副將王濤並咨移廣西撫臣金鉉提臣霍昇派令左江鎮臣王無黨統領廣西官兵以桂林知府楊廷璋監紀糧餉先至古州嗣復令高雷廉羅鎮臣譚行義統領廣東官兵以廣南韶連道馮

元方監紀糧餉晝夜奔波而上陞任湖廣督臣大學士臣邁柱湖南撫臣鍾保原任提臣董芳先派令九谿協副將李椅陞任洞庭協副將魏國泰湖南撫標叅將謝瓚等帶領湖南官兵星赴鎮遠協應繼復令襄陽鎮臣焦應林統領湖北官兵前來聽候調遣四川督臣黃廷桂撫臣楊綬亦預備漢土官兵以備各調各省大兵先後來黔兵力充裕哈元生遂派遣黔西協副將康世顯由華夷小江一帶援應稿貢汛以通台拱又派廣東惠州協副將馬成林湖南九谿協副將李椅原任清江協副將柳定齒等由八弓梁上一帶援應柳羅汛以通

清江又移咨廣西左江鎮臣王無黨帶領粵西官
兵救援八寨維時古州鎮臣韓勳亦率同廣東督
標副將王濤帶領黔粵官兵將起事之烏弓八妹
高表色同等等素嚴加攻剿卽進兵朗洞扼險駐
劄惟丹江久被圍困先經哈元生派遣雲南廣羅
協副將周儀大定協副將紀龍帶兵援應甫將鷄
講開通逆苗復於平寨黃土壘烏騷坡等處據險
截糧都勻協副將馮茂護糧前往被逆苗阻擊遺
失炮位傷損甚多丹江兵卒枵腹受困幾不能保
哈元生復飛調四川署副將壽長雲南官兵營參
將哈尙德帶領滇黔官兵救援至九月十九日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十

圖破敵丹江方獲無恙是時五省大兵雲集會剿
雖新疆大路俱已開通而首惡逆寨全然負固哈
元生將遣到各省官兵由青溪以西上至楊老並
由大路斜通各新疆營汛沿途密佈連營數百餘
里是以寡愈多而愈不敷用且逆苗始猶畏懼暫
行歛避旋經駐日久情見勢絀復於清平黃平施
秉一帶大路之旁時出燒劫九十月內尙在紛紛
報警官兵奔救不暇顧此失彼幾有無可如何之
勢副將軍董芳分統官兵駐劄八弓一隅之地攻
剿六甫寨頭等十餘頑寨其餘無分首從概行招
撫以圖將就了事且與哈元生各持意見互有異

同所以時經數月之久而軍務茫無端緒也然皆由臣從前承辦苗疆原未經理妥竣以致黔省百姓罹茲顛沛各省官兵受此勞苦臣與諸臣厥罪

維均臣自西路軍營奉

命進口途次驚聞惶悚漸憤恨不奮飛滅此朝食迺蒙皇上天恩暫寬臣從前之嚴譴

特命臣總理苗疆軍務嗣又以事權不一

特授臣經畧重任自將軍以下悉聽節制繼復

命臣兼管貴州巡撫印務從此文武事權統歸畫一委

任

殊恩至專至重更荷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七

聖主指示周詳敢不敬謹恪遵竭蹶辦理臣自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行抵黔省之鎮遠府地方駐劄先將賑恤事宜酌定條款次第舉行並准雲貴總督臣尹繼善咨商再調四川官兵三千名以資協

剿臣當卽一面奏

聞一面咨調外臣查蠢爾愚苗原無終日之計其所以嘯聚成羣力能久抗官軍者以有奸苗數輩恃其寨大人悍號召勾結生熟苗夷羣相附和如上下九股清江高坡丹江山苗等處凡克頑首逆自古州賊退咸聚集於此一帶地方官兵進攻一處各處爲之協助聲援則彼衆我寡每致挫折一番兩

番賊勢愈張兵氣日怯至於熟苗之附和爲匪者雖罪實難宥而究非首惡驅之愈急則悉竄入祈疆爲之出力拒守非所以涣散賊勢之方也若不備拔精銳直搗新疆殲其首惡則黨羽終難解散因籌畫時勢之緩急審度地形之險易酌定分兵三路同時進攻逆苗各保巢穴彼此不及救援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定蓋賊無常形兵無定法安內以攘外遠交而近攻原可互相爲用是當暫撫熟苗責以擒獻兇首繳納器械阻截生苗不許放入內地然後大兵齊赴新疆將倡亂首兇並寨大人衆素稱頑抗者悉行剿除其餘附和苗寨亦責令獻兇繳械阻截熟苗不許收入新疆必使生熟苗蠻判然爲二生苗已定再行佈置熟苗則畚中之魚無所逃命然後分別良頑逐寮清理方可以收一勞永逸之效臣一商具摺恭請

聖訓一商親赴凱里與原任揚威將軍哈元生商囑機宜派令四川署副將壽長貴州定廣協副將曾長洽雲南苗兵營叅將哈尙德等帶領官兵四千餘員名由凱里之空裨一路前進又派令左江鎮臣王無黨黔西協副將康世顯帶領官兵三千餘員名由台拱之台雄一路前進又以清水江苗寨繁

多南連古州東達黎平地勢遼濶臣率同原任副將軍董芳帶領襄陽鎮臣焦應林暨九谿協副將李椅惠州協副將馬成林原任清江協副將柳定國等官兵四千餘員名由清江之鷄擺尾前進三路官兵尅期並舉逆苗雖分衆迎敵而各不相顧官兵奮勇急攻自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四日止旬餘之內已將上九股之掛丁朗利空裨大小營等處二十餘寨下九股之台雄打革等寨清水江之鷄擺尾鷄呼黨鷄右烏溜等寨凡係首惡險巢苗人所恃以抗拒官軍號召羣苗者悉皆攻燬無遺附逆餘黨始知畏懼兵威紛紛投撫乞降臣思逆苗此番逞惡迥異尋常若非逐層深入痛加剷除不足以彰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十三

國威而昭法紀臣因自清江起程卽由各鎮將攻剿之鷄擺尾台雄空裨一帶沿途查勘形勢於乾隆元年正月初三日由凱里駐劄居中調度隨令襄陽鎮臣焦應林留駐鷄擺尾四川署副將壽長留駐空裨台拱鎮標遊擊尹成宗留駐台雄各搜捕未盡餘孽以資彈壓派令副將會長治叅將哈尙德等由空裨鷄講分路進攻丹江各逆寨左江鎮臣王無黨黔西協副將康世顯並新任貴西道劉洵等由台雄交上二路惠州協副將馬成林九谿

協副將李椅清江協副將柳定國並貴東道宋厚
等由烏羅反牌一路會兵進攻高坡各逆寨同時
又令古州鎮臣韞勳由朗洞一帶前進羊色高雷
廉羅鎮臣譚行義由滾縱一帶前進擺弔皆新驪
深險之處復令副將會長治攻克丹江之後卽繞
至八寨會同都勻府知府孫紹武進剿山苗並飭
令上江協副將王耀祖帶領弁兵由上江前進山
苗聲援夾剿是時臣績調之川兵適至臣卽令統
領之川北鎮總兵王廷詔帶領所部官兵搜剿烏
溜報德囊猛囊堯一帶進駐丹江各路大兵奮勇
前進逆苗始猶悉力抗拒繼則聞風奔潰推枯拉
朽所向披靡自正月初旬起至三月底止凡新疆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十四

內之爲首悍惡大寨如丹江之防里烏堯桃繞排
提馬家壘鷄勇壘烏疊昂牌等七十餘寨高坡之
烏羅反牌交上交工南工交篋交包交烏交歪鷄
花等四十餘寨古州之羊色扣里羊弔洞里高枯
八倒旁洞官舟等二十餘寨又滾縱之烏漣擺列
擺弔斗扣等寨以及山苗內之擺調方勝加照加
友加撓加雄等三十餘寨無不燬其巢穴燔其積
聚誅戮其兇頑俘獲其子女著惡首竟陸續就縛
附從逆黨剿除殆盡所餘遺孽悉竄入牛皮箐中
藏匿臣令各路鎮將尾逐窮追逐漸縶逼俱屯

箐口以坐困之查牛皮大箐綿長數百餘里橫亘於新疆之中峭壁懸崖高出雲表深林密樹霧雨不開泥濘沒膝懸蛇交行不但從來兵威所未臨卽人跡亦所罕到詢之本地苗蠻亦止能知其附近大概不能悉其幽遠深遠也臣因詳揣地勢困路徑之通塞爲聯絡之聲援飭令各路官兵四面攢逼以次進攻凡屬至幽極險無不深入窮搜於是僞謀首逆妄稱苗王之色利往利哄銀三元阿苟阿蠟老能老恨強銀堯撒汪隴帶麻阿杜包汪由甘講翁苗瞎子等或被生擒或被斬獻其餘附逆克徒俘獲者以萬餘計臣又恐逆苗逸出箐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五

復飭令總兵焦應林署副將壽長內外設防分佈嚴密復傳諭衆苗罪輕之犯得擒軍重之犯自贖由是苗類互相擒拿彼此舉發雖比隣族黨父子兄弟之間不敢容隱護庇一人是以凡經肆逆克苗自揣必被擒獲因無夫路有彼此交縛赴營乞降者有日知罪惡情急自盡者其迫於饑餒餓斃山林惶遽奔竄入崖身故者不可勝計自四月初旬起至五月中旬止牛皮大箐之內暨四旁巖穴林木之中往返嚴搜委無藏匿新疆一帶軍務已竣隨飭令回兵內地辦理清江下河兩岸苗寨並台拱所屬之大小兩江以及凱里清平黃平施秉

帶餘孽登新疆之苗甫歸

可云野性未馴內轄熟苗受

恩百有餘年乃敢附和逞克無所不至

大妄之時若盡力掃除可使不留遺種

善惡判然必當詳慎區分以期

善惡有委子下通應未將逆逞克比聞大

之難通之府營死首歸我遠師効力者從

一密鑿地特不宜擾累其或雖經附逆未敢

三官軍投誠日久應役恭順者務令將該寨所

地與苗逐空擒獻鎗械全數收繳方准量行安插

至於苗先從逆樂於附和或妄稱官職或代傳木

滇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六

刻或關及城汛或殘害兵民或阻截糧運或乘機

搶劫有一於此必應剷除固不得以現在畏讎之

情形即可稍為寬假臣將內地各苗寨詳加考核

分爲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指示各鎮將弁仍專委

署貴州提督左江鎮臣王無黨雲南永北鎮臣劉

承貴貴東道宋厚貴西道劉泐督率辦理副據陸

續呈報清江南岸之九甫繞號趙賴反受南孟培

鳩柳旁柳受徑刀柳寨等二十餘寨清江北岸之

抱金絞狂平夏高並台革者磨柳羅等十餘寨附

近古世之苗江稱武革東稿貢等十餘寨又大小

兩江之人便舊冊翠虎總場等十餘寨附近施秉

黃平之龍場曰孺輩夷山秉附
各逆寨皆首先附逆罪大惡極
穴率庭斬豈殆盡復據礙劄凱里之廣羅
周儀駁劄黃平崖門之台拱鎮標遊擊邱中
劄施秉新城之貴州提標遊擊董國棟駐劄
之黃州協副將姜煊營等先後呈報所有內地
盡餘孽或據投撫苗人名等擒獻或據被害士民
指名控告俱已逐細查拿審實正法並無一名漏
網又古州鎮臣韓勳回兵朗洞沿途將月姑元賽
八輪盤噶高定翁脚唐流九衣斬牙高猫崖王等
二十餘寨或因其餘孽未清或以其獻寇逞玩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七

經剿燬又據高雷廉羅鎮臣譚行義回兵滾縱將
滾縱之火燒仰黨悉扣三寨因其此寇不獻復行
嚴加剿洗又據都勻協副將曾長治都勻府知府
孫紹武等回兵八寨將番仰番擯番瓮羊亮擺卓
牙門楊牌楊烏等十餘寨嚴加剿懲又據署四川
川北鎮臣王廷詔署副將壽長以桃繞烏查爲
江第一惡寨雖兇苗已多擒斬尚有兇首枉洞蕭
撒二名未獲去歲殘燬小丹江營汎罪難輕恕復
將該逆寨痛加剿洗又據署副將壽長台拱鎮標
遊擊尹成宗報稱排哨落翁鳳黨台盤打革弄賽
越舍世柳等逆寨去歲傷害排哨汛官兵罪大

漸復將各該寨嚴行剿燬又據高雷廉羅瓊四譚
行義上江協副將王耀祖古州同知毛振翎都江
通判鄧翻等以上下兩江苗寨上年雖未附逆但
各寨鎗械甚多所當趨此兵威勒令繳獻旋據各
苗寨呈繳過鎗刀器械等項共數萬餘件又據九
谿協副將李椅惠州協副將馬成林清江通判蔡
時豫以九丟歹旦柳拉等寨去歲首先附逆嚴
加剿燬查自六月中旬起至九月止所有新疆內
地從前未淨餘孽搜除罄盡其現存者皆逐名查
訊委無正竄顯道分明威信昭著各路鎮將文武
先後稟報軍務全竣情形到臣臣先由凱里移駐

清江遂自清江前赴古州經由上江入寨丹江一
路仍回凱里沿途查詢各路軍情悉皆妥竣臣查
新疆內地附逆悖叛者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寨悉
經剿燬痛加殲除其餘三百八十八寨多係寨小
丁弱致被迫脅姑免燬其巢穴仍令將該寨所有
附逆兇徒全數拿獻方准贖罪統計臨陣斬截者
共一萬七千六百七十餘名臨陣生擒並順苗擒
獻贖罪者共二萬五千二百二十餘名口內密係
妄稱名號或僞署官職首惡要犯應解省質審結
案者共四百餘名口密係拒敵官兵燒劫村寨法
無可貸卽在軍營梟示者共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除名所獲逆苗家口審有稍可矜疑者卽行釋於
安插外其逆犯家屬例應充賞爲奴者共一萬三
千六百餘名口其臨陣鎗砲中斃未及割取首級
圖寨焚燒投崖自盡以及餓斃山林者實不下數
萬取獲砲位鳥鎗共四萬六千五百餘門長矛刀
弓盤甲等項共一十四萬八千餘件得獲米穀牛
馬牲畜燕算是役也仰賴

聖主恩威遠播諸將士戮力同心兼以楚粵滇蜀各隣
省封疆大吏等公忠體

國疆域不分等餉備兵有呼必應士馬飽騰兵力充

裕是以指麾如意所向無前該逆苗等經此大創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九

始極畏懼知山箐之深險不足恃兇悍之伎倆無
所施

國法不可再干

天威不敢再犯臣查逆苗等性雖反復人實愚頑所以
屢肆跳梁皆由於不知法紀若不開其愚蒙明白
曉諭縱使極逞兵威多行誅戮亦屬無益臣自上
年抵黔以來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仁威宥物之至意每次遣將發兵總期

卽佈恩威聲罪致討不許誘擒襲取妄誅老弱善

惡旣分良頑攸判是以倡謀黨惡雖擒斬已有數

萬而區分甄別實未敢妄殺一人逆苗等亦曉然

於亮惡爲匪者乃目取誅夷良懦守分者必不致
波累臣自清江前赴古州沿途查勘已撫苗民見
其泥首道左俯伏環迎咸有畏懼悔艾之誠決無
反側不安之意亮逆殄除軍務全竣所有各省官
兵自應撤令凱旋查黔省山高風冷暑雨不時各
省來黔官兵率多不服水土其有染患病疾者先
已陸續撤回今軍務雖經告竣辦理一切善後事
宜尙須留兵彈壓臣酌留楚粵官兵三千名貼防
外其餘並令照依各省程途遠近先後按撥全行
撤回查各省官兵遠來協剿克著勤勞屢次欽奉
諭旨令臣詳記檔案俟事定議叙分賞今軍務已竣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三十一

應將在前奮勇官兵等次並陣亡帶傷弁兵等詳
造確冊送部核議至臣以至庸極陋之人由知府
微員荷蒙

世宗憲皇帝高厚殊恩授至貴州巡撫苗疆重務臣既旨
昧從事而一切經久章程全未籌畫妥備彼時規
模粗定仰蒙

世宗憲皇帝天恩念臣奔走微勞

部議叙賞以騎都尉世職迺臣甫離黔疆雍正十年
台拱遂有鬧困官兵之事迨至十三年又復大肆
猖獗擾害內地

世宗憲皇帝懷不萬方本欲奠安黎庶而臣經理疎謬反

致重困黔民貽累隣省捫心自問罪實臣始上年
即欲具情陳請緣正在辦理軍務未敢仰瀆
天聽今軍務已竣竊謂賞功罰罪

聖朝之法紀攸關伏懇

皇上天恩革去臣騎都尉世職並將臣交部嚴加議處
以爲人臣承辦地方要務冒昧疎忽者之戒伏乞
睿覽施行

條陳驛困並禁派擾疏

張廣泗

爲驛站之積困宜紓閭閻之派擾宜禁事竊惟驛
站之設所以通皇華速郵遞關係綦重臣查黔省
上接滇南下通三楚崎嶇險峻跬步皆山其額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三十一

二十四驛除貴筑縣一驛係省會首邑額設馬五
十匹馬夫二十五名其餘二十三站每驛額設馬
四十五匹馬夫二十三名又各驛內除楊老重安
楊松毛口四驛站不設站夫外其餘每驛各設長
夫一百名以備應付此黔省驛站夫馬之定額也
每馬一匹日額給草銀八釐料穀四倉升每馬夫
一名日給工食銀一分六釐口糧米八合每站夫
一名日給工食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八合此黔省
驛站夫馬工料之定額也又查每驛每季例准例
馬七匹向例每匹價銀二十九兩五錢零嗣於雍
正三年經刑部署撫臣石禮哈將馬價照雲南廣西

例裁減至二十二兩以省浮費但黔省暑雨不時馬匹易生疾病每季倒斃實不止七匹之數從前地方無事之時馬匹價值稍賤尙可藉報銷倒斃之贏餘卽爲買補額外多倒之馬匹迨後旣以節省裁減又值頻年軍興馬價昂貴所領價值僅敷買補倒斃之馬其餘多倒馬匹並無例項開銷彼時署撫臣石禮哈止知將黔省馬價比照雲南廣西一例報銷不知廣西有水路可通順流迅速地方官可以通融應付滇省驛站額設馬六十餘匹餘站俱有五十匹馬數旣多又止供本省差務則輸流應付倒斃自少黔省處處皆山道路險峻首

驛僅設馬五十匹其餘僅四十五匹馬數旣少且供兩省差務之煩而馬價照依滇粵之例一體核減除去准銷額馬七匹之外再有多倒馬匹地方官不得自行買補此驛馬在官之累也至站夫一項每站額設夫一百名黔省村堡畸零非繁庶可比一遇大差到站若待臨時僱募勢必悞公前於敬陳管見等事案內經臣酌議額設站夫俱應長養在站但每夫一名日給工價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八合僅敷本人一日之口食實無餘錢養贍家口是以民間應募者寥寥雖嚴飭該地方官竭力勸募承充而今日到站明日潛逃所有長支銀

米無從着追仍需臨時僱募民夫添助黔省於荒僻平時僱覓已屬艱難或遇祁寒暑雨歲暮農忙每夫一名僱價自一錢五六分起至二三錢不等積百名站夫一日之銀米不敷十餘名一日之夫價差務源源不絕賠累實無底止此站夫在官之累也地方有驛各官因額設錢糧不敷支應凡遇差使經臨除在額馬額夫之內者俱該驛官自爲應付一遇大差卒至如協濟餉鞘數萬兩到站動需馬數百匹或夫數百名地方官無力僱募遂派之里民名爲堡夫堡馬查定例內開載

欽差大臣及學差試差督撫入境需用夫役該州縣遵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三

照兵部勘合給發其督撫入境不由兵部給發勘合者所需夫役准其臨時酌用無許過六十名至知府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不無案卷等項量給夫三十名等因遵行在案無如日久弊生往往於勘合之外濫用至一二倍三四倍不等甚至本省大員亦多任意濫用差使既繁地方官不免派累於民而差役鄉保人等遂得以從中滋弊視村寨之大小分認馬頭馬脚馬尾名色合一馬之僱價出銀八九錢至一二兩不等其僱價之所以昂貴者蓋黔民貧瘠養馬甚少有馬之家居奇抬價鄉民無處僱覓不得不受其勒索日

一鄉之內承總者名曰鄉頭聞有應差之信卽入城伺候此時鄉民不能卽歛現銀鄉頭不能代爲墊發勢不得不向富家揭借以七八扣之本銀勒五六分之重利迨至大差過後鄉頭始將僱募馬價並揭借本銀一併合算卽於認充村寨均攤認償維彼小民又不得不告貸償還旣受僱馬之攤賠又受揭借之重累呼訴無門實堪憫惻至於堡夫之累黔省烟戶稀少附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派之四鄉有離城七八十里或一二百里之外皆需來城應募雖官爲給價亦止能照依扛抬一日之程途給發一日之工價其餘往回守候則皆廢時失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應一日之姑夫卽數日之賠累四鄉里民若不按照田畝公攤幫貼必致無人承應是以每夫一名除官給價外糧戶等私自幫貼每至二三錢之多在小民之失時廢業旣已疲敝堪憐而糧戶之攤派幫貼又復苦累無已是堡夫之累民爲害更甚查黔省額徵正賦每州縣內多者不過數千兩少者僅數百兩而民間夫馬攤派每致倍於正供以貧瘠之黔民當無窮之苦累其何以堪臣與司道等再三酌議若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廠定處分斷難永絕弊端請嗣後過往差使凡有助合者悉照勸合應付至本省大員入境不出兵

部給發勘合者亦遵照部定額數應付倘敢多索一夫一馬者許該地方官立時揭報督撫以憑核實治罪其不據實申報徇情濫應私行派累地方者一經發覺計其所派夫馬之數以枉法贓從重治罪庶官員知所儆畏而民間之擾累可除矣惟是院已禁其私派凡有往來差務俱係在官承值則所有夫馬草料工價等項務令足資應付方可永絕弊端查滇南省會首驛額設馬六十四匹其餘各驛額設馬五十匹滇省道路尚屬平坦其所設驛馬祇供本省之用而馬數較多黔省山程最

爲險峻兼供滇黔兩省之差而馬數較少除馬價已經前署撫臣奏請照滇例報銷未便再爲議增所有各驛馬匹應比照滇省馬數增添貴筑首驛原額馬五十匹應增十匹其餘各驛原設馬四十五匹應各增五匹共增添馬一百二十一匹馬數旣增則馬夫亦應添募貴筑首驛原額馬夫二十五名應再添募五名其餘各驛原額夫二十三各應各添募二名共添夫五十一名滇省每馬一匹日額支草料銀七分二釐黔省每馬日給草銀八釐料穀四倉升值價銀二分合算每馬日僅支銀二分八釐較之滇省少支銀四分四釐實屬不敷

且飼馬以穀不如以豆之堅實有力今請酌增每馬日支豆草銀五分料穀停其支領滇省每馬夫一名日支工食銀五分四釐黔省每夫日給銀一分六釐口糧米八合合算僱日支銀二分四釐亦屬不敷今請酌增日支銀四分糧米亦停其支領如此則馬數既多可以輪流更替飼喂充足飽騰可期不致有多斃賠累之虞矣至黔省站夫每名日給工食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八合合算日支銀二分滇省每站夫一名亦僅日支一分八釐較黔省尙少銀二釐但滇省額設工食之外尙有官田租穀名爲冷飯槓索草鞋等項田畝爲公幫之費

黔省除日給工食銀二分之一外並無絲毫幫貼且站夫之苦甚於馬夫若工價過少實無人應僱今請將口糧米亦停其支給於原給銀一分二釐之外酌增銀二分八釐共日支銀四分則地方有驛各官易於僱募承應不致復有里民幫貼之累矣抑臣更有請者凡驛站通衢民間之擾累旣除尙有偏僻郡縣未設驛站處所每年學臣經臨考試或上司差委盤查或木處地方官因公他出所需夫馬亦多係派累里民承應至於苗疆等處非止文員派累並武員弁目不論事之公私輒藉軍裝名色派夫扛抬更有兵役通事人等偶奉差遣雖

人犯不敢與較而不法解差等卽隨同沿途滋事更爲擾累臣請嗣後凡係發遣暨已成招解審人犯令地方官查明程途遠近者按日算給口糧遠者折銀發給令其自行買食所給銀米統於囚糧項下准銷再查明果係重犯或新經受刑暨實老弱者有驛站處於額設站夫內應付無驛站處許其僱夫抬送所需價值亦准於本省公用銀內給發庶街夫承應之弊亦可永除而黔省官民均沐

皇仁於無極矣

請免折色兵糧疏

張廣泗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疏

二十六

爲請免徵支折色兵糧以除兵民兩累事竊照黔省各標鎮協營兵丁每年應需月糧例於各屬額

徵秋糧及改徵米內撥給供支但各州縣有糧多之處駐防兵數較少又有糧少之處駐防兵數較多其不足之米勢不得不於餘米州縣酌撥支給而黔省山路崎嶇兵丁不能遠領民苗亦苦輓運故歷年來俱遵照康熙四十三年題定事例每年於秋收之時行令應撥應領之營汛州縣各將時值米價查報由司道將兩地所報時值從公酌核將報多者量爲稍減報少者量爲酌增裒多益寡折中定價造冊詳題行令州縣照數徵解支給官

兵自行買食再各鎮協營兵丁應領米圻銀兩每
年秋成定價具題之後州縣始行徵收以致秋冬
應領米折每有延至次年春夏始能領回相去收
成之時甚遠價值漸昂所領之銀不敷糴買於康
熙五十六年內復經前護撫臣白潢題請預於藩
庫借支銀兩俟各營赴省請領春餉時順便關領
飭令各州縣將折徵米價徵解還項此歷年遵行
之舊例也今查折衷定價兩地時值既有多寡之
分則酌數徵給自有增減之別在折徵州縣之百
姓按所增之價完銀自必浮於應完之米數而兵
丁按所減之價領買自不能敷應領之實米於兵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三九

民實屬兩累臣與司道公商定議查黔省各標鎮
協營兵丁自乾隆三年九月起每年應需月糧除
撫標提標貴陽安順永安安南普安遵義平伐新
添平越黃平天柱平遠黔西畢赤等標協營兵丁
月糧應照往例仍於各本地額徵秋糧改徵米內
就近酌撥實米供支又荔波營兵丁年需月糧業
於遵

旨議奏事案內議詳題請按年動支庫銀發交荔波縣
照依時價採買以備供支俱無庸議外惟安籠威
寧鎮遠古州大定定廣都勻銅仁清江丹江上江
古州道標歸化水城長壩長寨獨山凱里黎平思

南石阡仁懷朗洞等鎮協營兵丁每年應需月
除於各本地應徵秋糧及改徵米內就近撥支本
色並撥支楚粵二省運供本色米石外通計無閏
之年不足米一萬九千二百七十餘石有閏之年
不足米二萬七千二百六十餘石此不足米石似
應照依從前舊例仍於上游之開州貴筑清鎮安
平鎮寧安南平遠黔西正安遵義桐梓綏陽等州
縣徵支餘存米內按照兩地所報時值折中定價
惟是米少地方價必昂貴餘米處所價每低平向
年各屬之價不甚懸殊兵民雖覺未便尙不致有
重累今各屬米價每石自八九錢至一兩四五錢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疏

三

二兩不等此費彼賤大相懸絕若仍照從前定價
徵支自必民有倍徵之苦兵有不敷買食之虞查
雍正十三年及乾隆元年各屬應徵錢糧欽奉

恩旨蠲免至乾隆二年又將各屬餘存米石徵收實米

貯倉其各鎮協營不足兵糧俱經按年動支 銀

照依各該處時價折給兵丁自行買食在 自

乾隆三年九月起以後每年不足兵糧俱照上年

之例按年動支司庫銀兩照依時價折給各兵自

行買食其折給米價每年於九月秋收之後行令

各該地方官會同營員公同查報司道核實分晰

造具銀米細數清冊詳請核題仍於各該年奏請

案內分晰入冊報銷至開州等州縣俱有動支軍需及加貯穀折等項米石均宜亟爲買補應令該州縣將前項應採買補貯之米卽將每年應徵折色米石徵收實米貯倉准作買補之數俟倉儲充盈之後或令照依時價徵銀解庫或令仍徵實米貯倉之處再爲定議如此變通實於兵民兩石裨益而倉儲亦得漸次充實矣

藝文

狀 頌 贊 箴 銘 書 論 解 考 辯

狀

唐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柳宗元

臣仁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
褒寵臣自七歲卽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
守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
先志報効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
勅以王承宗負恩于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
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答百
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舉旗冀獲盡於微誠
儻不墜於遺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狀

一

明

嘉瓜頌

王訓

明受天命奄有萬方貞元會合君明臣良維皇維
統景運彌昌至和協通發爲嘉祥南國之臺園有
瓜瓞綿綿其蔓澤澤其葉和氣長養瑞氣凝結兩
實並蒂六本同列含英吐芳蘊秀流香金膺玉質
雪水冰臙形圓而直色正而黃臺臣稽首獻於明
堂曰此嘉瓜我朝之瑞肇自高皇龍興草昧適當
其時風雲慶會今我聖君德侔功配仁風化雨洽
於邇遐天人交感得此休嘉再產斯瑞視昔有加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頌

二

寶山天眷壽我國家至治之祥太平之效天子萬
年永綏億兆小臣頌歌以繼舞蹈

金芝頌

有序

曹文縉

余誦黔記其凱播之秋中丞園東金芝生焉踰年
茁平芝生如故感而曰有開必先植物得之故西
域貢誠漢武致石榑於異國而靈根遐敷東吳衡
命魏祖樹朱橘於雀園而華實不就以彼花卉微
者耳植之尙有榮瘁矧乎其不世之瑞無根而萑
者哉且其生惟七月古者以是月命將選士專征
不義又其附麗惟李李者理也此言兵刑得其理
則祥符協應其較著者也小子不敏目擊蕃祉敢

稽首而獻頌曰乾始儲精景星慶雲坤維鑄彩
佞莫莫惟德馨香感於神明矧茲金芝惟國上珍
商嶺徒慕謝階空陳含生稟和釀社幾何自根自
本並育並異色暉玉李光映朱柯六英璀璨五色
婆娑初疑維摩披衣向座吸日服氣嘘霞成塵又
詆美人含情對居紅吐天桃素凝芙蓉我聞衡論
實惟神草其氣馥郁其精瑩皎蕙蘭讓質蘅杜遜
藻荃蓀俛首金光失寶問生不多邊微益少在漢
武皇產於齋房彼惟單植曷雙呈祥歷世孝宣誕
生函敷孰知今日匝歲爭妍問生何自想移仙家
金莖玉葉三秀竒葩問出何爲以彰有德蕩播稔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頌

三

苗中丞大業元老壯猷機槍斯滅其武南陲奏功
北闕上帝及臨草木可格白露爲霜瑞芝於赫士
庶傳緇緇緇銘碣慚予不文續貂揚烈

國朝

黔省慶雲嘉禾苗蠻歸順頌

王士俊

黔省禹貢荆梁之域離京道聖七千六百有奇欽
惟

皇上至誠之心至聖之德中和純粹之氣上蟠下際之

光如乾道流行何分遐邇如坤厚載物不隔山川

至於蠡爾苗蠻妄思梗化凡固屬

睿慮用詳廟算夙定者也臣士俊於雍正七年八月十

七日奉詔撫臣檄行知照恭悉黔省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慶雲凡七見梅峯黑苗抗拒王師忽覩慶雲騰現輒合掌輸誠古州日月數寨亦接踵効順此皆鴻濛開闢以來其人未遑聲教其土未入版圖良由

皇上敬

天而天瑞聿昭知人而人謀咸當所以銷甲兵之氣象爲日月之光華太和致祥百穀蕃穰化瘠爲腴嘉禾編產穡歟盛矣臣竊稽史記云卿雲見喜氣也古今注云黃帝擒蚩尤於涿鹿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花葩之狀尙書大傳云周時有禾各莖而同生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類

四

周公曰天下其和一乎已而越裳重九譯來朝然則驗之史冊慶雲嘉禾之瑞固帝王赫聲濯靈遐方輦服之象也臣以爲黑苗種類雖性頑壤僻猶附黔楚內地茲上瑞疊形普大光照意必天戈所指掃清殊域來享來王爲萬年寧謐之兆且堯舜之世苗民逆命舞干羽而有苗格故堯時嘉禾生舜時慶雲見今

皇上至誠感神孚於堯舜

天於苗衆先示感應之機

皇上卽謙讓未遑而

天心篤愛已合五帝三王盛德八業而爲一人矣宣付史

常照耀萬古豈不愛哉臣黔人也既恭慶受天之
祐復私幸本籍人民享億萬載太平熙皞之樂故
踴躍歡抃而肅爲之頌曰

皇天眷命景運昌

聖人首出萃百祥三禱五慶在日旁同本異穗嘉禾穰
黔之山兮煥其章黔之水兮爛其光黔之人兮樂
且無與不煩一矢啟苗疆彼蒼垂象兮孰敢當膚
功超軼古帝王四方來賀天威揚

帝曰俞哉母怠荒蒸已南面垂衣裳文恬武熙播萬方
日除月竊走鯤驪自天申之寶祚長小臣獻頌兮
曰父母之邦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頌

五

贊

明

天馬贊

宋 瀛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中法淳澹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寶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鬯土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石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芻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

六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贊

六

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鬣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筋歷之人踣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霹靂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峯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爲臣濂楷

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土人妻當爲不誣也肆惟皇主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賢寒暄邇者羈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泐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籍籍紛紛豈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膏衣財食日懷保於小民蠲宥之士蒐羅始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竒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贊

七

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驥武窮兵以索諸大死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炎蛟龍升靈淵澄神馬生祥麟瑞霽晝杳冥大一翁聚通精靈龍鬣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遠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傾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建

年從用兵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贊

八

巖

明

太守箴

劉之龍

維明運昌萬里職方貴山富水咸入版章建邦豈
守簞於莊皇寸稱牧伯古並諸侯秩二千石下邑
綏旒朱旛熊軾五馬優游召父杜母漢爲循吏勸
海潁川蒸蒸平治五袴歌成兩岐麥瑞河北渡虎
合浦還珠蒲鞭化洽竹馬信孚甘雨隨車卧轍載
塗帝咨民艱實重師帥豈以遐荒德澤疏室眼前
赤子鄉鄰同室烏言卉服上世淳風帶牛佩犢化
導之功夙夜匪懈其政自通畏彼四知堅此素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箴

九

一鶴相隨懸魚比潔酌泉而爽勿溺於涅東海嚴
卿晉陽臧彪德讓君子鸞鳳其儔惟胞惟與河養
喚咻三代斯民直道無鞅何武去思寇恂願借一
體惟懷誰其有隅我思古人視履不愆子况異等
文翁育賢休聲浹茲吏治幹旋隨曉小子麟符斯
辱重託是資素餐惟跼爰疏鄙箴誦言司僕

銘

明

德禮堂銘

程燁

德無常師敬以持已禮有定體宜民而已賢哉印
岡德禮名堂道之齊之嘉言孔彰吾奚以禮吾奚
以德先聖後遵前修維則

崇正堂銘

劉丙

維正伊始無極之真清濁既判正由以名惟氣之
正人乃有形惟理之正與心俱生惟心之正在意
惟誠惟學之正必理是明言以正發動以正行仕
以正進功以正成事君而正君以安榮治民而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銘

十

法無變更秉正而生固爾之亨使斃爾正死亦爾
輕卓哉孔孟正學以宏嗣是而正紹於同程張朱
繼作皆以正名寥寥影響誰抗斯旌懿茲南楚千
里專城崇正有院翼翼崢嶸祀彼先善爰集俊英
惟正是學若見嚮美夙夜匪懈以紹芳聲已正人
正天下以平豈媒利祿徒弋簪纓我思崇正以求
稱情

建神武祠碑銘

鄧文章

炎漢日落皇綱幾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蒲坂降
神桃園軟血龍從豫州鴈行訖爲辭曹歸納燭巨
植節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卻陷堅雷轟電擊

兒欲氣老瞞虢魄示足方峙天柱遽折魂遊宵晶
靈自光烈靡地不祝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祿漢
夷夜郎不度煽毒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王赫
斯怒嘿護難危假夢告猶馮虬賦詩斬關拔砮翼
我王師兔穴旣掃邊庭乃犁東市然卓南粵獲嘉
邊眈安堵將士偃旗功在社稷誰其疇之疇之維
何祠叔神武金相玉質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
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盤江湯湯貴山廡廡廟
貌維崇永奠茲土綏厥戎蠻懾彼豺虎勒石千秋
銘勳萬古聿昭神貺以篤國祚

平播銘

有序

江盈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銘

七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便事彈劾黔中則聞黔父
老談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
丞郭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
稱黔人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
於黔之人者無以爲報則謨黔師平播銘與黔父
老共圖永永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
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回初犯飛練次犯
重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健兒
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
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
西至則嚴所部兵不滿五千帑金稱是乃焦勞愁

思諸宋公曰無求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爾是披肝瀝血連疏當寧蓋情切於諸葛泣於包胥廟堂之上一感動請兵等事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差餉又復與益兵餉既集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八萬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蹂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高關烏江受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

險崖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僞遂計窮雉經以死妻子爲虜蓋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爲坵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爲郡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西轡之憂旣已銘功鍾鼎紀錄太常矣方其功之旣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自有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銘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蓋首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緝

苦漢文網而與酋世媾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
黔若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城播而楚
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武昌城
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
之地居恒仰給楚粵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
百里酋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則床
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
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
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
泣願效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

爲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
使酋之與國不爲酋用爲我用不但用實
心爲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膽氣日奪區
區彈丸貴筑不敢一矢相加蓋黔乃能完而因以
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
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
虞黔之掘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
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
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
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
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奮我

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遂完黔而賊且突而
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
父老總總然懼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當報
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卽科處楚西徼所爲得
安全驚與今日擁重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
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
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實戶之總率三軍實爲元
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
叅存意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叅廷良王大叅邦
俊梅少叅國樓張少叅文奇梁少叅銓臬司易憲
長登瀛尤憲副錫類洪憲副登源路憲副雲龍陳

憲副與相袁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內贊帟幄備殫
心力都司王納忠張秉忠登陲率眾用固我圉賊
不敢窺副總戎陳寅陳良珙叅戎朱鶴齡都司徐
戒躬率士卒衝冒矢石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
南守貳徐庭綬別駕夏勳先後在郡拊循疲民調
攝元氣其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
厦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
大亂樹茲偉伐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
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播酋欺君亂天
紀敢奮螳臂稱禍始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
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危若几上肉郭公

單騎來乘節日與直指共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
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勝風雲各務斷脰除
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關次第斬賊勢窮
蹙如被魘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就縛妻與子捷
書飛報龍顏喜荒徼一旦歸職方介鱗盡化爲衣
裳乾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英雄鬚眉
照今古伏波銅柱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足
數

文筆洞紀功銘

戴燥

三山苗爲思銅患者歷年多不可記矣萬曆甲寅
冬因兩臺缺彼醜謂大兵難動益肆匪茹居民苦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銘

十五

劉公觀光文武壯猷赫然爲地方請命會
守道黃公文炳行部至公識達天人望氣而知夷
氛之不競也總戎鄧公鍾赤心報國思滅此朝食
因相與商畧機宜秣馬厲刃鼓而殲之由冬而春
徂夏獲醜獻馘功收全勝者二父老相傳以爲百
餘年來未有焉蓋自吳受月之糾紅苗掠戎滿屯
也而後有水銀山之役自龍朝貴等之攻凱文營
也而後有黃栢山之役自賊之挾陳湯銘而負固
也而後有牛角之設計兵則僅三千三百有
奇而後有動藩帑絲毫乃能深入窟穴冒險受

人之夙憤快矣大漢之先聲恢矣宜築京觀以示
來者適戴子長上蓋土事竣登臨至交寧洞得碑
久之曰是可信湖中片石以爲燕然之封豨可令
孟堅曼視千載諸大夫國人皆曰可遂勒之銘曰
望夷氛兮戎甲鳴命超距兮犁其庭發機妙兮陣
雲驚士慷慨兮各先登除兇頑兮血灑壘凱歌奏
兮振威靈不復反兮嗣南征

思州知府李君墓碑銘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
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
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銘

六

執留郡二日刦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
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
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刦質是勢爲之開端者書告
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
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
驚其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
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寧銅
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
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
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
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禮諭祭於家賜

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守
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
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
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
因於賊已數日且被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
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恤死事者優矣其於兵
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青州諸城人
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
縣高祖子質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
考鑄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
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爲政清勤民德之隆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
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
之曰旱旣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
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
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
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
內江民攀留之不得爲滯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
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
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選

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
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
攝守澂江君既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
司以爲平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
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畱立石如內
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
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
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刦者後竟
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
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
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
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
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於余余不可
辭而爲銘曰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
於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爲謾欺皎
皎李侯置明其志焉不顧死以絕刦質帝嘉精忠
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寧不
愧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
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
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燬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書

明

謝安宣慰書

王守仁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中以禦魍魎則其分所宜故雖夙聞使君高誼經旬月不敢見若似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饋粟庖人饋肉罔入代薪水之勞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以金帛副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不敢當矣使者豈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貽安貴榮書

王守仁

滅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遠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繩之使君必且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書

十九

無益縱速幸免於一時或至六年或八九年雖遭
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盡其力而議其後若是
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幾千百年
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
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踰越故天子
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
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
以爲不可夫釋可滅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
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
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寇盜以撫
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書

二十

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已非設官之
舊又于進不已是無底極也狀必不堪夫宣慰守
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
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
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
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
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
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
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
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與貴榮書

王守仁

阿賈阿禮等叛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蹇或出妒婦之口然阿禮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
羶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
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謂使君平日
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
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
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
以待使君者厚乃文移三至使君始出報論紛紛
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
師解洪邊之圍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
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卷

三

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散情益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
衆固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
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
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知否使君誠
外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
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
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
一大郡據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
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若環遼西而居有百數

也今播州有楊愛甌里有楊保靖州有彭世魁等
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鱗於楊處諸人使
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
矣深 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
氏之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
而羣 入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隙說
不欲 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
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
出軍平定反側破撤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
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邀將來之福某非
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爲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

席 書

近時董諸士者要不過屬題命意改課文數字句
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上以是取
士下以是挾策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
爲學居今之時欲變今之習誠難矣豈朝廷取士
之初意乎然貴之士安於土俗誘以祿利尙不樂
從教以舉業復不能治幸有治者日省月試又不
能工而况有大於舉業者乎舍是以教貴誠亦難
矣夫舉業者利祿之媒也世之皓首一經凡爲祿
利而已以書一人推之書少時治舉業要不過爲
利計也然昔者借是而有聞今者脫是而愈暗

是誤天下之豪傑者舉業也。使天下士借是而
知所向上者亦舉業也。古語云：「一見道宋儒亦
曰科舉非累人人自累科舉今之教者皆木之聖
賢之學以從事於舉業之學亦何相妨哉。事以
文學進於道理晚以道理發爲文章倘無兼業塵
學因進講之開悟以注中之道義於舉業之內進
以古人之德業是執事一舉而諸生兩有以益矣
與中朝人士書

萬鏗

苗賊巢穴如蠟爾雷公等山礮接連湖貴四川周
圍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
可攀躋狹路羊腸不容並足自竹箐叢生彌望無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書

三三

際幽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
側肩俛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
得志我從外視內則暗雖有長技莫施其地利之
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修崖茂林卽晴
日亦將午而後朗甫及未而已暝但遇稍陰卽飛
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
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
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惟魯易於宰籠自正德以
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僱倩此苗以爲前鋒用
能克敵匪強及至近年土官構讐各厚餌此苗以
助攻苗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仇讐

尋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上司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矣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儲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塞糧運甚難故爲此言其狡苗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書

二五

不知地方之害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己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難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靈巡撫陳克宅書

田汝成

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講

整軍萬死一生之計誰呼而起非有旁察突擊
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
中無異甕缶穰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
無異哺噉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犬豕
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
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應貔虎是曰刀鋸之魂
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召而合者三四百人
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
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
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
中原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

故守蠻之畏皆廣列伏便懸險固越高四塞以困
之謂之得地若我遼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
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破亦去可以蠶食磨
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途重營密柵勤
其固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逞退無
所迫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臺礫靡下矣若夫
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
之戰不可不虞也相持旣久觀望無端我軍高舉
彼窮而銳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鳴則則勢之變不
可不備也防禦旣周姦謀益密必甘辭納款以可
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

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狙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獲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論圍之策不可不拒也。茲數者惟畧必有戒，算而疏，寫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至於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徵，亦群狗之巨阨也。崇山密菁，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鈿，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渺小之官，是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烈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書

三

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假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籍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似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闔，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

國朝

復貴州提督李本深書

甘文焜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誠以從

王作撐天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
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爲封疆大臣之所以生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維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授
首於水西羅甸櫬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白
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晏
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閩外兵權是
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
其旁貸者也適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書

五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踞搖動人心披猖鼎
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安
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
籌儲糈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撫部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大人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爲塘報杳無端茲事
勢禍亂已熾本部院薦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
並轡剿滅妖氛幸惟恢弘大畧共披肝胆仰報
皇上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乎本忠孝

真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威
寧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
共勤工 擊鐘鼓式靈犬羊隊會中不必俟勉涉蠻

江始志向其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
日月富與本部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爲於
燦之

王師板蕩之功勲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
流芳卽或寇孽猖獗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
疆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屍無馬革裹
還斷不稍存携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亡
與本部院相爲一體爲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驅劄
盤江上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爲聲
援本部院會同撫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
固守以時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書

五

王師不然者愴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
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退亦多凶未免雉罹於羅
狼跋其尾一失脚時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遺
馨遺臭千里辜竊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
後悔可也

復雲貴總督高其倬書

元展成

十月十一日大差至捧讀鈞劄請逆苗裹糧嘯聚
不過十日半月糧盡卽散又云大營糧多則守糧
乏則移下乘以就食云某伏查台拱居九股之
中而九股一帶村寨星羅碁布人烟幅輳倡亂之
人近則數里遠亦不出數十里當茲秋成之後人

俱家有餘糧更番出沒以相接濟則逆寇之熾未可以計日而盡也明矣急宜用兵開通下乘一路雲集台拱竒正互施摧堅搗銳不特逆勢易殲便於掃穴諒可以因糧於敵使竄匿者亦失其所恃也至於丹江之鷄講一帶八寨之擺調方勝一帶清江之鷄擺尾一帶地俱附近台拱苗亦各懷携貳未雨綢繆之計已久達之左右矣昨查排畧挫颺緣趙鎮約會失期內外舛錯所致今我兵已會集二千餘名不爲少矣內外定期夾攻而進諒不致再有阻隔若因大營糧價遂圖移兵就食此斷斷不可者現今劄營之地已擅形勝壁壘新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書

二十九

土垣糧建旣便於守亦易於攻忽爾播遷苗必盤踞是我先以地利予苗矣而後從而取之竊恐必勝之權仍不在我語云戰勇氣也氣盈則克猶可以守若營移而氣竭矣我竭彼盈勢將不免加以丹江清江等處之苗觀望已久今一旦示之以弱設或四面蜂起不免全局震動收拾愈難且尺寸莫非王土此地旣入版圖又安可以輕棄而况自七月至今除官將兵丁外工匠數百人夫役數千人一經動搖苗必知我糧盡四山莽伏望其旗靡前邊後掩中衝邀擊欲全師以出不亦難哉縱使卸齒堅整弁士齊心而匠作夫役不能保其不驚

惶寔匿逆苗乘其亂而肆其兇將有不可言者某之所以云斷斷不可者此也已將此意行之軍前文武矣爲今之計宜輓糧以濟大營爲急務雖備極艱難險阻亦必相機設法但得糧運一通我師分險扼要以商攻取之策庶幾有備無患惟兵非節制將乏謀畧是爲可慮爾蠡測所及仰惟鈞鑒

論

國朝

濟火論

田雯

濟火者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口
長身魑面白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嘗
戰鬪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
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
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
更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
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
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論

三

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
畫爲武畧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
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
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
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爲
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
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陬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
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
隅爲蠻王長其亦竇叟青羗之儔乎不可謂不豪
矣迨乎累世相承奄土要皆以識機達變爲

力効忠死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
國者非徒以爲國而忘君親之也天啟壬戌之
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非徒其之復授三謀張
重施之入路進兵守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繼指
二山奇制勝蓋有朱契元之方譽在豈曰無人歟
若其南人後及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
若其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奢香論

田雯

奢香者竊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論

三十一

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

之翠死者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

術時馬擘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

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

端諸羅果懷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

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

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

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

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

蜀高皇后曰吾知馬擘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

以安一方也乃召暉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翠後也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為患夫人而知之即馬暉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為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為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暉以為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犇一

聞召而即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酋之繫連霑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榮貴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暉之所以誅也

白雲山論

田雯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避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

前有石名跪井汲石必跪乃可得水俗傳以爲溪
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
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
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論曰吾
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早知其
不終然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
待金川事起而後爲行懸之謀俾其流離殞尾少
延旦夕乎旣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旣殂高
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
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
光復舊物耶旣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

直詣京師而又久憇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
濟尚在何至燻飲食於鱗蟲鬼神耶蓋荒唐之甚
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請岑瑛言狀
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
廷鞠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
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曰其實迎入西內稱老
佛以壽終旣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蒼得兌之歸
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
可知矣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藩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

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
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
併力一出於剿旣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
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
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
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
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隸叅政張文耀監之
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卞御
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
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
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

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以
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十府瀧澄知
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
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
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
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
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玘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
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
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
據故也而紀律嚴肅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
於重慶登壇誓師三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論

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

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卧內輪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繹功爲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姪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澄澄修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弱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

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卽情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樸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和至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惟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懸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王撫而

撫王窮心齊未齊前跋胡而後憲尾進退維谷事
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
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
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餽糈計
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地地勿戰
圖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
規模非可漫營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
播猶八百岡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
水西則有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敵
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
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
者矣

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

牂柯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卻近羅
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卽牂柯江源折
流爲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城會番禺入海
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人鮮有
能識者則以地荒論於臆脫而人壅扃於觀聽也
故作牂柯江解崑山子曰余弭節益度盤江云江
廣僅百餘步自貴筑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
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覆濤汨土人謂水

漲時漂巨木撞岸峭壁箐嵐人跡罕入下流至打
罕聯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比余歷普安斜出霑益
境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
河填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
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
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馳二百餘
里有七星關河詢之故老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
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水爲盤江地第山
水峭險狹狃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總前二說固
未晰知牂柯江所在而牂柯江爲盤江則無可疑
者按遷史牂柯江者莊蹻兵威夜郎檣船處也

戎本古夜郎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出七星
可渡行者當唐蒙風諭南越也越人食蒙蜀蒟醬
蒙用蹤跡之夜郎臨牂柯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
以疆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郎爲置吏浮師牂
柯江出越之不意制越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爲
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
束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
柯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西
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夷獨置南
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爲自保就至唐時因以播州
之珍州爲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爲夜郎不知古

夜郎從高戎直逼甌駭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
郎多同問蒙曰漢孰與戎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爲
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令人泥區區之珍州爲漢夜
郎又窘步旁蹊谷疑指牂柯江其亦昧莊生秋水
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蜀乃今盤江灘
瀨獍惡虐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邪抑當治道
時一歲費剗夷之力師過不無罨笈盤剝之苦至
打罕乃得沛乘舟楫故兵進至而南越已平邪載
考八校西軍時即擊滅曾久殺漢使者且蘭遂平
南夷置牂柯則自烏撒透迤而南皆其地舊漢爲

亦牂柯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柯界內矣是時邛笮冉驪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徃實之於是關隘斥南至牂柯爲徼則越雋等郡界接亡部也然則牂柯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靈絡化工神運余嘗用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雋山蛇蠟虬從衝迤南五嶺皆崔峯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行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梯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柯膠戾之山巋然爲神州之拱背也荒徼山蹊以地圖察其扼要不過數寸其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解

罕

尙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誠爲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雖來喜功之譏目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夫唐蒙通南夷之二郡健爲牂柯也相如通西夷之二郡越雋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與焉真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肇有益州昭神州又益一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州又益一郡也其視東晉不競委神州於劉石僑州名以削弱不亦大相逕庭歟嗚乎亦可觀盛衰之世變也余於是重有感焉

考

宋

馬端臨

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其楛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也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近之又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聖

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于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知詳也

莊蹻詳柯考

郭子章

據司馬遷稱莊蹻范曄後漢書云莊豪據馬端臨說頃襄爲是威王爲非莊豪爲是莊蹻爲非然馬氏又云豪即蹻也考范書與註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蹻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跲蹻廉兮李奇註曰跲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蹻爲盜之始也考遷同范曄

並無此說顏師古註云躑音居夏友使躑爲盜

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踞柳下惠弟

人甚明奇以爲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躑

連及躑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躑以此故不果

王元美云楚有兩躑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

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

之躑爲非盜矣予謂遷固旣訛頃襄爲威王又惡

知不訛豪爲躑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爲

正又牂柯二字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柯異

物志曰牂柯繫船牁也韻書曰牁柯郡名通作牂

又作牂牁通作柯近有作牂柯者直音曰牂音作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四

牛肉重千觔牯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

牂柯爲正

國朝

牂柯江考

田 雯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柯牂柯者繫船牁也華

陽國志曰頃襄王遣將莊躑伐夜郎軍至且蘭

檣船於岸步戰賊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檣船牂柯

處乃各其地爲牂柯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

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

郭守志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

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
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
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
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
文之故耳按且蘭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
則牂柯江卽今之烏江自遵義湄甕至印江入思
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
陳立據思邛召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志旣在
思南則牂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椽船之處不在
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
且蘭舊地椽船於岸或卽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
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椽船而步戰而牂柯大姓
又何以舍楚蜀大徭紆廻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
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
流也後之人旣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衛里是以
有此誤也

紫池考

田 雯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
廣鬱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
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其
下流名曰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之名
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考

三

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邑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
爲一大槽州曰黔江卽夜郎之水梧州志又云城
南大江漢武使繆義侯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卽此
水也江也遷水也牂柯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
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泉其亦可也毋亦
志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
黔獨稱牂柯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牂牁縣播與
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隸黔
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
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
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四

實相稱而易曉爾

黔中水道考

晏斯盛

自莊躡畧地楸船且蘭而牂柯江始出然循江
沅前後漢書異指江沅番禺莊躡唐蒙殊歸桑欽
酈元西南未數山溪分合畧而不詳予旣著牂柯
江論復據遊覽所經考證圖志記其水道存隅識
焉黔處萬山中形勢紆廻分著微渺所爲茹納羣
流吞吐豁壑達江赴海綿血脈水而經之者曰烏江
曰盤江曰濛江曰銅仁江口鎮陽江曰清江曰都
江烏江卽夜郎水出修文而西西北之陸廣河其上
自威寧州之八仙海營菩薩江汎露州各溪澗流出

關瀟厥寧道滇南者多濟此元馮福可詩曰點蒼
何蒼蒼環以西洱河百年雨露恩詎敢煩天戈
門振烏撒衣帶踰牂牁巨險久已平故關尚跛陀
云胡七星名亦復重不磨此以知其微塞矣今有
橋曰七星橋明嘉靖間道人黃一中建橋西南有
黑章水注之或曰卽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
破蛇節宋隆濟於墨特川倘此地耶又東流至大
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
間破地吼出南流來注之又東過府治南東流石
得以則河又東左得烏西河又東爲六歸河又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聖

右有簸梁河合武着墮極織金等河水自平遠州
界黑跨牛場汎東流來注之又東北有西溪河合
楠木溪水東南流來注之又東至黔西州東南爲
鳴池河有渡曰鴨池渡兩岸如劈崇崖如雪黔西
大定要津又東至修文縣西北是爲陸廣河距修
文五十里舊爲水西驛道有渡曰陸廣渡明王文
成公曉發詩有曰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處見
人家謂斯處也有水自安平縣東南界東北流爲
落陽河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爲滴澄河又北與
安順府東南之九溪河北界之三岔河谷龍河下
流合而東北流來注之又有三潮水自修文縣北

流來注之又東左合白花箐水又東左合沙溪水
有渡口黃沙渡又東有羅傅大河自永寧縣東南
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之又東過修文縣養龍河
北是爲烏江唐李學士曰流夜郎有烏江別宗
十六環詩所謂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
月峽西去亦相思考蓋其地云今有渡口烏江渡
瀾曰烏江關黔蜀要津又東得力靴水又東得養
馬水又東至開州東北遵義府綏陽縣西南有渡
曰茶山渡有水自桐梓縣西南正安州西至石子
坡南過遵義府西南入湘水右合綏陽縣北之源
溪水朗水傘水厚水南流來注之又有三江水自

湄潭縣北合窄溪渡上關花水溪湄溪大洞溪馬
渡溪角路溪大溪諸水從廢容山司至望浦合流
北來注之又南有渡口落汪渡右合渡口水又南
有洗泥河水注之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
之南明河出貴陽府廣順州東北阿沙壩龍潭合
濟番河會一宿河尤愛溪上馬橋河四方河過中
曹司至府城西南在受黔靈山諸泉水及擇溪貫
城河水東過府城南右得富水又東南得龍洞河
黃泥洞牛渡河諸水東由廟子口壩平司進抵至
巴香平氏三岔河八字河所匯貴定縣城河之
鑿城河再過平越府西界之清水河一曰

者東北經開州東南由天星橋八吊口棉花渡而
東北會於巖門巖門在開州東甕安餘慶二縣西
北有渡曰巖門渡爲黔楚蜀通津波流湍激合沓
溯彭岡嶽壑之關竅亦一川之樞要矣又東至龍
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高坪水
袁家渡水自厓河水滙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
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又東至桶口有水
自餘慶縣東南界北流爲滿溪合石阡府之龍底
河凱科江洋溪深溪樂回溪等水東北流注之又
東爲三江口思石平遵通津也江楚商旅由銅江
陸行者多自此濟蜀賈鹽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七

泊此其西有得勝關又東北流有水自龍泉縣東
南流來注之又東流過思南府城南是爲德江有
渡口德江渡又東有白鷺洲浮沙清淺宕漾江心
遊觀者泥焉又東得鸚鵡溪水其西有石門焉唐
史載牂柯境內有石門山此其是耶又有思邛水
從印江縣西北之朗溪流來注之又東過婺川縣
東左有豐樂河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
倒羊溪水東流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北界而遠
涪州爲涪水通於蜀入於江唐史稱城樂縣西一
百五十里有涪陵水方輿勝覽稱思州有巴江水
者是也澗江廣輿圖以爲牂柯江水水出滇南小

金沙江至威寧府分東南流爲可渡河有橋曰可渡橋山曰分水嶺威寧舊烏撒衛也明鄭旻曰子弭節西南抵烏撒並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堧詢水所從候吏稱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流爲盤江又曰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源芒部界濱越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爲盤江第山水峭險狹隸叢岩以是人無因而至據今七星關水爲分水嶺所界東出烏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一名北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麗江府之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武定東川諸府至四川之叙州府與岷江合入於東海與盤江之從粵以入於南

海者源流迥異則鄭氏後說與廣輿圖所載俱舛矣可渡河又東南流迥西至木東汛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又南至龍場汛有水自曲靖府界流來注之又南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永寧州西安南縣東是爲盤江有橋曰盤江橋爲入滇孔道兩山夾行水勢湍駛不利操舟亦難架石明叅政朱家民冶鐵爲絙懸兩崖間覆以板東西各建樓堞行者賴之尋爲賊畏

國朝經畧洪承疇統大兵定滇濟此復完至今歲用修繕不廢盤江又南至普安州東又南至九盤山

迤東至花江汎南有白水河得永寧州北之關嶺
孺陵橋水南流至鎮寧州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
寧谷司又南合永豐州西北之打罕河南來注之
又有菴長江自普安州沙泥崖東南流來注之又
有小者河軟橋河板橋河東南流注之又南籠府
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汎西
合馬畢河南流合魯溝河過普市合大坡哨水東
過府南界而東流注之盤江水又南至永豐州西
南而東南過泗城府入於粵達於海濛江出定番
州之濛潭俗亦稱牂柯江水水東南流有玉帶河
從州北二里來注之又東有洗馬河從盧番司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四

南流注之又東南有環帶江合金石司之廻龍江
羅番司之羅番河流注之又東南有雙嶽水自小
龍司東南流折而西注之又東南流有繞翠江從
卧龍司南流注之又東南有小溪水自洪番司南
來注之又奔龍江自大龍司合大龍河東流注之
又東南有底方河自方番司南合小番河雲溪水
並注之又東南有冷水河從小程番司南合連江
水東流注之又東南有腰帶河水自盧山司南合
擺游河東流注之遂東過泗城州而歸於粵銅仁
江又曰大江出酋陽司界過提溪司西有提溪出
濫泥山引流而南注之又東至省溪司南有宇羅

江自司北二里江頭山流來注之又東有江自小
江自烏羅司北梵淨山發源有九十九溪最大者
爲甕濟洞梵淨山又名曰鏡山羣巒聳峙中湧一
峯周圍僅數丈突兀陡絕高將千仞中如斧劃劃
處隔五六尺計名金刀峽峽有飛橋左右各立梵
宇傍有石曰說法臺陟者攀鐵絙上下如蹈空行
寺在極頂風峭不可瓦治以鐵遊從之客千里風
烟一覽而盡山下各溪環繞合甕濟水南流爲小
江而入大江是爲江口有渡曰雙江渡爲黔楚蜀
通津又東有木耳溪水自平難寨東南流注之又
東至銅崖崖當江流壁立千仞在府治西南其巔

有跨鰲亭明正德間叅議蔡湖建又東過府城南
迤東城內有山曰東山突兀崎嶇俯瞰江流濤聲
撼之響振林木絕壁間有雲彩江聲四大字書法
古道佚其名山巔舊有大觀樓尋廢復起雙峯閣
於上順治十八年太守梁懋宸建又東過石笏山
南又東有烏羅溪水自烏羅司東合羊溪水南流
爲九溪東南來注之又東至辰溪縣入沅水而達
於楚江鎮陽江卽灑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橋右
司太陽河又曰杉木江東南流至新施乘縣東北
右合小江新施乘者舊偏橋簡也明張一鵬詩曰
有水可乘筏其如難渡何不辭車馬

過楚水偏橋盡黔山平越多城陰最慘淡一路
田禾此已事矣今驛路平曠田疇衍沃不殊內地
也城東有橋爲黔楚孔道又東流至縣東南界有
舊黃平州北門河與州治東冷水溪合而東流過
新施秉縣南又東南合太陽河爲大江而注於諸
葛洞一名鑿蓬洞洞五重皆飛崖絕壁高濶數十
丈有鶯鷺灘有芙蓉崖水行石科中盤渦傾仄激
宕淺阻不通舟明萬厯間巡撫郭子章鑿之未就
罷

國朝順治十三年總督趙廷臣巡撫卞三元以黔饑
乏餉令新鎮道徐弘業副將王可就開通而漕楚

三十七

藝文考

五

米萬石直溯黃平城下尋停運仍淤江水從中出
東南流得白水又東得牙溪水其西有小由溪湧
溪水注之又東過文德關東南石合松溪水又東
左得西峽山水又東至鎮遠府城西南是爲鎮陽
江滇黔宦遊江楚賈客舟多泊此彭始奮詩稱烟
消山漸出江狹水難平共指武陵近乘流堪夜行
者此固溪壑之實况矣又東左得石屏山水右得
吉祥山水又東有喬口祝聖橋江楚黔滇孔道又
東得鐵溪水有浮石灘又東得宛溪水又東得秋
溪水又東得松溪水舊爲清浪水馬驛今爲縣又
東迤北有星石江水自思州府東北關天歸南

流來又有甕坑灣水自思州府西都平司南而
流過府城南又東與星石江合流爲施灣而東流
來注之又東至沅州而入沅水以達於長江清江
古曰劍河又曰長河舊陷苦境舟楫不通雍正七
年總督鄂公諱爾秦巡撫張公諱廣泗奉

旨清釐夷人歸誠

題請開濬自都勻府至湖廣陽縣總一千二十餘
里逆行無阻江有二源並發都勻府山澗中繞城
西南過都勻副司界左倚楊安汛右裹琵琶木老
牛角高基諸塘迤東至東獄廟前又東過八寨協
營前協有城雍正九年新建前向太平汛鷄賈螃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七

鱗甲些代犁後負楊排大肚小肚左迤烏哇楊烏
巴告鉄陀者良右夾楊堯斗魁龍井寨樹廷屬亦
一聚矣自此而北左得舊豐寧司水迤東過麻哈
州東南又東至清平縣界受平越府三江口水三
江口者麻合江馬場江羊場江也麻哈江一曰兩
岔江又曰筭水一發州而樂平溪一發州東香鑪
山東北流合勇勝溪凱還溪舟溪江山河北流至
平越府東南馬場江發府治西北從金橋東南流
而注麻哈江羊場江發府治東北二十里南流亦
注於麻哈江是爲三江口其左有橋曰萬鏡橋距
府城十里爲漁黔孔道二江口水東流過楊老

江水市

水自黃平

由西而南流注之又東南
 擊洪南凱里汛北而東過舊偏橋高東南至於卅
 江營北有九股河發源九排大山自鷓鴣台抵東
 北流又有卅江河自凱里流來過楊條與九股河
 合為小江從西南流來注之小江兩岸容山司屬
 又東至下乘汛南稿貢汛北經交架董隴八稿八
 亮柳受而東至清江鎮北鎮城雍正九年新造鎮
 左為董堯南脚右為南埃階東後接公鵝堡汛前
 夾柳利柳羅董敖寨礮連屬實一江之控制矣清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三

江自此又東至下革東有水自上旁洞該捷交夷
 烏順南琴西南來又有水自古州界之宰磨柳受
 下及旦西南來又有水自白羅宰統南來會流為
 烏沙河東北流注之由此迤南包白堵伐迷發號
 趨賴培堯柳戶俾刀培牛而東至柳濟汛南流沿
 排散柳再趨甲柳傍柳受排交南孟黃寨而東至
 天柱縣界之茅坪右合亮江小滴水東至沅堤塘
 塘崖絕壁有字摩崖可視明永樂十二年總兵梁
 福等進討諸苗還所記也又東南過沅口至黔陽
 縣南入沅水而達於楚江古州江亦曰都江舊屬
 苗壤雍正七年總督鄂巡撫張奉

命清美人歸誠黔粵舟行無阻其上源有邛水河出
之均府東南合三道河流入獨山州至關上汛右
合馬腸水左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都江其
汛左有城門坡右有水巖塘西有獨山司東有巴
開打鋤等寨明弘治五年副都御史鄧廷瓚鎮遠
侯顧溥討爛土蠻蓋斯處也又東歷三脚壘小打
孟南歷拉攬打畧柳疊三汛經來牛寨而至來牛
營營臨江北岸自營而下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
之流沿楊翁楊邦牛羊場隴寨平字平裡賞輶俸
肯八匡而至高舊營南其北有小溪注之營臨江
北岸歷高升高表而東過定旦汛汛在南岸沿寨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音

比孟冬滾董妙有八圭革藏至俾開汛歷董畧俾
開滾左而至都江汛經寨沈孟播蜡子而東至古
州城西有溶江水自清江台拱界南瓦山流出行
數十里經冷衣下合崩坡塘水經入架會於存有
過平昂稿科至古州城西北有車江水自清江高
亮山流出經官州朗洞寨蒿寨倒又有水自黎平
府屬之上洞流出經育洞巴王會於山州過於列
樂鄉月寨口寨田寨麥寨頭藏帑寨合於落江下
至古州城繞州城東南與都江會州城舊爲諸葛
營枕山面水土田平行饒澤黔中一沃壤也宋咸
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入貢明洪武五年江陰

侯吳良三十年楚王湘王都督楊文皆用兵於此
雖稱平定亦屬羈縻今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
張公宣

朝廷德威悉歸誠樂附因以其地建城城北接黎平府
界有八匡冲登風坳利硿高兩東暨寨麻左襟溶
江右帶都江左爲高文高武高同高寨八鐸俾隴
佳兩佳化謝能黨剛九溪龍早雞底雞弄右爲喇
候烏恩擺因怎冷領講養赫歸奴滾縱蜡岑人烟
綿絡阡陌綺連幾旣庶矣自此而東南經獨石蜡
亮流至人及寨南有水自苗古九得來注之沿傳
洞亭洞平雜存温上下蘇洞平江寨至下江營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五

有小溪曰孖文江自東即官雉流出由孖温南來
注之而東南經蜡鵝扒沙郎洞巨洞至丙妹汛北
有洽裏及黎平屬之溶洞古州之八孖永從之平
舍丙妹等寨即洞下有小溪曰孖覽江自寨正寨
平流出北行又入孖之上曹平江自黎平府之
曹滴洞流出南行並流注之又東南過懷遠縣界
過相思石碑二寨經車寨梅寨沈口南下而入於
粵達於海總諸水經流七達長江者四歸粵海者
三舊五新

貴州考

靖道謨

舊志大事記載宋宣和元年以出祐恭加貴州防

便下註云貴州之名始此其說非也貴州之名
原於唐本爲南定州鬱林郡武德四年改爲南尹
州貞觀八年曰貴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爲懷澤鎮
縣曰懷林懷澤湖水義山宋州郡俱因之領縣一
鬱林元初州縣仍宋舊大德九年省縣入州陽改
州爲縣屬廣西潯州府則唐宋時貴州當爲今廣
西潯州府之貴縣但元史貴州小註云貴州地接
八番與潯州相去二百餘里乃湖廣四川雲南喉
衿之地大德六年雲南行省右丞劉深征八百媳
婦至貴州科夫宋隆濟等糾合諸蠻爲亂水東水
西羅鬼諸蠻皆畔據此又似今之貴州然潯州在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五

柳州慶遠南與黔省疆域隔絕考元史順元路安
撫司所轄溪洞長官司有貴州等處此註應在其
下或誤註於廣西肅政廉訪司所轄之貴州耳廣
西之貴州名始於唐黔省之貴州名始於元俱不
詳云始自宋也又舊志思南府建置云大觀元年
初恭內附始建思州考宋地理志夔州路恩州
政和八年建然政和止有七年其明年爲重和元
年八字疑誤而政和後大觀十餘年則云大觀建
者亦非矣舊志蓋據思南府志中宋朝請即于觀
所作田祐恭墓志之說考宋史蠻夷傳自辰州達

於長沙邵陽各溪洞有州曰莫曰錦曰懿曰晃

氏居之曰氏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符受
朝命錦今之銅仁獎今之鎮遠思州處其間則受
朝命諸田必有一是其先世而墓志不之及且其
文詞鄙俚不似宋代人手筆而祐恭爲貴州防禦
使之說尤爲可疑考元史地理志思州安撫司所
轄鎮遠府古州八萬洞思印江等處石阡等處銅
仁大小江等處皆今黔省東境其西南則播州安
撫司所轄黃平府珍州思寧烏江等處又西則新
添安撫司今之貴定諸處又西爲順元路之貴州
等處貴州與思州相去甚遠不必遙借其名且順
元路之貴州特溪洞之稱卽使宋時已有之亦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五

足爲防禦使之號今貴州自治元爲順元路宣慰
司明初始置貴州宣慰司元之宣慰掌軍民之務
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有
邊警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品秩甚尊元以順
元名宣慰不以貴州名宣慰亦以貴州不足當宣
慰之號也明之宣慰其官甚輕不選爲土官世襲
之職洪武初授高翠爲貴州宣慰司省城實其分
地後於其地設節度都指揮使司議布政使司遂
以其名歸與其司而貴州之名始著竊意祐恭墓
誌見於休人前物曰孫儼於宋氏以誇大其
祖宗兩處之爵省開設纜數百年文獻缺微得一

武... 歷朝正史爲楷... 明者可存也... 當自元時順元路之貴州等處始

黔中老

靖道讀

黔中之名始於秦... 四川皆有之... 三十六郡以所取楚巫黔中之地爲黔中郡... 帝四年改爲武陵郡... 鑄黎諸府皆武陵也黔中之名貴州不得而專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五

也自高帝改黔中郡後凡兩漢州縣無有以黔名者... 黔不從黔義同而形異... 始見自隋志... 前皆以州統郡... 隋志獨有郡而無州... 黔六郡治彭水郡復秦之舊名地已不仍秦之舊... 地矣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 信寧郡濡入於彭水是唐... 之彭水諸縣... 凡在今貴州境內之思... 皆隸焉以是

舊唐書地理志中可也
不可也

夜郎

靖道謨

夜郎音南夷各史誤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
夜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衝沅水至
夜郎厥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
遂乃改其名爲牂柯豪旣留王滇夜郎且蘭仍自
立爲國漢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
縣十六皆首叙且蘭而夜郎反爲屬縣晉永嘉二
年分牂柯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
於郡劉宋蕭齊皆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復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考

五九

牂柯縣而夜郎之郡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
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
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
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廢縣亦廢八年析巫
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
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置舞州天
寶元年更縣名爲峩山龍標之夜郎當在今黎平
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石阡思南之間珍
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巫州
自唐迄宋名亦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爲

而亦不復知 役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西徂夜
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夜
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

辯

國朝

漢前將軍諡法辯

田雯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明萬
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楹馬亭在
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楔立
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
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
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禿老瞞之
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
旦之亮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七

藝文 辯

空

辯壯繆之說名與實爽不宜橫加惡諡借音不借
義以參為辯合乎布德執義之肯彰公道慰忠魂
也且也裂石有歌金芝有頌青螺之所以祠神武
者至矣予從而考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
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示賊平期
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
黔疆而勉之以削平旣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為人
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
世之祠王者多矣即窮艱委巷婦人乳子皆知尊
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
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辯其是非而

正其聲獨者廟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加
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
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人
夢已也憶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
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
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之
下反覆流連闡揚贊頌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
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
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各祠其大義可概見矣
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

郭公云論曰青螺之辯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
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通稱也禮
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亳與蒙
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
妨各持一說也諡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諡曰壯
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
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
諡或者追諡之時後王繼位十年代矣黃皓專政
傾側錯亂善善惡惡尙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
爲此諡以相加也卽云通用焉繆王秦穆公皆繆

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諡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
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
也豈惟此也不諡武諡壯而諡壯又非也壯者
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
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下通壯爲莊可乎否乎
合二字觀之以爲通諡時作偏者之罪出於小人
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諡伸其義以
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辯及此蓋已疎
也

藝文

傳

漢

西南夷傳

班固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躋至滇以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一

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產馬焚僮鹿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王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荊闖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綉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謂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焉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

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邛笮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而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王滇滇王當羗乃畱爲求道西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與我孰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正事親附天

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
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歡反
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
者八校尉擊之會粵已破漢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十萬
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
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兵威風諭
滇王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勞東北勞深靡莫
皆同姓相伏未肯聽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
滅勞深靡莫西南夷君長以十數獨夜郎滇受王
印最寵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 雜

三

夜郎傳

范 曄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
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
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見華陽志

武

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爲竹王非血氣
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
乃封其二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
三郎神是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蒙從沅水伐
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畱
主滇池以且蘭有椽船并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群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
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麩百姓資
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
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入貢光武嘉之並嘉褒
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
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
於是南域始知學焉

明

尙書黃公綬傳

李夢陽

尙書黃公封卬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卬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四

生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沅
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封卬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資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
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姓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
曰送蹇尙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
城學博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
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
陞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出爲四川叅政進右
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
戶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尙書仍舊公廉峻直執遇
事臆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

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爲郎中
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諾
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
大猶也善權權貴入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
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
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
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
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
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
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
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壘金其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五

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
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微分其財
有子又則分其妻女又攢曲李節陽王親也侵盜
官糧鉅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
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
令望風解印綬去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
盜周王簿者嘯眾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
苛宜少寬養而闔宦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闔擠
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
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
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

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
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其之今避而反鄉名
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
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
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
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
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
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維新公見飲
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毀

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懼悅無
不願爲公使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
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
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
十年懃直岸異忤人獲各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
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
所爲奏議及政蹟並所著文詩悉棄不畱晚嗜叅
同契號精一道人國制文極於六曹尙書官之北
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綢綉幅太宗圮征全國是屬
三楊公亮寅協熙績登省坐臻太平君逸臣勞所
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又達畧似馬周吁俞一德

密畫顯斷萬幾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中良外植
三原河州單縣封邱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
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幸佞請劍必殛使見
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
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
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廬氏金陵
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
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
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
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
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七

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
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
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
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耶斯爲政在人
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草曰民其嘉美視汝汝流
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培勒呻吟公爲尙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
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
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
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曾衛鎮撫宣
妙生子杞

對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

司勳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不已遣祭禮有司營塋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貴州通志

田秋

先賢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天下之三本也故情其所在則致死焉於公盡之矣古之孝子固有所白刃而赴親之難者若猛虎搏人志在吞噬非若盜賊之猶有人心也公以孑然童子直犯其爪牙脫父之厄至九重震怒生死叵測當時寄言青蠶重任者何限且環視扼腕莫敢撓逆鱗之威公以太學生毅然申辨無少難色非卓然不易之見定於中見義必爲之勇隨以發乎然公於親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八

難師之難已致死矣而卒不死且濟其事終之以立不禍始殉節焉或者有默而相之歟胡爲乎奮其死於初年而炳烺碎匈以重其死於晚節也或曰斯難也萬衆同冒何以異秦坑之慘雖願無死不可得也噫以公之前事觀之則仗節死義之忠固素抱不待取決於土木矣夫豈猿雀沙蟲同時俱化者比哉昔唐段太尉笏擊賊泚而死人且以爲武人一時激發之行德宗在奉天聞其死輟朝至七日當時宰相尙有難之者及柳宗元上其逸事而後太尉平時奉職守正樹立不凡之大節始暴白於天下異議至今斬然矧公遠方孤土其

滅無聞宜也余嘗觀亂時先司諫朴菴君每舉公事跡以訓旣又於鄉先生李立之孟震處時時聞之訪公之後則無招魂之墓片石之紀所僅存者勅命一道而已其諸恩蔭恤典俱未及也今夏與郡博鍾君謁公祠因叙其所聞如此以畱於後

副長官李公盤死節傳

敖宗慶

西南夷曰鎮溪篁子坪印棘裔也嘗弄挺勦副長李公盤從師徂征卒於師曾孫湜之奉狀屬予傳愚少時亦聞其概而竊敬慕之矣茲夷近復猖獗流毒諸郡勤兵已五年餘尙未底績乃感慨今昔按狀而傳曰公諱盤襲副長官其先京兆人宣德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九

間鍾篁苗叛命大將徃伐之賊引匿山中持久不出人皆疑怯公毅然率孤軍深入遇賊數百公策馬奮擊斬首數十餘級賊四集援兵不至遂被執公素勇敢賊畏而惡之及執公賊曰汝銅仁李耶思南李耶賊舊爲銅仁轄銅仁李善撫之故云從卒以銅仁給之賊欲釋公公厲聲曰予思南李豈畏汝耶從第百戶李邦政告急於德江副長官楊潮海潮海公姻戚比二人至公已遇害邦政以石置樹間記之久而樹合生夾石夷人夜過樹下聞空中有點兵聲以爲神立祠樹前祠公號其地爲畱石坡觀歸窆府治西北十里人同村後世子孫

稱爲雷坡公公所披鐵甲鐵片各有銅鈴所乘馬
高五尺性嚙人人莫能近公冠帶乘之則步驟如
常度披甲據鞍銅鈴齊鳴則奮躍呌號如戰陣之
狀公雖武夫樂與衣冠之徒游御史申公祐公之
甥忘年與之友每論及時事公大聲曰身蹈白刃
血濶野草然後不愧舍生取義之道申公曰大文
夫當如此卒之申公亦死義於北人皆曰二公素
志云贊曰士死事大夫死疆圉分也時有職事守
疆圉者居則食若毛役若力囂然以爲分所宜有
又從而敲撲魚肉之一遇有警卽惴惴首鼠惟恐
其將及已甚或射利邀功僨事殃民皆不暇顧念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十

况望其服勤以死哉噫視公當何如春秋之法大
夫卒於師則卒之公可以卒書矣若子孫世有疆
圉職事之責將無念爾祖耶

尙書文恭孫公應鰲傳

郭子章

孫應鰲字山甫清平衛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鯉
因以名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務解大
義年十九以儒士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
許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人嘉靖癸丑成進士
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
公捍禦有方一道晏然時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
公一言出之遷陝西提學副使公實意作人身先

爲範嘗與耿楚侗公書云世道理亂關於人才人才成就係於師道人人能言之至師道之以稱職名於時者勤力較閱品評不爽已耳獵名詞華馳譽經學已耳某意不然嘗考諸荀子曰師術有四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此荀子大醇之言似矣而未盡也孔子曰溫故知新新可以爲師此則萬世師道之極則也溫故如孟子言性則故之故新者當如大傳日新盛德之新凡天下萬物之實體燦然具陳故也其真機

昭然不息新也二者雖有顯微其總括於人心運
行於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溫則實體之總括不
勝能知則真機之運行者不滯不晦不滯則天地
萬物合爲一體則仁仁則成已成物位育參贊皆
其能事成已成物者師道也師職也故子思作中
庸亦以溫故知新承聖人發育峻極之大道此孔
氏家法也故某妄以孔子溫故知新之旨爲孔子
示人萬世師道之極則者此也公在秦所取士悉
一時名碩遷四川右叅政土夷薛兆乾執叅將賀
磨以叛都御史谷公中虛問計公曰叅將與天子
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虜愍數語國威益振卒返英

廟今者豈恤一叅將耶谷從公議擒兆乾慶竟免於害隆慶改元陸僉都御史巡撫鄖陽以上方冲年蒞政伊始防杜宜蚤乃因境內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納之太和提督巨璫爲民蠹公劾其欺悖貪謬狀上爲斥逐旣而疏懇乞骸歸萬厯初詔復起撫鄖陽時詔書錄建文死事諸臣至革除事人皆諱言之公推行德意上疏曰褒揚人之子必先其父則子之心安故褒揚人之臣必先其君則臣之心安建文諸臣委質致身志節甚偉陛下深爲恤錄真厚幸矣但建文君未沾曠絕之典恐諸臣有知且不能安受地下亟復位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十三

號量擬謚法事有繫空名而輿論悉歸人心愈固者此類是也孔子作春秋每年必書每時必書見天道王政上下維屬不可缺也建文君在位凡四年書以革除舉其事綴附洪武間名實紊淆軌跡惑貳何以補國家信史之缺疏奏畱中舉朝目爲昌言甲戌入爲大理卿丁丑陞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作人才倣呂公拙遺意疏言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爲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閤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

人悉入監。龍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勳胄，恩蔭不入。酒司業爲朝廷作人，於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制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且至愚不肖，資貨一人，成願其中。太學之汗蠹極矣。疏上，悉著爲令。丙子八月，禮部太學公舉虞書無逸章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躡典云：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曩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堊萬曆壬寅，賜諡文恭。所著有易談四書近語教素諸言雅論學孔精舍彙稿續稿春秋節要律呂

分解等集傳世。贛衣生曰：予督學川中，川中故有大儒祠祀周元公二程子張敬夫魏了翁諸公。至明止祀合州鄒吏目卽司馬長卿楊子雲，不得與焉。蓋頓之矣。予至始祀公及趙大洲先生。予師胡廬山先生趙內江人，公與先師後先宦於蜀。人噴噴無異議。云予入黔，式先生之墓，問其嗣，斬焉弗續。爲請諭於朝，嗚乎！伯道亡兒，中卽有女從古如茲。寧獨先生。

叅政李公渭傳

郭子章

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異質，十五病肺，屢居小樓，淨暑散髮，共踞父中憲公富，以毋不敬飭。

之卽奉而書諸牘自在以資檢束第覺妄念最起
申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牘久之而妄
念漸除恍惚似有得及下樓與朋友笑談樓上光
景已失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
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何如嘉靖甲午
舉於鄉蕭然布素計偕以一僕自隨讀孟子伊尹
耕莘章則曰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始交際
豈可不謹癸卯蔣公信視學貴州公謁之因陳樓
上光景下光景蔣公曰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談笑
邦主一介不妄取蔣公曰此猶然樓上意思在
經僅然小人哉公媿甚以爲學十四五年只成得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十四

一箇磴磴小人不覺面赤背汗淋漓也由華陽知
縣和州知州擢高州府同知至則謁湛甘泉先生
於榻側中嘗宿廉州公署夢三蛇遶身並揮杖蛇
乃走詣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變以兼金
進公皆叱之笑曰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
蛇蝎哉擢應天治中商戶部員外郎知韶州府先
是韶有二源之役崔符之營未殄公集諸寮論之
曰天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倘多欲
則身爲鱗豎竭民膏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
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闢者懷息人
覲過麻城從楚侗先生登天臺楚侗示八語近

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對曰
子不著纖毫人力者是不安排知母意脉路卽日
夜千思萬索亦是母意知母纖毫人力脉路卽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用力實無纖毫人力學是
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路任
人只管學只管慮都是不學不慮擢滇左叅政近
溪羅公爲屯田使公至與之合僑精神學益進自
言子言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淡

貴州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五

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所著有先行諸集藏
於家大儒治規行於世

婦石氏傳

胡松

節婦石氏卽江處士石某之女成化己丑年六月
二十四日生引治庚戌歸李宣姑歐陽氏性嚴重
石事之每司其意好治麻泉蠶繭性樸質真率衣
著五六載不易幃闥中華靡習尙石獨以儉約處
之無耻色引治乙卯年宣卒遺孤二長紉四歲次
族歲尙未週家素貧艱窘萬狀或勸其嫁泣曰遺
孤奈何且死之日河面目見君子於地下乃紉屨
二子嘉靖乙未臺使鯉鴻王公按郡旌以禮

備是年七月十五卒塋鯉魚浩宣墓之右歸宣
將二十二歲宣卒之年二十七歲孀居凡四十年
卒之日六十七歲栢泉子曰余他日讀春秋常事
不書是矣至於紀叔姬之卒與其塋則亦疑若常
事然先師仲尼至備書其年月若日而弗遺彼一
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卿大夫是何其名
寵貴盛也乃泯然或不少見於策書心竊怪之既
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壞至於龍蛇戰野
賈國弒君弁髦名器而秉節守義乃獨見於一去
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賢之以爲天下後世
勸耶乃予居今之世得傳李節婦石氏慨然長嘆
爲一泫然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蓋古今之同情
如此余愧非其人不能使節婦永有聞於後世如
紀叔姬也雖然庸詎知世果無其人乎感事悼時
廢書於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七六

梅節婦熊氏傳

郭子章

節婦熊氏郡人梅紀妻也年少艾歸於梅秉性端
肅寡言笑姑吳氏治家嚴甚氏善事之以孝聞事
夫謹鄰里殊賢之未幾紀物故氏年甫二十有三
卽杜門屏跡持志甚堅遺二子長名月次名雪氏
日居紀木主旁訓月讀書膝撫雪緝纘自給亦
月母唔至午夜方就榻若月課誦稍懈卽引麈尾

主前號泣鞭撻之已復曲諷曰吾不卽偕汝父而
泉壤者冀撫若輩也他日成立所以報若父者方
大耳卽孤帛終身靈所難乎後月學遂大成登嘉
靖丙戌進士仕至川南道雪以孝聞長孫惟和登
己未進士仕至廣東道御史巡按山海二孫惟用
亦獲明經科三孫惟台由壬午選貢任蜀納溪縣
尹五孫惟詩登癸酉賢書授任中牟縣重孫豸中
戊午亞元任北直隸完邑宰迄今子孫繁衍昌達
爲習安望族焉氏於嘉靖年間奉旨旌表一時士
大夫贊頌嘖嘖大學士徐階狀元楊慎總戎張傑
俱有詩歌揚顯之氏享年九十三歲凡守節七十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七

年而卒

牟節婦邵氏傳

陸懋元

太宜人姓邵氏鄰生邵斐長女也年十五適同郡
誥贈奉直大夫牟嘉禾生子四人長應壽次應秋
次應春次應律二十七而寡哀泣殆不欲生孝事
舅姑且善教育諸孤子牟氏值中衰舅姑老而諸
孤稚里中巨奸及族惡少咸龔其嫁泊舅姑繼卒
而爲不善者倩媒踵相接也氏善慰絕之故人雖
拂怒之而不忍肆其毒久且愧云時氏甫三十餘
郡梅節婦薛節婦謂之曰數仞之雪累尺之冰寒
可知也母戲涉不終而難進退氏且泣且笑曰若

然乎吾試爲之決志苦守足不下堂階後二十餘年而長子壽仕粵叔子眷仕虔就養虔粵教二子以靜治殷殷於移孝爲忠體慈爲惠之語凡二子之以能膺薦擢者多得之慈訓焉迨歸鄉毋儀爲邵婦則名動數百里婦女皆勉於賢以異其歡而不賢者深藏急改惟凜凜於氏知之也鄉邑屢謀舉其行氏諭諸子止之曰舉以揚幽最宜公道今恐人以吾子貴而疑爲私則無以勸窮鄉匹婦矣故延至崇禎十五年壬午氏春秋八十而公論不可止望其事於有司撫按列疏上請有五十餘年有如一曰誠可與山岳比操日月同明之語勅建

坊旌表坊名貞節余分巡此土悉問素行景仰已久特節婦持身嚴肅卽至戚且不得識面命下之日余同郡守捧檄往賀乃幸一見焉雖白髮皓然而升降起拜纖毫不苟余亦竦然成禮而返且聞其謂所親曰守節原不幸事而舉揚尤非老身初意也然老身至今日亦可無愧於梅薛二母矣余旣景其懿行復歎其嚴範爰爲傳以教吾民並誌勸勉云

藝文

傳

國朝

詹廣文傳

田雯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
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
諸生時見器於廵方使者每召見必款語移時聽
其言歎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正統戊午鄉試三上
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
川宣慰思任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 傳

十九

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
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遂
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巢而思任
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再
往征調如前思任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
年思任子機卜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官聚張
輒田禮兵十三萬征之踰孟養至孟那貴州都指
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程亨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
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
等奉命征思機不體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一二百
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

邀厚利又輒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畱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蹴踐傷殘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指賦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設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密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

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剿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叅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己巳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旣騷動矣乃疏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不但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但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出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

小臣工得以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入臺省自宏治卻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恩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長史鄭公安民傳

劉謙吉

鄭長史名安民字敬修少侍父辦三毀木至都少宰李旭山公誌器之以資貢判河東長蘆鹽運使陞四川提舉崇禎二年轉蜀府右長史王官例需次五年就官兼管龍安府同知駐青川所所軍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

百無衣甲器械公捐造復募壯勇教習之條上守禦方畧七年秋流賊小紅郎等大合眾窺川公恐渡曰水易爲衝突乃親率所軍夜出朝入示之有備援兵至賊已宵遁疾追敗其眾總兵羅尙文疏功陞賞有差丁父憂服闋蜀王疏請仍留府中長史左移食正四品服俸十一年賊由川北犯省公守城西角樓無患十三年賊復入川北由兩資橫抄仁壽等處直薄成都公守南門退賊十五年設川東川北巡撫辦寇川自兩被賊擾而元氣已耗矣公感王寵遇益隆每燕見輒進規詩切言必布德施惠抑強宗循祖制尊欽差重臣和協有司設

重屏翰王雖嘉與其言不能用啟三上唯唯而已
十六年九月朔府官宴罷隨王入至宮門伏地號
泣直陳時勢危迫補牘以進王亦感泣謝之十七
年三月賊陷帝京報聞王與直指者論勿協時張
獻忠破荆襄駸駸入川東矣拔夔門攻重慶東撫
陳公士奇死之公知蜀不可保遣僕問道歸黔判
書尾曰此身將以許國勿爲念八月賊自涪渝而
上無有以一矢加遺撫鎮議守城公守月城樓賊
不能下乃踏奏凱營至初九日黎明轟北角城崩
數丈遂陷公疾馳王所及府門宮闈皆任走曰王
赴水王赴水公入見狀於是伏橋上泣三叩頭躍

起大呼曰今日肯令我王獨死此所平躍入橋下
抱王屍死北撫龍公文光亦赴錦水死直指劉公
之勃同內江王至涪被縛樹射死皆重臣且後死
公一長史官王府死於王府炳如也公少時父怒
召至門忽卻母曰兒何不速曰吾聞命顏色不怡
姑緩受撻耳河東歸時庶母何氏忤太母意父怒
逐之歸何有娠公切諫不從迎返別室生弟澤民
何尋卒就公妻乳哺及長登崇禎庚午鄉薦以公
父所置宅讓澤民自爲別業凡田貨奴婢如之任
提舉時署隣水大竹遂寧三縣有廉聲於遂獲交
李如石先生每見忠義相勉嘆曰今知人品不是

一口做得李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爲長洲令
有惠政吳下自甲申僑寓葑門野服與農夫往還
來仕顯位者造廬求一見不得既沒吳人俎豆其
鄉淮陰子曰余出李少司農子靜師門函丈時說
鄭長史事授館李公如石先生初相見不異麻衣
嗟呼此宰所以重澹臺滅明也余之郡曰爾小子
爲之傳

潘思聰傳

吳中蕃

思聰貴陽人維岳子也維岳舉嘉靖丁酉鄉試歷
任昆陽守以清白聞思聰援例起家司武定府獄
雖在下位能以仁厚存心舉厥職時武民樂應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

爲仇家所訟郡守捕治獄未竟忽中仇家蜚語守
恚甚欲得應舉而甘心之夜召公密語意在明日
卽不欲生應舉矣公回署仰天太息曰上帝好生
人命至重殺人媚人之事吾不能爲若以獲罪視
去一官敝屣耳亟呼樂氏戚屬語之曰此事羅織
已成非上控無由得自樂從之翌日入見守曰夜
來事得當未公曰不可守盛氣相加將遷怒於公
公徐曰聞彼已遣人赴愬於臺使比來追攝無生
應舉奈何守悚然乃寢其事及臺使按問應舉果
直而應舉生然樂非有託於公公亦非希於樂也
公在官隨事體認天理皆類是然終以位卑不得

行其志慨然拂衣歸公既歸樂氏感公再生德建
庵肖公像以祀厥後公長子潤民以鄉試第一人
成進士讀中秘書歷官中外在滇尤久分守安普
兼攝學政備兵曲靖分巡金滄以至晉陟左轄仲
子濟民萬曆庚子鄉試仕至漢州守公冢孫馴登
己卯賢書爲蒙自令次子驥以恩選令羅次遷崇
慶州守食報於滇者已四世矣及公會長孫德徵
亦舉鄉榜兼守武定庵與像猶存樂氏子孫世奉
其祠德徵仰奉先型傳爲治譜武人愛之不啻諸
葛瞻而樂氏之奉祀者畱其家於武郡因得免於
庚申之難論曰人事莫要於爲善天道莫顯於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 傳

三十四

施是二者恒相因而可必不可必與焉其可必也
如桴之應鼓其不可必也則分道而背馳天道難
知自古慨之此善不善所以並行於天地而致疑
於造物之有無也久矣然善可爲而不善必不可
爲同人事之當然使爲善而必責報於天則不報
遂可不爲善乎不爲善將遂可爲不善乎惟不必
報而爲善則其善爲至善善之至者天究無不報
人定所以能勝天也夫善之可爲孰如救人東海
于公治獄多陰德自高駟馬之門晉國王公以百
口保符彥卿竟啟三槐之堂古今傳爲美談著爲
明效然吾謂二公雖無責報之心猶未免必報之

意若思臆若以獄吏而抗郡守又教之控以生金之此何嘗望其報而天卒報之既昌其後復全其家始之終之皆於武定爲之者無心而報之者如有意我是以知善可爲而不善必不可爲也

守棺孝子傳

吳中蕃

孝子貴陽人不知姓名天啟壬戌安賊圍省城居民爭入城以避孝子居郭外獨守其母棺不去賊至城下義之不加害後餓死於柩側論曰人生難忘者父母也父母之愛其子甚於自愛其身使其子而遇水火盜賊焉不惜以其身救之至於子則不必盡然非其忍於親也以其身爲父母之所愛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十五

一曰捐而殉之是與於不孝也此曲體親心之說勝也若夫守棺之孝子其心則異是孝子曰吾親之棺在是卽吾親在是今賊鋒已近吾親之魄得無恐乎吾舍之而去是舍吾親也吾不忍舍吾親則終守之柩存與存柩亡與亡如是而已安知其他乃賊義之而不害賊亦自有其親耳然何以不周之而聽其斃此其所以爲賊也蔡順母終未葬里中火發逼順舍順抱棺哀哭火遂越燒他舍賊曾火之不若乎意孝子必有不義賊之食而弗食故賊亦聽其死而不之救也彼入城以避者卒不免於餓死而孝子亦餓死其餓死則同而所以

死者則大異矣使孝子而臣必能爲負幼帝之陸
秀夫使孝子而父必能爲甘凍死之羊角哀矣吾
不知孝子之姓名也但表其爲守棺之孝子以爲
凡爲子之勸

胡朝棟傳

吳中蕃

勅使衛于戶性類見義勇爲雖死弗避也明崇禎
及西水西賊安位就撫遣其子把周世儒來議世
儒連滅安邦彥之謀主也先是王中丞之敗實世
儒陷之黔之人士惡其反覆陰言於督府朱公
燮元請誅之時督府意在於撫恐敗乃事不許於
是舉國大譏蠡擁軍轅無上下禮竟取周世儒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六

嚮食之巡方蘇琰閩人也曠朱公具疏以變聞斬
朝棟等四人以殉餘俱重杖朝棟臨刑引頸就刃
毫無懼色後朱公歿於任將卒之際猶或見之乃
鳴金遍曰於黔城謂爲蘇琰所誤云論曰壬戌浹
歲之闢世儒實爲戎首黔之人士父兄被其困蹙
塋墓任其掘發仇在不共義不反兵况又陷覆王
師隻輪不返滔天之惡法所不容乃敢自來請撫
其胸中目中豈復知有三尺哉若非朝棟等憤然
一擊撫事終未可成卽暫成不久亦敗何則我之
虛實爲彼所窺也光武遣寇恂擊高峻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恂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之恂

不應斬之遣其副告竣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
急降不欲降固守峻惶懼即日開門降諸將問曰
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
所取計者也今日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得其計殺之則竣喪其膽是以降耳由是觀之則
謂朝棟等有功於督府可也胡爲抗疏而誅之快
賊子之心宜黔人有殺良媚賊之恨至死而不心
服上請於帝卒爲厲鬼以相報也鳴金之悔遲矣
哉嗚乎縱騎捕而五人之墓以傳賊目擊而四人
之身爲戮明季之罰如是尙可謂之無冤濫乎

朱太常死難傳

黃秀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二十七

明崇禎五年二月山東兵譁饑氓萬人應之復與
登州叛兵合登城遂陷勢甚張乘勝犯萊郡城中
士民驚懼欲奔竄知府朱萬年平日有惠政得民
心撫慰之憑城固守一切干櫓矢石火礮咸開庫
以授而軍食未嘗乏絕日夜親歷行間凡被傷者
涕出傳藥拊之與民死守故其城卒獲全巡撫聞
之調蜀將彭某領兵二百爲援皆步卒不足禦突
騎然彭有幹畧一日賊攻城東南而陰掘東北彭
謂朱數窺我者其下皆地道也以石遍擊之洞洞
有聲者三伏聽响漸近爰募民間釜火沸雜油脂
伺之復貯石灰於上洞開揚灰眯其目隨沃熱油

脂灌賊死穴中者數百地道反填矣賊昇和衣
碎敵樓之半城內人不爲動且次城西北隅燄火
藥爲攻城計萬年與彭從內起甬道累木几床櫬
填以土外張青布縵盡灰如磚形伏弩砲手其上
未幾城隅崩賊蠶擁入箭炮並發死者無算賊詭
爲重城計無復施會城中食盡和楚糠以餌捍圍
者旣又竭至啖井泥自活人胥痿痺然賊以內禦
尙堅城不能遽下又懼援兵速至首尾受敵詭詞
乞降且曰得朱公要我卽解甲楛皆知其詐而當
事獨信爲然命萬年往撫諭之萬年曰賊殘郡邑
戕命吏自知罪在不赦必無降理往則微軀無足

惜徒損國威耳然我不出知吾民何況我食祿爲
王臣豈敢愛死遂毅然請行果爲賊所執萬年給
之曰汝徒執我奚益汝以驍騎隨我我呼守城者
出從汝賊信之以驍兵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
被賊擒彼騎兵盡在此可急發炮碎之毋以我爲
慮守城者猶不忍復頓足大呼賊怒將殺之遂裂
眦大罵賊而死城上見其死乃發炮擊賊所擁騎
兵死過半茶紳劉重慶爲兵部侍郎請於廟堂調
邊兵赴援賊聞之各鳥獸散東方遂平事聞贈太
常寺少卿賜祭塋廕一子命有司建祠以祀建坊
南城外大書東萊太守朱公萬年死難處萬年公

諱也鶴南其字貴州黎平府人萬曆己卯科舉人
明淑浦令王祥久傳 夏力恕

公姓王氏諱祚久字象徵貴州平越人今湖北大
中丞王君士俊灼三之曾大父也明季由拔貢士
兩任縣令公恂恂淵默以立誠爲本濟物爲用或
以非分子則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初知豐都縣
慈祥愷悌蜀人德之未幾移湖南之淑浦淑浦古
五溪地最爲僻陋公甫下車周覽四境慨然曰是
豈不足以爲政乎興行禮教百廢具舉暇則進諸
生講論道理娓娓不倦淑人由此向學邑有坊廂
四里三十六未踰年具知村落遠近戶俗刁淳民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五

以事至輒曰若自某所來耶某某今遷善改過否
聞者竦然然嘆咻之至旣畏且愛趨令如流水南
方不靖築城壘清盜源一言所及若臂指而呼噉
之莫有違者懷宗時兵儲缺供有何將軍者領萬
餘人駐淑境初頗斂戢久之糧乏將肆屠掠以行
旣有日矣公屢謁不得見吏民惴惴無人色公掀
軍帳直入將軍且怒且詰曰吾籌畫無可量者汝
能令吾軍爲沙蟲猿鶴耶公滄澗交頤曰叢爾淵
敝邑實不忍腹其生某歷官有餘俸八百金甫入
百疋敢爲將軍壽將軍曰若士卒何先是公已與
里民具牛羊米酒米若干遂如數對將軍

沉吟左右顧而銀布牛酒已錯陳帳外一軍皆喜
明日整歿行邑人猶震懾悉走衙舍環伏至內外
不能容將軍旣獲裹糧又感公至誠凡境內所經
以箭識其門令曰闌入者軍法從事於是竟不戮
一人夫邑中慶再生越數日父老來告曰殺聲聞
百里外矣旋解組歸以一輿從家人徒步行淑民
皆齋糧以獻却不受遂哭送掖輿至聖門不絕旣
各祀公於家復祀於學宮公子七人孫二十一人
長夢麟康熙補行辛酉舉人豐潤知縣夢旭夢堯
皆官翰林其餘科第蟬聯不具載今中丞卽夢麟
長子也康熙辛丑與余同成進士其事詞苑二年

餘守槩清寂而未嘗乏絕余偵其故乃知豐潤公
有惠政豐潤人德之時時濟其匱乏雍正九年由
廣東布政司以御史中丞巡撫湖北淑人聞之咸
感泣曰此我王公孫也昔我祖父實公生之宜其
克昌厥後哉公嘗自言吾所行但期無愧方寸不
欲世人知亦不令後人知故其他遺事多不傳余
昔遊沅湘問沅湘人頗道何將軍事余得而序論
之贊曰余讀宋史王祐勘天雄軍事歸手植三槐
於庭謂後世必有爲三公者今觀公之令淑浦也
視符彥卿一家所全活孰多以公之誠心濟物惜
僅被於一邑然御史中丞在粵而粵治來楚而楚

治施於當世者正未有艾則食公之德而竟公之志者其在斯人與其其在斯人與

豐潤令玉山王公傳

吳襄

公諱夢麟字玉山貴州平越人康熙壬戌舉於鄉補辛酉省試也甲申授豐潤邑宰丁亥以憂歸服闋遂絕意仕進族固大公又最長率敦睦爲宗黨先嘯歌泉石杖屨所及輒竟日忘歸平時坐客繁累顧不事家人生產雜鄉曲中未嘗以衣冠自異與人言罔涉宦塗事人亦莫知其爲官也如是者十餘年卒雍正元年余視學京畿豐固甸服地甲乙之餘諸生具以狀聞臚公事請祀於學余惟名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

宦者名多而實少出輿論十靡二三膏梁家欲藉爲顯揚具又比附於善則歸親之義人亦樂成其美無或排而核之者則詰之曰公之子孫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襄厥事者乎僉曰無官斯土者有公之故人乎僉曰無余視其詞益壯義氣勃然爲之歛容起敬民之不能忘也如是哉則又啞然曰此真名宦矣謹按狀公性耿介體貌端凝甫下車齋宿誓於神祠曰某膺

天子命宰斯邑倘不絮已愛民稍存私家念骸骨不得歸故土自黔抵豐歷江亂河遠者有如此水豐民聞之無不震悚旣視事革除重耗雜派令民自輸

胥吏無所容其奸鋤豪強懲積盜案無留贖門無私謁吏民愛之如慈父母嘗因捕蝗悉屏騎從遍步郊野身先掩撲從者無不一當十須臾立盡其蝻子皆除計除之境不爲災乙酉五月亢旱躬率士庶蓬跣行赤日中汗淋漓雜塵土村農搖首咋舌感繼以泣孤誠上達甘雨立施歲乃有秋至今凡雩禱父老咸相顧謂安得王公喫苦法耶在任三年嘗以口舌代斧鉞刊傳

聖諭訓迪諄諄建義塾賑孤乏課士子尊高年皆深切見諸行事聽斷廉明雖襦服者無怨言有好黠子被杖將捏飛語越訴忽聳身奔入城隍廟沿途大

呼神宥我神宥我我從王公斷不敢有他如中惡滅稟目投無算市人相顧愕眙蓋公下車之日誠心實政早已感格神明矣去官日三十一僕策蹇就道行李蕭然圖書琴鶴并且無之行至磁州檢橐中口鏹不滿四金計道遠無以供頓宿具適公長子自家鬻產來迎路旁觀者咸嘆息誦姓名去公之行詣大畧如此雍正九年秋粵藩王君士俊晉湖北中承人

覲余承乏闕門見班次間人人屬目旣識面各道往事余因曰君黔南人黔南人宰豐潤者君知否君泣然曰先公也厥後曰欸語乃知公大父淑浦公之

德源遠流長。恭悉公家政。益豐民所未知者。又聞中丞爲詞臣。日豐人。每鳩贖。以代索。長安米嗟乎。北方土厚風淳。戴德不忘。遂至此哉。抑公之入人者深也。中丞卽前鬻產迎公者也。余旣叙次其事。乃爲之贊。贊曰。公在家若無官。在官若無家。其古素位之君子乎。中丞之象賢而大之也。宜哉。

三節婦傳

錢邦芑

敖氏孝廉放應徵女也。年十六適孝廉鄒先曾。先曾艱於嗣。任祁陽令。復娶廣陵楊氏。及同邑李氏。爲妾。鄒以計典調任。送家累歸里。赴京補選。舟次銅仁。爲西所刦。溺死。敖氏與兩妾年皆少。無子。女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十一

聞訃之日。卽與兩妾長齋禮佛。同志守節。終年坐卧一室。雖至親罕得見。時滇黔迭經寇訌。丁亥秋。兵猝至。剽掠敖氏聞之。商兩妾誓必死。卽裂素帛。三婦各懷其一。亂兵知不易奪。止掠財帛去。竟無犯者。然三婦益貧。落僮僕逃亡。畧盡。則解纜自給。傭鄰婦代薪。汲戊子己丑間。斗粟數千錢。人相食。三婦至。食糲糠。苦益甚。而節操愈勵。郡中人無敢以非禮語相及者。後忽有平茶土官慕楊氏節。以先曾曾通彼債。未償欲聘之。楊氏號哭。三書夜勺水不入口。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次自縊。皆以救解。有僞叅軍以威脇至。縲縶之。楊氏飲藥。

死逾石復甦自是毀容名已絕兼之敖嚴氣正性人不敢輕犯遠近高其義遂無敢再覬覦者然楊氏日哀痛求死展轉毀瘠且病未幾遂卒敖氏李氏殯殮盡哀既葬復閉戶自守至乙未九月敖氏以病終李氏號哭過毀遂得疾臥床不起相繼而亡思唐人言之多泣下者錢邦芑曰苦節不常有乃一時得三人為又萃於一門奇哉要之三婦處此有極難者無子一也苦貧二也遭亂離遇悍暴三也嗟乎士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著哉或曰敖生於禮義之家其貞操宜也楊氏卑微而志尤苦應別為傳夫二妾之烈非敖氏倡率不成述之以待後之尚論者

王節婦劉氏傳

陳龍巖

節婦平越人姓劉年十八歸郡庠生王家柱執婦道勤織紉佐家柱讀業益進試輒前茅三入鎖關不隹齋志以没子三長祚久次祚凝次祚蕃女一皆幼而蕃尚在襁褓間劉氏年二十七晝夜哀號淚盡繼之以血勺水不入口者累日誓以死從舅姑慰之曰以身殉夫義也獨不念二三藐諸孤乎無父曰孤無母何恃必若所為是使我既喪其子又勞於孫也何以慰若夫於地下劉乃引刀自斷其髮曰所不為王氏者有如此髮家固貧脫簪珥

以供喪葬繹績以養舅姑遇有疾廢寢食侍湯藥
捨地呼天請以身代以婦之孝舅姑用是忘其子
之亡壽皆百歲明崇禎初年有司以閩建坊旌表
嗣是三子就外傳劉躬自課讀至夜分始罷會苗
亂夜行刦及其家執女去劉直前奪歸苗素聞節
婦名不敢加害未幾賊陷平越蕃復被掠劉百計
措金贖歸以是蕩析離居歲無寧日猶力謀膏火
俾三子咸得卒業次食廩餼久疑俱應明經選久
令蜀楚所至有聲凝不祿有女甫半歲其婦別醮
劉育女孫以羹代乳得不死其女適郡庠生傅延
年夫婦相繼死遺孤一歲劉抱歸撫育成立傅氏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五

一綫賴以不絕康熙癸卯蕃登賢書劉始色霽已
而泣下曰汝父早夜攻苦與一售弗得汝能成父
志以慰未亡人但恨汝父不及見耳劉姓素好施
予隣里貧不能存者無論親疎隨力以濟雖自衣
敝食糲弗吝也年七十餘卒余初抵黔道經平越
憩荒寺中有老人談及節婦事甚悉心識之歲丙
午蕃秉思州鐸與余交一日持節婦狀泣余前請
爲傳余披狀與前老人言不毫髮爽因思壺德幽
芳得其一節卽可以傳如斷機剪髮和丸封鮮已
事往往膾炙人口若王母者誠可傳矣或謂母婦
道母儀均是奕世而茲獨以節婦名傳者何曰從

母志也

梅節婦李氏傳

衛旣齊

余撫黔經理兵農學校之暇檄各郡邑舉忠孝節義有關風化者分別獎勵勸安順守以郡志請載梅節婦李氏事旣而其子建來泣求傳於余余稽其節概信而有徵也因傳之節婦姓李氏安順人性端莊嫻禮法旣而適同郡己卯拔貢梅運昌昌尹蜀江津迎李携幼子赴任值流寇寇蜀路梗不能達李至平越依舅氏繼聞夫死城守一慟幾絕時年纔二十五以建尙在襁褓爲梅宗祧計乃忍死撫孤丁亥流寇竄黔李負孤偕一老婢晝夜夜行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

至貴陽城潰又至威清竹亭寨是時賊黨搜羅婦女遍及深林李截髮毀容懷利刃以防不測潛匿山中凡七十餘日卒能以智自全比亂定竄爲賊毀又比歲不登李拮据十指間以資家食闔門之內嚴若冰霜雖蒼頭罕見其面有不諒其志者李撫建泣曰未亡人不卽從夫地下以此藐孤欲延梅氏一脈耳有淪此志鬼神是殛於是益勵貞操延師訓子凡所以保護而課督之者無不至建長補弟子員康熙十一年壬子李年五十三郡人士公上其事制撫凡三旌其門庚申年六十一卒壬戌補行辛酉科鄉試建登賢書贊曰先大夫視學

郡志傳其母之行遭亂播遷孳兒於背跋涉萬山中晝伏避寇夜雜虎狼行抑且毀容挾刃時時與死密邇卒能保其身與孤非苦節丹誠感鬼神而陰相之不至此也余觀古節婦之後無不昌熾建今登孝廉其顯揚正未有艾先大夫實爲之發軔也余悲節婦而傳之且不禁其有餘悲矣

節婦余氏傳

張大受

自古忠臣孝子竭力致身能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至於婦人從一而終之死不渝柏舟之誓可謂難已下逮妾媵事其君子不幸早捐背歿熒自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

一室同心之善三遷教子之賢男女有別母子有恩吾於朱生重智歎息其家之正其母余氏之苦節有過於尋常者矣予承命選各學諸生入貢太學於貴定得重智旣謁見則涕泣云重智父復昌任普安州學正以歿嫡母劉氏歿居相依上和下敬庶毋晏氏余氏嫡母生重仁重義晏氏生重禮余氏實生重智年甫二十而寡歿之年四十有九重智生而孺獨痛母氏之劬勞恨此身無以報答每惟國家采風旌善之典

不遺荒陬僻壤編戶窮人先生奉

聞必告且在史冊外實司記述乞一言傳

吾母予聞其言而悲之一女子爲人妾早寡
嫡守義生兒教之誦讀書雪機寒備歷萬狀小星
之安於命乃能矢死靡他彼蒼若或鑒之相其子
成人冀揚其德於不朽

朝旌列女余氏爲尤抑天下家人之教盡如其家一
門三婦無妬忌無侈淫風正而化行矣又按黔志
重義事庶毋撫季弟節使旌其孝友重智躬行篤
實善承其兄余氏之慶無窮焉並書於右

楊節婦孫氏傳

福慶

嘗讀太史公所撰世家列傳其人之可傳者上之
則經天緯地之才忠孝廉節之事次之即高人逸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八

藝文傳

三十六

士瓌蹟奇行一節可稱者亦表而彰之以維風而
正俗若閨閣淑女巾幗完人冰霜節操凜冽貞風
則閭里之所謳揚

朝廷之所嘉與鬼神欽敬俎豆馨香雖百世千秋不朽
也烏可以不傳余來撫是邦凡遇邦人請

旌一事必鄭重且

題間有乞余傳記表揚貞節者亦欣爲之握管濡毫
發潛德闡幽光津津然樂道不倦安平學生員楊
文鉦去春以其母孫氏節孝行略由本學縣府道
司以次詳請余聞於

朝准予

旌表官給費建坊今又乞余弁言以彰懿行嗚呼楊節婦孫氏可傳者撫孤守志孝事翁姑教子成名數大端昭如日月然其溫恭淑慎事三繼姑而曲盡孝道者則尤難能而可貴矣考其事實氏安平縣處士孫沛之第三女五齡失恃能博繼母歡心無違慈訓年十八歸儒士楊志聰貞靜有孟光風事尊嫡恭順勤勞得甘旨必以奉自甘藜藿鄉黨賢之年二十九歲喪厥所天痛不欲生旣而念尊嫡主堂三孤環侍幼子尚在襁褓慨然曰吾而以一死從夫地下則高堂誰奉諸孤誰托用是栢舟自誓却鉛華謝紉綺相安於井臼機杼中者三十餘

年其間奉事繼姑韓氏和氣婉容久而彌篤韓亡請於翁娶黃氏奉二十年而黃氏又故翁復娶陳氏孝養如前兩姑至嘉慶四年翁故年已八旬未逾年而繼姑陳氏亦故養生送死致敬盡禮至今宗族鄉黨傳爲美談余嘗稽古來孝子以善事繼母而見稱者不一今氏事三繼姑而曲意承順庭無間言苟非能識大體維繫綱常何能克全婦道始終如一賢哉女宗於坤卦得柔順之貞於節卦見中正之吉雖古之純忠大孝何以過此迄今子文鈺食膠庠而長子之子天驥又遊黌序書香綿延藉以勿替皆節母之訓課有方董督而成之從

此亭高年食厚祿親見子若孫登科第縮銅符
封誥闕駢天之報施善人者正未有艾可摻左券期之
余嘉其節彌苦而志彌貞知其爲食報之基也
不樂爲之傳

序

序

序

貴州通志舊序

楊慎

貴州爲邦在古爲荒服入聖代始建官立學驅鱗介而衣裳之伐芻亂而郡縣之刻若落而衛守之百七十年來駸駸乎濟美華風而嘉靖中又特開科增額人士爭自磨礪以篤祐文化翼贊皇猷與爲多焉舊有方志殊爲簡畧癸丑議增修督學謝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謝又序

一

公東山寶圭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採子集又參訪故老咨詢儒生浹洽而罔遺精鍊而無疵屬槩爲序走也衰頹何能爲役服日嘗觀常璩華陽國志自先漢初至晉四百歲士民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多矣上泝漢初至三代千餘年史所紀無幾人忠魂義魄與塵埃草莽同沒於邱原豈不重可惜哉諸公今日之盛舉繼絕表微用夏朔華復三代禮樂之權輿也余嘗慨今之議論以邊徼爲遐遠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邊可輕乎哉衣之裔曰邊器之美曰邊而器破必自羨始衣破必自裔始邊徼之說何以異此邊可輕乎哉

此又諸公職思其居靖其爾位以副九重之顧
以啟百代之瞻仰斯志也寓禹貢之衍義職方之
流別矣

修七星橋序

楊慎

且爾古壤貫筑今藩割川雲之割分墮參井之餘
度粵占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騰牙之地
斷名畢節鬪索授鉞之區雖弁服之雜若乃朝宗
之首路狂溪狼峇山狀馬鞍者彌于危磴懸巖城
比虎牢而倍徙兩嶽夾岸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
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杪浮邱沉陸阻行旅於
荒途叱石誰感乎鼉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

貞州通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序

二

側未見常仁道士黃一申厥徒周陽泰雲陽戾止
喟然嘆云高下必因於邱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
雙巖有天生之石岸兼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
若堅神力可與矢磨杵成鍼之志微折榘寄楸之
靈難獮刊林鳩僻鏤岳淬茲寸願礪彼羣徒高義
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刀布出巒齋而壯
結搆剗頰逕以施輿杠雁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
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
梁斗柱檣雲漢以橫陳雪浪雲灣拖玉虹而曲抱
騎無輪載民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爲方軌馮夷侵
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手握南征之節

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乘博望之槎豈有一介羽
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
歟莫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鬼之口碑
隱行貽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茲元元之績可
佩言郁郁之文爰鏤貞珉匪溢華哀薄言觀者勿
替引之

思南府志序

田 秋

志也者識也郡之史也以稱物采域質所稽也以
撰風謠淳暑所識也以永監觀文獻所屬也我古
有邦莫之克廢也思何闕焉黔荒之遺習也惟是
網羅之責秋自叨第以來竊有志矣而未之逮也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序

三

乃嘉靖甲午郡博鍾子玉節亦有作矣而事未竟

明年冬洪公承藩以留樞臣出守我邦憲舌振文

用繼其役宏敷之暇爰以鍾子稿屬予釐正凡再

閱其績用告成公乃狂軒蓋過西麓之草堂而揖

予曰是役也有思以來一舉者也嘉成獻遠子可

無言乎哉西麓子曰嘻方冊之布永矣予何言也

雖然亦竊聞之矣天下平則文物盛統勢一則圖

志明斯典也世運闢焉者也且有經邦之道焉昔

先王之御世也立典式而觀民因風宜而設教是

故陳詩納價以察趨也五土有辨以致化也書用

識之以承風也九丘之典邈矣職方之典孔子述

焉大都爲民治設也此意而湮卽記載之功盛矣
眩於觀詳於末文也奚用哉是錄固無良亦留或
弗鑒於茲也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
以善治茲錄也予固無言竊有望焉博覽聽聞之
士其尙予正也

黎平府舊志序

袁表

黎平爲郡百六十年所矣郡黔而衛楚掌故無述
焉先是要服也非所爲文獻不足者耶旣予深考
之則雷廣文讓有地里考張守愷有志夷雜咏馮
司理天秩有黎平五開記然地里考獨載正統以
前馮司理書草野其事不雅馴志夷韻語爲風刺

廣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四

皆缺有間矣若乃幅幘有考也井里有名也歷官
有表也表竊有取焉於是始作黎乘乘紀載之書
也義先比事詞之工鄙弗計焉舜格有苗殷克鬼
方徃古之跡希濶窅茫爰及唐宋拓宇開疆熙朝
混一隸於職方作輿地志第一凡五篇爰城邊圉
乃作癘宇樹屏命官稍視中土作建置志第二旣
寘之守復授之師師帥牧之文儒誨之黜鳴酋長
羈之縻之招攜懷遠循吏有之非官師志第三裔
徼遐荒非兵不彊寘戍列屯簡旅彭彭作兵戎志
第四厥賦上下視荆匪泯取之羈縻伍什而一作
徵輸志以卹惠第五維茲鬼方其俗淫祀祲厥弗

經協於國紀作秩祀志以昭典第六洵美士行亦
有女德信芳寓賢謬悠往蹟作文獻志以彰軌第
七蠻夷蠢矣武衛匪革銷鋒鑄錄代有石畫作遊
園志以闡伐第八述厥故事附以論著凡九卷三
十有三篇爰命府史受而藏之以備覽觀以俟作
者

丁酉志序

江東之

黔志自中丞劉公侍御宿公增修迄今四十餘年
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予方有慨於其中
欲宵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
卽令有司擁篲先驅開集雅之館復延疇昔所稱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五

一二執簡也舊校也而日趣駕焉事竣姑爲不腆
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卽鬼方
靡莫故地已進而中國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聖天子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鱗介以
俎豆飭戰陣意在斯乎則凡天文辨析於分野地
理究極於輿圖士習民風兼採於夷夏田賦兵車
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考黔故志自諸葛武
侯以至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年其間英聲駿劬
播溢三危概可觀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石
之衷耀奇於禦侮或瑤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
却金茹淡繼美關西之清遷客碩儒講明洙泗之

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光俟之於後而可法昭昭
在人聞見方真非乘歲時之近錄而紀之將事與
時溼人隨世徃典型寥邈若存若亡藉令豪傑猶
興尙友之謂何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督
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綱有條爰分
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黔之衣冠禮
樂彰而傳矣

思南舊志序

田汝成

思南故宣慰司治永樂中罷司置府與內郡比百
有餘年漸被文教蔚然移風而西麓田子以間出
之才追琢至行領袖後生於是縉紳之士彬彬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六

冠於全省矣府故無志田子喟然述作郡守洪君
請而梓之既成而予以行部解闕田子所爲志知
其有望望憂國之思焉非直以物色山川備圖籍
也夫思南宇內之僻郡也山谷阨陜犴狴踞伏在
昔開疆羈縻而治故其法未備境多縵土沃而善
樹四方流冗亡賴匪命皆於此焉通藪慮不爲土
著而胥宇者故騁易動東邇西陽西連真播二三
酋長無嚴黜陟豪舉自恣窳窳其民反目而籲天
者鵠噪螞起軼我疆場池魚之禍比比罹之皆異
省轄屬也故督課之法難行夫以法令未備之域
雜以易動之民迨於豪舉自恣之比隣而郡守縣

令不能制軍興鋤擊卒有草竊變安所圖昔之為
思南者固亦難矣田子時建議於朝請設按察佐
使一員治兵茲土兼制諸司警備不測國論避之
竟如所請乃今法制浸周而奸宄稍戢是則田子
有功於父母之邦也志之作宜首表焉他所稱述
固未義爾夫先王治天下慮外而勤內故政嘗均
其用人也敬邇而恤遠故士有勤乃今仕者戀中
朝內郡鄙邊方一閱除書即神氣沮喪墨墨就列
一切自利異旦夕脫去為幸何暇及民夫使仕者
懷沮心甚非所以攘綏四表紓主上旁矚之
憂也民而使者非良吏也擇官而宦者非

忠臣也苟以自靖為心何論遠近且思南雖遠念
其民獨非之苗裔乎出繒粟供徭役以奉其上
上也甚敬因於盜賊之擾不相保聚其望治於上
也甚勤然則思南之民固無負於郡縣長吏也而
為郡縣長吏者獨忍以邊方鄙棄斯民乎此則田
子之微意所寓而未發於詞者予故論事首俾
後之覽者有政治之資焉若曰將以山
川之觀而已則信為斯志之未義矣

賀中丞沙城阮公撫定水西序

大中丞沙城阮公拊循貴

水西土

苗安氏暨服西南底卑跪於朝部

天

子喜降溫綸褒與特賜兼金純幣甚厚報既至藩
臬諸大夫暨都護諸將軍咸欲揚休紀績交語清
平人孫子應鰲俾載言以賀藩大夫曰安氏世祿
施至國亨殘害安信與智構惡誠有罪往歲我
軍軼迹之失國亨因陳兵衛守罪彌著自公臨蒞
是邦察知幾微才決游刃之餘識出漏般之表剖
判禍福聽許滌雪約法既布咸遵要束方今聖神
天覆悉主悉臣四夷欵塞父子請貢粵酋納土祖
孫並戮何有茲醜公獨惻念無辜者衆溥好生之
懿慎玉石之慘容與談笑措一方赤子枕席之上
罔驚近名罔競勇功公實有焉昔畢公尹東郊道

兼保釐召穆平淮夷命首旬宣繼自今吾儕肅將
執事葦黎和安可以言保允慝不作可以言釐政
施環匝可以言旬治理昌正可以言宣皆公力也
臬大夫曰高皇帝創三尺法懸衡天下畫一來世
孰敢逆節國亨有罪不在繼嗣公褫其爵仍俾其
子原安智復讐之孽矜其情優其後劃其疆界俾
有寧宇執其釀患之姦黨渠魁誅殺脇從流徙剪
其羽翼剔其心腹國亨拜將稱王圍城鳩祖事無
憑依無簡數者不文致案問仍重其罰緩輸諸官
空其畜貨杜絕兩家隙孽設其戍糾其邪萌公剽
堅制變銖分靡爽遵朝廷紀綱如在天上若中

植表而外四維之綜緯絰結不牽且係古所稱文武為憲公其以之都護諸將軍曰公初至經畧戎務考山川發問謀探要領時芻粟遴士馬亟罷饋事之舊將請更易東南將劉君總提軍旅蒐羅部曲材官各得獻名設棗風稜抗乎雷霆義問昭乎日星國亨聞之大懼因稽顙轅門摠暴哀憐免於殄滅夫持君之命違而征之展武之經服而舍之某等候事指使不暇給何能俛成算萬一於是鰲再拜復於諸大僚曰由藩大夫言見公篤於用恩由臬大夫言見公精於用法由諸將軍言見公嫻於用武鰲受一塵為公氓不能覩其大惟生長

斯士習聞已往任來錯事之得失叅考鄉鄰修治齊政之宜否竊窺一二之細貴陽碁布星列莫匪夷首苟干冒國典不式王命叛侮毀常利在威克乃爭強奪職骨肉私憤自相傾伐弟因時輯柔不足煩國家力利在德綏德先威為不競德行於威之中善用威者也則鄧襄敏昔攻都勻鄒莊簡昔破爐山是已威先德為不仁威行於德之中善用德者也則公今撫水西是已鄧鄒所處皆弱夷兼值時勢之易公今處時勢之難名與鄧鄒齊勤勞實且過之抑威克著事顯易知德綏者功深無跡故公之功視鄧鄒猶廣厚不可量數後事之師古

我三公皆可有警水世服美無數矣諸大僚聞斯言將無曰由治屬土民言見公明於相時審於因地哉然卒不能有出於諸大僚所交語也

丁酉志序

鄒元標

元標荷曼黔筑揆罪六職癸未春奉詔賜環用特恩備官掖垣諸抱疆場憂者過問黔筑事曰諸土司故世受國恩何多梗化者予曰天威昭臨誰不欲守世業傳之雲仍間有不靖游民鼓掌弄之非其心也計最雄長者土與錢穀甲兵人民不及中州一下縣且其所仗財賂人各有心欲自相貴又四面受敵亡足計也但地磽而瘠物產既細有田

九 藝文 序

十

者賦稅時加轉瞬輒罷州邑長及諸小吏宦情蘊索諸小吏最苦士與民上與下交病也又尺籍消耗屯田荒蕪所稱站軍者憊於迎送軍衛益病以雄藩較之猶巨室諸子各享富饒一子獨食貧且貧者與富者賓客祭祀燕享之需相埒提衿露肘苦可知已聞先正建議以湖北川東盡入版輿楚蜀不見小在黔筑式擴而大此其議非不備而犬牙相制之說錮不得施難言矣聞者唯唯予同年中丞念所江公奉命鎮撫是邦舊游告公受事斧斷斤削洞若游刃予聞之喜已又聞公捐俸創救荒田若干又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善穢鄉縉紳

宣訓許君吉菴大尊通志夫此兩者朱紫陽氏
至奉爲令甲公毅然行於貴貴之人何幸有公也
未幾公遣使以書委予序予得而披之爲圖丁有
二附片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形勝曰民政曰
軍政曰學政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經
畧曰藝文豐約同異必詳必確草創潤色拔正銓
次咸得其人卓乎貴之憲章矣中丞公心益曰白
金之夫辛勤立門戶必有家乘以遺後人予奈何
視官不如家故竭蹶爲貴筑世世計讀茲者戎甲
兵強弱則思振熟土苗馴梗則思馭會錢穀多寡
則思裕穡盜賊出沒則思靖察士習民風淳漓則

思正此治貴大較也公倦倦是志之心也雖然醫
書載陰陽虛實之宜在人悟不耳執一方御鞅病
病之數多方不勝病醫必敗予飲食茲土者久之
上常與下有齟齬不越兩端鄙夷者苟簡塞責喜
事者輕舉颺發貴事益不可支有能熟俗所宜衡
物之情文武迭用德威惟時如名醫針灸參著旋
投而立有效者然亦代不數人載在名宦可覩矣
我朝列聖立極一統有誌卽周禮大司徒掌史之
意各省有志卽小史所掌之意然其政興廢舉墜
在人存亡不盡藉方冊也往予恤誌軍未識陳情
於上得蒙俞旨大司馬下費當事以力訕辭故不

得其人卽君父之命竟至沉閣矧茲戕籍克公之志奠四境若覆孟者其在得人哉其在得人哉予敢以後先膚見熟數篇端俾同志君子有所覽鏡焉

龍山志序

鄒元標

余爲童子時有傳鶴樓先生集至交江者從旁窺之至龍山道院記恍遊員嶠方壺恨不旦暮往足未問曲折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丁丑歲予以罪譴是邦長老憶往時事持盃酒勞予曰此非小子昔時所欣羨而不得往其地者乎往則遺蹟固在也龍山萬疊將奉子湯沐矣所奪子者隘所與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十一

子若磨子其自寬荷父至是創甚卧床褥者期年已卯秋始獲偕瀘州守吳明祥父及諸生周孟醇吳汝見等登眺其地遠盼交廣瀟湘近挹香爐金鳳諸名勝恨記中未盡其狀乃與諸人暢懷各論心數日始歸嗣是一觴一咏非龍不共予恐流風零落乃并先今題咏集爲龍山誌因系之言口情之好樂各因其人子厚在永州所稱鈔鋤潭愚邱謂其峭直與深子厚爲人亦都類此龍山壁立萬仞如名卿碩輔垂紳正笏觀者凜然先生忠信孝友光明朗澂茲山見賞於先生固宜小子之稜稜之節罔卜餘駕寧不見於茲山者幾希雖然山

勢巍然不可犯出體靜定而有常小子不墮初志
夫巍然而靜定者在我也語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矣

貴州乙卯鄉試錄後序

鍾惺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
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
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
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講信修睦格
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官從其例前臣以爲
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若子卑肅然兵
民騷擾有彈壓綜理之任黔又事之簡邊寡昧如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一

十三

臣宜皆可往且官秩亦當處諸臣後臣繼是以副
江部王事臣明欽往乙卯鄉試也漢成臣明欽
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惺願家成士士舉於
鄉者始得名爲孝廉也廉之若訪楚漢漢取士之
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
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請所聽不羈非常之
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
則以稱諸生之廩於癸卯歲貢諸宗伯若漢茂才
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
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
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

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
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
士自爲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
上皆使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
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
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即
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
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
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祿之厚則士負取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序 七四

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
士有斷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
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今
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漸續至三十七人而臣等
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
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
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
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城書序

郭子章

守城事宜武經總要有城守章紀效新書有守哨
篇呂中丞有城守尹弼野有保三約籌海圖編亦載

之士多不解其說予入閩得三編觀之天下所制守
城事宜總括武藝新書而論其要者則令人易學守
城之善物也已亥人黔中襄陽縣城垣爲急乃
增呂尹二書數卷開并一書付之商闕凡守城將
帥人給一冊命之曰城書雖讀而詳味之庶幾黔
之金湯乎或曰敵無脆有德者勝國無小善守者
全曰備曰守無備則善名伯也論爲勝城折衝爲
諸將望焉

平溪衛志序

失名

平之先子雄溪最爲類聚山書考索諸集其派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

藝文序

十五

州路自秦昭王伐楚取楚雲夷地置黔中郡隋爲
峽州唐爲法州汪州叙州宋始改沅州而五溪隸
焉雄五溪之一也漢史記屯陵蠻叛伏波佩征蠻
將軍鄧越二酉渡五溪而雄始見圖籍今城北遺
跡有存者土人稱焉之而不名大其山峒峻絕林
木蒼鬱洵爲蠻王窟習無疑乃雖經屈乎浮湘而
南進滅南蠻流歌謠關沅芷而平溪實在沅之
平便近都道後懷毒淫於山川太白寧惑心於
明月杜由惜雲山之共孕星標石柱之銘雖蠻夷
王長之晴而忠臣達士才人墨客已有經歷其地
咏歌其事者矣歷宋至元皆未有據惟衛沅西南

多曠地居民耕種間得瓦坵葺了碑勒夫人者有衣冠類貴倨者豈其時亦文武將吏置守其間如父老所傳平故附盧陽無歟然而銘籍無考則文獻不足可辨也盧陽卽口麻陽一統志云漢在麻陽境內明興洪武三十三年調諸萬戶於五方附五所自戶於郭內銓流職以參軍政籍六郡良家子五千六百有奇以曹叻守壽辰沅之止潯甯滇黔之孔道而山背水劍百雉雄圖刀隸火燭仍夜即故習以銅鎮爲北蔽顏無所新之憂連潯羅爲西隣實借輜車之力潯從東左食貨日蕃夷種南蟠猿獍幾半屯田鑿錯於思銅沅麻之鄉軍詢仰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序

七

給於辰瀘淑黔之賦風俗愿朴未雕人情誼實相濟世皇中興平始有學而歲貢一士雖僻在遐陬而鎖鑰之寄禮樂之修較若雄矣

黔記序

陳簡齋

昔孔子欲居九夷曾論晉紀其問答之語矣迨其後有明正德中王陽明先生謫官龍場有何陋軒記今翰墨淋漓壁間似有神物護持若墜若升子所云九夷豈必卽羅施之區文成之記母亦爲鄙夷我黔者廣歟大中丞郭公撫黔之癸卯歲出所著黔記示余益可念也嘗觀名山大川載有圖經宇內昭曠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遐陬僻壤豈無一

邱一壑爲造化所含奇者卽輻軒過之不宥經覽
人情貴耳賤目貴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雖僻壤
自我明建藩以來二百餘年二祖之所創造累朝
之所覆育皇上之所觀文成化民鼓舞於恬熙士
涵泳於詩書亦旣彬彬質有其文第遊譚之士往
往以其意輕之士大夫聞除目一下輒厭薄不欲
往此寧獨以邊徼故抑或以文獻尠少興起爲難
故雖千載下猶未離於或人之見耳乃今有中丞
公黔記其文與獻可考鏡也余黔人何敢侈譚黔
事試卽記中所載理學文章忠孝節義種種具備
何其盛也至於各公巨卿之經畧遷客碩儒之講

明勛華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譽髦之式抑又何備
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孰與曩昔比乎今天
地之元氣愈漸瀆則愈精華彪炳者得發揮於蓋代之手
則愈彪炳惟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揮於蓋代之手
其人重則其地與之俱重黔蓋兼而有之貴山富
水與龍山龍塲行且有聞於天下後世世有昭曠
之士亦必於黔乎神往矣在昔賦三都兩京者一
出而貴洛洛陽之紙膾士林之口然或感時諷諫或
折衷羣言且皆成於十年視公投戈染翰刻燭賦
詩備一代之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速輕重固
天淵矣記成當與黔並永不特海內幡然改觀固

知何陋之言與陽明名軒之意俱得公而益信象
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載其言以存汙樽土缶之一
端云

記序

邱永實

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後黔非
黔後也籍黔之人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夷
錯居而夷倍徙焉以此宇內徃徃少黔其官於黔
者或不欲至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恠其然乃士
生其間或亦謬自陋適籍後徃徃籍其先世故里
視黔若將浼焉余居常每嘆之謂黔不足治乎是
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興乎是陳良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六

不產於楚而由余不生於戎也有是哉第地之重
人也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獻黔自國朝始
爲冠帶之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間考鄉先
輩非無崛起於時者旋就湮沒載籍故府牒及列
郡乘俱散漫磨滅不可讀有無乘者是無以表章
聽其湮沒皆黔士大夫之過也余不佞嘗讀郡志
而有感焉自以學闕典墳搜羅未廣懼爲山川羞
乃今有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中丞讀善盡天下其
記黔也宜取兵於武庫不勞更鑄第中丞自平播
以來拮据戎馬兵食間宜無餘力而游翰所染輒
至充棟余曾未聞杜元凱平吳表中立平淮有所

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旦夕代去
耶余觀大事記黔之故實鑿然指掌雖黔人不諳
也至讀賢宦傳見鄉先輩一二異型爛然如昨而
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昂兄弟詩蔚然風
雅想其人士流有此何論華族而黔記未成時輒
併湮沒由此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獻則未
嘗修之固不可謂無文也中丞所爲詩文在在殺
青而其肆筆爲史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意爲黔
文耶書成紙貴海內士與寓目焉由此必有樂至
其地以紹中丞之業者若黔士旣發醯鷄之覆將
得寶於家而不暇外索此非黔記誰啟之也記今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七九

自重天下不藉余爲元晏第余樂桑梓文獻有歸
且見君子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因記其實而序之
若文之工不工自是黔驢之技所不計也

送少司馬蔡公撫黔序

譚元春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
孝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爲能懼今
世所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於
學問之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贊
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蹟無邊際而曰吾苦
不能思惟書不暇讀於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
有志者爲之效其一二處歟以肖卽志揚氣得公何

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懼也當萬曆乙卯丙辰間公
在辰陽辰與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
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臯臯訛訛者亦適自起滅
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
岳起師中丞民以久安會黔夷不靖舊聞府深入
未還天子乃以公爲少司馬往撫之春聞而度其
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氣用其懼也方公
強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氣藏
於不可見動於不可禦古之君子懼以養氣氣以
養智而今之所爲氣有臯臯訛訛而務以苟勝於
人而已矣使臯臯訛訛而可以苟勝於人焉已洩

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爲不可使浸洩
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
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於世也則非
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
蠕之微動視之不得何况於聽稍流爲池爲淵形
見聲增至於水石交鳴喧逐不聞人語浣濯者往
焉灌溉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
乎蚊蠕之微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鬼
神自則而以蒙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於郡中
公虛心省躬遍謁公所以往語者人莫能應公自
咎曰教人而不教於人學問之大誦也氣浮以意

示抱與言察失與何莫應也春聞之躍然吾所見
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子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
子所以盡人天而自足於胸中而國運人心坦然
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內故成也成之爲言天與人
俱不必問之詞也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
後遺大投艱於朕身不卬自恤君猶如此况代君
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造以通天未
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恤生於暇心於是
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苦無以通之泉竭自中氣不
足也春素以是聞於公故述以爲送尊其所聞竊
自附於高明云爾

藝文

序

國朝

鄉飲禮儀序

衛既齊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視事閱一月而設歲則周禮鄉大夫受法司徒飲酒尚德時也黔中疏兵燹未久此典闕而有待乃集僚屬按

國家律令稽諸儀禮禮記酌為儀節令師儒講習於陽明書院至再至三始多格格既而嫻熟有儀遂俾新貴令行之賓僕介眾賓各執事擇人維謹及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三

是日嚴嚴翼翼黔人士以為創觀夫古今異宜言禮家又人人殊然而羣言淆亂折諸聖凡孔子之所明言者則皆萬世所宜行者也其節目之大者有五一曰祭祭脯醢也祭肺也祭酒也所謂報本返始以致敬也一曰俎賓僕之俎肩也主人之俎臂也介之俎路也所謂貴骨賤骨以致辨也一曰拜拜至也拜洗也拜送也拜受也拜既也禮畢而拜送也所謂自卑以相尊讓也一曰於席末磨肺也啐酒也告旨也皆不當席所謂為行禮不專為飲食也一曰獻酬主人獻賓也賓酢主人也主人又自飲而酬賓也主人酬介介酬眾賓眾賓又自

相酬以及於沃洗者也。所謂速賤也。以儀禮之節
審諸記所載孔子觀於鄉之言嗚呼至矣。或不可
易矣。行禮之始例應讀律禮畢例應謝。

於讀律時兼讀孔子之言蓋欲尊

王章明聖道俾斯民知尊讓察敬先禮後財以尚化咸
俗而已矣。其間升降興坐簡於儀禮者十之二三
僭竊之罪知無所辭庶幾人之易從而毋以繁苦
視也。昔者季氏迷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
之強力者亦踳倚而倦及子路與夙明而始行事
晏朝而罷而孔子以爲知禮誰謂禮必委曲繁重
不近人情者哉。既行於省將頒其儀節於各郡縣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禮

三

禮爰論其梗概而爲之序

貴州通志序

曹申吉

今

上御極之十年予奉

簡命來撫黔陽間以暇日閱明撫臣郭青螺先生所輯

黔記慨然識前代治亂之由歎撫馴之不易獨明
季載籍詢諸遺老而其事亦少缺矣伏念我

國家底定西陲載踰星紀其豐功偉烈深仁厚澤不
可以不書方欲撰述成編用垂與冊旣而

上九部議令天下纂修圖志則益思所以塞

宸渙示來茲爰率黔有司與夫碩士之有文者相與擬

墜補殘抑浮剽元既戒旣備遂拜手稽首而卒業
焉蓋聞盛世不勤遠畧虞廷干戈僅稱來格禹貢
荒服亦止羈縻卽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其
時五尺通道封守未設唐蒙司馬相如兩至夜郎
甫修賓貢而西夷二郡旋置旋罷豈治網疎濶抑
亦齊裝椎髻夙稱難治故不服以爲也風會日開
幅幘漸廣歷唐宋迄元始易土而流明置專藩裒
爲郡邑猶復尋至於中葉而典制始備蓋柔遠維
艱振古如斯

昭代聿興天付所獲百蠻君長咸奉約束亦旣聲靈
寢於殊俗風教訖於流沙而水西負罔上千天討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序

三

隴氏... 賦於卽岱最後罷瀉扯處烏餘孽猶勤
師旅... 削平版章載闕未可云傳檄而定矣
... 記記者也夫創之也難則治之也不
... 敬宗貳冢宰奉事殿中得仰見

... 於農... 瘠而特罷鼓鑄知荒落之
區因習法... 涼之律治也而寬其禁令
所以... 畫者備至予抵黔旣久日

進... 而...

聖世興民休養之意重興... 歌且舞有事闡邊計
亦次第指贈

上不以其言爲愚輒得報可遊幾蠶叢鳥道之鄉登於
衽席矣顧僻處西蜀遠隔

國門如在天上而疆宇四錯倚瀕旣履屨之險以
致伏莽深山歲煩牒問則長慮卻顧屢於繼起
者有待卽今日之指掌而稽繪圖入

告誠亦司封土者之責也惟是野史遺聞久罹兵燹
不無訛闕詎敢傳疑故雜記多列逞事而法制尤
詳於今取其足以備鑒觀可信於遠者誠使

宵旰之餘一展卷而遐方萬里洞於觀火則治理闕焉
法戒具焉豈以要荒之紀載而可忽乎因書所見
以爲序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三五

黔書序

徐嘉炎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
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
資於治術矣而文彩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
賦名都言井里顯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
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衰
颯亦復淒涼悲慨嚙微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
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
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
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
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由欲

求所謂平原曠土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表丈其人
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
皆能道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客其真黔產者則
皆苗獍犵狁之種刼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
其土田物產較他方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
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以倚守也如彼其土田物
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何事於黔哉然聞
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挹而滇楚之吭
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壞無可供天府
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救
寧之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

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
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
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道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
謹慎伺嚴來往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
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
利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
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
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
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
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閭羣苗無驚於擾索土司勿
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

於嚴其守土而九重以爲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爭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卽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備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奧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斲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石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海注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七

砂卉革水銀雉黃之屬皆盡稱而悉數之使人視黔以爲名邦以爲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爲曹鄴之無譏於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每賴以治黔而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含之狀靈云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塲之祠託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峇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

之兼美者莫踰於此。以樂爲之序以附不朽云。

思南府志序

劉謙吉

思南舊有志也。萬曆乙未後百有餘年。蔚惟我

朝又五十年。鮮有簪筆文獻。莫徵君子憂之。憂之維

何。曰荒已闕。已殘。已墜。已軼。已紛。已考之墟。幾曰

於鼻。曰參井。曰雙女。曰申參。於彼乎。於此乎。庸無

葉尚之章。亥賓也。而化卯也。而卯務也。而發羈縻

也。庸州也。城樂也。叙州也。洪柱也。寧夷也。勿之據

矣。庸毋闕城。其築乎。豈則憑焉。兵其防乎。豕則突

焉。江不能帆。塹不能。輔田不能溝。畝不能糞。商不

能贏。工不能業。入不能計。出不能流。不能收。移

不能復。庸毋殘。牂柯。口守番部。有長非游宦也。永

樂十二年。而府引治。年而縣非諸路也。丞無常

設牒。無專判簿。無校。無司倉。無使非全制也。夷

醜於名。沿陵於酉。朗。於洞非完司也。庸毋墜。伏

波之祠。委諸莽矣。河。水之石。隣於怪矣。西麓之奏

議。西臺之疏。草付諸。矣。水西之殉。桃。之役。皆

無特書也。南人語。南。人語。塞功。賞者。秦。贅也。攘

臂者。楚。鳩也。抱。質者。田。二。焚也。流。移者。豫。章也。蠅。蠅

銖。銖利之所。盡則。鳥。獸。散。庸毋軼。且紛。今。

詔下。郡諸侯。亦屢矣。奈何。以荒且闕。殘且墜。軼且紛者

應也。荒則正之。闕則釐之。殘則整之。墜則舉之。軼

則正之。闕則釐之。殘則整之。墜則舉之。軼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

藝文序

三

則補之紛則畫之正斯無忒釐斯無失整斯無敝
舉斯無廢補斯無滲畫斯無偏君子所以憂也為
綱十為目五十二非惟是思南也思南志成則言
思南也考古者可以繩今察往者可以鏡來知已
然者可以坊未然志者繩也鏡也坊也問刀耕火
種昔何以繡今何以窳問任土作貢昔何以供而
而今何以縮問土著胥宇昔何以戢而今何以睢
問城關子矜昔何以警而今何以佻問計偕宦遊
昔何以盛而今何以衰而不寧惟是忠孝大節躬
代乘鑿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侍御若也銅鈴齊
鳴孤軍深入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留坡若也必

為聖人倡學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叅若
也開科目之初者給諫也覆發學之議者中丞也
請印江之學者柱史也先輩名賢紛然傑出今何
以遠不逮也有功德於民者尸而祝焉慶歷以前
踵相接也今何以寥寥也抑有司曠於後而良二
千石不再見歟凡此者皆予與鄉士大夫二三君
子憂之深而莫能釋也恐無以彰
盛世之休也尤有望於後之來者共明此志也

貴州通志序

閻興邦

志之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後世相
沿而不易江文通有言作史之難無出於志予以

爲志難矣而爲黔志尤難諸省自秦漢以來分疆畫址久隸職方黔則設自明初割楚粵川滇之剩地則星野難齊也諸省名山大川各有紀載黔則詳柯九隆而外山不列於益記水不注於桑經其他樂史寰宇希先方域卷帙浩繁於黔獨畧則典籍難稽也諸省建官置牧歷年已久黔雖通於莊蹻鑿於唐蒙而由隋迄宋半屬羈縻官無循卓士號天荒元明以後畧載數人則政治難詳也西南諸省亦雜蠻獠然皆十之二三耳惟黔十一府皆苗多民少椎髻侏儒半不通語言文字則風俗難同也十一郡之中爲衛所三十一爲長官司八十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三十一

二爲土舍丞同巡檢三十近雖改縣設流非一而舊冊已湮新圖未訂則戶版難查也積此五難遂成三惑夜郎與遵義同疆興古與曲靖錯壤爲梁爲益分軫分參則惑於地且蘭遙隔於番禺紫池沿譌於貴縣舞無音淆充充字異則惑於書晉置寧州何以刺史不涖黔土唐增採訪何以群夷別屬劍南則惑於官黔志豈易爲哉

聖朝聲教四訖溥海以外皆入版圖矧黔在十五國之中雖去京師八千里其地則

天子之地其民則

天子之民其政則

天子月吉之所頒其治則

天子歲終之所考庠序有光則取士增於舊額逋逃授首則苗頑格於舞干凡此皆可播之筦絃列之雅頌以傳世而行遠者也予撫黔以來五載於茲念田野之未盡闢憂在民生念異類之未盡馴憂在境土或未雨而綢繆或先時而補救負一方之重寄今幸

天子之文德武功風翔雲合而黔之黎庶皆已集林而改音扶杖而覩化使不分載之於成書薈而存之將古所謂土地之圖人民之教以佐王擾邦國者又何以禡焉黔志創始於明嘉靖督學謝公後修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三

於中丞劉公暨江公今已失傳惟青螺郭公黔記僅有存者然其所載每詳於近代而畧於遠古故黔事尙有缺軼我

皇上御極之十一年爰

命儒臣纂修一統志至次年而貴州通志亦次編集奈書甫成卽遭叛逆遂爾散失是志也前撫倚氏衛公之所修者也始於三十一年之正月而告成於是年之十月其用志固勤而爲期則促予閱之非獨三十二年以後事當補入卽此三十六卷山川其有定也而遺者十之三古蹟其其傳也而逸者十之五歲月選舉僅記其姓名耳目

之近尙多愆失予意欲重修而每歎文獻之無徵
又慮鳩工之不易因取各條畧加論定可增者增
之不能增姑仍其舊非敢謂有功於前人亦使後
之觀者以備參考云爾若夫作志之難古今同慨
彼班氏之著述尙以詳於浮言畧於事實取譏於
夾漈矧予也三長莫具七畧罔窺乃欲於時日之
近網羅千載之文搜採遐荒之事其爲難也十百
於前人然不辭其難者蓋以揚

天子之盛治垂之億萬斯年也

重修貴州通志序

董安國

粵稽禹貢一書成於九州旣定後以紀夫山川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序

三

土田物產貢賦之不同而又鑄爲九鼎以象物使
民知神姦不逢不若周禮邦國之志掌於小史四
方之志掌於外史此紀載志乘之所由來也余幼
讀龍門之書漢武元鼎六年置牂柯犍爲越巂夜
郎四郡以爲益州宋元而來始置貴州卽梁益荆
楚之分也余初筮仕得楚之靖州在黔東歷官司
蜀臬在黔西北皆與之隣遂稍悉其風土大抵山
叢蠻雜地确民貧加以寇亂相尋凋劫尤甚辛未
秋忝備黔藩由夜郎渡牂柯江見夫萬山戟列百
里烟微厥土黑墳田皆下下途間所值率皆鳥言
卉服鵠面鳩形之倫視事後披覽版籍賦不過銀

七萬兩米九萬八千九百餘石口一萬六千六百八十有奇其幅幘風土可謂荒且陋矣恭逢我皇上深仁厚澤三十餘年武功者定之餘休養生息鳩澤中而安集之浸浸乎戶口增流離復儼然滇楚間一都會邇年來文教誕敷黔人士濯磨砥礪炳然可觀間有潛脩績學隱岩穴甘貧約以束躬敦行下及苗蠻婦女亦知節烈卓卓可稱道於是嘆人之不為地限採風者不可以其荒陋而忽也適大中丞銜公來撫是邦虛中折節相與講求治道孜孜不少倦念通志一書修於康熙十二年未及通行遭變叛盡燬署中僅遺抄本又多殘缺舛訛

不足以資考據垂永久也乃命余開局延儒分類授簡以大叅陸公董其事又自為裁訂惟詳惟數自春徂冬八閱月而報成余受而讀之舉方輿象緯賦役兵防名宦先後之政績鄉賢流寓之文章與夫死事之忠勤孤嫠之貞操莫不釐然大備方修輯之初殘編斷簡茫無可依據余竊憂之踰月購得郭青螺黔記若干卷魚魯豕亥始有所折衷續購通省郡志邑志其舊有志者十才二三咸取而釐輯之其舊未有志者亦爭自蒐輯手錄成帙以佐見聞所未逮因得補十二年後之事為全書並前志所遺漏者亦加詳焉非敢謂修明之功可

秩前人而竭上下之心力集遠近之耳目務使荒
陬之域文獻可徵以對揚

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已矣雖然網羅舊聞以傳信者外
史小史之遺意也率作興事而不託諸空言者亦
牧守令之責也今黔地多石而雜草其宅土多瘠
而舟楫不通苗多獷而反側不常何道而使汗萊
盡闢商賈熙攘桴鼓不鳴狂榛成俗當亦備宮茲
土者所宜加意而綢繆也余敢不勉乎哉故於是
書之成序其畧於簡端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九

藝文

紀事

明

撫夷紀事

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叛
臣以叛聞請討之已撫臣去太僕少卿阮文中代
之阮來謁事予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
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
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
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紀事

三

善然卻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
動干戈則多事矣國亨不服拘提見撫臺右智疑
畏不敢出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
謂敢犯朝廷背法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未
犯朝廷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違拘何以爲叛逆
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
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
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君行矣宜廉其
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
逆之名究其讐殺與違拘之罪彼當必出身聽理
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

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扭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書曰天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爲處分不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夷民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亭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

乃彼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臣乃遽以叛逆奏君父在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亭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但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國亭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亭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國亭之讐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國亭之疑畏日深國亭之疑畏日深則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

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剿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真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

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事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何如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剿安國亨亦有奏辭辨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若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

也胥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違覆得請
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尋復商授方峇乃
國亨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
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
殺我也今既有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
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
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
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官慰職銜與男權替一
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
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質吳

璉阿翁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
俱死迹及奏事未回非有隱庇又稱願認於六犯
名下賠贖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
在蘭州與翁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
日以象楊生阿烏等此伊父兄翁男子姪率眾衝
敗官兵奔過浮橋斃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
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卧
這內列著令退閒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
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
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
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麗

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
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
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卧這織金等處安
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
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
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
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赦之辜
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倖倖而私通婦女信
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
官兵兇巢討罪至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
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叅以部咨行之多官

酌乎輿論反覆兩人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
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
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俱自畏死激
戍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
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
疏窮插之原罔而有歸可因解念卽今遵此五章
尙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
騁勇之寬而搔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
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
淪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
波亦已悉而稟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璣

阿弟壬寅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朋姦曰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道要皆反覆憲章推用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節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人之死因以免數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篤鷲驚怯勢者爲之逡巡而傍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誕敷天威遠播執政而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邇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經學

四

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斷命會剿先聲所至逆賊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應卒務卒白穉等姑置不死着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安官二員一任大方山住臥這以遏一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故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仇搆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

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土設流以爲鴛鴦蠻長
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
忤難以屬管惟與毋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
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
議上得旨安國亨克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授
覓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
亨著革了任閑任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
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
處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廵撫
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一克之讐服多
方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紀事

聖

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
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
辨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籍籍起予計貴州至
京遠甚令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
智用事之人潛任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
也遂令通政使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
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乘有罪亡命投智者特令
久任京帥謀事今本質代爲者智尙未知也乃問
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眾萬
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乘輿時
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

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剿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獠傍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為聖武布昭天威遠播密勿樞垣指授所至兵部覆奏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啟叙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剿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清妖氛

俾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恩洽實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跡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益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伐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為紀其事

藝文

國朝

殉難紀事

王 睿

順治元年我

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滇蜀黔粵未隸版圖丙戌

王師西下流賊張獻忠死於蜀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

望率醜類破永寧陷遵義丁亥正月竄入黔省官

軍知鳥獸散賊焚劫蹂躪道路絕人烟定番州牧

陳新第蜀之長壽人能禮士素得民心民戴之若

父母聞變集紳士土官州民於公堂商賈禦策貢

生饒謨有智畧合紳士條陳事宜新第大悅會按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紀事

聖三

察使張耀叅議曾益都司陳瑞徵知定番弓弩手

強甚抵州結束土司募兵爲恢復省城計而省城

之避寇於州者近萬家於是備器械儲糧糗濟城

隍架鹿角警烽火選精銳飛機帟番爲守城小程

小龍爲左翼方番洪番爲右翼金石羅番盧番爲

應援又築壘以扼敵以威遠守備陶世顯爲右師

軍土橋大龍土官龍在田佐之勇士簡成書爲左

師軍洞口卧龍土舍龍起潛龍飛佐之張陳諸公

坐中軍調廬山木瓜等四司由椒山出水車抵青

巖繞賊後以斷糧道木官通州等四里由平伐趨

上馬張旌幟以爲疑兵布置精詳猷志成城矣正

月十八日上官龍在田敗賊於小山斬首四十八
級二十二日土舍龍起潛敗賊於長田斬首二十
九級二月初五日陶世顯敗賊於土橋斬首百餘
級生擒二十一人可望憤甚令僞定北將軍艾能
奇師號五萬初九日攻洞口成書與世顯率銳卒
更番迭戰斬賊百餘人無何二路失期敵散我寡
右師潰陶世顯龍在田龍起潛龍飛等血戰死成
書孤軍難支而賊已分兩路直趨東北關矣旋圍
城賊逼城下城上萬弩俱發賊傷數百人賊少却
空西門以誘我我軍弗動戒備甚嚴越翌日賊以
礮攻城雉堞毀則易以板板壞則易以木賊無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紀事

聖

以銅牌書殊字諭降新第毀其牌而擲之龍奇怒
躬親視城成書以藥矢射之中左臂鏖戰歷三晝
夜矢乏則繼以石石乏則繼以糞無少懈賊欲退
俄而賊軍師李自旺者號老神仙手執白雄鷄披
髮伏劍以石灰畫地繞城而詛十二日巳刻城內
火忽起人爭滅火賊乘勢登城東隅而城陷矣州
牧陳新第肅冠帶北向拜曰臣力竭矣縊於署內
之馴鹿堂叅議曾益題絕命詞縊於道署學正尹
大任縊於明倫堂訓導徐鏞吏目安紹祖廣順奉
調吏呂周齡六按察使司獄陳玉環俱自經郡官
顧人龍妻李氏對縊中堂子諸生大元抱父

罪不去賊並殺之云云思民賦詩壁間投筆引繩死
黎維垣城上督戰死胡允中冠帶坐庭中賊至允
中叱之賊乃死皆出紳也時賊轟滿巷饒諤大呼
曰我輩宜死戰於是諸生王道中顧從龍黃文芳
李一龍夏朝卿李一龍毛一練尹湯傅尹湯卿熊
化揚東明唐鍾其翰張新建王仰王基昌七官程
三祝其帝臣士含常之福勇士簡成書把總許華
宇等奮勇力戰至學壩成書猶格殺數賊同時百
五十餘人俱戰歿舉人毛琛投井死原任教授艾
養中諸生周其年尹湯賓熊鍾隨鄉約杜凡六赴
死諸生謝賜璠黎應陽江山秀潘達黎應辰投

貴州通志

卷之二十九

流文 紀事

四十五

洋池死張其祖妻吳氏大哭曰我等義不受辱遂
相率回走蓮花池者數十人焉張耀其瑞徵與賊
巷戰西隅日晡被執能奇曰公吾村也幸降我
耀曰汝爲賊吾爲朝臣何梓里之有瑞徵亦大罵
之同遇害武舉蒙九錫亦在執中能奇曰汝何不
早降九錫曰汝何不降我能奇手射殺之是日也
日其無一生者而賊之爲我殺也亦損其二
日其雨點紅於血賊懼十三夜卽旋省至桐
書其死於道豈天厭其惡而假手於成
書其滿城瓦礫白骨卽聚四鄉不入賊者凡三百

卧龍菩提寺僧汪姓者有善行傭人拾遺骸聚塚
燬火而瘞之俗呼爲萬人墳康熙四十五年郡人
汪爾祀不果行刺史王公旌其墓曰忠烈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

雜

吳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

藝文

記

明

東坡月潭寺記

王訓

貴與楚鄰封當兩疆之界曰東坡由道左入躋攀
林麓僅百武許有飛崖倒懸巖岨巧怪垂珠滴乳
盡態極奇若神蛟之如秋雲鳴鳳之騫晴漢又如
千乘萬騎浮空以馳山子靈姝御風而下雖以五
丁之力吳剛之技追而琢之不足以方其妙蓋天
成也旁有崕峒邃不可入而一清泉冷冷自半巖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 記

一

出奔流平野居人飲為其佳勝無與爲比惟在夷
區古所弗治故轍跡于焉爰自皇明一統始制兵
衛隸貴曰興隆隸楚曰偏橋而周道由之由是來
往者得以觀遊間有佛者結廬號普陀岩正統
間遊僧德彬來營寺名曰月潭時貴之都指揮
使常智爲衛興隆倡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像
金碧麗美茂林修竹松檜擁芳翠遂有閭於四方余
惟山川因人而顯宇曰佳山水經品題而載輿志
者固多若斯岩之美益千百而什一也

表賢祠記

湯暉

表賢祠貴州衛站以憲副吳公也公諱偉字克

大浙淳安世家登乙未進士成化間僉事尋陟兵備副使別政蠹發吏奸清介剛正難以殫述惟吾翁從繁劇舊制未設厚餉公惻然欲月食入米三斗倉待御桂林包公裕按巡茲土議合馳疏上聞報曰可公又區畫贖金七百兩有奇購附近常稔之田若干畝以助不給今去公遶逸吾人思公之惠澤不容口夫前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公者未必不加意於吾人也譬之荒墾而畚揭之功實公伊始按祭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私公惠哉乃就姑境立祠專祀額其門曰表賢屬走爲記系之以詩俾歌以祀公辭曰豸冠縹兮溫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志

二

溫春煦賜我土田膏澤伊溥繡谷豸冠縹縹霜寒遺我饌燠百世不刊祀事聿修咨公之休在晉尹鐸在蜀武侯碩牲清觴薦公之堂惟公降只雲輶翱翔我稼我穡繫公之力惟公歆只享茲飲食歲月孔長頌聲洋洋庇我祐我惟公之慶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外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曰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水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

讓之縛然此猶淳樸質素之遺不得以爲陋也夫
愛憎面背變亂白黜浚奸窮黜外良而中罄諸夏
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曾掖折旋矩矱
將無爲陋乎夷之人邇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
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渺而陋之吾
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間則鬱也
遷於東峯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溼籠塲民老稚日
來覲予喜不予陋益孚比予嘗圃於叢棘右民
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就其地爲軒以居
予予因而翳以檜竹時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
編圖史講誦游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
稍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
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
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
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
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
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曠頑梗而椎
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
雖然典章文物則亦安可不講今夷之咨崇巫事
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
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
其化之也蓋易而三非其人也不記之以俟來者

靈搏之山有家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詣苗夷之請新其祀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第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

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焉者豈少哉而象之祀獨延於世五豈其是益有以况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夫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嘗觀禮記之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善信乎善信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善信則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家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
蓋周官之制其始徹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
自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
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諸夷之奉之也承象
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
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
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聖泉記

劉汝楫

黔筑聖泉遊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
許磊砢疊嶂中一泓自石罅迸出漚爲方池日每
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五

之半而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弇州錄名百刻泉
一統志稱靈泉大抵泉各自入其百爲期則亘古
無易也余自髫年遊其地每偕眾詫之弟私心又
謂他境有然者亦不甚異也迨後周覽吳楚燕齊
之墟歷考職方紀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黔筑爲然
允矣大塊中竒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
布鈞突諸類洎陸羽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壤界色
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蠟潮侯官潮泉鍾山應
潮連州潮泉固亦消長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
爲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湖泉章貢三湖安寧
海眼樂平鳳遊荆門蒙泉郴州湖泉吾鄉龍場驛

湖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爲伍第彼湖候僅再至
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彙籥者則聖泉之
靈且異在別境寧復有此乎觀者探其故莫測其
由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中有機械焉余曰秦
山盤石莫當霑水謂其久則陵夷也按泉志迄今
二百餘禩卽機械實中水石衝激安能百年無改
此其說無當已余意寰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
南昆詔其首中原其腹吳越其足也黔筑居首下
腹上當以吭名夫吭於人身蓋神明之關也是故
環四海周八埏精靈之竅獨於黔筑發之而有聖
泉之異理固然哉或謂地域廣輪囷知紀極聖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靈泉記

六

勺水耳何獨於此呈靈竅曰礎潤而霧灑至壺水
而巨澤堅小固可以驗大且堪輿家躡躡胝龍脉
蜿蜒千里外鍼所注不越毫芒勺水雖微不函地
軸耶抑又聞昔人志水樞繫以村品測言辨味則
異產可卜焉聖泉良異矣將不有苞音毓秀丕顯
地靈俾之雄視西南爲宇內一大式廓而與斯泉
相符應乎卽今省郡規模日恢人文競耀其兆蓋
可徵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後有視驗不謂今日無
前識云

讀書堂記

張柳

士生於今之世方童而習之

之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及其年齒稍長識見稍定知欲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而又牽奪事務沉淪奔走不暇一玩索者何限余三十年坐此弊久矣歲戊午遣戍是邦自謂閑暇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則又瘴癘頻作疾病相仍且爲啼飢號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定殘軀稍甦聊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邃者構地一隙築草亭半間攜破篋殘篇時一展讀歲既久亭爲風雨侵癸亥初夏千戶侯韓子夢熊王景尚武詣余於亭中見其弊壞私與軍政使費君拱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爲張公葺之三人者遂

卜日命匠然不使予知也勻中居民聞之各執鍤相爭來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前爲堂三間後爲寢室室之上復爲一小樓以便登眺又兩傍爲廂房門戶墻垣各備焉工既成請居之余升其堂慨然以思入其室登其樓仰而四望因憶子瞻在儋州時儻民舍以居日與其父老子弟吟咏從容儋州之人相與誅茅築土特作室以居公夫子瞻一代偉人也而人慕之乃能如是余鄙陋何敢望公而勻之屋舍亦如儋之居公又何以副諸君意不佞因僭僞說以告諸君曰人之有堂所以安身也堂之有書所以明心也庶人不明書則不足以保

身士大夫不事書則不足以啟性靈而弘功業軍旅不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成敗四夷不明書則無君臣而上下亂貴州雖在西南去中州不甚遠六籍亦徃徃具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與余聚堂中一事商確耶諸君曰唯唯遂匾其堂曰讀書堂鶴樓張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此前所謂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或庶幾乎少得之矣

龍山道院記

張 紳

余居都勻每吟誦少暇卽與諸生司子推輩搜奇於山水間見隔河有峯雄峙崔嵬其高插天遂杖

履躋其頂山勢逶迤數十里羣山俱出其下徘徊

四望南盡交廣北極湘漢西連滇蜀皆在目前余

曰壯哉觀乎安得結廬而棲之時有霽川司君撫

月泉劉君鏜二人殊好奇者卽以其言謀於眾眾

曰誠吾勺之勝槩豈天以啟張公邪乃各捐金募

工卽其山之傍取材得巨材若干楹山勢陡峭不

可作屋基眾方卜其處俄有靈龜大尺餘自石中

出突至其前三日不去眾以爲神告其地遂卽其

處掘而平之前爲樓樓之上復爲小閣後爲殿殿

之傍復爲小廊其所祀神惟民自山嶺以至其麓

皆鑿石磴曲折盤桓可數千尺循磴而轉各樹以

指殿後有石坡高廣平坦其文青赤登之使人曠
然石下有泉出冷然潔也院左右皆古木藤蘿
時有清風至聲如萬壑之濤起伏而不可爲狀樹
多烏猿白鶴往來其間憑欄望之若素相狎者工
旣成鶴樓張子負篋而來以習靜其間就樓之上
設一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雲數片從窻入樓中
徐徐進榻傍與余相依逮平旦則又飛去半鎖山
腹使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漢間也清平孫子亭訪
余於山中見其景而悅之欲得記其事余曰噫嘻
自開闢以來卽有茲山孰從而棲之余產在五嶺
外相去數千里安知其來遊此耶卽來遊此又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九

知結樓於中遂爲一方勝概耶由是觀之其山川
之開闢與余之來遊皆天也非人之能爲也山舊
名麟余與劉君鐘走飛泉處見有龍青色因更號
爲龍山故院亦隨其山名云

興隆飛雲巖記

吳維嶽

興隆東行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左爲巖榜曰飛雲
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豎
者柱矗懸者珞綴揚者鳥厲突者獸蹲躡級漫瞻
歛衽徐睎極意所愜遠洞豁衍而窅際清渠激注
而前繞舊卽巖麓稍右構樓攬轡脂轄者息而飲
焉余閱武沉江舞溪而還春和晝熙停馭周覽借

於...而樓且向地屬按察副使祁君清葺牖闕
垣僖使解時偶成四詩手書於石而記其端貴
州實殷周鬼方靡善天地秦漢以來間稱置郡羈縻
未改草昧至我昭代開藩樹文武官吏始稱屏藩
巖序之鄉今檢圖誌錦岩珠壑秘洞靈淵所至有
之若澄泉噴折匿見怪石巉峴林立在大都名區
得其餘濶斷塊亦足以誇巧而競於人者雖周道
往往是焉而茲岩之奇又寂也當其湮翳於蠻烟
寇莽中穆駮不馳騫節靡指蛇虺所穴豹虎所遊
提兵拓疆之夫尙趨赴未嘗輕置足焉而今日冠
蓋以臨圖誌以載披霧覩天欣欣有遇矣然使生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

於大都名區則有力與好事者將營以萬金侈以
衆觀笙簧鶴轂宵膏繼晷窮遊覽之盛而貴州遐
壤雜夷中原士彥非膺命不蒞商旅非入滇不經
其暇而遊遊而知賞者幾人也噫岩固幸而遊昌
時出穢墟而爲人所知耶又不幸居於斯不能并
大都名區岩洞泉石稱雄於世而爲人所盡知耶
天然洞記

田汝成

古之官於其地而善爲山水遊者若晉謝靈運唐
柳子厚是也靈運永嘉守子厚永州刺史也守刺
史專一州官尊而政劇而二子洒然脫畧恣蕩風
情凡州之山水稍可取者必涉足而寓目焉又能

作爲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漠寰中斯亦竒矣
然未識三子踪跡所遺者至於今復有表章之乎
否也方今海內名士善爲山水遊者予所聞姑蘇
郁元敬天水方思道天台蔡巨源是三子之好爲
山水遊也若飢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
必得之也若獮搜而虞逐也元敬思道之遊予未
之考蹟若巨源則旣知矣正德中巨源叅議貴州
貴州山水磽確鮮可遊者而巨源必遊凡一卯一
壑苟不爲糞壤者皆涉足而寓目焉又善爲大書
嘉勒名稱以紀踪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夫區
源之遊貴州亦密矣而清平九熟清平者巨源所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一

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地東三里所謂太極洞又與
東十一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太極者皆巨源因象
名之也絜其間去太極百步許卽今所謂天然洞
也當其時翳於榛莽狐狸之宅而螻蟻之封不爲
巨源所甄錄乃今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滌薄
門逕呀然引遠虛明可肆筵几較其竒於雲溪太
極不啻若華屋層軒之與蓬蓽伍也晦於前而顯
於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玉滄海之珠千載求
之尚有遺寶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
賢也招以弓旌聘以圭璧焉知草澤之下不有懷
珍而橐者乎何以異於此洞之不得暴白於當時

也雖然洞之顯雖後時猶不落漠於世吾安知此外不復更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是歲廵按御史宿松楊伯生暨清平士夫僉事王子升侯汝言遊而悅之其名則楊伯生命之又子升汝言聯句詠之縉紳聞者屬而和之錢塘田汝成記之

雙明洞記

徐 樾

樾按考畢事之日州守莫子讚漆子登及守備謝欽以遊觀請願半日畱爲山洞光予一笑而往抵洞蒼然兩山夾道下有寒泉注爲澄潭怡然我懷從者曰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岩側下有通徑礮竇岡如滿月竒哉洞也從者曰未也緣門以入小徑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三

夾崖前峯帆巒蒼碧潭流穿石折而西迴又一方渚磷磷有聲雲氣覆而靜觀山色山影沉澄如鏡東西風日相射南北縹繞石盤如蓋衍土一區可坐可憇徃百步餘而興入風泉雲壑之外矣顧崖間石筭數尺形類莊點佛座虛可容背傍婉曲侍童環立者可數人俯皆平石巖欣然據筭而坐其巔莫子漆子左謝子右席平石也小子者數人負歌而前命之歌予盼流泉而莫測其徃小子再歌予再和之莫子歌伐木節以磬水石冷然交奏好音徐子頽然發浩歌童冠者八士摳衣而進立斯須聞歌湛露前溪橫小梁渡涉者莫子起以請曰

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徐子臨水卻顧步小橋微
吟半聽流泉之漱穿石洞援步而登六七步間恍
然光敞堂壁四周洞開一面以此日月上圓下方
音節一室環壁靈異莫窮變態徐子中坐而四顧
焉轉而忘其美隔水鼓吹聲希奏雅而歌者繼作
二三子列席酌旨酒俎雜山肴有事於奔走數十
人環崖而侍者翼如也山水之奇足以洗心如是
夫誰謂其娛於觀聽之美而已哉歌酒語言方極
懷抱葛衣輕飄山色半黯紅光入水起視御人秉
燎秉楚以繼夜遊揖二三子起廣再歌凜乎其不
可畱矣

雲龍洞記

焦希程

威清衛本羅甸國故地也國朝始置衛以中華人
守之去城西二里許有洞人莫知奇也且辱以涼
傘之名丙辰秋杪藩叅莆田雪峯黃公暨余往焉
洞門卑隘磔折而其中寬衍可容數十人其上
則氤氳之氣蒸而成漚清而成漳蒼然蔚然崖石
變幻望之如雲而狀態互異或如靈芝或如蓓蕾
或如踐衡或如凝露或如蜂房或如蛛網篆網盤
坐於窟石或如齊絜越穀飄渺於風中或銳如懸
鏡而鋒若針日或幻如長虹而夭矯乘空或如神
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電之將至也余因憶家食時

每觀夏雲竒峯往往見神龍垂其端信宿上下
雲從今洞始不異也因名以雲龍

重修張公讀書堂記

鄒元標

讀書堂顏祀日甚刺史段蒙岡公葺以居余肄業
其中因爲之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
學者純今之學者雜古之學者逸而有得今之學
者勞而無成混沌判樸茂未漓入孝而出弟耕
食而鑿飲吐辭爲經舉足爲法文與行出於一結
繩風遠百家蠶與人私利士私學相軋以勢相與
以詐文與行出於二矣一則純純則從事身心而
日臻於高明二則雜雜則從事章句而日流於汙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 記

十四

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間者有二上焉者謂一
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居深山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及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舜
之爲聖者自有在也下焉者欲冥搜網羅鷹揚藝
苑不知古今各家雲蒸霞滂亡異飄風好音過耳
宋作者且傷之矣嗟乎丈夫七尺所係以炳烺千
古灼爍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八卦未肇孔子
序書斷自唐虞生唐虞之時未有秦漢之文生秦
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未有宋之
詞章日月迅速流光幾何剗精徹思於楮墨間何
異鼯鼠之耗太倉也若然捐此簪瓦然穆然遊亡

何有之天可乎此釋氏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爲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爲玩物喪志夫學先於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焉詩書其培之者也章分句晰是溺志於訓詁也不敢以訓詁而溺吾志提要纂位是泛濫於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卑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吾志炯焉燦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書未越方寸卷六經爲已有以書博我萬卷茫茫終爲支離章句也沛六經之正脉揭斯道於日星庶幾哉無負虞孔百傳而可讀古人之書矣登斯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十五

堂者尙三復於余言

南臯書院記

江東之

自昔忠臣義士揭天綱振地維擔扶人紀何代無之而惟真一不二者芳流逾遠故百世可師焉彼感慨攄憤鋒厲一朝未幾而濡泥迫隘已不勝委頓若中亡真宰悠悠世味入焉而染始非不伉爽而後遂芻狗棄之兩者於叔季猶云小補總無當於大儒輔世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氏其殆庶幾乎方公成進士時會至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國內連闕宦廢倫棄制莫敢巷議公極言非孝者無忠疏入未悟主心先逢相怒一時杖闕下者五

人公承嚴謹成都勻至則僦居岷舍鸚鵡先鳴莫
必其命日方與鬼物隣尋得張公讀書處一僞足
焉張公神者馬平入嘉靖中以比部郎疏論分宜
成於勻勻人構此以讀書張公是爲鶴樓書院而
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茅於張公堂右若勻六
年時時與都人士講天人性術之學翛然矚然蓋
身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運於儻來而不以人我
參耳其門弟之高者往往負奇氣拔巍科詞章行
誦得廬陵文憲之傳如陳給諫尙象亦以讜言放
逐要其凌霄亮節不負所學又宛然鄒氏家法也
癸未江陵事敗上召還直言忤相諸臣而公再入

朝省聲望益爲天下重勻弟子有羨墻之思就於
公所嘗登覽論讀處更創爲南臯書院址在巖序
右傍近聖人若如此其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
堂夾室甍樓學舍大都靚深虛闡不啻一畝之宮
前向龍山江流襟帶後接高真觀半山之麓美哉
堂皇義我乎渠渠乎蓋始於郡諸生之倡義作於
督學徐君之表章若有司學博鄉先生武胄之捐
資俸與門弟子拮据之勞視昔勻人成鶴樓不啻
過之公去勻已久而是中之濡名教景風神者方
嗚嗚興起月殊歲異非復向之舊都乃公再出依
然一故吾不改卽隨牒南北浮沉郎署間而自見

一無增減何以故得一故也惟真一不二之精始能垂世立教化俗育才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同日語矣按省志惟勻地多嵐瘴本以安置罪人乃今不病君子而勻之人又能尊信其言反資賢者以孚化他如龍場夷窟無能危新建後之尸祝陽明祠下者異世且未艾焉假令公如新建遇主於巷邸屠龍術隱而文德武功固無二道奈之何三仕三忤權貴不能一日安於內耶嗟乎稷下之椽有涯而鴻名無涯岷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則書院不足以重公而勻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足爲公重而公自有爲勻地重者微獨與鶴樓競爽且與龍岡並傳余不佞承之黔中蒐名賢遺跡得三遷客夷夏於今稱之顧不佞有晉寧之謫而未罹其憂有新建之還而愧無其伐總之勿二其心則於二公有餘師也夫陽明著矣鶴樓已自有記今監司梁君銓亦以直指觸忌來勻感公正氣而以碣石請故爲公記之以寓高山一慨且使後之觀者渠復目黔爲有北之鄉耶

便河記

陳尚象

雲故有便河實始於正德間兵憲李公麟鑿往事防來患以貽千百年之安者也歲久跡湮居民多鞠爲蔬圃年來內侵之患徃徃而有頃焉賊猖獗

大中丞郭公頴有城書維時所司僉議及此會徵
兵運餉力不暇及識者殊以爲憂今憲使袁公甫
下車旣平播平黎內安外攘威德茂著一時野有
寧宇頌聲翕然交作而公所長慮卻顧未已也一
日譚及便河周巡外慨然曰茲綢繆之至計也可
廢不舉乎遂屬司理楊君應第與視衛篆者圖新
之捐俸弁餒計徒採石簡材官有心計者董其役
自小河口築長堤若干丈引水灌於故道歷兩西
門而南與東山左掖諸水會流以達於龍潭民不
告勞瘁工不易歲時而長河如練與金城相表裡
真可謂賢於勝兵十萬矣余聞諸父老言建城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六

初高皇帝命有司繪圖以進恐諸苗憑高俯窺遂以
御筆指點於東山之巔嗣是雖間有憑陵絕無敢
有從東門入者獨西北一帶地形稍下故遠如正
統之變關城至十閱月近如壬癸之際軍民士大
夫咸不得帖枕席則茲河所係良非渺鮮昔蜀大
夫李冰鑿離堆辟沫水爲民除害蜀人至今祠之
雲固僻在一隅無他擾獨其害在苗耳公修舉永
賴之利於百十年廢壞之餘體中丞公如保之心
以慰高廟奠安南服之至意功德於吾雲者寧有
涯哉余烏得無紀

陽明祠記

馮成能

隆慶辛未余自里中赴貴陽廉訪及抵貴謁先生
祠燕陋特甚蓋先生舊有祠院二所自貴陽遷入
一爲郡治一爲庠故廢墮至此余復爲慙然茫然
卽儼有司爲更新計旣而得地於卍城東風氣明
秀冠於黔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於是請於
撫軍而諸僚大夫咸協厥議遂各捐贖鳩工凡文
武吏士莫不翕然子來不數月落成先是同志長
者敬齋蔡公及心泉程公少松滕公偕余延鄉先
生心菴馬公主會郡兩學師生講學別署茲則移
會於祠之正學堂諸士子瞻先生像則已肅氣斂
容相與尋致知之端緒究精一之心傳則復勃然

興起蓋若先生復出而相與周旋問難於何陋賓
陽間也久之余有蜀藩之命告行諸士請爲述先
生學脉以詔來者余固讓不已乃諭於衆曰道本
無言也自伏羲畫一而堯舜名之曰中曰道心惟
微是微者天地之中吾心之本體也以人見與之
而微者危矣危卽人心非有二也文王不大聲色
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無意必固我
而知天夫所謂聲色夏革知識意必固我者皆危
也無是危也而微體全此至聖所以契天之中立
萬世之極也成功巍然文章煥然參贊經綸之業
與宇宙同其廣大而皆謂之微蓋任其天然之則

直心以出之而我無與焉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亦謂之無思身勞天下過門不入而亦謂之無爲授受之際與回言終日而亦謂之無言何者皆天之微也非人之危也孟氏沒而道心之旨不明諸儒習於聞見之末沉溺於訓詁詞章浸淫於權謀功利而欲窺聖人之緒不知其求端之初已落惟危之路其去中也萬里矣至宋周程大儒始能以無欲存仁之學體天地之常聖人道心之旨復明天下而其後解說日煩支離益甚其流之弊遂至於違心而求理逐末而忘源使後世謂聖人之學惟在於言語事業之間知能技藝之末而不

復知所謂本天之微幾於是爲二氏之學者反得以虛寂之說動高明之聽而聖人之學大晦而不可復求吁弊也久矣陽明先生以挺世之豪立希聖之志其始也博之詞章其既也又求之佛老而見猶未卓也惟其志求必得百鍊千磨至龍場困之後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脈故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良知卽道心也一點靈機天地萬物之所生生而不息千聖授受之際心心相契而不可形之於言者不得已而發之二字以洩其微使天下學者知心卽道道卽心而聖人本天之學復幾於大明先生嘗曰吾此良知二字自

萬死一生中得來嗚呼亦苦心哉然則非有萬死
一生之功者未易語此也惜乎世之學者率以知
解承當不因積累入悟認知識爲良知以聲色作
用言語辨論爲致知或高談性命而聲利是謀或
收攝元同而經綸則滯競笑宋儒以聞見爲致知
而不知吾黨之所謂良知者聞見也以窮物爲支
離而不知近世之所謂良知者支離尤甚也求其
實致德性之知而默識天然之則者幾何人乎嗚
呼知得良知却是誰先生固有深憂矣以成能之
謫陋豈足以與知顧此一念真切心盟不敢自棄
也嘗夢交於神明而聞所謂帝懷文王與文王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

所以順帝者覺而忽有悟焉於是始信良知之旨
直契虞廷道心之微而孔顏默授之機無能出此
矣雖然余未能直得也直爲諸君說夢耳夢之覺
不可言也先生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義倉記

萬士和

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綱與夫負米糶鹽搬
柴運水其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瘠
民貧可知也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軍
居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閭城老
幼俱俟苗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實易有不足者
出重息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飢稱貸

不得嗷嗷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蝗蟲之災備戒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已酉歲侵民之填溝壑者幾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耳頃予視學政欲明禮義以淑人心然飢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責人於善予爲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效不可以見於今豈不可以圖諸後乃傲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糴粟數十石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利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償其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諸寄官特爲之

收斂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意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乎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十人作之一人從而壞之則其廢必速余於是舉幣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還納不時約信不著積者鑑錄耗者什伯欲是倉之久而不廢也胡可得哉雖然亦便是法之行盡寒士衣食飽煖之余之意尚行進於是者蓋士有各足乎已而無待於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

明人心未淑則余之慟無益者終懼其不免焉爾願
與諸生共勉之至若積弊而爲生民大命倣常平社
倉之制爲百姓備旱荒康災祲者則又視乎司牧
之蓄意民瘼而非學使者之所得爲也

養牧所記

郭子章

夫物有外之而實以內之譬之而實以愛之者夫
非以外內之以譬愛之也欲內故外欲愛故譬事
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張樂於洞庭之野曼而饋代
射而食而鳥不至椒藟爲餌瑰玃爲鈎而魚不至
此愛之而譬也豢豕於義臺路寢而躡躡逾其食
鹿於廣廈細旃之上而鹿逾逸此內之而外也何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

者非其性之所適也予因是而悟夫治甸治馬者
焉黔故有養濟院在兩臺署之東雜處於縉紳宅
舍之間而日呻吟作苦故有牧馬院在閩司傍貴
陽府後馬日瘠而死者已過半矣乃訊之甸長閩
人曰罷癘殘疾吾兄弟也馬以而戎事田事備郵
傳於公家勞斃矣有司處於闕闕朝夕耳而目之
庶幾時其衣飯稽其水草若之門苦且瘠也甸長
嚮而對曰養濟舍於城甸之院甸之園也甸日汲
井井者驅之曰毋汗井甸日曝於衢市人驅之曰
毋汗市甸日樵城距樵所遠又狎弗克負荷甸是
以苦園人曰斲草飲水翹足而啜支頰如摩馬之

黃仲也賦惡乎水城惡乎草臣是以日瘠而死予
憮然曰是非張樂投襖以來爲鳥爲耶是非豢豕鹿
於臺厦耶乃謀之直指宋公安公曰丞遷之而可
乃檄監司及貴陽劉守文光徐丞公綰熊司理新
貴前二衛署篆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市隙地於北
關演武場西以其半營蓋居旬者半作廐治阜棧
居羣馬而令千百戶鄒宗魯羅三省等董其役役
暨總名之曰養牧所堂曰胞與堂爲郡縣有司及
闈林氏蒞臨之所經始於萬曆庚子仲秋已事於
辛丑長至予以閱武一過焉旬長率其徒迓曰旬
今而後始得汲且浴於渚樵於近林曝於壇場不
爲市井驅矣校人瘦人呵引馬而前曰今而後始
得時出入游靡分房棧牝牡嚴刻剔羈策不局於
城隈矣予又憮然曰茲非所云外而內之讐而愛
之耶夫旬不樂與市隣馬不樂與官舍隣則日苦
而瘠遠之郊坳牧之洲渚則日喜而肥適不適之
故也旬不適不能治旬馬不適不能治馬民不適
烏能治天下夫治天下亦適之而已

新河記

郭子章

萬曆辛丑春正月予堤兵會楚粵師討皮林三月
克之四月班師還貴陽道偏橋城畔河流環繞衛
郭涉灘可舟而江絕帆帆予未知其解詢之父老

父老進曰此去五里許有二洞名諸葛洞巨石岌岌橫踞江心餘積磊磊鱗鱗之狀列水流至此驚波轉騰望沫揚奔即奔為之坳頃刻而膠子曰疏川導滯以鍾水而豐物之入有行之而若是難也明日詢之諸監司諸監司進曰是河之關其為利豐矣野船輕船即燕監者長四五人載三四任省夫驍之半為驛傳既買客自領遠募一騎不能負百觔而一騎可負五百為兩旅便粟自楚一芻至黃子而割分於餘甕龍涓四邑為經理便省城負粟備運七百里而今去其半以從水為濟飢便頃夜郎之役楚粟贖於洞下今直抵黃平并日脫有

急為軍興便子曰便若是而數百萬亡議疏決者何也諸監司又進曰是河之難關微獨石障已也其費資亦鉅偏故楚幣而黔之邊圉也楚力裕而鞭長不及馬腹黔藏絀而舉贏難支曰吾何以代匠斲也且偏人利於開以通商而牟其利鎮人利於塞以畱商而獨牟其利百道阻撓或陰釀金以餌石工石工曰是頑悍必不可鑿者故數舉而數輟乃偏人亦自譏曰若令三洞開除非諸葛來黃口皓髮習聞其說亦以為天險人力亡如之何予曰撤黔楚之藩而獨任其費其責在我鎮人阻撓者吾責之鎮守 匹受餌而輟工者半水西人吾

責之宜恩塗人可爲西行所無事則智亦大而何
疑於諸葛之謠予將勿視焉明日汎一棹直抵洞
口予與諸監司周遭相度予曰石郎巨無若龍門
牛峽之雄也費卽後無至白馬玉璧之沉也其險
可鑿而吾力猶足辦顧誰可任此者諸監司曰都
司錢君中選偏人有心計宜莫如錢予乃顧錢曰
屬之子矣錢君唯唯予復愛其景幽而隣水恣搜
討於江許得一洞似荷葉之半名曰半蓮左突起
一臺外臨江潭內不靠岩墻名曰妙高臺臺上橋
之可入洞名曰接引橋洞前瀝爲二大浸名曰上
蓮池下蓮池東西二山如巨屏刻其石一曰大屏

山一曰小屏山予以其勝似武夷總名之曰小武
夷而刻於洞口石壁日暮返棹入城明日趨清平
至新添賸宋直措公告以故公曰宜急圖之予還
貴陽筮日爲文告於徧橋山川以六月六日經始
開第一洞自沙築堤至老虎口出沈家溶又由砥
柱石黃石板至夾船口其石如堂如坊如宮如霍
約共百十有六丈八月八日報竣次開第二洞自
團倉石歷半蓮洞前至小屏山下石磷磷不似一
洞之嶠而扈者歸者嶧者蜀者墜者重甌者絡繹
不斷約共六十有八丈九月十日報竣次開第三
洞自二洞塘以下至沙石岩山大小別鮮不相連

石旁岸脅多疆磔多輿石多排礪稍易爲土共三十有五丈九月二十五日報竣鎮舟挽而上偏舟放而下而渠成矣是役也爲日僅百有二十朝夕石之匠五十鐵之匠二十匠之役夫二百有奇匠之工餉六百鍾有奇匠之直百二十金有奇督匠之工錢君王之指揮韓紹梁千戶劉應麟葉正賜經歷王樞倉大使謝宥陳旻佐之餐風宿水亡須臾離役所守備董龍上之棟指揮許繼祖把總王允聽閻捧亨檄一至而省試焉諸首建議而襄成事者總兵官都督陳君璘右叅政尤君錫類右叅議張君文高副使洪君澄源袁君應文劉君冠南副總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 記

三

兵陳君寅例得書於石陰

遊馮虛洞記

邱禾賢

余旣改鳳凰峭路於山之麓因由麓得所謂毋措洞者洞高數十仞玲瓏層複宛然樓居洞左有水自半山東下勢如建瓴前與洞水合流去爲澗覓水所自來不可得蓋此山爲藤蘿所封幾千年矣余旣詫其勝則趣左右芟夷蘊崇之行火焉火燼得洞門門於洞稍折而西曲捲透迤宛若天構顧陡峻不可級則先後各一僮附葛余以手若足屬僮登焉洞廣數丈深倍之前俯臨澗尚有藤蘿封之蒼翠交映其後爲沉泉深數尺清可以鑑泉後

崖最穹窿稍左有門方丈厥中黯如余不能渡泉亦不敢就視弟循崖而西有滴處可級可達上洞然循崖處耳相錯也級處趾相籍也稍失足則墮泉中余畏甚然不能捨上洞則呼僮掖余如初再登焉登處有罅下通者二余不敢旁眺竊以日屬僮以足捫絃凡再喘息得達余坐洞門縱觀之則懸崖續紛如伏龍如蹲虎如委佩如流蘇不可狀乃前一罅直貫山頂罅上一石直立如人形崖漿滴其首端蓋千百年來漿所結也洞上睨下洞如百尺樓欄澗水又似在重簷下鳳山前峙若相拱揖而北風襲人令人有馮虛御風之想余因名洞

曰馮虛以更其陋方余登洞時余弟嘉捷甚凡先余上下者再不待僮又數數代僮掖余余覽下則鼓余渡水視石門余辭不能則褰裳獨往久之出謂余曰門內方丈餘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洲且重門上縈縈若有所屬殆龍蛇之屬乎弟又前視泉中一物長尺有咫鱗甲皆具余恐其真龍也挽俱出然弟猶惜不以火竟云出洞已晡時相與就壺觴然意水所從來不勝豪舉因復從左山索之復得一洞深入無內履其旁則聞聲如吼稍入則聞聲如雷然不知何物也深入而後乃知爲澎湃聲有坎壈聲無際則溇泓一潭也

余不敢入第聞之僮若此因名洞口雷鳴乃余弟
索奇無已仍援石下視建旣處則當小洞下有尾
闕爲灘水所洩水三疊如珠簾云此洞去馮虛洞
百餘步仍處高然水不下洩而旁穿爲瀑布乃余
所改路徑傍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當路旁雖有
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馮虛之勝
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密亦靈怪矣哉此外巖
洞叠出在在現奇時方誅茅未及盡覲而日暮矣
因爲興盡之返歸記之

東山記

謝三秀

山在黔東門外故曰東山峭壁斗絕百仞朱樓縹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元

縹欲飛前俯金湯後枕銅鼓固儼然西南一具瞻
云山麓舊無結構萬曆初中丞何公始建東山閣
兩山夾谷之間頗足幽勝閣後爲都是春風樓樓
高不及閣之半而濶倍之檻外社壇諸山一目都
盡勁松謾謾如聽湘江八月潮能令坐者忘倦出
閣啟短扉梯石而上望一天門如在霞表山椒祠
靈官虬髯如戟凜凜有生氣門東西各翼以祠祀
關趙二將軍歲時香火不乏祠右高阜則小曾亭
在焉亭據三面之勝故自佳惜不見城南如練耳
亭下小有洞僅容二人坐亂石岌業相倚去小曾
望卓楔而進是爲空中樓閣閣不甚華呼喚帝座

左右與樓絡繹東爲雲堂以客方外殘碑斷碣相
枕籍苔蘚蝕而爲蘿封也僧橫小樓於叢薄中三
聖殿與閣對峙負山雄麗而眺望不賒殿左爲交
昌宮小爽閣近亦頗圯斗姥閣半嵌崖畔飛鷲空
中憑欄極目自有天際真人想然而據險爲不甚
適自此過通明殿僅數十武皆從岡脊上行罡風
蓬蓬然吹人欲起殿祀東嶽玉帝金像頗肅真是
奔走萬靈左爲鍾亭右爲積翠亭咸與殿稱前楹
軒豁松檜陰森卽六月不受暑下視城市殆如蟻
垤千甍翼張萬瓦鱗次明江一派盈盈扇履間虹

橋卧波漁人操舴艋如在鏡中行大都黔中之勝

無論此已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

記

國朝

他山記

錢邦芭

宇內山石之奇無過川黔楚粵然幽遐荒險車馬不交之處奇詭殆甚而世或鮮知之至川黔楚粵之交選第名山奇水幾以百計而繁茂之鰲溪幽麗爲最目鰲溪至涓水可百餘里幽崖深溪堪怡玩者何止數十而蒲村爲最也村之上有柳湖湖之陰爲他山山高不半里廻曲斜抱上多奇石樹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記

三

多楓樟楠梓中一石最奇突名曰翠屏外削而內空余鐫他山兩大字於上石腰有洞曲透其背其峯勢橫飛處瘦薄而偏聳爲石帆峯峯背古木掩映四布如房然名曰雲房左一石高而怪異曰丸面峯峯前石壁中虛榦榦從洞口長出名曰梅蒼稍上一石橫卧中列如船有孔植梅其中名曰梅丹石帆之右有洞曰小洞天梅蒼之左有崖奇險名霹靂崖稍上有峽曰藏書峽此外前後大石二十餘處低者如蹲如伏昂者如奮如翥不可名似中構一亭名曰拜石坐亭中則諸石之奇畢呈白拜石亭後上二百步極他山之巔四顧諸峯環拱

如兒孫俯視柳湖湖光圓淨如鏡此外紫青綠
攢蹙點聚蒼碧闢混遠與天際竒觀哉夫宇內名
山巨川載於經誌者寧可殫述而是山之竒殆未
多遜也乃千百年無知之者余以逃名之故荒遐
萬山深處始得遇此然則世之竒備各勝隱匿幽
遐不復見知於人世者又豈獨此山也哉

飛雲洞記

彭而述

黔山多童樹不及尺石亦頑自沉入鎮遠可四五
百里皆然疑黔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
半壁如墻堵百仞嶙峋色態青綠結陣而來馬上
神眩同遊者曰卽前所云飛雲洞也嶽嶽歷落萬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

山飛動予驚悟曰何竒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
霸何求多爲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盍先內而
後外爲拾級而登朱門照耀時官題楔折而上有
巨象一軀可十餘圍自山椒顛身下捲鼻與巖牙
相鬪雌雄未決若有待者又甞一階爲平臺爽塹
如飛樓數間澗可數丈下臨絕壑有石欄爲遮欄
外三峯肺石鼎峙山嶺溢岀飛梯四蔽懸瓠下垂
乃簇光怪樓中左右豎犬且環堵如陣雲戰馬劍
戟相列如怒獅搏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慧且
黠者如獼猴數百繫繫引手飲澗下如鼯鼯跳躍
逍逐木末如鸞鳥愁前攫身欲舐其樸如足者爲

既爲釜爲尊爨爲胎地爲珊瑚或旃石藻或結芝
蘭或閭若壁或半若垤種種不可思議洞中兼而
有之嗟乎此明堂考工會圖也又折而右有石鱗
舉路狎狎矯首顧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
水潺潺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中二
三年大水湧出輒見龍一梭以爲常噫龍神物洞
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也
寒神酸骨不可久雷尋前路下審視門外半壁大
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爲兄弟石唇掀舉
竅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栢高十餘丈盤錯離奇
似在漢孝武以前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栢相對

山腰飛泉一股瀉甕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旁
渟爲石潭惝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黔山之童石
之頑蓋有由來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
造化之巧罄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尙有餘力以
飾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郎此一
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予嘗思扶輿精靈所鍾不在
人則在物黔中地自莊蹻闢以王滇誕爲名賢俱
上國之用者絕少爲此洞所奪無足怪者吾行天
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於此荒陬
蠻裔之鄉乎若置此在中原五嶽間爲人耳目近
玩反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

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李負固黔滇萬里隔聲教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廓盡有西南之地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雖然此洞不見中國人久矣又頗怪見之而不爲異與夫不能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焉也路經平越乃檢篋中是作質之少叅徐公鏞之片石附洞不朽用勅山靈自愛時二子始騫隨侍并記

山水記

田雯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幹之觀其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鸞列犖确可爲蹄輒之功皆無足道然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

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寶夾岸連壤負險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滙其南杜若洲邊漏洩泉上偶一登臨爲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鷄背關嶺尾酒水莫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游之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游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邛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趨大海也山皆石則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鬱碧雲憑虛之洞飛雪香燼之崖得以分詠於昔人而

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非亦得壁碑於淵
也其餘一邱一壑怪石犇湍方在在有之而未暇詳
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
問鉅錡之潭遊之客兒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
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白匿其聲光以待
品題之高士云爾

雙井記

田 雯

習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
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
道求哉常闕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
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粟粥皆成金色此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五

色之一定者也又闕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
甘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
習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亦同也何以汲
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
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縷之左右斯爲造物之
竒而不可解者矣水之竒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
此蘇子瞻所以歎酈道元之簡而笑于勃之陋歟
又習安胭脂井炊稻飯感桃花色鮮可愛故得
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景陽宮畔一名而異實
也

碧雲洞記

田 雯

盤州出郭里許平時交風淨翻綠水環溪繞陌清
見赤鯁沿緣芳徑直造巖陰有洞邪馬欲銜忽裂
齒頰皆露不知為濛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
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爲古玉幽流芳洄灑灑作擊
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鉏
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
然憂人蹠趾坐息稍定則劃然開朗天窻漏日下
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虵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
之像各一或倚岩舞袂或踞石蹠趺或蹠厓仰觀
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
公見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聳雷奪人氣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美

魄望之欲止左方一徑甚微側仄窅歛足不可置
前牽後挽蟻附螺旋而後達竈藥爐無一不具
安期耶美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
一塋拔地粘天鬼谷雖工憑誰着想漸進漸濕亦
漸暈不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崖而上可出洞頂俯
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八世一僧爲予言曰
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徵矣

雲臺山記

張拱樞

雲臺山在施秉縣之西北去城二十里許從望元
關入山皆深澗幽壑古木崇嶺山形四面削成獨
迥出於層霄之半俯瞰萬山雜列如兒孫左峙塔

山右對彌勒山腰有石洞擊之若鐘鼓聲洞旁有
龍泉紆徑而右會自梁河繞其山麓絕壁有白雲
洞如咳吻張齟盤旋而人朝夕閒雲往來山巔如
臺隍然因得名焉人跡從不到相傳其中猛虎毒
蛇與通臂猿山道十及奇形猥豕之獸甚夥隆慶
丁卯之歲白雲徐道人與周惠登氏學養生固元
牝結廬於望元關者十載一日謂惠登曰赤城天
姥古人曾經開闢矧此山相去幾許而顧使之沉
淪於蠻烟癘雨間乎吾願捨身以入如聽木魚有
聲則登此山不則爲虎狼吻矣言訖攜木魚以徃
散石灰以誌其跡越三日山頂魚聲響應於谷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七

登曰吾友達山矣卽持鉢沿灰跡以行攀援而上
遂登巔道人瞑雙目誦皇經端坐古栢樹下惠登
手拍其肩曰我來矣相與大笑而此山遂樂有千
秋知已矣越數十年道人跌坐而逝有石嶄然壁
立卽其蟬蛻處後人頽之爲遺真亭也明末戎馬
生郊苗叛寇誼遠近人多避秦於山山靈貽誚戊
戌之秋余與宋子次梅重理舊業讀書其上者若
而年鷄鳴風雨露飲霞餐罔有或間時乎洗眼看
山則與領其要時乎掉頭看雲亦不堪持贈人用
是山之得名有以副其實也因縑筆而爲之記

重建鎮遠府學記

張大受

學之設遍天下所以設教勸學復性明倫其道
重矧夫荒遠之區樸塞之俗無以崇其居而安其
業可乎哉自常德經五溪灘險石惡百折而上爲
鎮遠府無城郭兩崖對峙一江中流康熙己亥歲
大水學宮被衝決辛丑奉

佈司衡始蒞鎮遠悚然學之無存亟思更造歲科兩考
畢童子委贄則令周教授仁馬訓導驥暨諸生沈
樞趙廷相等辨材募匠自壬寅二月經始踰一年
工成改建聖殿亭舊址丈餘啟聖宮明倫堂及兩
無兩門以次興舉據江山之要路昭文明之大觀
美哉煥乎癸卯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

記

三

天子建極改元設教取士鎮遠府學登鄉榜四人沈樞
爲解首恩拔歲貢復得五人僉謂學之重建得舉
貢之盛向未曾有而學使者之願不止此也蓋登
科第受爵祿其小焉者有如此邦人士日游於學
尊師取友誦聖經剖晰義利絕夫人欲之私保其
天性之正孝弟廉耻修之於身而於天地人物食
貨兵刑之書博習詳審體立而用裕必有卓然傑
出之才輝輝廟廟爲學者表率若夫教之旣久化
之已成則其土風之醇厚士氣之和洽直足以召
嘉祥却災沴所係詎不大哉彼彼廁聖人之宮牆而
不以希聖賢爲志苟且利祿鹵莽名教何足尙也

簡書經學罔敢懈與諸生揖讓講論欣欣讀書既行感千里來學相愛而相敬蓋有得於性情之感而非徒以貌親以文飾庶幾相長有成矣彼謂五方燥濕各別知愚不齊吾道有所窮者豈其然乎始營聖殿諷吉上梁日朝升旁繞雲五色遠近望之稱瑞並志於後

重修平遠州學記

張大受

皇朝德化遠敷文教大啟自古域外蠻荒之境皆列版納稅立之學校以教其秀且長者侏僂之俗皆知讀書願爲學官弟子而平遠之設尤後康熙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三

三年除安氏平遠始府繼改爲州學之創建則在康熙七年而吳逆亂後學燬於兵至二十七年督學邱公創首捐資司土者相繼興舉宮殿堂廡以次訖功其費半出於開墾額莊田故民不擾而工易成知州事朱君紹琨爲政有方善造士加意學校楊學正芝先奉行克謹莊田所入修葺學宮無少惰猶以舊制卑狹將崇而廣之紳士慕義竭力相助落成有日朱君以卓異去楊君慮九仞之虧一簣而思始之終之請爲文勒諸石告於後人無怠此志也夫人不知學則人倫不明而悖亂之事由夷新附之地尤當誘之以詩書使其勉強禮

義而不敢爲非故學之制不可不新平遠自服屬
中土而絃誦彬彬人皆慕文學

聖天子風化之盛教思之遐紹越千古使者生逢其盛
奉

命來茲藐藐思盡厥職於會通泮水之義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者鋪陳而揚厲之尚冀平遠之士日從於
學而敦善行不怠覘其俗之益進乎醇也俾學正
刻文於石以風示學者

書安化縣言是堂記後

張大受

古之治民者教焉而已月吉讀法考行習射有賞

罰以勸懲之自卿大夫以迨州長黨正族師皆然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

民有不帥教則移鄉左右後郊遂冀其變而爲善
蓋居上者所以待其民至誠惻怛委曲詳盡有父
母之愛師保之嚴如此若入五刑之用因教之窮
非得已也後世以法令爲史考成箠楚所加有傷
肌膚之賊而已至其僻在蠻荒

帝闡萬里而遙嗜欲言語不同有司者孰肯勤懇引之
詩書禮義之區漸摩陶冶俾成中華之儒雅也哉

山陽邱君洪巖知貴州之女化縣其地荒陋官此

者鬱鬱無所施君獨不然郡立書堂進縣之秀士

揖讓其間講經書論文藝以月課之拔其充加以

獎誘縣之士皆言以學爲務它州縣之士聞其風

後有來者凡四年安化之民一變成俗君以慶
至今登其堂人人思慕其德久而不忘也夫民之
習有不同而性無不善觀安化所以戴其長知天
下無不可化之俗無不可化之人豈有合於周禮
設官行治教民之遺意乎堂名言是揚齊講疑齋
先生既爲之記乃書其後

修畢節縣學記

張廣四

黔爲古南荒地漢唐以來僅專鵬康明始置郡縣
然學校未廣我

朝

列聖相承聲教所暨罔間遠近建學立師無異畿甸學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聖

者用明經登仕進往往與中州人士埒然後

國家統御之廣至治之隆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曰

新月盛遠軼前代也畢節處黔西陲舊爲衛學後

改衛設縣因爲縣學自康熙三十一年邑令方君

瑞合修葺之後歲久傾圮雍正七年秋龍溪李子

驥來令茲邑甫下車周視學宮圯壞且規制未備

慨然以爲己任捐數百金爲倡鳩工庀材百役俱

作首舉正殿兩廡作新之次改建大成門明倫堂

又次開鑿泮池砌石泮水又次忠孝節義諸祠及

齋舍廡宇無不增修其經畫之善視昔有加方李

令之治畢也正值烏蒙蠢動

王師雲集羽書旁午兼以鼓鑄初興鑄鑄冶庶務
紛紛猶汲汲以學校爲事可謂識當務之急矣在
易之書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
也蓋興廢相仍乃事物自然之理苟不更新以飭
乎始丁寧以備乎終則已廢者不可復興而已興
者且將速廢李合於茲學竭志畢力易故爲新傳
學校之化及於遐方者已墜復興

朝廷之澤無遠弗屆非大易君子振民育德之義歟
蓋民性之善無間於中國遐荒惟涵濡漸摩之使
阻深閭昧咸曜於光明則

朝廷之教化帥儒之講習端有賴焉學校者所以爲

敬敷五教之地也然其平素尊道敬學不鄙於其
民之君子則不能以有爲今聞李令司鐸武平時
嘗捐二百餘金創造櫺星門補完歷宋以來未有
之制其攝威寧別駕又捐俸百五十金修治本府
學宮今履任畢邑復孜孜以興賢育才建學明倫
爲急其規模遠舉豈尋常俗吏之所能爲者乎宜
以其事昭示來茲俾後之人有所視效焉因爲之
記

大風洞記

潘淳

由清平而北十餘里距大道數百步有山焉巖諸
山接而狀如蹲虎山之西有洞洞口垂藤掛蘚蒼

翠蒙巒若從未經人出入者清泉一道涓涓流
掬之寒沁肌骨雖酷暑不能堪洞中時殷殷作雷
聲少頃怒濤盆湧已別奔屋撼木勢不減海中颯
土人曰洞中大風出矣故名大風洞云邑人高一
廬物外士也每與朋好三四人挈壺觴坐洞口綠
莎茵臨流嘯歌劇飲竟夕一日謂其儕輩是洞深
邃不知所底吾等生長於是而不能一探其竒得
不令禽向笑人乎且吾與若皆有濟勝具何甘讓
客兒也皆曰諾於是褰屨束火而入初甚平曠約
里許瘦石森立如竒鬼上視鐘乳纍纍如瓔珞下
垂逕忽仄僅通人冷風颼颼自石罅射人毛髮俱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 記

四三

豎蜿蜒而行高高下下不知凡幾里乍聞鐘磬響
答引火四照頗寥濶頭上岩光如鏡與火相耀數
十步外有數炬爛爛奪目相與驚悸不測何物注
目久之始見一潭廣數畝火光映水澄澈晶瑩適
所聞鐘磬聲則岩間乳滴潭中也地旣坦夷易行
所見多盤龍騫鳳蹲獸之屬皆石乳凝結巧奪鬼
工竒勝引人欣然忘其疲役有蝙蝠二大於扇聞
人聲驚撲下上盤舞炬光中一人謂一廬曰我輩
來不知幾時行不知幾里而洞之曲折逶迤正未
有窮盍盍歸乎前行引炬者忽失聲曰洞盡矣衆
共視之石壁陡絕壁間一石穴穴尙容人匍匐一

廬縮身人其中髣髴見天光餘人亦魚貫入穴漸大目漸明行未數步豁然雲開修竹茂林儼然在望炊烟縷縷上穿屋脊鷄犬之聲依稀到耳俯瞰則大江千尺洶洶洞口外四面巉岩渺藤蘿可捫凝矚竚望寂無往來人相顧恍惚不知爲何處也發火燃炬回穴中扶向路出所見與去時同異各半方一廬入洞時日亭午出則次日二鼓矣一廬借諸人緣山尋數十里內所謂大江一派隔岸人家者杳不可得

貴陽府學記

婁斯盛

天子重道崇儒師尊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學四

先聖雍正三年念聖德高遠積累肇基宜隆所自追王夫子五世定釋奠禮示中外無遠弗屆貴州舊學崇聖祠居文廟左偏而明倫堂踞大成殿後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名位多參差夫次七年少保雲貴廣西總督鄂公廵黔謁夫子廟肅然不寧謂無以稱追崇明旨廵撫都御史張公尤大懼循舊習故宮墻閣汶文教未光至道罕格集司道議新之同心惕慮卜日鳩工改明倫堂左方以大成殿後建崇聖王祠前殿四配十哲兩廡以及宮墻門宇俱完葺加新而釋奠樂舞之儀邊豆之數悉按會典正定凡學地以之署齋宿之舍講貫之所皆

傳巍乎煥乎有嚴有翼祭菜致敬鼓篋遜業環橋
聽觀氣孚志協督學使斯盛有事於文廟禮畢進
弟子員而告之曰聖人之道考於經可觀矣漢世
學者六經各有師承單辭隻字一稟所受歷歸身
研辨不肯易爲繁引博稽以申其說其爲志篤而
用力勤其守之一而流之也遠專門相高名家相
尚蓋自高祖太牢之祀興而儒術日貴藏書日出
西漢文景孝武東漢光武明章之際郁郁乎文則
古稱先敦行醇茂成爲風俗延及蜀漢未有衰止
四百餘年間策究天人者首冠乎西京才裕王佐
者盡瘁於末造王侯以樂善保世卿相以稽古寧

家二千石守令循良茂異所在著聞草茅之士媵
修懿範直方宏毅者時時輩出其視秦晉士人譎
詐刻深之風放誕清虛之習果何如也唐世稽修
其業因文見道者亦振起乎其間而宋儒蔚興遂
得藉是以窺性命之源知孔顏之樂大學中庸得
特立論孟及學庸有集註易書詩春秋禮各有指
歸雖盡掃前人拘攣而未嘗不因其說而叅定之
也記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詎不信乎於庠聖人
之經具在雖篇次句讀或小有異同而大義微言
簡易明白所謂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不

奉之誠而輕於疑言得毋過宮牆而報悚而無

副

國家尊經重道志賢哉黔本漢牂柯郡屬當時鄙人尹氏珍自以生於荒裔不遠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丞受經書圖編學成還鄉里教授西南出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即荊州刺史而應奉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近世如陳氏五栗馬氏心菴沉潛理奧陶然於棲雲芳杜間至如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叅篤學超詣契合遺經施於政事為世所仰賴夫以荒陋之中卓然崛起如彼耽道協心而後先相望又如此豈非志之不可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

藝文記

四六

域而聖人之道本一哉書曰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則夫作之勤述之光繩前武而恢其業後之人實有重望今風氣日開譽髦俊造駸駸乎與中土埒而遭

盜

聖明文教覃敷遐邇學校日隆又復

頒賜經書刊布肄習規矩員方有物有則循階級而望

堂奧誕登尤易所造必深性功德業與為扶世而

翔輝者當追比四代又不僅如兩漢及前世之士

已也

畢節縣龍神堂記

靖道謨

畢節縣城響水河之左有潭焉世傳有靈物居之
號爲龍潭明隆慶二年六七月不雨按察使孫公
冲野因公事至畢竭誠往禱大雨如注遂建堂以
祀顏曰龍神堂黔之氣候號曰漏天潦多而旱少
卽有旱禱或未必應於是向時之堂遂爲頽垣斷
瓦荒涼於榛莽荆棘之間亦其勢然也聞中李侯
以雍正十年來令畢節三年政通人和年穀順成
百廢俱舉當事薦其賢擢遵義別駕大計羣吏又
以卓異書上考今夏六月不雨農田龜圻禾苗且
就稿侯率其屬禱雨於龍潭俄而雲氣叢隰雨澤
滂沱四野霑足侯因訪舊蹟復新龍神之堂屬予

爲文記之予考祭法凡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
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
地則祭之今之邑令古侯伯之任龍神能福吾民
建堂以祀之禮也願龍之神不能自神也有神之
若也蓋 之愛民也甚矣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一邑之宰百里之
封數萬家之命於是焉繫平日能拊循其民以感
格天心一旦有水旱疾癘之災呼籲於天天必鑒
之神奉天以從事於是乎恪恭震動而不敢虛其
請而愛民之誠心則 而求之神必不應非神
不靈也天不與也不然 堂之成垂百七十年倘

有禱而隨效相與繼續而維新之者久矣寧待今日哉李侯以父母斯民之道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始早致禱而天卽賜之雨是雨爲李侯降也乃侯不自以爲功歸功於龍之神建堂以祀之古君子敬恭神明之義自當如是予特爲推其致雨之由以告世之爲民牧者使相勉於立政寧人以爲昭格上天之本而無僥倖於倉卒之間謂可呼籲而立應也李侯名躍閩之海澄人廉潔正直今之賢令尹也予重其請遂不以不文辭而爲之記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元

八番順元宣慰司題名碑記

范 滙

八番順元相傳爲夜郎牂柯之表殆古鬼方之境
歟蠻獠種落雜處叛服不常入我國家軍徇其地
諸部悉歸順始置宣慰使都元帥府總戎以鎮之
更貴州爲順元屯駐城中領萬戶府一鎮撫司一
安撫司十長官司五而順元思播三宣撫地皆聽
撫鎮其任重矣然而土官相襲或有爭奪則道路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一

梗塞外連南詔嶺徼兩江溪洞侵削鬪鬪往往有
之閩政稍弛卽戒不虞故官於閩府者號稱才難
至正十年秋宣慰司都元帥完澤公以省臺宿望
仁勇兼著蒞政未數月號令肅然旌旗改色於是
紀綱立法度行百廢興而大府未有題名何以昭
勸懲乃命立石屬余次序而題著之將鐫刻以俟
來者乃考諸聞見自開闢以迄於今邊政之得失
才譖之崇卑則公論自在將歷指而議之可不懼
哉

碑

司學題名碑記

趙 琬

正統六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濟寧李君睿奉命
往按是邦至則宣揚聖化懷柔遠人人用嚮服乃
益修孔子廟學以敦化源而貴州宣慰司之學實
惟諸州之望君於此尤切注意時按察使莆田林
君坦副使東鹿朱君理僉事濟南戴君誠左布政
使宜春易君節左叅政錢塘嚴君泰左右叅議顧
君理汪君詠聞之各出俸以給土木而又壘石爲
塔取常肇慈恩故事考求是邦歷科鄉貢次第書
其姓名歲月刻於其中凡有善行可法而被顯擢
者使人有所感發否則有所儆戒於此可以勸世
勵俗所係甚重非他題名可比謂宜有述可以昭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二

示永久請予請記予惟貴州古爲南荒椎髻卉裳
之俗雖唐虞三代之治不能覃被漢唐宋以來不
過羈縻而已逮我國家列聖相承聲教所暨無間
遠邇其人始循禮制稱臣奉貢咸若采衛而建學
立師無異畿甸學者明經登第出而爲世用者往
徃與中州士相伯仲然後知皇明統御之大主治
之隆聲名文物之盛與唐虞三代媲美齊休非漢
唐宋所能企及也李君爲朝廷耳目之司循省風
俗乃能不鄙夷遠人孜孜以修治學校作興人才
爲務而於科目士表顯之如此雖然自古賢人君
子亦豈藉此以隆其名哉固將爲當世用也士由

是升於春官入對大廷而顯名太息尚當刮磨淬礪以務求實用顧不偉歟陸宣公嘗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於題名之士有望焉

越衛儒學碑記

黃紱

皇明大一統極天地之大而有之惟夏惟夷悉臣悉主粵若貴竹古炎荒蕞爾苗區其類鳥言獸舌椎結卉裳習尚刀戈而好勇鬪狠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以神武剪其昏狂而納於甄陶之內肇置采衛之兵以鎮之於是平越有衛蓋昉乎此然當是時功化始行而禮法之教未備故學校並興庶官齊建蓋有待於可行之日也歟宣德癸丑宣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文 碑記

三

宗章皇帝始命建學置官願象而隸於衛泮宮講室則有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公睿僉事屈公伸初焉相土之宜得佳勝於衛西南之隅蓋前隆平侯爲衛之日所居之址也厥位南向厥勢高廣山水之清林樾之秀所共鍾萃僉謂協吉遂命指揮王俊劉璿版築之殿庭門廡講堂齋舍一時畧備擇俊秀子弟爲之徒而教焉未幾不肖紱謬叨兩第後之起者接武雲蒸神化之速可見矣正統己巳諸苗叛亂列城皆圍而平越尤甚兵民困於城中不能樵採公庭吏廡之楹卒毀爲爨惟學宮僅存然亦毀瓦畫墁頽垣撤戶曠莫之守師老於逸而

絃誦不作其不致於廢學也幾希自後王師赫伐
削除穢亂而修廢舉墜之政必有待於其人而後
行今上皇帝嗣位之初簡命左監臣鄭公忠作鎮
茲土都憲李公浩實巡撫之總制則南寧伯毛公
榮而佐以叅將吳公經監察御史周公源復按治
焉時皆文武眾臣賢良寅協咸欲振作頽風廓清
邊鄙以故徵務修舉庶民子來適襄陽呂侯貴以
端衣清軍指揮改任於越謁廟之日周視學宮圯
壞缺畧慨然以爲己任且以其子昇嘗第進士爲
地官主事出自學校乃銳意作新捐俸購材倡諸
寮屬而葺治之龔星門俱易以石毀庭門廡垣墻

階陛咸撤其故而一新之正室神位前則重護以
板屋黝堊丹漆焜耀潔澤外建儒林坊以表之廟
學規制之美輪奐之精視昔爲有加焉經始於成
化丙戌冬十月而以次年丁亥夏四月訖平越之
士夫守吏戍卒民庶奔走觀望合詞歡慶乃以其
成告於總戎毛公聞而嘉之謂綬曰呂昔以金吾
近臣去國來邊畧不以爲窮戚而作新學校思以
成法化民俾聖人之化行於遠方者已晦而復明
學校之教施於邊人者已墜而復舉其爲功利蓋
有關乎風俗之易移苗情之去逆效順恪暴爲良
宜以其事刻之於石以垂不朽綬以謫劣後進曩

德教爲念而呂侯乃能用
之必得大臣之體者乎是皆可書也故記之以紀
歲月因以告夫士之遊於此者皆當自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與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
力考求聖經賢傳而講明修齊治平至於忠君孝
親施於有政舉不外於倫理之常以求復其仁義
禮智之性焉庶無負朝廷建學立教之恩與夫衛
侯修廢舉墜之意矣於是乎書

布政司題名碑記

蕭儼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洪惟我高皇帝承天肇運混六合覆載之內悉
主悉臣瞻茲貴州在牂柯之西南卽古三苗鬼方
之域歷代所未服者今皆威之以神武而納於職
方始建貴州都司統衛所二十以鎮其地錢穀之
出納刑獄之按治則兼於隣屬迨我文皇帝繼統
守成丕熙洪業永樂十一年乃以貴州漸被治化
復設布按二司維時魏郡蔣公廷瓚以行在工
部侍郎選任左布政使乘傳而來暫造城外之北
驛館假爲公署而聽政焉時思南思州宣慰司尙
缺湖廣二蠻長田氏便化不道蔣公奏於朝族其
家遂以地改設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

羅新化八府及貴州宣慰金筑安撫二司并割雲南普定之界爲州總隸貴州布政司設官則有左右布政使左右叅政左右叅議及首領各官視中州無甚異宣德中又因民稀事簡復革烏羅新化二府併入黎平銅仁其所轄者祇府六州四縣三宣慰安撫各一長官司共六十有七而衛之長官司不與焉至於官制亦有損益右布政右叅政及屬之檢校副理問案贖府之判同縣之丞簿漸次裁減不一景泰七年巡撫都御史蔣公琳至以假署外館非承流宣化之所奏徙城中得隙地以建衙宇規制宏壯輪奐一新儼以非才爲藩愚闇無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六

補但以斯城爰自列聖相繼德化涵煦百年之久而前政寅僚奉宣德意漸摩撫循善政遺愛其在人耳目而浹人心者也然而世遠人亡不能不泯用是撮建置大畧與昔今官僚各位庸刻堅珉庶沿革履歷易見來者有徵且知祖宗肇造之艱繼化之盛邊俗不變之懿相與懋修職業益隆治化以永終譽於悠久儼則不敢自望相與僚保勉圖之

鐘鼓樓碑記

白圭

皇明有國度越前古天覆地載悉主悉臣肆惟貴州本窮荒三代以前鄙而不治自後雖有羈縻不

遷是役以貢其土物而已我太祖皇帝以大石爲之君乘天與之運威以神武綏以文德山是城郭宮室衣冠禮樂師儒命吏守將戍兵固不周備而鐘鼓樓未建前都知監深水鄭公忠作鎮於茲歷十五年爲成化癸巳公於暇日訪求故老知其故址於城之北隅正街蓋自前元嘗爲順元都元帥府所建土城樓闕初展其城於今北門而陵夷其廢址世遠人亡無以考其沿革公以是役謀於巡撫都憲宋公欽一都督吳公經巡按侍御梁公澤既協其謀而三司僉以爲然經始於是年四月八日鑿石南郊掄材北野陶於肆冶於塲役匠與

夫必更番而不再籍既食而又貨之有若傭者訖工之日是爲明年甲午五月七日樓基以石爲臺高六尺周方一十六丈有奇虛其中以爲通衢屋重其簷通高五丈有奇廣與之等而深則殺其五之二焉鑄爲大鐘者一製爲大鼓者四又走使滇南募匠製爲銅壺滴漏俱以良日懸鐘置鼓於樓而奠壺於其下自是暮鼓晨鐘更漏有準節候不爽晝夜分明遠近之人莫不聳觀而趨聽使夫在公者不失其夜寐夙興之期養生者各遂其出作入息之候又外而使鞋結之眾襁負其子而來環而觀之若龍蟠虎踞鯨吼雷轟莫不改容而奪氣

不以潛消其陸梁梗化之心洵可昭示來許垂之不朽者於是乎書

重建思州城碑記

盧秩

思州府治春秋時本楚黔中地秦漢吳隋唐以來郡治州治建置沿革隨時變易莫有定制宋大觀丁亥蕃部長田音亦顯爲王民始建思州卽今思南至元間自龍驤音改置思州宣撫司於此天朝鼎命率土賓王洪武壬子改思州宣慰司永樂壬辰嗣宣慰者肆亞音千羅憲典遂革宣慰司爲思州府入隸貴藩而節四司自是與郡者率天子命吏然而後先相代音往往視解宇如傳舍間有草創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八

爲苗寇焚蕩遇平心化紀元之初蜀王君常以民卽尚書卽奉天子簡拔來知是郡仁風流布義問遠揚未及三載民有經業乃議築城維時總戎吳經音參戎音倫俱頓兵清浪保障邊陲遂立心贊襄力

主其事經始於成化庚寅訖工於甲午歲凡五更役凡萬徒爲城一千三百步悉建連屋其上覆以陶瓦防風雨霜雪之凌周闢音架層樓以置鐘鼓爲寅夜之儆界四門以畫音因地勢以建公署逋逃四歸商民聚處環城內外櫛比蜂屯鮮有空隙絃誦洋溢鷄犬熙蕃非復萍浮星散昔之蕭索也蓋吏有所據以治事民有所倚以爲安不逞

之徒消其競餓之謀去其髡旒之危宜其皆安堵
奠枕於今日矣

都御史題名碑記

洪鍾

都御史之設國初無定員地方有大事則請之朝
遣廷臣往理之九卿正佐隨命亦無定官出

則奉簡檄給驛廩至其境凡事有宜俗利民者許
便宜以行即古大夫出疆得專之義也事竟還亦

歸定期至正景間四方多事於是各邊腹地方有
軍務始遍設之矣貴州巡撫行院舊在省城南

關衝字隘古乾宋公欽始遷建於此後先相承
蓋加關治制度宏備時題名碑記未立恐其久而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碑記

九

難稽也乃遍考舊籍得上元丁公璿以下廿四人
并其字貫鑄之於石以圖傳之永久夫巡撫一方
安危攸寄而刑賞黜陟舉得以專之惟在公而無
私明而無蔽而已雖惟明也而妍與醜自見衡惟
平也而輕與重自公惟其無私無蔽也故妍者重
者無所德而醜者重者無所怨前之諸公所謂公
與明者宜無媿也豈無優劣之議者乎鄙予小
子承乏在茲尸素之謂吾固知其難乎免於後也
人之議之也噫前人行之而後人議之後人
議之而不思所以正之則後之議者將無已

六

察院題名碑記

席春

柱下史曰古者天子巡狩方岳開明堂朝諸侯躬行慶讓故諸侯率職而天下治自秦罷侯置守後世相仍天子不復巡狩時遣御史分按天下旣舉其吏之賢能而廢職敗度者罷黜之用是有御史代天子巡狩之議御史之責重哉夫方岳守令古者侯也御史得舉黜之是故御史良則寮惟貞度惟肅否則寮且玩度且弛也夫貞肅玩弛世用淳澆而其端在御史御史始難矣貴州古牂柯地入國朝爲宣慰使司三城四川設行都司以控制之永樂間始設藩省地雜漢夷蒞茲土者撫柔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十

允諧則寧輯稍失則叛去加一生事邊徼冒功納賄者又從而開其隙則兵革無寧日按茲土者之所以難也察院舊有題名碑列開設以來巡按清軍刷卷諸公名氏於上迄今無餘地矣數年來代而去者闕漏無紀今年春延平胡子國華按是邦克振厥職邊鄙賴安暇閱前碑旣盈廼謀勒石補題舊遺並俟來者春適被命叨按雲貴謂予宜有言春竊謂諸同官持風裁懋激揚皆有聲於時者不類亦獲廁名其上使春果賢後有指而言者曰此名御史也否則人將起而議其後矣可懼哉於戲人情無所警則玩玩則怠怠則議斯集矣有斯

警則懼懼則慎慎則議斯免矣春乃今視斯石能無警乎哲人自勵勉予小子是固胡子勒石意也
按察司題名碑記

彭華

貴州古夷蔡域秦漢來羈縻而已或稍稍郡縣終不能約之就法度我皇明有天下武功文教無遠弗及洪武初卽貴州立都司統兵衛暨諸蠻長承樂矣已遂建布政司悉州郡其地間以宣慰宣撫王之越十八年庚子乃設按察司以掌風紀置按察司副使僉事五員分巡貴寧道安平新鎮思仁四道於是三司相維以治部內咸與中藩等矣顧誕敷教化朝廷固付之有司而操黜陟任激揚使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十一

有司循禮法以導民者則在風紀得人與否其所係重矣同年盧君崇績自湖廣按察副使遷貴州按察使刻奸除弊扶弱植良甫及朞吏畏民懷間出巡山谷閭里間喜其俗之日遷因嘆曰夷俗丕變固聖明之化亦由前此諸公奉揚之也蓋隸其名氏勒諸堅珉以示永久乃走書徵予記之予曰先盧君官於貴者奚啻數十百人中固多賢未必盡賢賢者能以禮法其身率下不賢者自放於禮法之外烏足以勸吏導民盧君概書之將使後之人指其名歆羨其賢者而思取法譏誚其不賢者而內自省惕然戒懼油然而興起懼然共相飭勵

正憲度仰稱聖明設官至意此其有警於在位者
無窮矣

興隆衛科貢題名碑記

李閔祥

興隆建學古未始有聞也貴州志稱邑爲狼洞歷
代罔攸臣其沿革無傳焉暨我明洪武己巳始開
衛建官蓋已貢其士而呈其人矣又三十有四年
爲宣德甲寅始開學招生徒蓋庶且教之矣然時
領其事者祇論於鄉而拔焉猶未始有官也又數
十年爲正統癸亥始設官分篆而生徒日益衆盛
於是人物寔備始赫然與中州並矣未幾今廣西
右布政使周公瑛遂以春秋領庚午鄉薦登甲戌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碑記

三

進士第而戊子則朱公玉羅公璿同發己酉則公
子希默也凡三人其貢士登名胄監然後人知學
士之貴狄公瑄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人科貢蟬聯
衣冠委蛇視古昔殆將百一焉嗚呼地固若是其
未改闢也民固若是其未改聚也而賢才之殊異
乃如此亦獨何哉是固足以見國家變夷之治矣
弘治二年予以罪謫興隆經歷會學員缺官遂得
攝學事凡學中規制久已頽廢而諸科貢士僅名
氏於堂之右壁鐫裂塵蝕日就湮滅間有求其人
而弗可得者予甚憫焉乃僦工鑿石一通高七尺
五而廣殺三之一礮爲四面畫爲四區題曰進士

曰舉人曰監生而次其名氏於本區內仍各虛其
餘以待來者樹立於戟門之外且亭焉工畢報遂
乞予記昔周公之戒成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蓋言文王之所由興也康王
之命畢公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舊癉惡樹之
風聲蓋言殷民之化不出於勸教則凡思佐王國
而化頑冥者豈復有他道乎亦惟作人材明勸教
而已矣故予之樹立斯石蓋以彰賢而明教也豈
徒爲斯名哉嗚呼名不易得也古昔人非有大功
德於宗社則不得金石其名氏又有艱苦其行終
身竟湮沒以幾一名氏而卒弗遂者名豈易得耶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然則諸賢之勒名斯石者固宜益知所重而將來
有志之士固宜益知所勸哉誠若是則知所以禎
王國而率天下冥將於是一乎賴也豈惟立石者之惠
使或士焉而忘其名焉而忘其實祿位焉而忘
其職與忠則古所謂庸人也已雖貴且富吾無取
焉耳名以遠善亦以遠惡遠之而弗善焉孰與不
遠哉諸賢當知辨於此矣謹記

思州府題名碑記

蔡潮

思爲古黔中地歷隋唐宋元沿革不一國朝吳元
年前宣慰田氏歸附隸湖廣行省永樂壬辰田氏
弄兵平廢改宣慰爲府分屬貴藩然地僻民貧游

濯夷燹日徹徹焉鞠爲荒翳往年郡守張君常張君濟漸次修舉而文獻猶未足徵正德丙子秋上元高君節守邦之三年嗟茲缺典博詢於長官周經何純輩其所記憶前人之名氏籍貫凡二十六人屬記於予予惟思郡最爾一隅猥潛荒服重以夷氛歲歉之故吏茲土者恒以投瘴禦魑視之速欲解去不能一朝寧處自崔賀啟治以來能久安其位不甚鄙夷其民者王張趙李唐孫嚴柴暨今高趙數公焉高侯又能於勞來安輯之暇以經術訓飭子弟且猶徵文辭以表章思郡思何陋矣

重修司學碑記

費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碑記

十四

學校之設擇秀民羣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惇治體探化原以成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高皇帝得國之初卽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爲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爲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景泰間御史楊綱副使李啓嘗因舊增修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後育英堂於閣前翼之幕室以居諸生之講肄者於是乎規模大備而爲

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徃
往以明經效用齒於內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
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者閣日就頽
而所爲育英堂者僅存其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
清戎至見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爲
非吾責耶謀於巡撫劉御史熊君子山巡按御史
劉君器重議既允協遂卜日鳩工而從事焉堂與
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二楹今增六矣已而撫按
復用僉事趙公淵議併建神厨及祭器樂器二庫
徙泮池祀鄉賢凡位置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
弗餘經始於甲申秋七月而以乙酉冬十月告成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碑記

五

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鍰給之而勞費不及於民
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鏊及各執
事皆與焉既成使來請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
物自然之理然當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飭乎始丁
寧以備乎終則已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
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志
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
何其勤耶士之藏修於此者其惟念學殖之不可
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正日取遺編而玩
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待由是進而

爲百執事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尊王庶民脫弗遇其時猶必什節死義以勉進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才報國之意若徒志於青紫買積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蔡公祠碑記

田秋

生祠非古也記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故峴山表叔子之靈宣城著謝公之姓是也清平蔡公生祠之作其亦此與正德十三年清平縣苗夷作亂據香爐山以爲巢穴憑陵遠近動搖藩省清平其切近蓋門庭之寇也賊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碑記

七

擁數千之衆攻城公適以少叅分守其地內無勁卒外鮮強援止以數百守城之兵畫地分障運竒設謀擒其桀黠散其黨與不數日賊俱引去闔城老幼得再造皆公之恩也未幾公遷去民不能忘廼爲生祠二楹肖公像於中飲食必祭且私之曰此吾清平之羅池柳侯潮陽韓公也祠成三十餘年爲嘉靖庚戌麻城喻九山以公高弟僉憲貴陽道經清平謁祠下見礎碑尙未有詞徵記於秋秋惟公在貴凡八九年不鄙夷其地所在多品題建置公之去貴三十年矣而貴人思公德澤者如昔公以貴叅議陞福建叅政轉河南右方伯人方部

其柄用乃抗疏乞休時論高之左布政使思南田秋謹記

都察院題名碑記

徐問

貴陽撫院舊存題名碑創於古杭兩江洪公爲之記兩江後爲刑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余嘗官於部見其器度宏博有大臣端揆風記中制度沿革疆圉綏威兵民安養亦概言之而所書名氏則自正統癸亥迄於正德辛巳以後無餘百而亦莫爲之續也余承乏至見所控諸桀黠吞殘所司狎習驕靡弗申大戮而又丁兵後帑藏耗亡既已爬搔救集以爲邊休其跳梁甚者又弗獲已於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七

動輒以爲民靖至於軌度之所未能周而風紀之所不能廢者非拾公之遺粕以旁搜遠取酌時宜以資損益其安所取衷哉夫考其事必知其名知其名斯知其人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古之人箴銘簡牘琬琰彝敦爲謨訓箴銘類皆圖遠以志勿忘至其實之所在而爲可久者則雖編磨石泐而所以不忘猶存也昔司馬文正公諫院題名有忠諫有回之語將欲揭諸後之人俾矚目警心聿興勳勳戒然則今日之記寧非後事之師乎用是以懼屢命伐石以續書焉

興隆月潭寺公館碑記

王守仁

與陰之南有窟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
上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
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幡瓔珞若搏風之鵬翻隼
翔鵠螭虺之糾蟠猱狔之駭攫譎竒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密回伏喬林秀
木垂蔭蔽虧鳴瀑青溪停迴引映天下之山萃於
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李之往來日攀援下
上於窮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
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
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
不忍去則茲巖之盛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
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困飢悴宜有休
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
夷攸休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廡
視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
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李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
乃捐貲備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
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
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導之不
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復三楹以爲部
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

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
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
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
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
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
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忠効誠
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
於石適余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
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
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
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

其心之所不媿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豈非見外
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
已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治於指揮
劉瑄常習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
葺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貢院碑記

吳維嶽

貴州古荒服也虞帝北而不畜殷宗克而未化秦
漢以降逞則瀕洞順亦羈縻無定疆無恒賦至我
皇明混一寰宇際天所覆寄象觀譯殊俗同風貴
州遂登版籍尋設學校興冠裳俎豆之儀洪武甲
子天下開科取士貴州赴雲南試永樂乙未貴州

始樹漢臬建省等內地文教寔明今上擬命中興
盡論盡制澤洽威暢古所不畜而未化者咸入涵
濡陶鑄中雖疏躋巖穴之夫罔不喁喁承德貴士
引領開科希奎璧之炤者愈切嘉靖庚寅給事中
田秋疏爲貴士請下撫按議踰五年乙未巡按御
史王公杏具奏貴建省設學校養士歷百五十餘
年文教茂徃昔十倍諸生就試雲南苦於道路今
度地得西南隅甚勝可以營建計所需金二千四
百有奇檢藩貯羨緡可辦夫士盛旣足爲科而費
復易措倘另開科可免諸士跋涉益感恩勵學願
覩賓興盛事以仰贊聖化從秋議便宗伯覆言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與時可乃荷俞行限取士二十有五歲丁酉火麗
金方運屬貴州遂專試諸生鸞翔豹變彬彬以升
放榜日會有龍見之祥次年敷策內廷拜秩者四
人又踰十年丙午巡撫王公學益巡按蕭公端蒙
念貴士愈日益請廣解額復增五人前後符河圖
地數維嶽不類祇役茲土今甲子復當大比周視
棘門踈密岡巒左聳溪環如帶旣美其地之盛而
有待顧碑則缺焉貴州鴻濛弗論卽有虞迄昭代
三千六百餘年甫脫烟莽晦冥遂起爲揖讓之區
又將二百年值我皇上崇文籲俊開科增廣聲教
闡明將與中原相雄長顧盛典未述且邊裔鮮掌

故歲月漸久舊簡易湮將命創議成事者或泯或
湮非所以揚丕績而答昌期也因亟蒐使牘採其
事而伐石以志之如此

修思南府學碑記

李渭

思南學爲宣慰氏舊居先師廟乃舊居堂皇兩杏
樹千霄蔽兩階宣慰氏所植傳者近三百年云若
爲今杏壇樹者樹不易果果惟比士歲登第數視
亦奇矣宏治前廟廡規制不稱正德辛巳
郡守李公文敏拓之日久就圯逮隆慶辛未郡守
育菴田公關白吏吏出資籌撤朽新焉起敞棟葺
垂椽華棖藻幹案墁易瓦自廟廡亭堂門階臺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皆被舊增麗美博士宅先在明倫堂左正德間遷
於堂右撓不可居還於左至於藏修甲乙舍皆墮
地矣卽舊址復之工有緒將進諸學士綴習其間
置經史若干費約而勞勩則多矣閭里民毫無喧
也壬申渭自粵入都過舍省封樹育菴田公洎司
理松滋伍公晉諸譽彥真武觀中論孔子之學育
菴曰孔學學仁也是日陽和清穆雲行鳥飛天地
生生大德洪鬯兩間在坐者長幼循序咨問取次
誦書歌詩肅肅誰離渭曰此卽仁何以加諸育菴
省里甲氓隸庸調獎孝弟力田者導不誼以教化
措法比不用此卽仁何以加諸命渭撰學記且欲

得一二語明孔仁以勵諸譽髦今九載尙虛然諸
也萬曆戊寅郡守王公崑源以名侍御來思南
修之司理王公逢吾屈公心褒先後其成之修文
昌宮培學之左山修櫺星門儼學之具瞻敬一亭
乃批剝圯矣新其椽墉名宦舊合祀於濟賢祠奠
祝雜施也分祠祀之且命場師柏翠栢芳桂數百
章育菴之所未爲者益備矣其教膠序給膏諸視
士比偶文皆罔抒心乃授靴義俾由裏還雅已卯
占解額卽倍徃歲興學愛士汲汲然涓不得指拾
也感今憶徃記之曰孔子學學仁也堯舜禹周莫
不以此生人孔子紹述之授於三千朋徒非惟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千朋徒爛其誼指卽顯者邦君卿大夫隱者接與
荷蕢以至難與言如互鄉愚幼如闕黨小子罔不
鯁鯁引誘欲人人共立而其達焉用是皇皇於齊
衛陳蔡宋楚之邦席不暇煖輟不得輟其心爲何
心耶孔子四方千古之心與蓋載大德並之無二
已今委蛇膠序問讀孔子遺書展袞逐墨并心而
赴時父師見其誦讀勤劬不少悖謬師可之父兄
以至朋戚皆稱可不以爲非彼亦怡然自許也其
可而許也果孔子所謂仁者乎長獻於有司信牒
染楮不可窮以辭有司見其不可窮以辭而其詞
不忤於衆故有司可之黨里四方人士皆爾可不

以爲非彼亦泰然自滿也其可而滿也果孔子所謂仁者乎果爲仁卽日展袞日逐墨日日學孔也否則道越而欲面冥山吾見其日背冥已比就除日得蒞蒼赤措淫宰割與往歲習於父師獻於有司者証合否耶其不視往昔所爲如故楮弁髦鮮矣宦足而身退宮室隆矣妻妾容與備矣問其向所謂誦讀者十不能記其二三也若夜寐吟嚙中事矣已不用又使其子弟爲之子弟能耻其所怡然泰然者閭里之人靡不哆哆而聲稱有以孔子所生人者喁喁歎語卽相顧逡巡辟易莫敢或承甚有疾視譙謗以爲遠且於國家造士顧欲得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人已哉昔兩杏樹今栢桂初植培以沃土灌以甘澤深其根柢以猥大其枝柯根旣深惟不害其長不得動擾而增設焉孔子之仁卽樹根柢也養士於膠序也厚其餼廩縱其游習土沃而澤甘欲其拔地千丈不稱良於崇朝者也以孔子遺書比偶爲文詞是枝葉耳國家課士以枝葉因以觀士中藏非教人逐逐外鶩也至於狹無當空言獵榮邀利斧斤伐之牛羊牧之且又濯濯稿矣吾郡士彥邇共涓明孔學於川上學舍躬庸德之行篤信底理彬彬然近仁豈若是濶濶瀾瀾下哉育菴田公諱稔山東高唐人崑源王公諱璋玉莘縣人逢吾王公

請音祀

人

陽明書院碑

昔王陽明先一以糾

三年始至居巖箐與夷

絕書冊盡棄昔時僊佛

忽悟吾心本來之體與

自知其手足之舞蹈身

經綸之業咸於是乎基

先生既而遷徙靡常僻

抵祠下嘆曰此豈所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改建之於是方伯蔡君

命知府李濶等董其役

增以民居出贖銀以佐

俱六楹前後為左右房

大門樹卓楔於通衢扁

予乃論於眾曰夫尚德

崇德而報功者非人心

也不獨悟徹微而而功

欲減驛館變百年成明

患先生徐出數語以刊

竟落其膽而不敢萌

公諱羣言粵之番

阮文中

也謹謫居貴陽之龍場者

九科虺為伍於是屏徒侶

見畫體而夕思之久而

曰聖賢無殊中夜躍然不

人在夷落也而道德之奧

向貴陽舊有祠與書院祀

仁委巷中予奉命撫茲地

又先生靈者哉檄司府為

梁文 碑記

十四

又憲使馮君成能協其議

梓軍門前左空基為之而

其費前為享堂後為講堂

台四楹前為二門又前為

曰陽明書院未幾工告成

而右功者非天地之道乎

之良乎雖先生之居龍場

德實大爾表見維時蠻長

阿賈阿札等擅兵為地方

善諭之其言輒中肯綮乃

肆之念數十年來貴陽賴

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遺之耶始貴陽人士未知
學先生群諸弟子日與講明良知之旨聽者勃勃
感觸日革其澆漓之俗而還諸淳邇者衣冠濟濟
與齊魯並先生倡導之德至於今不衰改祠宇而
新廟貌固所以闡揚先烈抑亦以貽後範於無窮
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尤著於江右處爲江之上游
二策馮險肆禍相時撫剿動中機宜寧藩不軌大
戰翻湖而奏厥績方其鎮處與撫洪都時日與士
大夫究心性命雖祁寒暑雨罔輟其所造人才彬
彬然繼師志而効國家之用今在吉有懷德祠在
虔有報功祠其遐思仰體者視諸貴陽尤甚也故

人於先生之澤知其汪洋於天下而不知入於江
右爲獨深知其涵濡於江右而不知於貴陽爲獨
至予江右人也而官於貴陽故其知先生之功德
尤爲獨詳雖然先生之孚化翼飛在人耳目者可
得而言也而其涵養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聞見
之所能窺測者不可得而知也嗣是宦茲境與生
茲地者顧瞻遺像奮志思齊由其可得言者以潛
究其不可得而知者庶幾毋忘先生之澤而不辜
今日改建之意云

新鎮道題名碑記

孫應鰲

萬曆戊寅平越創建分守新鎮道行省公庚辰參

漢振海黃公強節於茲樹績宣架起殘敷惠益一方遂種靖謐云粵嶺貴竹木古鬼方靡莫地秦漢晉來稍置黔中群柯夜郎諸郡唐宋元或附楚或附蜀或置八番羅甸順元宣慰都元帥要以土蠻順叛殊狀又隔閩中土故率隨所疏屬而區處之未有畫一逮我明威德四被風化昭起爲列郡縣衛戍設省設臺設關曰三司埒他藩綱紀法度燦然具舉矣省臺各有長有貳省之貳分守各路臺之貳分巡兵備各路人莫不展采錯事矣牽他路者不論其分守新鎮都清兵巡專轄都勻鎮遠黎平三郡龍里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黃平七衛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六

所兼綜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銅鼓六衛廣西南丹一州山河遼阻蠻苗獷悍壘伍凋廢地產皆窳皆倍徙他路不可不謂難與劇矣都清兵巡駐都勻久在提封中章程之沿革戶賦之征徭徽塞之防捍課殿之施設莫不資揆度取裁擇乃分守以駐都會去驛路迢遠一切上之人案牘關白甚尠故下之人第習知兵巡不復知分守乃分守亦延緣徃昔之素樂閒適目爲吏隱而亦自以燕安不鈎校非一朝夕所由來漸也萬曆乙亥雲南寅所嚴公清巡撫茲土察之因駐都會諸分守大夫屢日開衙有金無報牒及稟公家計者嘆曰

分守兵巡均地官要秩分守無所事事若知
列秩本意必不其然遂疏於朝大約謂詰戎勅罰
廣厲條憲爲兵巡事理財覃澤奠守封疆爲分守
事銓管雖異實須偕濟不可以獨倚一偏臣簡核
分守貴寧同畢節兵巡牽貴筑西路地險苗強止
一兵巡駐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
分守新鎮同都清兵巡牽貴筑北路境壤犬牙於
他藩尤甚刼敗且充物宜以分守新鎮道移駐平
越分守安平宜改兼清軍清軍事寡普定距都會
聲聞易及彼此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
恭調贊文武臧否則交互咨詢重大機密則交互

定命遴委典校則交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闕
任則互相權攝兵刑至兵巡分守叅之錢穀至分
守兵巡叅之事可責成官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
術業其飭之義策似便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
下允所請而分守新鎮卽移平越矣是時分守巴
渝劉公世賞爰卜平越城內隙地丁亥向吉選經
歷劉信董厥工繕造於丙子十二月構堅於丁丑
三月完美於戊寅二月堂廡廡署門榭階除攸躋
攸寧有倫有序功旣畢諸公俾清平孫生應鰲記
其事孫生曰凡公著有題名將嚴治蹟垂標準備
徵文獻稽實功令抑亦待觀者按評品而彰鑒戒

之旨咸寓於中茲所營拓已見部使善審畫不再具吾聞物聚則易醜形事比則得失辨人並則賢不肖判異日士民觀斯石口誦而手摘曰某裨益邦域某遺愛在人心有去思某節概當名宦則斯石非特分守諸大夫考政鏡德之林實一方所由視爲甘棠蔽芾芻蕘伐敗拜之具哉余固不能私不敢私矣

提學道題名碑誌

况叔祺

國朝稽古建官尤重文學之臣在兩都命司成掌其事在諸路命憲臣奉璽書乘傳得非隆官師求茂材異等光輔中興之業乎歲己未予自禮官大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天

夫督學貴陽既至闕公署舊無題名夫今之守一官者無論中外巨細其所居必紀名而貴之督學獨闕焉曷以昭懿矩垂將來爰慨文獻之莫徵悼先哲之易泯蒐求往牒咨詢故老得上元沈君而下凡二十四人以予耳目所睹記其人皆卓犖恬靜韜光匿美列於不朽之塗視他省爲獨盛何以哉夫味道腴者甘澹泊薄寵利者樂疎遠巨材隱於深箐丹砂伏於幽巖足跡不履採搆不逮故得全其天真珍竒綿繡列於通衢朝暉而夕鬻二者較其遲速不可同日語矣貴陽僻壤寂寞之態等於野戍荒村瀾紛華者不居焉然貴雖殊俗雜處

章縫之堂皆能曰孔孟之說誦仁義之文其質實朴愿慤循循雅馴以予振鐸其間甚易相信又其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時如春得陰陽之和彼煌煌要津炎炎逼達或未必勝此也予見宦者多薄貴陽故識之以告夫後之蒞茲土者

建施秉縣城碑記

李曰枏

嘉靖乙丑冬施秉縣城成施秉縣者鎮巖邑也古梓柯地明興內附置縣設官正統甲子始縣當岑鰲景洞間西控播凱南枕洪江皆封豨契偷之隣而伏弩衷甲之地也獨一向北通郡治走滇楚而通上國施固則播洪之苗不敢窺鎮陽而滇楚路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九

通若人身然鎮爲襟喉而施爲肘腋也肘腋嬰患則襟喉梗故施秉雖小邑實鎮重地也論者謂欲固施秉則城守爲急成化間守臣嘗議城岑麓諸堡會工鉅不果尋稍調番休衛卒爲守戍計嘉靖辛酉容山司構亂環甲挺戈焚劫縣治時戍卒無能禦者居民竄巖穴間喘息求旦夕活賴一二帥臣整師誓襮殲元惡縣境旋復而橫罹兵燹者莫可救藥矣使當時城數雉而守之苗雖鴛豈能踈躡至此中丞柱峯趙公奉璽書至嘆曰患至爲備已無及矣柰何不亟圖之乃與臺察巫公協議爲城守計謀之守巡徐君敦張君廷相僉畫允諾乃

檄郡守袁成能守備孫繼武鳩工畫地同知何承訓量其事費計金一千六百有奇粟計一千九百有奇磨計四百一十有奇經始於壬戌孟冬歷三載乙丑冬告成維時中丞仰亭陳君侍御春樓潘君甫下車揆文奮武圖萬世之利嘉前畫而樂茲城之有成也謂材穢載籍當記材按春秋書城郭環外防也書城蹠慎內治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惟山川邱陵金城湯池卽險也故和戎城而北馬不敢南牧青澗城而夏人不敢東向用此道耳况施秉當鎮扼塞較之和戎青澗功未知先後豈無當於易象春秋之義乎雖然城可守也不

賈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十一

可恃也晉陽之城不浸者三板而卒能扞敵存趙子囊城郢而沈尹戍非之豈真城無益哉故城一也善守之則環堵皆堅壁不善守之則百雉爲寇壘語曰公侯干城在得人也衆心成城在得民也是爲記

貴陽府學碑記

江東之

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闢乾肇造後遂得列爲藩服而貴陽尤黔省首都故牂柯程番地更始於穆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令甲一時規恢未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爲瞻禮陳業也者

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萬曆甲午春當事者始
興創建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爲蜀行都司
今割入黔偃武修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
最勝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御石
今始告成亦閱三年於茲余被命撫黔時用師高
若監司詹君梁君以捷奏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
之曰詩言既作預宮淮夷攸服先生什倍僖才蠶
茲苗醜不二於淮獻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
終無意乎余謂黔卽古維甸國鋒悍時起七萃聯
鑣上之覽穰苴入彀者與燕趙爭奇亡論已方今
聖天子右文教諸藩皆以制科加額請特於黔詔

可豈以諸士異采嫺辭緣飾儒術爲足多亦以夷
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修蜚騰茂實
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訃也士生斯際千
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
何以據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
舊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徼外原揆用夏之
權向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
館諸士服習已深卽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
處爲孝悌出爲忠良胥自翱翔書罔間養之語云
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
而附於會頌之末則余豈敢

置貴陽右文田碑記

江東之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
糞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
者之辜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
及見萬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爲之
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
二公於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
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躡蹻度支所得差半
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
價以糶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
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人其謂我何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十一

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把路之田若干畝故証
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二百
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而大半肥佃者余以
爲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講武今以修文
烏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文髦從今衝輞不馳
而瑤華耀爽黔雖丹徼乎亦知左武矣與直指應
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三百金置田益之總命之
爲右文云

重修鐘鼓樓碑記

郭子章

萬曆己亥夏六月余奉天子命來撫黔故事三日
謁文廟廟在城北隅道鐘鼓樓下余仰視之規頗

昂崇勢若陔崩心識之謂當釐改也於時有夜郎
之役亡論藏匿弗克民徹弗振卽吾儕心思弗暇
及庚子六月六日夜郎平貴陽劉太守文光來黔
仲秋稍曠守偕徐丞庭綬請於余及程史宋公曰
挈壺之政匪棘匪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以司晨
昏以嚴吏漏惟鼓與鐘是賴此黃帝所推迺唐堯
所敬授者茲樓且圯守甚懼亡以爲民觀也葺之
亟余與宋公敬諾下監司議司檄守會而稽之材
若干章竹若干筒墜若干畚糞若干鍾赭堊青黝
若干色剖劂鉤繩若干匠錢若干緡守與丞總之
中軍官劉岳指揮楊師震李棟材槌礮役之千戶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三

金鱗李東生百戶王懋勳吏目張大紀護作之辛
丑六月劉守遷憲副署平越府經理夜郎去天子
命宋公往按滇命程史畢公代之畢公至趣其役
徐丞竭力已事以某月落成而請紀其成於石余
諭之曰危哉樓也寧獨貯鐘鼓刻漏已乎寧獨辨
朝夕弗迷風雨已乎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
金爲鐘四時九乳故鐘調則君道得五音十二律
鼓無當焉而弗鼓弗和其聲一也刻漏法漏水一
升重一劬時經一刻故鐘爲聲氣之母鼓爲羣樂
之君刻漏爲中星之驗惟其一也一也者所以一
民視聽之不一也周禮六典夏官挈壺秋官司寤

春官鷄人漢以後太史掌之隋置刻漏令掌以率更教以博士典以掌漏司刻分時唱之漏童更以擊鼓爲節點以擊鐘爲節故含元賦曰節晷漏於鐘律架危樓之筍虞鐘鼓之有樓舊矣黔當珍夷歛霧三渡息波之後舉斯樓而更新之景鐘高懸夔鼓雷鳴玉衡稱物金壺傳施曉而鐘耶吾儕蒞茲土者何以修天子之業命考其國職講其庶政士何以受業何以講貫自戊卒庶人而下明而動何以耕食何以鑿飲何以蒐苗獮狩夕而鐘耶鼓而嚴耶吾儕蒞茲土者何以序其業糾其典型儆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卽安士何以習復何以計過

無憾而後卽安自戊卒庶人而下晦而休何以宵緬何以夜績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庶幾日借寸陰夜知向晨斯樓之新爲不徒矣嗟嗟余以斯樓廢興之故而重有感也樓創於成化甲午實自鄭都知忠始記出自少保圭筆其語周覈通志亦稱忠有心計與總兵李貴撫捕諸苗貴人爲立祠尸祝之今銀瑞左貂充斥宇內飛而食人在在重足黔以瘠土大兵後主上閔而不遣而吾儕得以韜戈撤壤之餘因革明時乘隙葺樓以都知始者以吾儕新不可謂非大幸故若鄭都知者自今視之固亦鐵中之錚錚與而况創樓故碑猶言言也監司

郡縣衛所與是役者例得書姓氏於石之右

孫文恭祠碑記

郭子章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聚稱無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埋於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諡雖云秩卑亦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勲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卹其私誰爲然已腐之灰而反旣失之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十五

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丞海公瑞諡忠介尙書孫公應鰲諡文恭支恭之諡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啟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余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師警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

也溫公曰弟子卽誦師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
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余辭不獲乃稽公履
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揚州如皋縣人
占籍清平衛嘉靖丙午舉鄉試第癸丑成進士
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陝西提學
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
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
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部右侍郎晉
南京工部尙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曆庚子草
等爲請諡於朝壬寅詔下諡文恭錫之誥命始祠
公於清平城中余按諡法恭有九義諡公曰恭其

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余師胡正甫先生嘗
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
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
也已余入蜀余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
三公於大儒祠及余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
黔中孫淮海李同野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
惜不及見三君耳余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
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諡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
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
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
而得一遭逢聖明視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

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詒教秦語錄春秋
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受明聖學具載諸
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言之者茲記止紀
公請諡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表若干丈
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尙書
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具在碑陰

西南平橋碑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賸燹濮洛烏
蠻白夷荒忽么曆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纏馭咸
在職貢維播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固險
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尙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
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令苟便
民俗而已至今皇帝御宇神武英斷威德醲鬯仁
風旣宣義殺時舉遂乃誅夏戡倭抗強獷植羸弱
參伐順建旬始隕消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囂湮滅
彛紀禍芽帷牆以條以蔓天秬姻黨遂延疇黎七
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天捨地而呼曰吾君乎匪
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播人余子余可弗問令
吏召應籠置對逋佚抵媢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
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曰嗟豈不或悛命
大臣過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

自效使者宣上旨褫爵赦死春煦夏長父教切憫
惡桀桀息馮倚慈惠長傲滋慝寃厥狡狠遂乃放
兵擾境逆我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
曰播徒蟣蝨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嘖噬此自
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
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
楚賜劍一得揮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
黔都御史支公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楚視師咸聽
於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惟
戈刈構饜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策萬全取
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以紆之賊入綦江燒王儼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
躡轅圖以怵將吏就懷拊公因布之文告賊志果
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
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登壇誓師五監
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
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綆被楠木婁山關
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
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賊棲壘上
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
進畧大小三渡而黔師亦再涉烏江毀關以水西
兵抵於白田壩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壘下公

命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訃至公飲血茹
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城二翌日
廣麟攻之城圯眾繼以入應龍溢收其尸係擄妻
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
或伏榛莽沉於霧靈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
八百年於茲矣則割春所束身滯成靈鬼其曾不
敢還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而連城邑
設守令飭新膠庠孫梯虺穴虎豹馮阻者皆剗削
峭嶮廓爲周道茫施羅甸谿洞君長震盪悉艾益
祇罔怠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
金石昭示萬禩永奠我南紀用都司引序片相白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九

田之南山下銳頂平樹銅柱其上就厥址桃源建
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
紀述遂系以辭曰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
地以鄙遺明之肇興鑑先納土虜使窮階仍珪襲
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禍窮于矛載改戎行天命
不滔妖與德寡石磬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言禍
水滅炎大猶弗勝小建記堪縷虎冠蛇蟠多孽每
嘯必嘖鋒刑人以族高吳天聽民則遷命既罪
人歸諸尉氏萃惟靈誠爲民繫區我縷而西鶴年
去講白石弄兵射天墮王九史說言靈其語糾
聚好慝公用謹靈廟而播人用以崇祀更避其險

免役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迄邊人告訕帝用懼
暨爰命虎臣亂是大戡桓桓虎臣曰維李公惟郭
暨支佐佑厥庸偏師未集某城宵壤公徂以詞俾
疑罔害哀兵聚穀機沉色問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乞乞王師有來自東盧僕影微並以兵從師旣會
止神謀電發八道攻進濤掀岳壓公曰有命誅止
其魁播聞鼓聲若早始雷拜跪扶藹百千其伍有
不用命乃斫以斧重關巖峩若騫若墜恃險與兵
以卽顛躓殷伐鬼方億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
釐維播在昔陂池潦洿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
蠡薨以飽兇淫今有室家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
人我公是瞻

傅公祠碑記

馮時可

爾征役襁褓常衿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
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遯矣西
傅公諱天錫字祐之世系錢塘於宋高宗時爲望
族迨穎國公友德爲明佐命臣穎國四子公行三
當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各圖雲臺業因
相失焉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中龍爲經生卽有
聲尤工詩詩格高不作大厯以後語暇則談兵唇
指穰苴司馬自負爲封狼居胥禪姑衍無難者每
籌策天下事恍惚中窳揚眉裂眦人不能難應江

浙行省試一日忽語同學諸生吾仰測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薄層霄成龍文五彩者其天子氣耶遂間關投謁高皇帝二僞兵執送僞將潘允明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我翹然男子非若臣也鬚鬚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李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允明營允明謀拒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前矛至此無完卵矣允明雖駭公言抗而與其黨計以爲然乃計諸公縛僞員外方彛往獻策於武靖與公語良久竒公因納允明款還薦公拜明州訓導時僧幾先黠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通公公得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聖

幾先狀以請乃設備誘縛幾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兵犯大名公歷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壘還請就司寇法詔報曰傅某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安置雲南永平公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逸公曰爾何餒悖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郭皇帝不以膏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枹鼓曷報免胄搏賊死之士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菴證證生教諭江安公風風生工科給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忠請於朝立祠祀焉至萬曆十禩而公

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人德公念無能報謀新
公祠中丞劉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亟新
之時可以督學行郵拜瞻公祠悵慕久之因爲序
次其事云

葛鏡橋碑記

張鶴鳴

平越之東五里有水澗瀉蔣深不可測兩岸皆
崖峭查障拔地插天薄岸視之漣粘厝窟若有異
物盤焉渡舟往往覆没平越人葛鏡誓建橋初建
崩壞再建費倍初建建渾沸處又崩壞鏡誓曰吾
罄家資必成此橋乃於崖峭查障拔地插天之處
募工鑿其麓峻峴之石悉展爲平陸東西岸合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四十一

約五六丈壘址於淵爲蹲鴟鴈齒屹然亘石虹於
江上矣余以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四月過此江尙
舟渡鏡所檄運木者余爲允行四十六年戊午三
月余有事勺哈之役鏡橋已成四十八年庚申二
月余奉命督陝西三邊移沅交代鏡已物故夫鏡
一匹夫耳非有陶朱猗頓之富建橋一念之死不
移一建而壞人情已厭之矣再建再壞三建卒成
計費不下五六千金人情所更難者聞鏡饒田計
歲米糊口外悉用之橋前後三十年功始成此其
從容樂善不吝不倦豈世俗人所能企其萬一者
余嘉鏡之行憐鏡之死又喜其橋成而死得救寧

也因名葛鏡橋勒石橋上又爲記紀之碑如左云
武侯祠碑記

劉秉仁

世傳諸葛武侯畧地黔中時殆抵牂柯過金筑云
又侯所過輒有遺蹟付諸山靈後人發得竒跡闕
響必謂侯所遺蓋謂非侯其誰宜爲也今貯甲銅
鼓兩巖皆謂侯遺蹟蓋故老相傳如是然不可考
矣南嶼故有祠祀侯前挹郡城下瞰漁磯烟水飄
渺翠微亦稱廟貌我龍洲王公開府茲土瞻侯祠
宇想見侯扶漢三分事慨然興懷低徊久之乃手
侯舊傳增損校讐再四刻之楔貯之祠以爲薦紳
典型以慰毗庶遐思愚管反覆深維之見公有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意匪直寓仰止之勤已也忠武在章武時欲完蜀
以瞰中原之變志圖恢復故其所經畧蜀地務先
讐服笮燮諸夷之心要在奪之氣以藉其力曰思
惟北征宜先入南是也故夷俗習格調知兵侯故
兵威困之夷善匿燧燎原侯故烈焰燔之夷巧避
毒箐幽岩侯故窮搜之夷信鬼幻惑侯故竒跡闕
響以震讐之謂所過輒有遺蹟付諸山靈者蓋侯
讐夷之一端也夷讐而無變然後得藉其力以瞰
中原此侯之遠謀也闕千百祀來我太祖高皇帝
兼有區婁削若落而樹以郡邑夷箐洞而代以控
弦戍守自黔達滇蜀皆星絡雲縈已億筵什百於

侯所措注矣顧國家亦武任侯意也夫居今諸夷不靖則黔蜀滇不完黔蜀滇不完則非所以重西南之屏翰矣然欲靖諸夷匪得侯之才量及侯之規畫如侯其人者未足以語此今觀龍洲公之措注則得之公自幼挺拔沉浸羣籍馳騁今古歷職方卿寺於邊腹形勝險易經畧事宜罔不洞究要領故撫臨遐服譬之熟轅游刃也地之貨儲利則版圖則杜途之梗塞高則陂陟則梁兵之募畜干則稱戈則比魯之魁傑馴則懷叛則兵士之習俗游則警情則戒行逾年夷無鼓譟民無謹譁有苗來格在在帖寧不與侯之遠謨曠世相孚耶公所經畧匪直全黔以完滇卽三蜀亦藉公以完如侯之故志侯所完蜀雖未足窺中原公所完黔蜀滇則屹然爲中原一大藩鎮衣裔曰邊器羨曰邊裔具而衣澤器完而中好他日舒國家南顧憂者公力也公之意遠矣大都欲尙友於侯以繼偉畧匪直寓仰止之勤已也余於亟傳侯者而深維得之矣試持以論公將謂余知言哉故不揣荒謏而僭記之

郭青螺祠碑記

鄒德溥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四

祖也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
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獠
鏡負險逆顏行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
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畧足膺重
闡萬曆二十七年春三月奉勅開府貴州兼督理
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窳弱一
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阽危公請
增兵益餉以充其實計募兵守隘等十二處要
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叅劾規避以嚴紀律
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
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
登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興師至壁
海龍壘纔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判屍傳首妻孥
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
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首從一百五十八俘
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
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紀天子賚軍興百四
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
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温旨欵畱以定播地經理
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正安黃平二州遵義桐
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壩安餘慶八縣以置安化

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剿擒斬俘獲與播畧相當未幾議播水地界公與_紀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苞茅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挈妻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膾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膾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昊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膝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聖六

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緋魚服給三代誥命孫昊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畧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俱載祠錄乃宣慰安君堯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諸葛武侯壽亭關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常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專祠殊方者尤未有特

祠於宣慰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
武侯關侯郭侯而並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
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
懷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逆
織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蠕螻仁
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
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何也爲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恫子不
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深也羅甸人無
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心
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柱史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七

南海馮公奕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健配享
蓋左右郭公施德於黔者例得並書

建設貴定縣碑記

卸禾實

貴定何以始城曰新縣也貴定何以始縣曰改土
也然則改土便乎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標枝野
鹿化而冠裳卉服鳥言化而絃誦獯獍之民日控
弦鳴鏑嗜鬪如飴一旦化而賣刀買犢由此言之
吾安知舊貫之非因循而更張之非善治也惟是
時詘舉羸以區區枵腹待哺之黔而動有草昧經
綸之計業已却縣其地勢不得無治有治勢不得
無城有城勢不得不興彼動楸而帑藏一空時道

傍之議委而去之當此之時難於得財乎得人乎
貴定故寵新之間屬夷地也當萬曆中兩平伐間
實爲荏苒之澤往往禦人國門一歲旣數見告而
又黠夷飛詭賦不就徵督撫郭公青螺有憂之於
是上疏請縣四司治平伐而貴定名焉自是民稍
稍斂戢窮谷之老有嘆生平始見漢官威儀者然
於城郭宮室禮樂教化謙讓未遑也凡五六年而
今督撫胡公瑞芝來目檄所司城貴定時藩帑如
洗司會不充先令者且以拮据鞅掌斃於是人益
側目新封視爲岷巖而黠夷益乘是登山嘯聚以
相恫喝縣中夜數驚胡公聞之曰是不難難於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四六

耳於是檄所司遴屬吏有膽智者往而所司同聲
一詞曰無如獨山萬守是嘗別駕肇慶治兵欽州
有能吏聲者於是公乃上書請移萬守於獨山城
貴定當是時人猶言萬公卽智畧膽勇能役神使
鬼仰天雨粟邪乃不期年崇墉言言公報貴定城
矣先是議城約費二千緡猶虞不給公至拓地鳩
工因民情而盈縮焉百工咸悅民亦子來量田助
工樂輸恐後纔請金千四百緡而城工訖城四門
門每相距百餘丈樓櫓稱之濠塹又稱之自是縣
治巍如象魏秩如比屋翼如人之視貴定又不啻
通邑大都也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公其

所建之人也督撫胡公其建之者耶從此蚩蚩之
民心志日易習俗日移周公孔子之道差可漸被
蓋禮樂教化之務與城郭宮室之制若相待而然
者獨書城成而已哉當是時余在京師目觀兩觀
之燬工用不興問是何以故或曰少府之金錢不
給也或曰中璫之估計太濫也或曰奚斯之委用
無人也嗚呼以叢爾黔舉一城而有餘以國家全
盛舉一雉門而不足由前之黔百相委也而城之
難由後之黔且招提且輿梁也而城之易是在人
是在人謹記始末作貴定城記

東坡義烈祠碑記

余懋學

播之役賴至上廟算御史大夫司馬郭公嵬壽八
道陳兵六月奏凱捷聞廷臣合辭頌公神武黔縉
紳衿弁之士下及田夫野老黃童紅女拜司馬公
衽席賜亦合辭頌公神武公曰不佞之節鉞從事
於茲燈鯨鯢築京觀以保此黔諸將士所戮力也
何敢居露布草疏臚列諸將士斬馘捐殉狀議爵
樹功者祠死義者於是東坡路諸戰亡兵得次第
舉祠祀先是播不道逆我顏行糾黔東九股苗爲
翼東放以一如綫路扼其衝既募兵戍守苗日往
來不得恣大恣憤因舉兵來寇勢甚猖獗衛城老
稚日以惴恐無不相持泣下日分必墮虎口會少

叅梁公銓駐城中馳請幕府指自集衛三老策曰
城心腹也東坡肘腋也肘腋誠急當援然勢日及
城萬一援兵出賊乘虛襲城謂心腹何遂一意嚴
城備士大夫弟子員而下與諸軍荷兜鍪持矛盾
雜立睥睨間自甲夜達曙無敢交且寢者東坡兵
殊死戰以敵寡不敵竭力死戰賊屯三晝夜時時
奔突已兵至城下偵知備嚴乃引去禮以死勤事
者祀弔祭不至精靈何依吾師青螺先生檄治祠
祀錄諸兵忠勤昭示方來存樹忠魂庇之寧宇俾
無號呼於日寒草短月苦霜白間仁也祠而蒸之
嘗之俎豆之且與簪笏之榮同施不朽茲吾師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五十一

哉噫已亥冬滇值順寧之變予實身在軍時聞播

賊寇東坡內顧在念不任怵怵憂久之聞賊退幸

無恙則又不勝欣欣喜非倖也惟梁徐兩公指奉

謀斷守城而城完是以有今日井廬不改室家相

保以東坡完興隆微司馬公密書嘉惠不及此今

事定司馬公改築吾城垣墉言言并龍新平黃諸

城雄稱黔東保障而且祠諸兵垂之永世春秋書

城諸及防予時也董安于於趙簡子縊而死曰我

死晉寧趙氏定矣趙氏祀之諸兵之爲興隆死也

異世同事也城奠生靈祠慰忠魂皆民所欲舉舉

之以順民志總爲吾隆計久遠非尋常所蠡測者

茲司馬公意哉咸曰敬聞命祠在東坡站關東經始於乙巳秋八月落成於丙午春三月中構堂三楹祀站百戶劉宗仁軍兵夏時董邦仁等外周以垣垣有門以其羨購田四畝有奇爲歲祭資工訖請於司馬公顏祠曰義烈凡有勞於祠者暨田區書碑陰

創建十一城碑記

閃繼廸

漢法之不行於黔也非治黔而廢法不用黔固未可以漢法治也萬山林立銳首異軀怪石爭獍狼奔虎視箭簇鎗攢散無統紀又山肥水瘠剛柔數觴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禦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五

倘亦其形局使然故初未嘗不銳意殲洗後廼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拌弓露刃怒爪磨牙散則牧犢飲羊鋤犁腓胠皆吾人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巉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腰纏委之而去倖以身免歷險衝危踉蹌呼籲官兵疾馳踪影滅沒甚者繫關扼要伏莽鴟張往往失利而返是故始於剝商近則目無官長始於攫貨近則人茹慘辱何忍言也蓋寨苗以水西爲頭額水西以寨苗爲爪牙反賊熾則截路之寇滋孔道迷則中國之援絕威清以南蹙然聲斷滇之宜於四方與四方之宜滇者率北道建昌南假交趾冒瘴癘經歲年而後

達文軌之世頓若異域者六七年矣朱伺入大叅奉命監安普軍蒙茸荆棘重開一線厥功綦偉於是相地勢酌遠近創議建城者十有一座則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地皆蠻苗所據盤而受指顧於水西者諸城建則宿兵其中出可攻入可守行李往來收保足恃且於地之中界壘石爲樓名曰望高急則樹幟鳴金連珠營可合併邀擊賊乃不能施其飄風疾雨之故智而我無深入覆敗之虞聲應脈合勢如臂指蓋不血刃而盜賊止息威清鴟池間水西賊無復有竄而飲馬者閱三年而安邦彥接首餘孽惴惴請降矣是故彼一時

也生理窮於山川往來窮於盜賊黔幾不可爲矣公講求長策嘔心竭智用能使山澤崇消光耀閭閻習寬然戴履無致遺造物之憾然則黔又何不可爲之與有甚矣公之治黔而長於任事也藉使蚤得任事如公者何至百餘年羣盜狎處又何至燧燭水西禍中全黔而滇受其敝加楚餉請內帑捐朝廷金錢千百萬者且十餘禩於此也公爲政好從塞處求通糾結處作解是役也與盤江鐵橋並出人意料肇工在天啟六年丙寅六月迨崇禎四年辛未五月而城成戍樓官廨廟貌市廛井井具備費取諸節餉捐廩役取諸營兵董役取諸將領

無躊躇搜括之苦無誅求侵尅之弊崇墉相望所
在金湯疏聞天子嘉其勞績更下大司馬覆議賜
之令名盤江曰連雲西坡曰有嘉坂舊日犇氛海
子曰恬波馬場曰奏膚以上蒙賜名城者又於歸
塞小黃河建龍新城亦資孔建資孔城頂站建鼎
新城定頭建定邊城尾麗建維藩城阿機建石碁
城次第告成共建十一座蛇噴豕笑之區霾霧昏
滌嚮所聚族不敢前恟疑賊却者一旦雉堞言言
旌旗金鼓遠邇相屬負敗絡繹烟火湊集又重以
欽名規制赫然重已不佞維君子之仕也旣已圭
繩專制一方庶幾利害便宜是故裴行儼之碎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五三

張仁愿之受降遂使西域漠南邊患頓絕作法自
我安得謂古今之不相及也

藝文

碑記

國朝

重修盤江鐵橋碑記

下三元

盤江之源出烏撒繞曲靖西導七星關而下安南
 境爲入滇渡處兩山夾峙類巨靈擘之以界滇黔
 者也兩崖中絕壁立如削江水注之淵澄而湍激
 比險於瞿塘灑堆雖差狹其濤瀧瀕洞不可嚮邇
 魚鱉弗窟穴龍弗宮鯨鱷怪物弗能遊是以方舟
 無功用楫師刀雖忠信如梁之父莫敢涉也顧盤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一

江之外瀕會空焉茲爲黔唇齒輔車之昵若之何
 其隘而不可渡也前方伯朱公家民頗出奇思迺
 鍾鐵以爲絙蓋世以爲椽亘兩壁而貫之縑以板
 其爲絙也其爲板也如其度蓋亦棧之類橋者名
 曰鐵鎖橋始通道云卽莊蹻以下曾未及此不知
 當日何以飛渡而迄今有之抑亦海內之奇制也
 歟第鐵之性也剛也之性也弱橫亘幾十濬其中
 自弗能運行其上是左右下絙輒因之升降
 而板則或起或伏欲躍呀軋人之體亦與之搖撼
 不能自持如乘巨浪之艇如履將泮之冰解不捍
 眩而寒乘者且前者陟岸而後者始登不則相

臨而愈震殆欲前卻俱不可
騎萬卒之過邁乎我

付危孰甚焉

大清削平海內拓土暨滇而疆場

猶未盡靖恒遣禁

旅更班彈壓歲運數百萬金錢

以供芻糗月頻至

焉此外飛章羽檄及他遞郵

驛不絕而昔之七

鉅今爲寇燬者二則力益弱而

度益危人胥患之

督憲趙公統攝一省大政嘗

來於曲靖安順間

歲數道此橋乃熟習形勢則

於予曰盍亟圖而

新之予拜手曰可於是營諸

索之次鼎建輿梁

焉石之不可而取諸木廼命

督丁役採於山得

巨材二百二十八株排連之

卧於兩岸臨水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碑記

二

鎮之以巨石柱之以勁榦各

累而加率如之凡

疊序出焉咸鑄其本加固及

南木之末不接者僅

三十有四尺選材可六丈者

矩之以交其上而彌

縫之植者爲楹疇者爲屋

凡者爲門無不宜焉於

是乎騰未雲之龍駕未雨之

虹矣則與古之鐵索

並存於險阻之間雖踵事增

華神明其物不可謂

非奇思軼出者也視故橋之

用則可以雁序而前

可以魚貫而越可以方軌

鑣犛笈荷擔千萬人

逐隊建廡而坦行且不知有

山水之厲寧知有風

濤電掣之驚乎於戲水上之

窮前人濟之以金今

也德之以木五行之利溥

矣哉是役也長累於總

督道公韓廷臣濟其用者藩司顏敏糧道王廷履
領其工者安順司李沈璣永寧刺史徐國維董其
役者盤江遊擊王官姚有智安南守備程璧余則
贊成之而已工役之值則取諸關稅三閱月而就
不以為勞費俾由滇黔者自今無恐公私賴之僉
曰趙公濟川之功哉

關嶺漢將軍碑記

彭而述

自黔入滇蜿蜒程嶢嶠彌望皆山車馬多行隙中獨
安順迤西當胸而立亘矗雲起則嶺名嶺從關將
軍索得名將軍而前不可考也余於順治十七年
庚子由滇藩逾此陟將軍祠拜焉閱四年甲辰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碑記

三

以黔臬至則感清使者陳公新其宇丐余文碑其
事且言曰此前制府趙公意也余竊往讀史傳漢
前將軍赫赫矣今天下方州僻壤粢盛肥膈幾與
有國者之祀社稷城郭之有孔廟等今將軍名索
漢前將軍子其軼事不少概見荊州之役既已父
子殉難無以名案者史失其名歟且中原徐泗宛
鄧之間爲前將軍百戰之地何以竟無將軍在也
既而思之將軍父子所事者劉氏耳南郡之後劉
氏既西將軍隨之黔志稱建興之始將軍從諸葛
丞相南征將軍先驅拔山通道爲此嶺開先宜血
食於此古之名山大川率有神人居之將軍戮力

王事烈蒿懷愴與山川相爲不朽豈顧問哉爾時
中原鼎沸爲西南一隅將用蜀以用天下以延火
德之基若使雍闓之亂不止則蜀中震動褒斜以
東不敢問矣孔明先南中而後乃有事於中原饒
有深意將軍之心與孔明同此嶺之所以傳將軍
與將軍之所以常有此嶺非偶然矣或者曰孔明
舍荊州不問稱戈瘴毒之鄉與鱗介爭雖雄迨擒
縱旣成而力亦憊矣安能復問高光之鼎乎此大
不然嘗之千金之子方有事於強鄰怨家而垣墉
之內乃有爲竄竄發厝火於積薪之上者此之不
除禍豈在遠凡四之先克南中亦猶是也然則天

下之嶺多矣而此嶺獨以將軍傳何歟曰此人心
之不忘劉氏也今山半有飲馬泉有關帝像此又
因將軍而思及帝者也帝始終爲劉將軍亦始終
爲劉成都雖去後主雖淹沒不傳而人心之帝與
人心之將軍不可誣也此關嶺之名後天地而不
朽賴是歟先是孫氏竊據黔滇十有六年大師西
征惟此嶺戍最嚴迨我師直搗而風靡今緬甸車
里南交奉正朔恐後車書一統此嶺實先之何莫
非將軍之靈哉按是祠之建肇前代通道都督馬
公置守禦所正統麓川之役靖遠王公拒之及大
司馬松月伍公登詩告成祠之起皆以邊國有警

行師一克振今

國朝膺命滇黔職方開於十五年之後總制趙公按輿圖考祠典筋榑榘而蘋藻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知之矣

重歸諸葛洞碑記

彭而述

偏橋距沅州四百餘里中聯三衛爲黔楚喉沅居楚西偏隸楚偏騎居黔南孔道屬黔而兼隸楚先朝漏沅撫軍之設取名於此以爲滇蜀黔粵楚五省總樞故將軍駐節兩地從中持緩急楚東南都會百貨所聚江漢而外衆水所歸沅水上接黔之鎮遠所謂澗水也發源於黔在黃平而上可濫觴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五

下此卽可通舟乃偏橋之南北上抵黃平下抵鎮遠二百四十餘里有所爲諸葛洞與夫老洞鷓子灘等巨石填咽不受舟楫沅州至鎮遠而止卽勉強溯流夾舟而上必不能踰諸葛洞夾兩山青嶂萬仞石大者如象小者如牛從上而下跌爲深潭不能容舸前朝督師太和郭公子章曾經開鑿有碑記可考事久石還本位水歸舊流阻礙如故於是楚粟入黔者自鎮遠而上二百餘里擔負之功百倍其難

國朝順治十五年王師定滇黔貝勒諸軍駐滇黔及鎮兵散布黔南郡縣皆以億萬計厥費正等新鎮

道徐君及副戎王君以事關軍餉力議修舉請之
臺使者及藩臬之長初以時絀舉贏未便二君請
之固議乃僉同鳩工襄事告厥成功下起鎮遠上
至黃平竟可通舟轉餉不至乏絕予庚子夏捧滇
藩檄道經偏橋聞而壯之與王君並轡往觀歎曰
鄭國開渠遂爲萬世之利西門豹決滄水潤鄴下
國人祠之不衰况乎排鑿疏導力同開山且事關
軍國之大乎今夫二百四十里中山路險隘牛車
莫施計一夫所負不過四斗一日所行不過五十
里二百四十里往返所費一日止以二升計之十
日之中已去其半如是而進計之四十石止得二

十四百石止得二百而此百人中之妨農功賠里
遞以及胥吏之浸漁不與焉若夫舟卽最小者可
受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百人數十人之
費矣其勞逸奚啻倍徙若夫商賈免捆載之勞魚
鹽得順流之勢而都勻平越之郡得借此轉輸可
以仰給他縣無水旱之困且環黔南之洞苗犵狁
亦得以本土所產貿易外貨勿生戎心是一舉而
四善備焉又不止軍興一事爲然也難者曰黃平
而上距黔尚三百餘里安得不陸曰是不愈於已
乎古人有言得尺卽尺得寸卽寸况二百四十里
之間乎滇南千有餘里粟所難及所需惟金計東

南吳起之間疆屬不於道其所需人功不啻亦
可以稍貸黔之餘力以爲滇地黔固少蘇力辦
滇不尤愈於二者並急乎滇地宜五穀產金錫益
州沃野千里漢唐以來皆屬內地黔兩腋皆苗中
通一線粟不足供外來之用先王開黔所以開滇
也昔莊驕畧黔地而王滇正以非黔則入滇無路
今日之役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之君子繼而行之
征繕稍暇拓而大之利在百世其興作費用詳載
徐君記中茲不悉

嚴革協夫碑記

碑記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七

語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古之善保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慎用其民者也慎用之則治否則亂慎用之
則安否則危慎用之則田野闢而財賦足否則土
湍帑虛公私交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豈其然也我

朝驅逐流氛定鼎燕薊吳楚閩粵倏忽蕩平未嘗煩
一民負芻芟運糧糗爲大兵供億故民之從之如
水如市豈非慎用其民之效乎區區滇黔片地何
難走一騎抽一矢刻期掃卷而

世祖章皇帝固遲之十五年之久始從事焉亦曰夫兵之
後中原民力竭耳乃滇黔底定駐鎮維難又不惜
歲捐五百餘萬之餉以厚兵力而戢疑詖凡以一

瘡意譬若疥疥之憂雖全體無患而搔癢不能去心

先皇帝之念不忘民也如此是以經畧閣部洪公上體

宸衷下恤民隱飭令軍餉所至郵遞官弁得以便宜開銷

給價僱運一時民樂趨事餉無停軌甚盛心也無

何而稽覈令嚴而責重運驛運力匱爰議幫協因

幫協而生科派因科派而生橫索因橫索而生濫

應一民也而拉馬而載狗而遷貨賄而肩花木而

軒優妓而鬻罪孽皆民也一民之役於官也而上

官而使客而親識而勢豪而差役皆官之使爲之

役也嗟乎黔陽一帶民幾犬豕不若矣是烏識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八

地之性之貴人也哉總督甘公畿輔重臣

天子念邊荒控制爲難毅然簡公經理滇黔兩省公受

命星言夙駕汲汲出民湯火如勸訓練稽寇滅繩

貪墨禁餽遺威梗頑輯柔懦崇節儉躬勞苦無事

不從民生起見尤於協夫一事謀之撫軍飭司道

張之示告凡屬下吏晉謁者罔不諄諄命誠誠以

役民之力必妨民之農必耗民之財必輕民之故

土必離散民之父子兄弟妨農穀貴耗財室罄輕

土業徒離親情散一二民苗不遠而之蜀楚卽與

紅黑種爲伍耳於是覈金錢給郵遞革協濟舉僱

募勸力行懲不率始之法令初具繼乃經畫倍明

蓋量遠近酌險易大抵僱價權輿一一分
有一分四分六分之差等行之期三民曉然公
愼循其民之意卽使客亦曉然公愼用其民之意
科派杜橫索歛濫應戢一時士農樂業工賈安生
如公疏所云米值一年減倍者其明驗也乃公猶
慮法久玩生日積蠹起繕疏入告訐謔洋洋部議
允覆

天語煌煌礪石勒銘垂憲彰彰愚聞之父母之愛其子
也非苟且旦夕謀必爲之計深遠慮長久使永不
卽於殆公之於民豈非計深遠慮長久者乎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也修守平越後於公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九

之蒞黔蓋協夫之華始未嘗不病其扞格難行反
奉檄訊衛弁濫應一事蓋兩閱月而驛夫六千
餘名喟然嘆曰何賤視吾民而虐用之若是用是
一遵公令寧以罪我聽之人而不敢暴用一一
公務跋涉必價僱往返不敢自欺欺人以一
爰奉

勸公疏於通衢俾紳士民苗咸知弊政承一
記刊之行館庶登斯館者其肫然天地一
人而用之者之宜愼也則由一隅一
及萬年坐致庶民用康一
也夫於是乎書

重修陽明書院碑記

楊雍建

貴陽撫署東偏有陽明先生書院故明大中丞阮公文中之所嗣修也自兵燹蹂躪以來高陵下谷一望蒼然而空木頽垣猶僅存於寒雲落日烟埃起滅之餘豈有幸歟余以聽政之暇攬其遺址摩娑斷石而按其文辭所稱述先生在黔功德爲甚悉因念黔於職方爲西南徼遐濶僻陋民雜苗犵山棲而草處椎結卉裳攻剽鬪暴往古所不能柔馴自數百年之間始循法度稱贊奉貢以至於我國家進以文治學者爭自奮於六藝由於訓程感道懷和薰蒸砥礪卓犖出登進顯庸發聞四方雖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十

朝廷文教覃被實大以迓而揆厥阮初報奉反始則黔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怠庶幾充大厥宇崇荅弗替而風廓雨立隆矧不堪登其門門壞升其堂堂廢徘徊俯仰以余之蒞茲土也而又烏得無情哉遂乃徵工執用來冒祠下凡齋舍之傾圯無存者棟楹榑櫨椳闌店悞之腐敗撓折與級磚甃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黧昧者或作或仍以葺以治室宇具修神位密用勸示後人而亦無侈前功工旣訖乃伐石以紀之其詞曰伊昔先生至於是邦葺軒以居何陋因石惟德無陋惟人無遠去陋本儒則思其返有祠矣矣親臨衆之尙俾來者

佩服無數如影於前良知內照其敢不虔
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車陳巖祀永永是尊

陽明書院碑記

由 斐

余嘗考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海外
或蠻鄉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尤
非人所居黔地接壤於柳州而播之版圖則半隸
於黔明朝二百七十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
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
成都勻衛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
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爲
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臯畧同宜其意之相從也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十一

其學問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
中無有出其右者非氣節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
可企而及也故南臯尊信之不置而黔之士俎豆
之無已也方先生初至龍場劉瑾憾猶未已事且
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生死一念未忘
乃爲石柳自誓居易俟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
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
也乃以傳記五經之言口證之莫不昭合因著五經
臆說嗚呼先生之學所以論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
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臯比

習不輟聞風而來學者雍雍濟濟觀其課諸生四
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被於羅施絃誦流傳
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歲時伏
臘或走籠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
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於窮岩茂箐之
間以何陋名軒寘竇爲堂君子亭玩易窩舊跡巋
然遺風宛然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
敬流連而懷慕其爲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則在於水西安宣
總二書當是時劉六七之巨寇方興安氏之奸謀
欲啟發微搞伏有以片紙數言讐服而震悔之消

反側於未萌伸天王之大義雖司馬論蜀殆無以
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亦何與地方事而
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道以正人心實大有造
於黔也哉而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
當媿而知勉矣迨平茶寮征岑猛溯頭八寨猺洞
革心翻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
於青史皆自籠場之石櫛悟道始奈之何拘牽之
說者謂其隣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鑑萬丈揭
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
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
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寧吉輩豈不

聞知之顧乃甘爲蠡測不惟先生所哂抑且爲南
臯所不受也余於撫黔之明年重修其祠旣告厥
成援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
祠之亭樹花竹因葺始末則有阮楊之碑在皆所
不道也是爲記

重修武鄉侯祠碑記

田震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
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畧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
衣受三顧之知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
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
憾矣洎乎受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三

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
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併魏吞吳身將沒而志
不衰蓋欲侯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
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
握兵柄或以侯處此痛思先帝之顧命勢必獎率
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
乃汲汲於南征之役者何歟當是時成都甫定根
本未固也王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梟
蠶叢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
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
以襲其後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

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
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後主親送
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
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
昆明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雋又得酋帥濟火
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聞
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良坑佛
光漾潯川而北歷寧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
鹿都魯普欽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心歸矣
攻心爲上出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
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西

祥柯昆明越巂永昌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
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
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
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資永安之托而
侯之雄畧遠謨爲何如耶是豈管仲樂毅之禱所
可比擬萬一者哉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
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
渭濱作八陣於魚腹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蜀書
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
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直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

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分守其土各節其民綱紀初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蠻習擊刺侯故困以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警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何莫非侯之高跡闕響有以服蠻人之心也哉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考侯南征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注

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重修甲秀樓碑記

田 雯

甲秀樓者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盪烏得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

之不幸也使人而首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情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嘆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創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蒞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宋儒欲

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藉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甍墁釘於匠興工於己已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

不盡係乎橫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
事者是爲記

重修偏橋碑記

衛旣齊

施秉彈丸邑耳而黔楚往來實爲東西咽喉由黔
而之滇之蜀之粵西一綫羊腸聯絡省會且四五
焉縣北門外故有橋名偏橋夫楚南密邇荒服故
設偏沅巡撫挈一州一衛以命幕府重其地也橋
而專有衛名其爲關津衝要非一日矣顧地當岑
鰲景洞之間洪江南遶春夏霖雨暴漲山泉百道
爭注奔騰震盪橋亦易圯圯則行旅次且艱苦萬
狀康熙二十七年橋圯卽於是年議修之官黔中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 碑記

七

者皆協力鳩助伐石集工糜金一千六百有奇凡
閱四寒暑至今三十年而後成其將成也余適奉
撫黔

簡命道經其上解橐中糗糧資助之工乃竣其工之鉅
而時之久蓋如此余觀古昔盛時雨畢除道水涸
成梁畚揭之任一司里舉之有餘孟子之論子產
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奏功不過旬
日間耳由今觀之何其難易懸絕與蓋黔地紆盤
萬山中山嵐蒸鬱恒陰易雨謂之天末又謂之漏
天一切橋梁道路與中土之平原曠野較不啻倍
蓰無算其工之難成而易壞也大率風土限之也

雖然人事修則風工爲之潛移綢繆未雨先事而
預防每每用力少而成功速及其傾圮潰爛然後
圖之雖在中土難亦十倍凡事皆然豈容專諉其
咎於風土也哉方今

天子神聖深仁厚澤徼於梯航萬國之外黔雖遠猶郊
圻耳余不敏竊必奉揚

德意俾黔中百度振興儼於中土值斯橋之成於下
車時也記之以爲百度權輿可也若夫經營鳩助
則衆人之成績也其詳書之以志余不欲掠美之
意云

重修文昌閣碑記

衛旣齊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碑記

六

會城東郊外有峯突起是爲木筆文星支衍蟠曲
而入城中爲院三以場屋之祖術家嫌其未盡聳拔
思有以助之乃於子城之上建閣三層中祀文昌
上以祀魁下以祀武安王而總名之曰文昌閣蓋
從其類也閣成而人文蔚起科目奪省榜之半薦
南宮宴鷹揚者徒不乏人卽蒞官於茲土者亦多
譽寡咎不數也輒遷擢扶輿之靈信亦有所鍾耶

邇來戈戟頻城闕蕩焉若掃而此閣巋然獨存
不可謂非呵護之力也然嵐侵電損楹敗瓦飛神
且不免於騰風而沐雨幾幾有不能復全之勢余
見而有觸於衷遂蠲資募工以整理之未幾而

若輪轡者身摩空切日頻還舊觀因伐石以志之
曰吾聞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四曰司祿五曰司寇六曰司勳爲天六府計集天
道而其司籙之神則東門越嵩張亞子在周爲張
仲詩所稱孝友者是也在建興爲謝艾傳所云以
鐵如意贈姚萇一麾而戎角戎馬畢列者是也浩
夫斗柄戴筐一星奎其形似屢屢以行遠言之不
文行之不遠故文章之事歸之而武安王則所謂
絕倫超羣讀春秋明大節義以成仁者也是皆有
稱於風教其從而祀之也宜然非徒祀之已也古
之大聖至神卽古之忠臣孝子信友仁人苟大倫
之無忝斯百世而可師生爲上卿歿爲明神在天
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無二道也則欲紹往烈啟新
圖撥鴻名樹駿業當思與鬼神合德砥躬飭行補
造化之所不及庶幾可相可將景命有僕百祿是
適不負重修之意也夫

重安江新建浮橋碑記

閩興邦

五行之性莫柔於水而亦莫敏於水隄之厚也而
水能制之石之巨也而水能制之甚者從高而下
洶湧澎湃怒似其工捷同夸步其險極矣先王知
其然以爲水之散者可障以土水之暴者當浮以
木楛之大易濟之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二

藝文碑記

十九

孚之象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夫 水也兌澤

也巽木也木作舟楫利以行水而橋梁之功有時
而窮者通之以舟楫則險者可平今黔險地也而
爲滇之孔道從西而往者莫險於安南之盤江自
鐵橋成而盤江之險不驚從東而來者莫險於黃
平之重安江自石橋餽而重安之險益甚蓋此橋
鑿於水而行旅之號呼於兩涯者已數年矣前制
軍范公目擊其險首捐五百金以倡滇黔之文武
而飭黃平徐牧爲之重修適予自豫移黔亦捐三
百金以樂觀其成如是者三年費金六百五十兩
突遭山水衝頽一旦付之波臣時康熙三十四年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碑記

二十

五月二十五日也聞報慙然因念以剛制柔剛必
不勝且水性悍土性疎置石其旁溪急澗陡衝之
而去奏功實難爰進同事商度良策僉曰古有造
舟爲梁者蓋師其意建爲浮橋以通往來庶幾盡
善予應曰可仍上其議於制軍王公公亦以爲然
乃問司庫得兩省捐助銀若干檄令平越守逐一
估計其酌價銀一千四百二十六兩零隨委餘慶
牛令專司其職採木於山柔鐵於冶油麻灰漆工
銀口食織悉畢備凡江之廣濶二十餘丈用船一
十六隻每船相去三尺通水勢也船面鋪板一丈
五尺護以欄楯防失足也鐵鍊二根橫繫兩岸貫

於船中使有約束也甯岸平砌馬頭重起階級使行者如履大道也其船定於九月搭造三月拆卸仍爲住房一十六間所以便堆貯慎守護也酌撥水手八名給以工食處以屋宇則人多而接應易食足而用力勤也有船以聯之有板以平之繫以鐵索則堅施以石礮則坦爲房以貯船則可久設夫以守船則可遵如是而重安江之險天地留之而人謀勝之於以知事不相其宜而膠於一定之法未有能濟者也夫世之人必以爲木不若石之固舟不若橋之安乃盤江之橋架木於鐵絙之上而行者免覆溺之虞重安之橋造舟於大水之中

而行者無望洋之歎皆所謂易道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變而求通古未有之者是役也起工於三十四年十月告成於三十五年九月文武之樂輸兩省之協助例得備書於石以告後之人時加修葺焉俾往來於滇黔者利涉大川不震不踈則險者失其險矣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三

藝文

文 議 教 說

文

明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姓名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文

一

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插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子悶然涕下請往就其塋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_{禮記}告之曰嗚呼傷哉罔何人罔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

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攀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內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而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

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鳥飛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魄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驟繁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嗟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旁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

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
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討播誓師文

李化龍

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
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厠漢官被我冠裳守彼
爵土輒敢忘天朝豢養之恩恣鬼國兇殘之性初
但殃及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旣被誅戮
殺將屠城以爲常事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
於九溪三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癘兆人之
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
罪化龍等共以職守咸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文

三

須分猷共濟蓋必三省之內文武將吏以及四海
之中漢土官兵堅除兇雪耻之圖奮戮力同心之
誼庶幾共獎王室乃可必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
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且惟忠可以報主惟公
可以服人惟至死不貳可以徇國家之急惟精白
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勲凡在行間請事斯語如其
無二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庇相俾享成功若
督撫鎮道副叅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
懷奸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資枉殘民命如人則
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以報私仇
或因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任一

已之見而失三車之心或當進不進當援不援偷一時之生而戕禺民之命或懷忠不盡退有後言或臨事避難轉生枝節或賞罰功罪之不明或南北漢土之異視或持兩端而窺利或枉三尺以徇情或造疑似影響之說以傾人或挾機械變詐之術以利已有一於此斯卽爲負國負國之人其名爲賊神明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絕其嗣夫神聰明正直不偏而平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不知誅之不偏與平之謂何夫神護國佑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凶年疫癘於神亦有不和利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

祭張監軍文

李化龍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竒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營九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胆立傾語時事撫心動色恨額九閹之無路談叛逆嚼齧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却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

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旣
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
而蹈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歆怒羣猜其奚恤威
加於敵遂成飛電掃以功成蓋聞初五之戰公獨
搖旗助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
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
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
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舍而反耕縮胸者
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懦者縱恣剽掠
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
而臨國之兵又况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

墜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
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月而失藏山之
壑咽嗟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
與山原之道殪同命世之庸庸碌碌何限徃徃飽
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曹余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
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
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訃而不果於行獨
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
公獨拊膺頓足矢諸天日而遂以一日克萬仞之
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

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
蓋半以紀公殉國之績而半以洩吾不平之嗚嗚
呼哀哉

祭房張二將文

李化龍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
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
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討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
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時
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文

六

蓋顯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
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粹逆賊而
平吞之恩重身輕處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捲
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阻不懾擁孤軍
以抗強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
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
將奪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
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
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軍死後賊
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
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乎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

令守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
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鵠起席
捲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卽不然殺人者可以
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
齒焉之跡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
矣况非陸沉豈足爲喻蓋二將軍死非獨以存蜀
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
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病不可
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
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千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
臭耳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旣聞天子嘉其義烈
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
不謂重耶龍旣入渝城誓師剽逆高二將軍義乃
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綦城之厲鬼以
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

議

明

議處銅苗事宜

謝東山

貴州之患惟苗爲劇然所以處之訖無定論者遙度而易言之過也夫自古馭夷之道有三懷柔謂之撫奉命興師謂之征審其順逆而創艾之謂之撲滅然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蠻夷者豈中國之力不足以勝之哉勢不便也故征未可易言也夫撫之於馭夷也猶日用飲食何可緩也顧異輒者苟以慎重爲名又不免於養寇而階亂是撫亦不可獨恃也所以代征而佐撫者有撲滅之法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議

八

此可以便宜行之者也此法行則兵不必衆糧不必多而功倍於征懲者一二安者萬億而無傷於撫是則可爲也而好事者或以爲無功而不敢難者或以爲無傷而不問至於寇愈熾而禍愈大於是大舉之說復興嗚呼則胡不圖之早之爲愈也

建思州府議

郭子章

思州府治建於都坪正統乙巳陷嘉靖辛亥再陷何利於都坪已遷平溪依軍而守倚江而宅何不於小利未觀要害安於平常忽於變故幸今日賊

去之爲安而不虞異口賊來之爲禍也平溪有民
有武弁有堅城有八江得一太守是中調度何
匪之足虞或曰平溪屬楚思州屬黔管指不相涉
也今則一家矣或曰比屬府軍屬衛思民在都坪
也彼貴陽平越新創 何民之有今則加以軍民
矣或曰迎送有奔走 苦過客有供應之費不若
都坪逸也彼貴陽鎮遠平溪三郡又將何避焉而
以小費妨大計非矣庸見如斯願與豪傑共商之
乃敢以聞之朝

國朝

再災議

函 愛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議

九

貴陽百戰之後廬室蕩然民乃編竹覆茅以居勾
連鱗次竈廩無異位故冬火一不戒輒延焚數十
百家不可撲滅至冬爲甚當其將火也城南河水
先鳴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符契戊辰冬十一月
庚寅水大鳴牛吼鼓擊聲聞數十里謫之爰老歲
云火徵因致齋三日携薊酌以祀南明之水而告
於祝融之神並禱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之
備而大爲之防久之水不鳴火亦不應民賴以安
因思春秋時宋衛陳鄭之火梓慎先言之禱龜請
用權竿玉瓚釀火子產不與亦不復與夫火心星
融風水也水火毋鄭祝融 爐又火房也梓慎之

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向不肯用禱竈之言而
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乎且水以剋火水鳴宜
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誕妄之甚歟蓋黔地水
淺而溪石冬則必竭竭則水與石激而必鳴非以
召火也然水竭則少雨而多風風起則火易作此
物理之常而不可以喻民也則亦因其俗而濟之
又非獨因~~其俗~~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
僕救日月則贊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
朔日有食之則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所以云~~也~~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大率
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竈告廟鄭之大爲社

祈於四廟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鈎梯水噐
以二十人爲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
無備猶拾潘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
濡爲幕鬱攸從之蒙茸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
之去表之稿道還公官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行火所燉是也曰倉庫獄囚魯之府庫慎守官人
肅給鄭之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是也曰稽奸驅讎
鄭之使司寇出新客~~也~~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
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宮~~也~~其徵與之材是也曰城池
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陴是也予
徵其意而行之不敢有所置而不講闕而多疎也

然魯鄭之救火一耳而伍列登城授兵登陴之說則畧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鄭小國也間於晉楚脫一旦乘會變作不有武備如鄭之疆宇士女何東里大夫之心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蠻雜探哀鴻初集奸宄伺窺今之因火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所以云救也

祀典議

衛既齊

古者因事之祭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戕兵遠皇疾候之言候也候嘉慶也禳者卻凶咎也求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議

十一

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候也寧風旱弭戕兵遠皇疾三者皆禳也今歲秋冬之交宜寒而猶煥熱時令不正瘟疫流行省會兵民兩罹回祿十月朔日尚有奔雷懼政刑之失節有干天和水火疫癘之不時神滋恫民滋沴也事神治民地方有司之責矧爲大吏表率茲土心惴惴何敢康寧爲民請命禴禱之典皆宜修舉其在小祝將事著有候禳禱祠之祝號曷弗法而行之考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相近一曰相迎也一曰卽禳祈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禋燎祭司中司

命輓師雨師禳積也詩曰芄芄楸樸薪之禳之燼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今郡縣有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可舉也周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狸祭川澤曰沉以鬻辜祭四方驅披牲胸謂磔禳也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謂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卽司馬職所云羅弊獻禽也此皆方社之祭今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可祭也又禮記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建亥之月周正也月令孟冬祀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養老勞農等事皆於蜡祭時合而舉之八蜡者一先嗇謂神農也二司

嗇謂后稷也三農謂田畷也四郵表畷郵表郵舍所表田畔也畷井田間道也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五貓虎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六防謂昔爲堤防使吾禦水患者也七水庸謂昔爲畷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八昆虫謂暑生寒死蟪蝻之屬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古者年穀順成八蜡乃通故豐年幽頌爲孟冬八蜡之詩今歲秋頗收稔則蜡禮宜復也今擬於東門外風雲雷雨壇祭寒暑風雨之神詩歌信南山之二章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生我

百穀於西門外山川社稷壇祭方社八蜡之神詩
歌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
爾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於火禘廟祭詩歌大
田之二章於城隍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之三
章

五王位次議

鄂爾泰

爲以五王位次頒示各學事照得本部院前在江
南據宜興縣學詳稱轉奉憲牌卽將啟聖祠改造
謹釋部文內開添設神牌按照穆位次或係正位
南向餘依世代東西分別或以五代並皆南向止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議 三
照左右次序分別昭穆原未經示明相應詳請批
示遵行本司看得奉

二廟將

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啟聖王加封王爵
改造聖祠添設神牌此誠千古未有之盛典萬世
不朽之鴻猷也但昭穆位次若非依據經文詳請
定式則卽一省之內各府州縣互有異同非以尊
崇聖教仰答

帝心也今博採經傳準古酌今欲令各學規模歸於畫
一未敢擅專謹依稿詳議呈列於左謹按典禮該
學所稱肇聖王以下昭穆位次所謂正位南向餘

依世代東西分別者非也所謂並皆南向照左右
次序分別昭穆者亦非也嘗考諸經義周禮春官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而昭穆之名始見於此禮
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而昭穆之位
次未有聞焉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
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此雖主生者
之昭穆而言而亦可知昭穆之義大抵取於有別
有序而無亂者也至於昭穆位次於經義皆無所
據後世儒者議論紛紜鮮所適從古今禮制既殊
其廟貌規模廣狹豐儉之度亦難以古制相繩惟

博採朱子之論明乎禮意之所在以爲之折衷可
耳朱子嘗引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
二穆以次而南考諸孫毓之說宗廟之制外爲都
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
次而南由此觀之則廟中之主昭穆各不相望而
義取於有別今所謂並皆南向左右次序分別昭
穆者是無別之甚者也故謂其說非也朱子之言
曰太祖之廟始祖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
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
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
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凡廟主在本堂之室中

皆東向及其祿於太祖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
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
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
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
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
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曰自爲一
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由
此觀之古者廟皆南向廟主皆東向羣廟之制雖
左昭右穆皆以各全其尊惟祫祭始屈於太祖之
尊而就南向北向之列則各全其尊者常也屈於

所尊者暫也今所謂正位南向餘依世代東西分
別者是使居正位者止一肇聖自此而下啟聖亦
不得以自全其尊而常就旁列故其說亦非也朱
子之言又曰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
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降及近世諸侯
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南
渡之後無復舊章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
儒莫有知其原者是古制之不可復見朱子已言
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爲之準古酌今依經傳義
則莫若廟固南向主亦南向不可謂古是而今非
也况弟子之於先師後人之於先聖既南向則主

祭者以下皆得北面是南向之禮固一定而不可
易者也而欲各立一廟以成尊勢有不能同居一
室而無別禮又不可今惟就廟之中隨其地之廣
狹分爲五室所謂五室者非能準諸古制不過如
今之所謂龕是也以肇聖仿始祖之禮居於正北
裕聖居左詒聖居右稍次而南更約前尺許而肇
聖之室視裕聖詒聖約深尺許裕聖詒聖視昌聖
啟聖復約深尺許從外觀之則五室並齊從內觀
之則位之淺深各殊系之尊卑自別則五聖之靈
其亦可安矣乎要而言之則同在一廟卽外爲都
宮之禮也肇聖居北卽太祖居北之禮也四聖以

次而南卽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之禮也左昭右穆
卽不失其序之禮也各爲一室卽各成其尊之禮
也子游不云其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予不敢自謂其說之果中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
也夫若此者變而不失其爲常也權而不害其爲
經也變而可常權而可經則於禮也其庶幾乎此
議業經江寧撫都院行之七屬復經兩江督部院
頒示兩江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所有五王位
次擬合頒行

教

明

示龍塲諸生教條

王守仁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
勸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
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
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
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
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
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教

七

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
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
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
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
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
以知所立志矣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
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
慧警捷爲高而以勤謹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
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
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
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

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刻薄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

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誠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改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耻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爾矣青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耻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

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名其是吾而非也因是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國朝

丁祭敬

鄂爾泰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禮

七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

天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

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

敢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

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

在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

鮮更北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

先後以玆珍品不給於豆遵致菹鹽之雙疊兼

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

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

箎之狀觀者如睹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
頽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
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劍與簞籩悉憑顛倒几
筵鹿兔與榛菱似遇摩空鷓雀分甘奪臚半由承
祭之家人拍地喧天違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
霎時怒髮衝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
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未善不思
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則職任
半壇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
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
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矢

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乎餼牽先事
一朝品物盡陳於頽壁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
舞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歛精神於尊
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
知神人之感格是弁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業
經江南各學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
合行通飭爲此仰各府州縣等官弁教授學正訓
導諸員務須恪遵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

一既奉

聖王不惟簞籩豆籩照數增設卽牲牲亦應各增
其固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祀享

有可以其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說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者議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爲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籩罔可缺遺况牲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羴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溥碩肥膺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

牲牲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况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囊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欲享之况羣神乎嗣後各宮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牲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雖奸其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

一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
後已除神前燈燭外卽官員不得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內不得容一閒雜人所有事
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
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
勿使僕從持燈夾墊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
師一體毋得自取罪戾以遺失禮之愆

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閒雜人自無有搶奪祭
燭及祭品之事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
以盜賊論卽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

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教

三

清卽平日尤宜掃灑潔淨近每見黻宮以內栽瓜
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
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是
黽鼃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齷齪千筭
腥穢聞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从且習爲固然
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
之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
聞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卽諸門斗多亦奚爲嗣
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
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庶亦無忝厥司慎哉

毋忽

說

國朝

積穀說

田 雯

余於戊辰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糶六斛於是謀其事黔省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時有謂余之迂者余曰不然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說

三三

善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當弼之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傲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暉有平糶法以洪周給之仁耿壽昌糶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和糶之弊蘇轍連蔬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巾屨又未見其不可也然而謂余之迂者抑嘗熟思審處夫黔否耶黔多石少田山高管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狎狹

犵狁椎髻鳩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闐闐間者
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
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擔石之儲而聚族之
謀也脫一旦雨暘愆耕作廢金死粟生道殣相望
卽爲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止渴而掘
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寧
惟是明天啟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浹歲城中
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與方今邊陲綏靖
苗蠻向化仰賴

天子柔遠德意以其樂昇乎自可弗慮乎寇盜然堯
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夫積穀之舉殆亦

因弛制宜司封疆者電勉其所有事焉耳然往往
必據古證今以伸其說而終不離於老生之常談
余則誠迂矣

鹽價說

田雯

河東昆吾波斯蜀寶于鬪骨啗莫不有鹽而黔獨
無仰給於蜀徵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
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墍之井有禁所轉
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過肩瘡踏血而後
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
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蔡莧腸哉
當其贖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

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饒亦止沾唇而量腹如
水之交不在和羹也而安其爲紫爲赤爲瑞爲
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已」桃也哉無他困於錐
刀故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曰賤而鹽不肖平十鍾
不能易一豆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
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
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滙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
必也緩關市之征而黻居音之蠹則幾矣

雄黃說

田雯

產安籠之遠興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
末次之皎者爲上黯次之「屈」檻仙佛皆可鑿塊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說

三五

恒得則聚環屑而媿之媿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若
薯蕷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糝漆可以合離
而萃渙黃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
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謬張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
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
取諸是辟惡而除毒也虺螫見之則骨靡黃之精
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
足多也

烏蒙馬說

田雯

馬之良者爲冀北而涇涇注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
則汗血渥洼大宛皆西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

多良馬上者可數百 金中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
馬也而其上者蠻人 愛之不肯鬻亦不頻騎惟作
憂祀鬼也臨陣乃用之 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
美前視鷄鳴後矚犬 踴膈濶厚腰平背圓秣之
以苦菽焉啖之以薑 鹽焉遇暑渴又飲之以蠶漿
焉體卑而力勁質小 而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歛雲
鄙螳螂而笑蠅蜒也 龍鬚鳧臆肉角蘭筋志倜儻
而精權竒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
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
之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確蹄如孟齒皆
黃區耳則桃記以平 今試之夷然弗屑反不善走

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
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資助也爲郵無正九方
臯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
又如眉月然蓋多廢以攫攫購者孰謂烏蠻愚哉
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畜其母時饑渴
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渾而使溢厚其子
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差黃之佳者而教之繫其
母於層巖之巔餒之移晷 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
之則旁皇躑躅奮迅騰蹕 而直上不知其爲峻矣
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 其駒母呼子應顧盼
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 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

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膽
矣其才猛奮其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陶復絆其
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
盤旋之蠲封之上暑潤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
則陟太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壚而軼倫超羣也
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
學而况馬乎

水銀說

田 雯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
層次入之間以穉靴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
凹 凸覆以釜差殺之探鹽泥而塗其脣築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說

三

乃煨之凡一晝夜汞成滴滴懸珠混漾燿燿皆升
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
施以筠籠篋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
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甕亦鹽泥固之而後
煨炷蒲可成汞登於甕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
定挹而注諸豕脰裏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
欵之以椒聚集如故啟釜甕者必含蠶或藟汁乃
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
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
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硃砂說

田 雯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砂壩至泮水
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泮熱之砂爲箭鏃爲
箇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
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
下曰井平行而入曰整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
者曰牛吸水皆必支木纂版以爲廂而後可障土
畚鍤鍤斲斧鑿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
如退亡子控金甌而逐原鹿夜以爲旦死生震歷
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
有狡狴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大幸矣否則格柵
焉篋數焉簪珥焉要亦聽之靡而重者爲砂寶貨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說

五

土中响响作伏蹠聲聞者毋得驚驚則他走凡砂
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晶瑩爲上柳子所
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之水淘之汰
之搖以淋漂以箕旣淨囊而漉之不卽乾口以吹
之其水或滌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
落也獲之多寡眠虛命地之啟閉眠虛時砂之枯
良眠虛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仁萬山夔川板
廠皆有之

革器說

困 震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煎酒乳茶注之
提之等於滑稽鳴也若碁局則懸欂枳之逸響

矣戎宜預箭炮馬韜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玃期也
若細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
者亞焉潤者貴狹者賤焉髮者上敝者次焉以水
浸之燔毛剝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纒
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鬻定之以刀削之
而後膏以福糝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
窖之以石礪之石出威清而後繪以文米焉繪之其色
四也四色皆和漆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首
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醜蔑是也黃
以石黃絳以灌口砂碧色合旋青石黃而一之傘
肝色兼黃殊靛而三之鍊車鐵筆花鳥賦形斲輪
承調之技也雕蟲鏤升運斤成風崔青蚰邊鸞之
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畧同獨繪事各別
不謂鬼方人有此奇巧耳

先農說

鄂爾泰

耜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時神
位宜何如書壇設何所渭古何日陳設何器祭享
何品樂奏何章既躬親其事敢不先考正其說試
爲畧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周
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祀稷之始也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祀

祀之始也而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也司嗇二后稷之官也農三古之田畷有功於民者也郵表畷四郵亭之舍標表田畝田峻居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功於稼者也防六水庸也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蝗之屬害稼者也是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爲農而以先嗇爲主蓋以先農爲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土殖穀曰農炎帝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業也又厲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疇曰農其言

農之義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未有紀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衛宏漢議春始東耕於耜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印貞觀初太宗親耕東郊仍耜田壇之名也垂拱中乃以耕田壇而爲先農壇開元十九年祀神農之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隴止乾元二年詔去耜耕雕刻天子出通化門釋輶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紱躬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耜田太常修撰常
公肅言耜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叅
考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於耜田此先農壇之
所由來也漢文帝紀二年春正月丁亥開耜田唐
禮樂志春孟吉亥享先農此春月亥日祀先農之
所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之

國朝會典而爲之叅酌其制卽如今之於神位也則
書曰先農之神蓋以神農后稷皆各有所專祀而
於此則統而書之也然以

頒示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數之
曰某某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農夫皆得

津津口頰轉相誦愛慕嚮往而後其用力益勤
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配以后稷神農居中
后稷居右皆南嚮田畷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
嚮比於兩廡之祀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
則督撫以下之耜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耜田
之北壇門南嚮中爲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階
祭日奉神位以祀壇之後爲神庫如祭宗廟寢室
之制以安神位壇之前旁爲瘞池以瘞毛血神庫
之左爲神倉儲耜田之具供黍盛酒醴神庫之
右爲宰牲亭以供親割牲外爲觀耕臺下爲耜
田壇之旁別置齋室未嘗而齋旣祭而燕皆於其

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在孟春吉亥宗乎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吉亥而涓吉定矣其在祭器則三爵一尊酒盞三十登一鉶二簋二籩二籩十豆十筐一俎一毛血盤一爐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二而祭器備矣其在祭品天子則用太牢督撫以下則用少牢餘無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籩實以棗栗榛菱茨鹿脯白餅黑餅形鹽藁魚豆實以菁菹芹菹筍菹韭菹鹿醢兔醢魚醢醢脾胙豚胸筐實以青色量帛俎實以羊一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說

三

丁祭樂舞爲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神奏報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七闋旣終而樂奏成矣未祭之先自齋宿以至省牲省牲演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以至於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位次正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涓吉定而時不忒祭品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知其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敢不敬而先農說於是乎畢

耜田說

鄂爾泰

禮之有藉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勤於養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孝也月令有之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謹按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耕

藉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春之月也考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以供粢盛此卽天子之藉田而甸師掌之者也然藉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以千畝百畝之數此天子諸侯之視爲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則一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

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
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
天子諸侯之禮爲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則一
也後世躬耕不行耜田漸廢周宣王不耜千畝虢
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
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
協粢睦於是乎興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教龐淳固
於是乎成禮於此語而知耜田之義廣矣大矣漢
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耜田朕親
率耜以給宗廟粢盛夫文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既
舉後之明主亦猶能踵而行之然唯天子行之畿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說

三四

內天子而外無復有議及者幾比於繁縷大輅之
不可請近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古公侯之國而
小者亦遠勝於子男之邦則耜田之禮皆所當行
乃不惟郡縣不惜督撫卽天子亦不能歲舉此禮
卽使歲舉此禮京畿而外公侯大夫鮮有能講明
其義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耜以爲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州衛
所等官凡任守土之司通行耜耜之禮此誠千古
未有之曠典也臣身爲總制兩省封疆一身表率
况滇黔在萬里之遠僻處蠻荒一旦躬逢盛舉不
獨山農野叟實所未聞卽縉紳士大夫亦無從考覈

臣不揣庸陋用表彰其義著爲精田先農二說宣示僚屬遍告農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其所以爲臣

民所

天永命以同享夫萬邦屢豐之慶者其用意誠深且遠

可不其殫其仁孝誠敬之心以承

聖眷而答

天休哉至於耕藉儀注已詳於會典位有尊卑禮無二

致可彷彿其意而行之無所容其末議也臣謹稽首

而爲之說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說

三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

賦詩

賦

明

聖泉賦

王杏

客有謂曰岡子曰眇茲祥州叢爾一陬仰視中原
猶寄黑子於人身之一肱其間怪石纍纍如吐如
吞層巖業業如結如浮蟠蒼聳翠連亘綢繆是固
子之所徧歷而旁收者洪邊之曲貴山之幽有水
一泓天鑿其湫名曰聖泉謂匪人謀是殊方之獨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賦

一

擅亦賢士所遨遊子嘗知之乎不也日岡子應之
曰吾嘗見茲邦之水矣高者懸瀑下者聚漚濶者
爲港窄者爲溝廣不能容大壑之鱗深僅足泛舫
堂之舟何乃茲泉之名得爲聖者之流子言迂矣
殆亦未之詳搜客曰嘗聞之天惟至公不愛乎道
地惟至平靡惜其寶人文正氣中原多抱山谷之
深溪流之巧彼蒼或爲殊方者造之子胡視之乎
眇漏也哉空言無徵泛聽亦貌口誦之真不如目
擊之了請乘子之暇屈子之軺爲子御重輪駕細
裏借烟景於須臾拂風塵之繚繞相與觀茲泉之
森森以明予言之非矯日岡子可之乃惟季春天

日朗霽言秣其駒言膏其轄循郊墟以啟行遡層阿以深詣動微翠於千旌納輕颺乎短樾屹萬崖之陰森忽一壑之清麗聲出竹以冷令風拂面以泄世客曰斯聖泉之際也請於是乎少憇以惠吾子之睇日岡子下車而甦之南山之阡惟谷谿谿中爲一窟甃以方圓冰列其澌漱瑤滴璇石疏其罅排琚列蠙湛波光之上下捷瞬息乎飛漩俄而瀾漫漲於巨川倏而翕聚滙於重淵有若巨海之鰲兮噴濤吐浸以侵軼乎八埏霎颺風之恬霽兮吸領廻涎有若玉之麗於日色兮晶光蕩漾於藍田迨其靜闕兮斂之於半畝之烟聽石鼓以爲候

兮輕重互爲其闕任綸竿以爲測兮高下各得其平迭往來之相繼兮殊過續之不愆迅時候之反覆兮妙消長於淡涓陰不能使之溢兮暘不能使之峻旱不能使之涸兮滂不能使之溼僅一斗之涵容兮浩氣吞吐乎旻天寄白雲於野草之隩兮宛潮汐之伸縮於大江之壘凝目以視兮凡幾轉圜窮神以索兮莫測其然將以爲石竅之間而通兮泥藪或有時乎闕填或以爲沙水之壅而成兮陵谷又若是乎屢遷是必蒼蒼之上兮結構於大乙之前神以爲之範圍兮數以爲之陶甄星宿其揚波之脈兮河漢其溢觴之源浮槎無所於窺兮

鮫人求涉其偏顧謂客曰是誠聖矣非子之言幾
失此泉非茲泉之勝幾不昧子之言繁中原之未
見諒大化之獨全已無有於蜀川之峽又奚數乎
昆明之滇也哉客喜而笑曰因野人之譏談而見
與君子之明詮否者將不與畝澮之盈同湧湧耶
是因嘉賓之有待抑亦茲水之有緣於是汲水烹
茶釣鱗煮鮮採蘋採藻充皿羅籩泛元酒於蓬壺
兮飛瑪瑙於瓊筵吸醴以遨兮縱真境之無遣廢
考繁之章兮相與永矢於弗諼咏濯纓之歌
爽於滄波之漣逝者如斯兮悟造化之真傳以茲
爲鑑兮戒光景於流連日臨於酉兮驗消息之有
於斯編

鰲磯賦

江東之

既瑞子遊黔二稔撫鎮無庸喟然長嘆偶從直指
應公憇釣磯謁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漣與梁巨
跨曰美哉水中不停民其魚矣公曰隄津未備瀆
澤奚繇障而防之亦其事也相與鳩工壘石擁階
宛然鰲極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余承簡命
言撫黔藩襟楚澤鎮滇垣背馬納面龍番牂柯金
筑簇綺攢幡爾乃命駕乎葦郭欵馬乎流泉容與

乎南明疑於乎富川於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閘俯
察仰觀上虹下案宛在水中水無漫渙迺進三老
而問之曰孰有當於此者乎河水瀰瀰寧能使逝
者如斯三老對曰僕聞成梁不易防川則難測而
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永賴然則君侯之所指也毋
亦務是乎願聞其概余告之曰是其源也未窮其
際來自夷筭達涪出定中滙貫城其漲也湯湯乎
若洪濤之浮拍而怒號奔激其耗也涓涓乎若清
冷之赴坎而潺湲漸瀝易盈易涸乍沉乍浮與涘
俱沒與化俱流遠而環之曼寥邈而縛約迫而對
之見阻隘而搏鞫峻爲之防驟氾溢而虞决低爲

之闔時淋漓而逐瀉曉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廣得
表下高合宁弱水中邱南溟踳嶼積而能去散而
還聚穎峯天表是曰署賓爲章雲漢秀卓城闔左
巒架筆傍列貴人行清唐之寒澈兮挹犀馬之甘
泉吸三寶之靈液兮貫明珠以綴連緇北汪之青
柳擷西池之白蓮帶鬻虹之腰玉兮極藹浦之縈
漩於是我臺杭控我砥綫紆介在涯崖安於覆盂
飛翬岩巖作鎮鼎湖象文昌與武曲逆經緯以昭
憲斷鰲首以立極兮卧長鯨之橫堰廻狂瀾於砥
礪兮厥耶玕之疊巖浮海屋之龍宮兮評蜃樓之
非幻步登瀛以出塵兮共題名於塔雁左瞻右瞻

徙倚婆娑俯濯清纓反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
蘿若吟梁父忽起漁歌伊惟幽人漱流枕石心
地偏山青水碧灌木叢陰匿景逃籍希躡巖陵垂
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兮客星隱而名高棹扁舟
之去來兮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於烟水兮委直
鈎於釣鯨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森嚴諸番並
曜懷美人於三顧兮捲魚水之遺奇余心悅其盡
瘁兮鼎足成而運移誕天威以擒縱兮烏蠻震而
靖夷儼遺容於尸祝兮据最勝之江湄嗟卧龍之
蟠潤雖百世其可師爲龍爲魚一潛一見出處俾
時螻屈虎變旣葆真而閱秀期人傑而地靈榮光
塞河卿霽鬱蒸乘桃浪以遊瀚海兮謂熊飛而干
城挽天河以洗甲兵兮騰八陣之遺英歇蘭若而
奪琳瑯兮揆二表於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憂
別違而樂則行山之高而水之長兮登斯臺其含
情匪大夫作賦兮勉爾榮名髦士壯懷之磊落惟
先哲之是程

國朝

他山賦

錢邦芭

雙信山水之離奇乃黔地之荒僻更

聳異而嶽崎既峭嶮而陡削亦峭嶮而逶迤余也
忘情塵累遯跡遐馭遊茲異境心契神投闢萊穢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賦

五

於巖岨焚荆榛於岫邱崕嶼高下而畢現崩劣前

後而俱收登椒巖以遙矚覺岬岫之奔投烟雲開

以萬狀氣象變眩而莫求若夫崧岫嶮嶮以艱

陟洞穴合沓而陰尋迴溪潏潏而滂瀆大壑奔崩

以懷靈隱窺地軸之維絡邈測天柱之矗撐至於

叢柯偉木干霄礙雲榕樟翹負以飛曳栝協楚捷

而隱森春花列綺於所咲秋葉驚霜而換金高霞

華映於峩峩朱雲采於崑岑獨是奇石魄磔投

地插天或巖巖而砧砧或礎礪而屈髻或橫仄而

駁札或逆豎而倒懸或龍盤而虎奮或鵬舉而鳳

軒或蛟騰而鴻下或獅怒而狻狂

叶魚或鱗引而軒切

旗導或羽展而翅翩或雲垂而烟斷或浪擁而濤

旋高者遏日下者廻嵐巨者藏谷空者隱潭皺者

虺蹙漏者竅含瘦者骨削薄者殼多散者星落簇

者毛甦仰者如嘯俯者如歔立者如望敬者如嬉

蹲者如怒踞者如思揚者如舞抑者如企端者如

拱斜者如窺前者如待後者如趨躡者如布斷者

如虧尖者如刺利者如封既接巖而巖巒亦礎礪

而瀾峩

叶魚

况齟齬而曲峭又巧妙而因依擁且

松檜叢倚栢杉掩映篁筍疎密以相間花卉參差

而互襯薜衣斑蝕而緱蒼木根盤嵌而凸勃玉膏

涵毓而甘香石髓凝結而精潤况復瀾泉透湧流

危嶼而於瀦加之高柳叢生於浩淼枝柯
披瀝洪渠荇藻絲牽而帶續芹苳斜刺而劍舒
禽鳥間關於林杪鳧鷖泳唼於蒲菰連峯倒影於
渡底懸崖插根於水隅以至湍澌澗瀑石折崖廻
穴鳴竅答響傾岫摧魚鳥騰躍而莫定河葉浮盪
而橫排山因水而幽窅水得山而紆廻山有亭
名曰拜石斲木結茅依林傍窟據岫岬之巖從當
律矜之峯帆攸使拱侍而碁羅斝耐兩愕以陡嶽
况復蹇爛佇嵐洗雨伴月時探奇而入影時伐虛
而剔骨雲根灑夫珠泉砢脚橫穿乎木甲

叶吉
勸切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賦

七

維水有舟名曰恰受一葉浮波清流獨漱澹淪滴
而上下棹苔萍而簇湊迥輕瀾而纖影盪素翻而
破皺涵嫩綠於霄光挹柔碧於空秀月采沉璧而
耀金雨痕滌沫而漂漚

叶烏
侯切

蘭橈宛轉而夷猶布

灑飄拂而邂逅維山之陽南望鰲溪山幽水繞泉
石多姿旣峴岬而明麗亦吟幣而舒徐盼立鐘而
接招隱望洞鷺而訪石鷄登峯西眺山曰五雲千
崖巉豎萬壑巉深聳巢仰瞻而神悸洞戶俛瞰而
骨驚鵬鷲斂翻而莫度伏傑援蘿而懼深非禪棲
之修侶孰追級而遐登巖峯之陰山名佛頂杉溪
環帶清駛絕影岬嶮緊靠而難躋巖岨嶮嶮而奚

騁名剝焜躍於危巘鐘鼓響傳於絕畛樹駘曠而
虧耀巒障蟻而蹴景石磊砢而層疊泉滌注而瀉
井西南遐矚涓水如綫庵曰西來塘名古練當水
轉而山環亦村古而林菁幽人於焉結契賢士或
爾憇眷環山百里萃茲名區龍潛鳳舉霞隱雲遊
叶羊明哲晰跡而耕牧英流韜采而魚枯乃復深
朱切宵歌嘯詩酒歡娛聲林隔而遙答氣峇短而潛呼
於是雅尚相憐淪落爲友朝夕過從味親蘭臭風
雨無阻於昏冥歲月雖除而猶遘時登高以遐想
或聯袂而紆遲時斷觴以遠望或白眼而移時當
唱和之相得每感慨而淋漓何諸子之高尙矣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賦

八

遜以伯期况山水之可樂奚荒寂之自疑且竒聞
之共賞質今古而無欺復昆行之修潔實風流而
可師吾將托此以終老造化於我其何私

朱砂賦

田 雯

考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啟於吳會合浦有夜還
之珠番禺有醋潑之瑁精鏐美蕩林邑螢飛黃鵠
青雅錫蘭流潰西域之苜蓿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
望莫不居之爲竒有以爲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

貢與砥砮而並稱入髹漆以成用鐘乳質近而
形分紫英體殊而貌其烹而練之絳雪瓊膏而而
服之十洲三洞術傳鴻寶鷄犬昇雲書秘枕函杖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山慶...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且重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送訪邵陽之遺遺并... 於...

貴州通志

卷之十四

九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於非...

露更呼爲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
此一物也既不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
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視爲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
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爲苦此一
方民

湯泉賦

田雯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峯迴逕轉隱軫駢闐在彼中
阿有汜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慶慶湖湖滢滢
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闕寒歷暑不知歲年置
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深沉罔越罔愆葦茨謝榮
幾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徒測葭灰徒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賦

十

然蠶運扇髀之磨儀渾顛頊之天磨朴修墜而未
精郭詩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司甫除甫
棄倏滿倏瀾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
次於壺遂較盈虛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
方其進也汜行及其退也坎止始爲不驟終焉不
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其委孰健
其闕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
圯以晝以夜以施以閉見今磨游隱矣鳳舉神龍
之時屈時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
與寸陰是惜尺度必軌不可得而挹其可得而徒
耶此其所以爲聖泉也歟吾聞水之潤地脈之周

身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陽一掬平山之峯望此爲六更讀鴻書亦云漏灼
語其情狀比於鈞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
托無怪乎間至錦鞍時停華轂堊客對之而流連
風人臨之而踟躕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賦

十一

石船賦

常安

維黔有石船形宛然杙於何日棹於何年扣之有
聲琢之彌堅爾乃泊於牛渡河中停乎獅子峯畔
遙倖白嶺之洲近接紅蓼之岸任其朝霧之迷聽
其夕雲之亂幾經天上春秋更歷人間月旦且復
檣收曲澗碇重盤馮高碍斗牛杙語丹桂遠牽雲
浪纜結修蘿寒浸中流有月不貫冷涵水底無風
可波空號羽毛似駛難稱善集如梭久阻思歸之
棹淹留乘興之艤若夫叱石兮羣起而化牟射石
兮夜行而疑虎嘯石兮血出而海填煉石兮彩成
而天補取笏而拜兮無爲之云文刻桐而扣兮

平之石鼓昆明池兮鯨咆零陵郡兮燕舞是皆故蹟之相傳猶有遺踪之可數羨此船也無沉而無浮誇此石也歷今而歷古是以長爲礎潤不逐星流觸虛焉終無所怒不繫矣寧將何愁豈勞工能之輩無煩虞姁之儔堪爲僕射之居處不類孝廉之停留白鵠湖中舴艋頻泛太虛山下漆船常浮惟是秋蘆歲歲迷離春水年年蕩漾汨萬頃之長流倚四圍之疊嶂縱操瓊楫何施不問布帆無恙悠然樵子之歌逸矣漁郎之唱於是鷁首霜鋪潔白蜻頭月照空明擊楫聲聞澎湃扣舷響答嚶咳霜滿秋郊紅葉落雨來春夜紫苔生庶可免朝來暮往又何須故送新迎豈非深鑿風波之險頓悟桑海之情哉

詩

五言古

唐

送趙判官赴黔州中丞叔幕

李白

廊落青雲心交結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
哂蹭蹬鬢毛斑盛時難再還巨源啣石生何事馬
蹄間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君爲曾曾子拜揖
高堂裏叔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風霜推獨坐旌
節鎮雄藩虎士秉金鉞蛾眉開玉樽才高幕下去
義重林中言水宿五溪月霜啼三峽猿東風春草

綠江上候歸軒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

守良宰

李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滌我頂結髮受長
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挂
空名天地賸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畧將期
軒昂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
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
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側儻
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
浮雲送余驟騎亭歌鐘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
到邇州戈鋌若羅星君王乘北海掃地借長鯨

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遯瀛
壖孤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滄黃金臺呼天哭昭
王無人貴駿骨蹶耳空騰驥樂毅倘再生於今亦
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蕭瑟
坐華堂百甲獨太古陶然卧羲皇徵樂昌樂節開
筵列壺觴賢豪聞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紛席
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
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炎涼幾
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
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邱山蒼生竟何罪函
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古

公卿如大羊忠讜醞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邱
墟帝子許專征乘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
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因房陵誠節
冠終古僕卧香爓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
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
迫笏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
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去令人老歸蕩六
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
稱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傾
懸禰處士虎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
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疇此中來連帆過揚

州送此萬里日曠然散我愁紗窓倚天開水樹綠
如髮窺日畏銜山從酒喜得月吳娃與越艷窈窕
誇鉛紅呼來上雲鬢含笑出簾籠對客小垂手羅
衣舞春風寶鏡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
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
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
石開縈流漲清深登臺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
賁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五
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
暖氣變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
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五

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
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李白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掛青天
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
金骨

夜郎承恩放還兼欣復京師示息秀才

李白

黃口爲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
目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
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遭逐去國愁夜郎投

竄紫雲
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
武安可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
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
拂旋收洛陽宮回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叱咤開
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
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媿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
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鑪雙玉童
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李白

朝別凌烟樓暎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
醉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六

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李白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鼉翼媧皇鍊石補天
維一廻日月顧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
幾時僧會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懣松栢
含榮滋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浪跡未出世空
名動京師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
反比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晚猿
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

贈黔府王中丞楚

孟郊

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聞天下泉半落黔中

黑山水千萬遠中有君子行儒風一以扇汗俗心
皆平我願中國春化從異方生昔爲陰草毒今爲
陽華英嘉實綴綠蔓涼湍瀉清澄逍遙物景勝視
聽空曠并困驥猶在轅沉珠尙隱精路遐莫及眎
泥汙日已盈歲晏將何從落葉甘自輕

長安送友人之黔南

薛能

衡嶽猶云過君家獨幾千心從賤遊話分向禁城
偏陸路終何處三湘在素船琴書去迢遞星路照
潺湲臺鏡簪秋晚盤蔬飯雨天同文到鄉盡殊國
共行連後會應多日歸程自一年貧交永無忘孤
進合相憐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七

元

七星關

馮福可

點蒼何蒼蒼環以西洱河百年雨露恩詎敢煩天
戈轅門振烏撒衣帶踰牂柯巨險久已平故關尙
陂陀云胡七星名亦復重不磨

翠屏山

何弘士

俗山如俗人過眼不相揖據鞍無好詩羈思拍胸
臆行行見翠屏景意兩相適烟蘿暮青黛山厓削
蒼壁雲霞油然生杉檜森以立鳴禽遞清響飛泉
散珠急我疑有幽人相傍崖居密朝餐紫霞英
嚼香松實

明

獨嘯亭

周瑛

一年卧衡門復領楚西牧此行誰使之應不爲斗
粟和衷乏僚案供御少徒僕訟亭日無事何必修
邊幅每當風日佳散步自捫腹仰天舒鬱襟大塊
苦局促正聲發唇齒餘響振林木浮雲歛太清長
風動虛谷雖未諧宮商猶堪擬絲竹緣非不平鳴
祇用矯庸俗新亭已結構徙倚一寓目燕雀莫驚
猜吾將逐黃鵠

題飛泉

周瑛

下馬碧山阿散坐清溪濱遐觀千古上地下人已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文

書觀
陳引手弄清溪與君懷抱均安能被炎汗日與簿

北山深窈窕遠接漁樵蹤中有窵々水如奏嶧陽
桐灑雨映疎竹隨風鳴長松坐久人跡絕孤雲生
前峯

杜甫愛西瀼淵明登東臯而我有高興石面覲飛
濤平生得喪心對此輕秋毫不謂宣尼遠白日坐
聞韶

飛泉落深潭波瀾方渙渙中有得意魚往來或聚
散嚼杯意方適忽爾接奇玩解組嗟未能臨川發
長嘆

西園

王守仁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
躡蕪草稍焚薙清雨朝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
光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
松間月起來步闌誦晚酌檐間設酣時藉草眠忘
與隣翁別

水濱洞

王守仁

送遠慙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陟危石曲洞藏深
幽花靜馥常闕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
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
與道謀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九

謫居龍場結草庵居

王守仁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
級迎風亦蕭疎漏雨易補葺靈瀨響朝湍深林凝
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
猶人屬匏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畧
稱亭茨迹

陽明小洞天

王守仁

古洞闕荒僻虛設儼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
壘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薰塞夷坎仍
掃灑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
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送到美之太守赴銅仁

杭淮

閩柳何青青江草萎以碧送子適萬里執手情脈脈嘆彼雲中雁翔翔依沙磧不爲稻梁謀何以有南北努力慎所之悠悠豈終隔

送王陽明謫官龍場驛

杭淮

白日野中微浮靈結朝陰送子遠行役躑躅傷我心豈無良朋倚不如子同音寂寞及窮荒誰能念浮沈願爲雙玉軫相噴玉璫琴

聖泉篇

楊慎

龍岡天生水藏畫山出泉瞻茲巒沸流肇自昆池年盈涸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塵利變潮汝億該無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十

賀遷帝臺蓋漿下神靈壺嶺嶺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竇雲騰瀉瀉泓月涵涓涓涓蝦鬚穿皎鏡蟹眼瞭淪漣岷觴衍遊聖均舟喻思位迷蹤鬼方霧蘊真羅甸烟詎逢陸羽昂那遇柔欽傳名公紆勝引喜招陶芳筵折簡開薈蔚飛航延霽天玉珂鳴重巘金艾明華田碧瀲灩柔翰翠微鑑洞絃臨淵稱混泥倚谷望塔塔麗闌鞞鼓動迴谿蕘燭然荒塗欣長會興言遂成篇

鳥撒喜晴

楊慎

易見黃河清鏡注鳥撒晴陰霾既已豁險道况復

春生

平壩南村

何景明

朝出城南村策馬入荆杞村中八九家烟火自成
里兒童候晨光稍稍荆扉啟田隣務收穫時復披
草語昵昵何所云但云好禾黍

秋陰結林霏細雨灑茅室牧放止近郊牛羊不相
失廣園散花林平疇藹風日長勿不出門咸知戀
儔匹喧喧車馬中徒爲慕高秩懸輿當何時可使
志願畢

沉沉古陂水日暮寒更綠隔阪見居人蘿蔓纏草
屋摘禾留客飯採薪伐枯木童穉持竹竿雨中放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鷄鶩區區化外國猶得觀淳朴

曹定

何景明

鼓絕掩山城空堂思超忽孤燈明夕帷悄悄涼風
發落葉何飄蕭飛螢互明沒客窓臨古寺坐待徵
鐘敬

清平令

何景明

清平之縣令不識何爲者庭前長野桑庭後長山
檟猛虎上我城青狻啼我舍昨日出城去騎馬到
卻下部民道遮之持刀殺其馬入門顧妻子所居
無完瓦秋風吹樹木白日落原野永夜空城中哀
哀淚如瀉

平越

何景明

清晨發平越霧暗山益密僕夫各相戒路途恐
失薄午游氣清參差衆峯出鷄鳴溪谷中始見厓
上口雲葉分杳冥高原被華實秋風起叢林興感
乃非一悠悠遠行邁歷險難具述

黑石樵歌

程燦

黑石落窮崖峻嶒亂溪澗獨有執柯人忘却登山
苦朝出弄蘆笙暮歸敲石鼓風清一肩息黃童和
諸父

東山

吳國倫

九日不登高烟霞澹林麓十日秋氣清東山倚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藟複道舒新綦宮隱扶木振衣躡其巔一縱千
里日荒城大如斗衆山渺焉伏掃石坐層雲鳴鐘
發幽谷僧至焚妙香居然在天竺忽開西域蓮掩
彼南陽菊何言井土良遊此築壘卜羲馭難可停
且倒樽中綠

別貴竹諸友

張翀

十年與君遊千里與君別把袂意不言含杯氣欲
絕漸隔瀟湘雲空留夜郎月一曲瑤琴彈知音對
誰說

川上雜咏

李渭

巖阿黃虞民獨志惟田園日出復日人不知城市

唯去草培嘉禾兩者不並存汲隧甘自掘抱膝聽禽言

野步任擷頰所到成流連况復泉壑清渡雲澹浮烟石高坐垂釣月出歌放船達人名有懷那復論百年

雲渚澄素景奩澹披秋夕沙溼沸菘碗潦盡見村宅一鶴自零丁千峯散虛白揮手弄潺湲借茲洗形役

山影江半陰渡口喧人語東林精舍近幽人自來去漁父歌放逸澹然寡塵慮爲愛乘槎行直到水窮處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遊嵒公泉

李渭

吾與二三子覽勝求前賢嵒公昔垂釣傳聞於此泉披雲尋往事流水不知年山空琴欲冷樹古鶴來眠

聞黔中平志喜

林堯俞

阜嵐式九圍聲教暨邊鄙出來西南夷難用漢法理其若雜編氓其道羈縻耳撫馭乖所宜騷騷孰爲弭黔本隸鬼方滇蜀相唇齒各自有君長號令

一齊止昨者糾諸樊西川亂無紀况乃安奢酋水

蘭負堅壘甘覩貴陽城疊壘同折箠我軍寡且弱日夕呼庚癸相距及歲餘知以置諸帆疾聲望外

援割髮而噬指幸然捕兵至背城拚一死又逢賊
氣情乍合便披靡旣以解重圍亦足療瘡痍雖未
極兵威庶幾褫不軌斯維社稷靈人力詎至此但
此全城功僉云李與史願懷往事虞勿生戰勝喜
如聞老鴉關去城僅五里

城南江亭學使壁哉韓公邀同叅知大涵謝公小

集五首

謝三秀

旦發虹梁門暝投漁磯路春水半篙綠褰裳不可
渡溪深烟復深遙遙辨庭樹

官柳變寒條二月孤鶯早細水流殘花幽風梳短
草川原霽人日曠然懷探討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羣公結駟處乃在清川曲危石疊飛雲奔泉激鳴
玉隔浦見茅茨寒燈影深竹

空亭留燕言山林壓春酒以茲川上意緬懷營中
叟白鷗不避人矯翼下溪口

踞此松間石盈盈春一望秀月吐層潭清輝幾千
丈何處夜漁歸前村人語響

謫仙橋

鄒元標

盤谷清溪上滴滴山間鳴盤谷透且邃山泉流且
清酌此杯中飲欣然得我情坐覺塵蹤遠還令世
慮輕欲構留雲窩時來濯我纓

龍山

鄒元標

曲徑排雲上層崖插碧空古木環青靄烟霞亂石
叢磨碑拭古偈翻經一叩鐘曇摩今何在偃佺竟
不送直有道遙越冷然欲御風

飛雲巖

鍾惺

吾聞山出雲巖則雲之室茲巖雲所爲雲與山爲
一山雲老亦堅浮者化而實初至怯空遊梯磴乃
歷歷下上於其間步步可遊息石以雲爲神雲以
石爲質石飛雲或住動定理難詰草樹過泉聲尋
之莫可覲

曉行黎峨道中

陳際泰

高霞飲朝氣水木澄空宇嵐光半欲浮輕鷗依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五

霜峯影遠近開次第如展羽春溪雨乍收景色特
清舉好山無數青歷歷真可語久置塵勞中煩悶
深自苦忽得此蕭曠心神淡相取耳目引清端遇
物都有玉一往果情深何必夢天姥

遊雙明洞

張瑞圖

誰於巒嶂中闢此虛明境山廻石壁峙儼若列九
鼎四門森開張萬象無遁影碧潭疑其源澄泓開
天井似聞睡龍鼾兼愁佛骨冷六月若清秋炎觸
失所栖玲瓏若鳳穴輪轉無停頃此意非偶然惆
悵過夜永

次平城

葛一龍

言從藪香正五日瀕江路傾危赴僊仰偏仄
衡門林雨濯濯隔水山箇箇亦有不耕人木末營
茅蕪自謂巢居尊罔知夜郎大

出舊定

葛一龍

怪哉兼日路坦坦無迤邐居人不著土結構山之
巔舉饜煖烽爨辟穀餐雲燭久處弗曰異行者目
爲仙四序一氣候常此黃花天

得黔報寄示兩子

尹伸

仕宦通黔藉時比於放流頃者用戎馬父以才名
收我昨權出處曾慮當見投未卽獵奔林已同鷹
在韝衰年屢瘴鄉病軀親戈矛中子不樂聞况使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老妻愛惟余性頗達死生同一漚炙額兼噴鼻壯
夫昔所羞苟能了二觀未必無一籌世法今願解
勉師老氏柔冠軍當辨戰都護或深謀聲靈仗在
主小醜何足劉虔勤奉簡書功利不敢求畸人倘
天幸爲我營菟裘

軍中詩

尹伸

往時言苦樂總未行三軍軍中無尊賤軀命等一
塵日月在雕鞍期會敢逡巡渡險每需次竟日河
之濬危峯霜雪中斗帳宵荆榛暮炊常丙夜朝櫛
必先晨銅焦徹曉鳴鄉夢苦不伸疲馬嚙枯草聲
息凌枕側行營無愧糧据撫常未勻甘言慰徒旅

卜性轉慈仁嗟哉靜潔心
往往違天真有家不敢
懷同曹曰美居人

風好黃老言謬謂通於兵
爲和不爲倡陰節欲其
盈王者有元契桴鼓不輕
鳴驕賊百里來剽銳亦
善爭驅馬迫吾壘白刃光
縱橫其氣已先竭矧能
窺我情一決千仞豁巖之
如落英

遊甕安後巖

曹代之

寒氣歛餘肅晴風振天表
林麓動幽懷探歷盡竒
窈窕仰躡危級寓目延清
眺烟嵐爭遠山諸峯青
未了湖光一片明孤情窮
浩渺百感從中來俯仰
各有道茫茫集百端欣慨
繁懷抱古碣讀遺文歲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七

月不易考轉境得幽異絕
壁叅空杳草木肆蒙茸
怪石迷絲蔦石穴不可尋
寒雲棲樹杪諸子爭勝
情領畧具清皎踞石發高
嘯登峯絕危討曲折頓
忘疲感觸亦深悄歸途月
色明回首孤峯小

新添晚村

劉泌

春力通原野車馬恣新綠
歸心行失次日入在荒
麓有村流水邊溪花亦多
簇賦滄晚烟蒙穉子驅
歸犢三五指行車問君何
所逐感此良嘆嗟欵扉
止我殼昏堂燈延客居人
失幽獨夜深人盡卧掩
扈對殘燭榮名亦區區以
已聽伸縮如此車馬間
何曾語昔風月光明吐階
渠響越平陸簡較生平

心惆悵鷓鴣聲促

國朝

秋日邀諸子遊黃平鼓臺山

米 璵

風日具清皎秋氣在巖谷之子三五人逍遙互追
逐傾畧各爲情幽勝隨意足修枝著微黃新條蔭
深綠樵徑縱橫開落葉迷荒麓時聞鷄犬聲隔籬
見茅屋杉檜隱荆扉短籬雜疎菊委折得石梁溪
流爭寒玉殘陽漸欲低孤籵引清穆剝蝕古跡深
摩挲苔蘚覆憑弔見興亡蒼茫動心目小酌倚長
松高霞照幽獨仰視浮雲翔因悲時序促塵網暗
相牽高尙難自勗安得素心人共卧深山曲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蒲村歸田

錢邦芭

生平寡世情賦性耽閒逸塵網一羈牽舉步成礙
窒沉思本無味忽忽如有失一朝決去就曠然深
自得理我荷葉衣拂我笋皮笠逍遙田畝間昂首
看雲色百物適自然欣彼歸飛翼

關索嶺

田 雯

吾足右跛跬一人纔餘半畏登百尺樓况復凌霄
漢茲嶺前鋒直勢傾一柱觀花鬢疊似螺嵐光鋪
如練鳥徑一綫垂誰爲假羽翰冷冷清風吹躡緘
倏無算兩腋盪開雲篔簹與張風幔樹杪度午鐘依
微露僧院昉竹嶼寬淞淞泉珠灌茶話已移時

坐久烏巾岸格磔鳴不休思逐山禽散脣唇上上
頭峯冒明霞亂占麝驚人跳戍旗隔樹斷小雨白
澗濕晚店青蕪懸高吟行路難夜涼生寤嘆

石花

田 雯

灑灑三岔河蘊蘊萬仞砦劃然地勢開烏川合一
派兩屋古所勞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忽
滂湃斑斕石上花初發卷如薑望之塗朱紅晴霞
落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
城胷青靄或圓如羽輪或高如旆旆經句色微黃
淡寂餘殘瀨天女采之去瓣蔬不可丐水漲畏蛟
鼉觸舟多水怪泊夫水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五

薜光離離無根蔕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曇
林安得凌首夏洞溯一相尋翠烟駕漁艇泛泛斜
陽沉馮夷息浪鼓高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霞
湍清襟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屋行徃

聽三潮音

平及道中

湯右曾

五更江起霧暗裏蕩雙槳洶洶無停聲浩浩信長
往推蓬暫窺臨牒子浪花上川光互明滅山影迷
俯仰攬船呼長炊風日漸見明澄澄碧波映皎鏡
平似掌迴瀾成團淵觸石怒濤擊灘行屢紆直石

骨轉森爽天寒奇姿露刻畫學士出家千林散百紅
絕景見無雨晨霞互斑駁雲錦亂泱潏綠流恍舊
山水盡憶弭榜永懷滄洲趣誓此足蕩賞

高真觀

大受

我來訪仙蹤幽亭築巖麓長松化骨節老桂孕兔
腹涓涓屋頂泉不竭寒繼燠遠望玲瓏石倚蕭
疎竹粵稽明始興創業重誅戮游戲似謫諫異人
肯羈束浮沉隱亦任轉旋禍爲福山城騎鶴遊事
北漪與用當今

天子聖仁德濟百族升朝釐紀綱賢俊罕隱伏不聞方
伎流用幻惑世俗豈無高隱者學道信麋鹿招之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卽昔來敢辭曳尾尋回望三百年荒厓寄孤躅殘
碑奇字留捫薜試重讀

飛雲洞

常安

飛來何處雲鄣到黔山任片片入洞中化石結鐘
乳象如瓔珞氤氣若噴烟霧造物騁奇怪渾似人
工錯洞外澎湃聲半空懸瀑布虬松老漢唐鳥道
路迴互心目一豁然低徊還四顧役夫促前行斜
陽正滿樹

山行

常安

山行復山行開折羊腸路雲磴摩蒼穹人在雲中
度斜陽照馬鞍馬嘶芳草渡憶得二年前身從此

山去無何白髮新此山青

王文成祠

晏斯盛

孟氏學有源龍門觀禹迹公獨得逕途良知自開
闢當年論龍塲真幾茲勃發講學來貴陽知行無
岐陌時復重一言大方消虺腸經濟遠崢嶸有明
資幹孽煌煌著事功的原心宅中稍異程朱亦
自滯津筏夜來讀要書錢王未窺摘至善在人心
此知奚假易夏遊思念庵記言在紬繹安得祈濤
觴相與存餘澤世世事春秋庸敢漫騷屑

飛雲洞

陳惠榮

古巖如屋覆山根足幽邃石形各異狀一一頽仰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踟玲瓏冰飭滴比椽蜂房密滑突人乳垂拳曲佛
手繫大者疑雲龍頭爪露靈巽又如洪濤翻盪瀾
互騰沸沉沉太古色青蒼鬱鬱遙想融結初真
宰勞位置下有不測洞蒙蒙鬼窟闕蘊蓄雲水根
吐納山川氣倉皇昔經過執掌役王事今茲撫石
欄揮洒勞人淚方池一泓水清徹識我意老栢勢
更竒撐拄青霄際日月促勞筋倦足此暫憇摩挲
亭上碑遊人富清製愧無曹劉才難勒石上字好
帶片雲歸閒擬柳州記

石阡道中題將軍峒

鄒一桂

孤標凌太虛受氣變霜雪叢木不能附點綴辭一

切彩稜蒼骨寒。子子挺高節。山爲仁所樂。母自遺
勇決。那知堅壁中。泉脈出自穴。虛中涵智水。流潤
生膏澤。外樸內文明。此圖可觀易。豈徒誇石筍。椽
筆書天闕。

過天柱縣幫洞山

鄒一桂

三壺在海表。風烈不能舟。秦皇覓不見。漢武將焉
求。物理近可譬。此山卽神洲。鴻濛未歸壑。激盪成
膠搜。一朝變桑田。陸海膠浮鷗。宛如白蓮朶。半放
含清秋。上結寶花臺。陳磬鳴松楸。得非壺公宅。於
此邀浮邱。盤旋轉蝸舍。往返周華不。蜂腰附螻蟻
蝸。傾飛蜉蝣對岸立。鋒戟晨光耀。兜鍪湯濯古
不化。鼓翅同莊周。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礎砥柱滄溟。流雀蛤以時變。夔蛟麟其儔。安知吾
嘉慶十年六月十二日時交酉分貴州省城慶雲
見於西方洵祥瑞也詩以志喜 福慶

嘉慶乙丑歲六月甲子期黔中慶雲見五色光陸
離非煙若煙靄若雲非雲披郁郁西方布紛紛羃
天涯忽散忽又聚旋合旋分之浮空輪囷薄氤氳
映日竒碧落錦章鋪繡縵漣漪步障淡黃抹淺
綠透紗帷方飄翠帶舞紫綬漫空垂綽約蓮蕊燦
芙蓉朶朶歛疑是天孫織須臾任管窺民苗
仰太平有象知

帝德遐昌日祥瑞現邊陲連年豐收好今歲雨暘時小

臣沐

渥澤濡筆謹志詩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十三

流夜郎贈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
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
馬青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
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
來秦宮桃李向誰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鷄
放赦回

明

飛越峯天馬歌

楊慎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高皇御天開大明龍馬出自養龍坑房星夜下盧
龍塞天駟曉來驟騎營殿前重瞳親賜閱仗外奚
官爭相迎鷄鳴牛首試控縱鳳師麟儀無逸驚追
風絕塵美迅疾逐日光影羞翺輕四蹄蹏然不礙
地六飛如在空中行是時蠻婦有奢香左驂牡驪
右牝黃貢上金陵一萬匹內廐淮稱此馬良宸遊
清燕幸鸞坡學士承旨贊且歌飲以蘭池之瑤水
秣以藍田之玉禾飛越峯名自天錫駿骨難行各
不磨至今百七十歲時出頭猶有養龍池方經地
志或挂漏箚苗洞僚那能知吾聞天下有道飛黃
伏阜又聞王良策馬車駒滿野前時吉囊馳

烽火直達... 南中安得將星再降傅友德房宿重孕飛越峯一月三捷獻俘馘千旄萬旗歌熙雍嗚呼將相寧有種龍馭豈無媒經途訪迹一興慨郭隗孫陽安在哉長歌終曲長風來

赤池河行

揚慎

君不見赤池河源出芒部虎豹之林猿猱路層冰深雪不可通千尋建木撐寒空明堂大厦採梁棟工師估客穿蒙籠此水奔流似飛箭縛筏乘桴下蜀甸黠淡灑瀕險倍過海洋流沙爭一線誰驅烏鵲役龍龜秋濤夏潦息盤渦栢亭雲屏濟川手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民枕席休干戈安得修為夷庚道鐫刻靈陶垂不

磨

楊慎

孤城比屋雪封瓦重霧濃嵐幕四野飄飄風四巧回鷺凝涸水漕工溜馬倦客落日投主人冷突無烟炊濕薪敢辭白首禦魍魎眼見木天尤苦辛

盤江行

何景明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猿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澗之函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巒烟

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去此地前金
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勲英雄
談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雲起
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醜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尚
驚喜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
豕成其雄屠邊下若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
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
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草只今異域
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塚田父
牽牛耕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

詞景明

偏橋行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城頭日出一丈五偏橋長官來擊鼓山南野苗聚
如雨饑向民家食生牯三尺竹箭七尺弩朝出射
人夜射虎砦中無房亦無堵男解蠻歌女解舞千
人萬人爲一戶殺血祈神暗乞蠱沙蒸水毒草根
苦上山下山那敢敗蠢爾苗民爾母悔虞廷兩階
列干羽

次奢香驛因咏其事

吳國倫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皇宮承恩一諾九
驛還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祥柯燮
道猶同風西溪東流石齒齒嗚咽猶哀奢香死中
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

關五丁神健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九道
道奢香一婦人

閤鴉行

吳國倫

我行渾入蠻王壘蠻兵被毳行且呼指點羅夷諾
種落延袤千里依皇圖歷歷重柵臨斷浦塹壘木
柵密如堵刀耕餘力射獵還磔雞賽鬼搥鞞鼓蜀
賈無時市蒟醬漢使不復詢邛杖櫪外驕嘶笮馬
肥園中醉擁熨姬唱閤鴉回首複嶺橫連雲不斷
如長城此中藏甲不知處云是先朝靄翠營靄翠
會懸列侯印翊我高皇威獨震遙傳一檄定西南
世世稱藩無血刃豈其苗裔食故疆金紫彈聯澤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三

未央莫以彈丸誇險阻修文天子今堂皇

宿谷里

吳國倫

石門風高千樹愁白露猛觸羣峯流有客驅車早
未休山寒五月仍披裘飢烏拉柝搶驛樓迎人山
鬼聲嗷嗷殘月炯炯明吳鉤竹牀無眠起自譟
送永寧許使君

李攀龍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
欲墮五馬踟躕大道傍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罪
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
官惟髻見朝吏海蠻醉鼓囊中裝男兒貴至二千
石何地不可爾懷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竒更得

浮沅湘永寧雖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舟

凌元洞

高鑑

東巖樂景物依稀俯城郭江草離離江水綠峯巒
壁立危如削空然一洞光閃爍日色下照春霧薄
石瓶石鑪似人作雲萍踪跡隨飄泊彷彿如夢還
如昨葡萄滿甕醅初潑狂歌起舞爲君酌醉飽不
知天地濶羣仙拍手騎黃鶴萬里天風吹寥廓俯
視塵寰猶隱約何處好東巖樂

送顧將軍之貴州

沈一貫

漢皇昔事西南夷森然兵甲開羅施至今殺氣滿
崖谷苦霧四塞陰風吹十日九日不見日見日猶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志

七

應朝飯畢鬼心鬼面相構爭跳梁緣危如鳥疾將
軍有手能接彘腰間礮鶴聲嗷嗷三年伐盡岬山
竹蜀賈四出聲名高懸知眼中無若曹

邊軍擔夫謠

陸燾

邊軍苦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
粟一半泥沙不堪煮盡將易賣辦科差顆粒那會
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糧來糴穀去年
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拆屋官司積穀爲備荒
豈知剗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遣盡丁男行
運糧老弱伶仃已不保何況對陣鬪刀鎗婉婉嬌
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巷哭聲日震地天

遠無路問君王君不見京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
曾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飽食且傍勾欄遊

竟天來擔夫來爾爲何者軍當差朝廷養軍爲殺
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
何曾息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疲墨可憐
忽雨雪霜時凍飢龍鍾強驅逼手搏麥屑淘水食
頭面垢膩懸蠟虱高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足
無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
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
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
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奈何噫吁噫一旦緩急將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奈何

遊鐵溪

陸 粲

野雲帶雨岩前落石室幽深鬼斧鑿馬蹄無處避
危崖起荒乃有此郵壑一樽相對共傾倒千尺塵
纓忘羈縛掀舞長嘯回輕舟驚起長松一聲鶴

鷄頭關短歌

尹 伸

鷄頭關高俯江千碧石漸漸跳波寒大峯於莊小
峯銛腰領一綫剛七盤旌騎轟隱凌其巔罡風吹
衣如舉翰漢家王業蒼莽間龍虎君臣氣已殘計
狼狽談吮人肝安得猛士泥一丸扶桑挂弓馬
鞍出虫之民筋力竟我行慷慨浩長嘆

渡盤江鐵橋

王錫褒

盤江始自武濤次犇流萬里勢深深兩岸雄關插
碧天一線羊腸山巖嶮浪觸雲流倒瀉來逆望澎
湃無時輟幾載舟人登櫂艱風急沿泝心膽裂天
生英傑拯民溺獨創慈航志已決對此江神誓此
身一片精誠鬼神徹飛梯何須藉鯨背金繩直嵌
山之側橫空貫索插雲蹊補天絕地真奇絕曾聞
羅浮道士作浮橋風雨薄飲虞飄折又聞飛閣用
石鹽百年那得堅如鐵嗟哉我公爲禹之功臣奚
止云商家之舟楫祇今南北去住無望洋直令萬
禩懷明德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詩

三

國朝

水西行

彭而述

惟皇神武誓長征天策羽林上將營特遣將軍授
廟畧鐵騎十萬水西城指揮如意真無比叱咤之
間風雲起雕弓在腋箭在腰笑謂鼠子不足弭苗
壘何堪作戰塲蠻洞蠻窟不可量混沌以前未見
此密棘深箐何茫茫鑿山削道填鼓吹馬上堯叅
褻糗糲大者牛車小負擔日爲君王開土地延袤
四府多膏田烏蒙鎮雄與東川此輩婚媾相犄角
古來結聚西南偏昨者露布三大捷或化鯨鯢或
反接從茲一鼓蕩平遐荒裔土歸臣妾曉脫

此供職方縱橫千里多稻糧天子萬壽苒而康獨
携長劍二掃粃糠

題銅仁劉氏三烈女祠壁

李繩遠

灘江之水何噴薄下注蒼梧轉山郭昔我舟檣遠
潮涸炎風苦霧迷旬朔江外紛紛烟草滋探幽不
厭久棲遲行人盡說昭州道本有劉家烈女祠由
來烈女名殊絕皎皎光輝照冰雪曾記碑名識妙
辭健爲圖畫真高節此際尋遊意不堪經今十載
度黔南還騎匹馬銅岩路轉愛雙江滙碧潭碧潭
翠嶺東西岸人代遷流幾迴換城闕空聞猿狖悲
繁華可惜逢離亂亂餘榛棘漫經過野殿踈墻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四

薜蘿猶聞劉女貴祠處往蹟蒼茫思若何始知昔
日昭平水烈女三人本劉氏梧州別駕館舍捐兩
姬一女年相似白馬牽旒歸去難輕船遙泊莞藤
灘寧期擾路驅青犢携手俱沈江水寒盈盈寒水
空江曲懷沙負石驚人目御史封章入九重褒廼
祀典崇華屋瀘州舊州守別駕之賢孫投簪解紱
已高卧東山崑壑開蓬門逢余約契稱相厚家世
遺型幸討論銅江守令持清議俎豆重新事堪記
館榭蒼苔夜月深簾階芳樹春風醉貝齒蛾眉兩
地愁南黔西粵總千秋莞藤潭水今如昨那比香
名萬古流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幻
術耳逃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鷄犬事頗怪錢
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却老何其
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僉夫羅施
自昔號鬼國碧鷄金馬西南隅草木瘴癘山
川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秘寸
田尺宅理豈麤地產卅砂大於斗彭亨鼎火
鉛汞腴異哉三丰偃佞侶掣蹶道士羣相呼
永樂初載來黔地黎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
泉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巒立千
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展顧吳作小照儼

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手拖藤杖
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黏髭鬚
馮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
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
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裴徊
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
鷓鴣

翹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
岸生野烟栗留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
漣下有萬丈蛟龍瀟灑下嫁柔絲牽俄頃異
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鳥江
邊粵昔貢自洪武

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拳首高九尺
花連錢厯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尾珊瑚鞭天閑
十二人喧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
賜名飛越峯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
徒然貳師將軍絕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
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按圖索駿空盤旋老
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誦更有青藤
篇

謁武鄉侯廟

田雯

銅鼓峯插城南陂漁磯百尺溪彌瀾蠻雲作態僵
不動上言諸葛丞相祠丞相渡瀘來何速綸羽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一詩

聖二

歷祥柯陞神連未出首南服眼前雍孟如螳軼九
月凱旋捷書上瘴烟漠漠將軍戲遺廟三間塑泥
像考有曾帥濟火兒纏頭青布身藤甲野花覆額
連雙眉毒弩千鈞矢三十黃區月耳烏蒙驍當時
再拜伏道左聚糗刊路無敢辭焚卒一隊擁前後
乞憐丞相相許之功成配饗英風在手招羣鬼搖
靈旗我瞻廟貌三歎息爲譏文字磨豐碑水西黑
羅最狡黠爾之鼻祖何人斯攻心爲上術誠善如
公作用良可師千載而下弔陳蹟古屋深箬藏狐
狸長澗潺湲弄寒水似聽寶瑟彈哀絳圓山寂寞
秋色老霜白楓葉紅於脂

枯手挽地山榘榘下有黝潭籠所家捷獲飛鳥不
敢渡莊躡蹻日空咨嗟巧鍛長担三十六東西穿
鼻貫石腹喘竦屹立體橫陳直使天塹作平陸
紅酣白糝兩山口蚤霧噴吐羣峯首畫家能事李
將軍瀾滄江上如斯否縹緲五賊十二樓神仙海
嶠崑崙邱拔劍斲空知險今朝快御天風遊

女官詩

田雯

我觀女官如觀畫閣立本繪職貢圖我觀女官如
異夢奇形詭狀非一徒我觀女官如破寺陰風慘
淡魑魅呼古鬼昏燈揭鉢立老佛變相獅龍趨妖

賁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田雯

狸鬪醜抹粉黛修蘿甲冑呼笙竽雌者青氍包蓬
首雄者碧眼拳髭鬚女官氣概偉丈夫火浣大布
纏其軀九尺藤杖紅珊瑚金環兩耳垂贖珠腰下
斜挂雙湛盧繡裙拖地蓮花襦

迎春詩

田雯

土翬秃速毛頰黃勾芒鴉髻鞭筆長千夫異舉蜃
霧吐春帖紅脈蠻花張岑牟操搥次第起立部之
伎何堂堂權輿一隊老農態荷鉏驅犢東作強立
旗大書豐年字蒙頭草笠立腰鴉裳山謠秧歌語莫
辨盱眙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檣陣馬
神飛揚棘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襦襜或彈

笙篴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
或鬪珠貝波斯羗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
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當筵不是成都娼最後一
隊更高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翹足立肩背公
孫劍器爭毫芒班文狸走雲齎動游龍蜿蜒來何
方捍竿嫋索又一隊狎獍狔狔排兩廂村翁侏儻
如猱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鍍雙睛銀貼齒假面
獅子吟西涼口樂天有西涼伎
詩上句押用白話鍾馗手拍銅綽板
椰揄調笑隨白狼傀儡登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
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南疆山青敢
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放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四

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狎柯
簪

到黔

常安

年來擬作壯遊賦踏盡東西南北路帆影纔衝湘
水波馬蹄又破黔山霧斜插尖峯形勢奇平懸峭
壁重關固亂松坡上雨初晴古驛門前烟欲暮電
激巖頭百道泉翠迷谷口千年樹猿啼虎嘯幾愁
聞星炯月寒頌怯步足底潛窺宿鳥歸耳根平洗
飛雲渡嶺崖有路石爲梯縣市無城嵐作護村落
參差勢不齊民情質樸安其素蠻烟掃淨廓封疆
萬姓歡騰書露布

吾吳富水跨富山有山無水山不活深林祇覺嵐
氣重多穴僅與狐兔竊十里一匊泉五里已成渴
涓涓湫流山草沒縱有清駛無人撥轉聞忽聞萬
馬聲荒山鐘鼓何鏗鞳遙看始見白一線匹練晝
暮妖虹橫兩旁水氣浸石壁濺跳珠玉烟霏輕天
紳長垂不可卷白龍蹄壑山風鳴觀瀑亭中頓忘
飯馬芻僕飽運行旌山靈怪我笑枯寂獻此血脈
流其精華宰蟻穴昔曾到莫炫奇異欺先生
望水亭瀑有詩絕作歌紀之

張鵬紳

山幽路遠窮翠綠時聞細溜聲濺濺忽驚長橋萬

橋古澗邊上流繚繞疑鋪氎下流百丈臨平川斷

崖一落空中懸濛濛似滾萬箱綿覽風裊裊騰蛟
涎須臾直訝化作烟噴爲晴雪飛翩翩乘虹飲練
光熾然白日照耀摩尼鮮重重覆影斷復聯碎崖
裂石雷闐闐神搖目眩心魂顛舊聞野兕藏渦漩
吐珠今見驪龍淵川霞雪練斷碣鐫翠川亭上風
光偏窮觀直擬脫幘眠羲和未肯停征鞭欲去未
忍情悄悄我臨匡廬三疊泉石梁瀑布天台巖龍
湫雁宕阻未前黃陂九龍更鳴絃此間僻奧誰爲
傳不悔萬里乘飛騰飽看銀河落九天重來坐擁
歸輪澗樹吟道遙扶杖

定作飛空閣

飛雲洞

靖道鍊

豐隆當年求處妃南過黎嶺岷嶷忘歸徒御不飛
作飛雲狀紛紛御卻嵌玲瓏軒然高敞窮殊相金
柯斧擢玉葉留魚鱗雙絮堆砲車驚蛇走虺出穴
窟猿臂鳥伸龍攫挈世人日看飛雲態看盡飛雲
無此闢曉曉雙峯峙洞口蹲踞昂首如蒼狗武丁
巨斧削不成不隨風捲長相守蒸濡靈液飛素練
蒼壁白衣垂片片潺湲衝激響鏗訇空裏阿香車
輪轉雲霄雨洒雷填填咫尺心目眩造化不
憫儻忽勞直將混沌都鑿徧南行險路難登陟來
躡雲岩一休息襟袖飄飄爽氣生纓絡俱帶飛揚
色世間原有飛來峯峯可飛來去亦得願假巨靈
手劈開袞裳乘之周八極

石船

潘淳

南明河經銅鼓

石

陽盤渦激石流湯湯江面不容

泛漁艇渡頭久已成輿梁吳楚昔聞戰長岸胡然
鬼國留餘皇天讎地豁墜山骨神工鬼斧爲舟航
剝剝沙棠自中古鑿破渾沌開鴻荒長年次第具

篙槩估客絡繹浮湖湘豈知巨舸實其腹何時宇

內會聊浪魚鄰鷗社幾聚散秋漲冬涸無低昂不

事消瀆與撇漩莫施錦纜兼牙檣挽絳徒勞衆力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聖

集拍天一任洪濤揚下瀕千秋阻遠海伏波萬里
停還方有力欲負不能負沉吟母乃莊周藏蜀麻
吳鹽永寂寞蘆花山月常蒼涼其上可列百人坐
兩頭簫管歌中央俯憑夷宮子瞻嘯釣富春渚巖
陵狂造物結構詎無意天孫或用杭銀漢人間亦
有登承渠其濶百步容龍驤不沉瓦鐵豈沉石誰
能縮地如長房或如羨溪一大石幸逢六一傳篇
章我欲留題復斂手斷無金薤垂琳瑯中流擊楫
慨焉嘆如泉之酒澆千觴吾生不似汝壽亘千
萬世觀滄桑

題雪厓洞

錢元昌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七

夜郎旣伐靡莫滅山神劫靈靈秀出鱗鳳魚龍各
擅名此洞清寒誰賞識職方圖志記載踈惟有神
仙會物色神仙物色亦年深墜塌祠荒鐘磬失直
待安州方伯來搜剔空明除礙窒法相重裝丹碧
新洞門四照光華逼光華透徹洞門開太虛冥冥
通呼吸六月揚風返日輪三冬積雪埋雲級還仗
高僧一口風吹散雪花殺蝨賊太平歲歲慶豐收
永遠苗民安力食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五言律

唐

送崔員外黔中監選

蔡母潛

待衛出帝畿星指夜郎飛神女雲迴馬荆門雨濕
衣聽猿收淚罷繁鴈待書稀蠻貊雖殊俗知君肝
膽微

送上官侍御赴黔

李嘉佑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一

西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月啼南方饒翠羽知爾飲

清溪

送侯侍御黔中充判官

劉長卿

不識黔中道今看遣使臣猿啼萬里路鳥似五湖
人馳遠官無法山深俗豈淳須令荒徼外亦解懼
埋輪

黔中書事

竇羣

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
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譔沿流如著翅不敢回
歸撓

寄黔府竇中丞

下七考

黻臣旌節貴萬里護將柯夏月天無暑秋風水可
波朝衣蟠艾綬戎幕僱雕戈滿歲歸龍闕良哉佇
作歌

初離黔中泊江上

李 頌

夫去把青桂平生心不違更蒙蓮府辟兼脫布衣
歸霽岳明殘雪清波漾落暉無窮幽鳥戲時向棹
前飛

黔中酬同院常判官

李 頌

平生同所爲相遇偶然遲各著青袍後無歸白社
期江流來絕城府地管諸夷聖代都無事從公且
賦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二

自黔中東歸旅次淮上

李 頌

行旅本同愁黔吳復阻修半年方中路窮節到孤
舟夕露垂陰野晨光動積流家山一夜夢便是昔
年遊

黔中罷職過峽州題田使君北樓 李 頌

巴中初去日已過使君留及得尋東道還陪上北
樓江衝巫峽出橋過洛宮收好是從戎罷看山覺
自由

寄黔南李校書

許 棠

從戎巫峽外吟興更應多郡響蠻江漲山昏蜀雨
過公庭饒越味俗土尙巴歌中夜懷吳

發

人尉黔中

周 燾

山行幾驛水道復通巴峽漲三川雪圍四
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知尉黔中後高吟採

華

六

送鮮于秘丞通判黔州

梅堯臣

盤頭山下俗巴婦曲中聽汲井熬鹽白燒田種穀
青嶽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事簡能談者揚雄所

亭經

元

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貴州

范 梈

襟思久不愜幽情晚旋添天宜明月獨山與宿雲
兼蛩語通支柱蛛絲映捲簾若無光霽在何以破

朱炎

明

和邢順遊西峽韻

周 燾

溪洞入玲瓏尋山半是空松篁山鬼路烟雨水仙
官人立紅塵外馬行綠水東忽聞黃太史詩句落

黔中

清平道中

杭 淮

亦知春久去花尚滿陵岡小朶穿籬白微風過馬

香清平蒙山

種識尊王鹽米通吳蜀人今無

異方

眞遠喜卽舟

杭淮

連山霧不開壑轉一溪迴
洶洶奔湍下濛濛細雨來
巫山疑有峽灑瀆不成堆
撇旋看舟子乘流亦快哉

元日新添喜晴

楊慎

白日臨元歲新雲放曉晴
城窺冰壑迥樓射雪峯
明客鯉何時到賓鴻昨夜驚
離心似蔓草處處逐春生

平漢道中

何景明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四

徒倚平溪節天高秋氣清
水螢光不定山籟響難
平夜火雲間戍寒松江上
城終宵無夢寐高枕聽
雞聲

過鏡遠

何景明

地僻光搖落空亭長綠莎
山川連蜀道市井雜夷
歌旅篋衣裳少秋程風雨多
無人相問訊盡日撫
寒柯

古郡青山下經過駐使車
土官迎詔拜蠻客望城
遮疊嶂燈孤壘清江繞
百家晚來官署裏獨坐咏
皇華

寥落古城池斜光照戍旗
關臨苗子砦洞入長官

司俗終難近
賢者久易知
野雲暮江上
又見伊
秋時

安南

何景明

崎嶇嶺路到
郭已昏鐘
城險西難越
馬高賈不
通却烟秋
牧馬崖日
煖交蹄只
俗殊中城
生淮亦

安南

李十五夜對月

何景明

中夜看月色
移席又前楹
河漢三更沒
關山萬里
明風烟依
獨戍砧杵
閉空城此
夜高堂上
多應念
遠征

天上何所有
團團白玉盤
可憐秋十月
只懸客中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五

看影直朱樓
午輪高青瘴
寒美人何處
共光影隔
雲端

小市無兼味
隣家酒亦慳
佳期三五夕
遠客萬重
山香漠分秋
色風塵照旅
顏去年當此
夜坐對紫

薇間

鎮遠署

徐九壘

迢迢沅浦曲
轉入夜郎天
路出浮雲上
山懸飛蓋
前烟霏開遠
戍林薄帶長
川羽檄宵來
急橫戈欲

按邊

過善化寺

疑言

月向潭中靜
泉從雲外流
寺門通徑薄
閣傍崖

幽探石懷留得憑軒一散愁偶來得奇賞忘却入
遐訊

叔高

龍遂

行部當長夏停軒靜野埃暗雲侵座入橫翠度墻
青鳥窺戎旆飛花落酒杯蠻烟村市集物色足
得閒

孫璽

孫璽

萬里長途三年始得歸野梅渾破萼官柳半垂
筍嶺峻盤空險城尖疊石危遙江據形勝天畔控
諸夷

軍中酬焦學使過予思南別署有懷見寄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六

田汝成

誰道軍中樂徒勞物外吟朔風淒鼓角嘉節罷登
臨草閣依山迥江梅映雪深無由歛高駕愁絕暮
雲心

烏蠻灘

田汝成

一葉中流下千山兩岸開鼉鼉吹浪轉燕雀受風
迴巨石迎船出啼猿近客哀從來輕險絕涉此寸
心摧

自炎方驛暮宿亦資孔

萬士和

遠道資人力扶持萬嶺中仗隨徒隸亂輿放僕夫
空雲動嵐移黑霞收樹斂紅祇貪趨路未暇泣

途窮

送陸給事燦謫都勻驛

黃甫沔

國論何年定鄉心此夕搖鴈飛天畔驛龍隱日南
橋滿宦恩非薄居夷路詎遙誰憐梁太傅淚灑漢
文朝

象鼻嶺

吳國倫

山形如象鼻磴道擬蠶叢筏渡千崖底車旋萬石
中短亭微上月鳴瀑遠生風白髮悲行險乾坤一
轉蓬

署中登閣望雪

吳國倫

署閣擁城心羣峯護玉林彤雲一夜合積雪九夷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七

深白髮寒相照清樽歎自斟幽蘭意不淺蕭瑟向
鳴琴

碧雲洞

吳國倫

何意盤江外乾坤更一卣却令驄馬使早爲碧雲
留煮石顏堪駐巢松蹟故幽種瓜成五色不忝邵
平侯

王閣齋先生隱居高真菴屬贈

吳國倫

不覩遺榮賦誰知好道心巢雲開石室采露人
淋遂與世人絕杳然仙路深浮邱如可遇吾意亦
招尋

夜過高真觀訪閣齋不值

吳國倫

爲覓遊仙侶重過禮斗壇松雲開闔寂蘿月護高
寒葉落疑招佩泉鳴憶洗丹盈庭霞似雪益作剡
溪看

聖壽寺

孫應鰲

空院存古寺寂寞已無僧獨有橫經客時分供佛
燈淡雲盤老桂寒日隱荒藤樹酌談時事相看百
感增

平旦草堂詠懷

孫應鰲

巾野霞千片前峯翠萬重分襟披小草結屋倚高
松懶尚儲新釀貧爲具宿春村居無外戶一任白
雲封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八

雅歌軒除夕感懷

嚴清

更試終何補蹉跎忽歲除長途憐四牡遠水憶雙
魚地瘠宜羈處官閒勝索居棣花今欲譁矯首倍
躊躇

祥柯路

葛一龍

苦雨風淒淒頽雲墮惡溪警析響晝堡東薪防夜
蹊路從虎穴出家愧鹿門攜僕夫欣涉水一洗沒
脛泥

昨日

葛一龍

昨日度祥柯神竒應接多漆城新化石碧牖下懸
河山鬼嘯風去雲君乘雨過晚從晴處宿愛酒趁

苗歌

平越山中

葛一龍

不見鳥飛還只愁天壓山泥行穿谷底火食到人
間澗影石千怪秋光花一班偶聞譚過虎色變戒
前攀

月山寺

趙之屏

石透長溪兩人穿半壁烟蠻村沒瘴草古寺斷荒
田世事愁爲病浮生拙是賢孤忠能自許彈鋏動
高天

再憇飛雲巖

江盈科

郵亭依梵刹古壑傍人烟泉滴渾疑雨崖浮不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九

天籟籟墜舊刻藤老長新顛車馬重來日登臨憶
往年

華嚴洞寺

江盈科

一壑藏幽境羣山繞梵宮鳥窺僧竈飯猿掛洞門
松石溜晴疑雨爐烟午風塵蹤憐碌碌小憇且
從容

觀音山絕頂

黃堂

荒林聳碧岑久坐靜禪心不雨苔常濕無雲洞自
陰僧閒祇樹冷鳥語落花深高陽有依度支遁足
相尋

龔公泉次李渭韻

李培初

選勝道魚賦題詩憶昔賢披雲循古道倚石聽鳴
泉攀幽乘遠興問道愧流年坐起前山月松高自
鶴志

雲巖劇

史旌賢

古寺鐘初闕翛然無住心偶緣丹竈入因識白雲

深潭鐸傳空谷松鏡落梵音賢愚如許輩吾意正

真

文

祁順

巨筆卓瞻峯天然制度工雲霞雜五色風動助三

紅散穎非囊底生花似夢中流年多少恨終日漫

書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十

飛雲巖

郭子章

萬丈闢巖扃浮雲去復停幻裝螺髻碧巧綴石痕

青老樹清堪掬飛泉靜可聽凭欄紆遠望暫博客

懷醒

靜黎洞

郭子章

皮林甫罷兵振旅入黃平山繞猿聲近江環雉堞

清連空岩洞響向晚暮烟生徙倚禪壇下憑欄寄

野情

雙明洞

黃閣

天外鍾佳勝偏憐闌地開懸崖鳴一鳥虛谷響如

雷水自羣峯落人從曲徑回寄言車馬客知否疑

仙臺

黔中雜咏

王士昌

南服天垂盡銅標向此分洞中厖吠日天半犢耕
雲蠻語逢人譯夷歌到處聞干戈新戰後殘照幾

家村

極樂菴

黃龍光

正有塵勞苦來尋極樂菴玻璃千佛照空寂萬山
涵香染蓮花妙僧依淨土叅何年仙子跡吹笛度

鷲驂

涵碧潭

李時華

一水纏山城曾將洗甲兵秋波涵碧玉春漲點紅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七

英龍卧歸雲濕犀沉夜月明寒潭深萬丈徹底本
來清

安莊夜聞警

謝三秀

鼙鼓中宵急愁聞戰伐頻數家出灰燼一郡入荆
榛地亂難爲客途窮耻傍人披衣待明發華髮鏡

中新

村行卽事

謝三秀

十里荒村路尋幽到薜蘿陂寒菰葉少籬晚豆花
多廢寺紛蟲網貧家靜雀羅老翁晞髮坐相對

干戈

送吳使君攝八番郡事

謝三秀

才子飄零久，今看治郡功。地當三楚盡，山到九江雄。
詞賦霜毫裏，桑麻露冕中。孤城饒吏隱，解帶聽松風。

黎峨

聃和武

癡心投遠曙，四野接孤烟。隔樹湖光滿，穿雲瀑影懸。
草香山氣合，苔古石痕連。夢境曾過此，應知有夙緣。

貴筑憇越孝廉別業

范一內

結宇數峯間，泓渟一水灣。谷風過午冷，原樹入秋閒。
苔動瀨鱗戲，花搖翠羽還。誰知於役者，彌日此開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七

讀鐵橋圖記

王思任

水折三江裏，橋飛百濮間。化民無訟獄，贈客有江山。
制鐵龍能避，銷兵虎自閒。金城方畧壯，常鎮九疑關。

出黔途次漫興

尹伸

日日思歸去，今成如此歸。貪趨王儉府，愧息丈人機。
用舍從時論，馳驅與願違。生還差可喜，風日駛駸駸。

渡鐵橋

楊繩武

屹立盤江滄，飛梁繫半空。九臯來瑞鶴，一澗飲長虹。
翻浪鯨鯢吼，奔雲車馬通。我非題柱客，蹤跡感

飄蓬

題鐵橋

陳士奇

碧水春猶早，炎方日未齊。虎當官路閉，猿掛驛樓啼。繩鎖金沙界，橋飛乳洞梯。當年無寶筏，腸斷夜

郎西

過安南

龍文

從頂見孤城，征驂向曉行。鳥啼多異響，花發正繁榮。石澗閒雲碓，山田趁火耕。愁聞耆老說，三

會晴

碧雲洞

趙天佑

依舍千重樹，連城百嶂鶯。勝遊常近郭，吾意欲通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十三

名竹色窮詞，賦山靈識性情。憑誰祈岳手，爲寫輞川屏。

國朝

遊東山寺韻

黃敬璣

古刹東山上，蕭條兵火餘。秋聲連遠壑，酒興滿幽廬。翠色當窻合，雲光映座虛。天涯正好客，不必賦

無魚

秋日旅懷

李良

懶作丘園卧，幽尋住此邦。漏知天近罅，雲見石垂窻。隔水聞寒杵，疎籬帶遠江。因風思舊日，羈馬幾

雙雙

平越禮斗亭

彭而述

何處覓丹鼎，苔荒舊石梯。陰林飛鳥過，畫棟古蟲題。物色勞英主，窮追到海西。至今禮斗處，俯瞰萬

山低。

中河洞對月

張弘毅

月到招提靜，清光隔岸看。峯高輪影障，水澗露華溥。暝色通幽徑，春流響急湍。坐聽鐘漏盡，返照佛樓寒。

築邑城

卽元武

按轡城頭路，參差石磴斜。平雲連野水，霜木俯官衙。風落天邊鴈，秋悲日暮笳。逢人多卉服，珍重問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十四

桑麻

中和寺

林華琬

山意諸天雨，溪痕獨木橋。邈流知菜葉，開徑折蘆條。窺接香泉到，茶成禮樹遙。太平如不隔，鐘鼓自

昏朝。

暮秋遊照壁山

吳廷正

孤嶂開僧舍，山門碧蘚侵。遊人不到處，吾輩獨登臨。黃葉尊前樹，清秋客裡心。黔南風日好，只是憶

山陰。

平越道中望三丰影

潘馴

仙在山之後，焉能預寫真。與定知無色處，先有不忘

身羽化亦已久茲形何尙新始知惟肖者反具
來人

鎮遠舟行

彭始奮

到來黔地盡人語隔溪東孤驛微茫裡寒流隱見
中灘高常畏石舟小不須風寂寞何王殿巖花強
自紅

橋至鎮遠

張一鶴

有水可乘羨其如難渡何不辭車馬憊還怯虎狼
過楚水偏橋盡黔山平越多城陰最慘淡一路少
田禾

宿太平菴是日至新添衛

張一鶴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五

僕御荒疆少駉柯戰壘殘蟲迎秋作響水激石生
湍黑霧連雲暗青山背日寒莫言烟瘴苦久役屨
征鞍

炎方驛道中

高晫

秋色來何極遠山接近山松穿雲滴翠花過雨飛
班鳥道烽烟外柴門蠻爨間盤江千萬轉祇日照
愁顏

鸚鵡寺

田雯

去地數千尺御風天際行空中鸚鵡寺何處鷓鴣
聲嵐漲羣峯失霞鋪遠水明前山雲不斷片片爲
蹄生

送李遜五舍人

田雯

九月驚寒早驅車別夜郎青山遮馬首紅葉壓行
裝蘆酒村葛賤梅花驛館荒金門臣朔飽贈爾數
椀椰

秋日遊漏鈞泉

衛旣齊

靈泉不盈掬時縮復時盈脉脉元精合鱗鱗細浪
生似徵潮汐信因悟捲舒情徙倚塵機息凭欄欲
濯纓

黔中雜咏

賦難登禹貢版止隸周官無海魚鹽嗇重山虎豹
蟠司農煩粟帛開府集衣冠願觀垂裳化虞廷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十六

舞干

甲子三月貴陽汪使君載酒邀同吳叅軍遊東山

黃元浩

共赴尋山約山行午欲晴嶺腰猶接寺雨脚已離
城危登苔衣滑繁花石縫生到門叅古佛鐘古半
空鳴

醉與山門別無愁沾濕歸急揮風色過截住雨聲
飛馬已辭青嶂僧猶立翠微晚鐘崖上落回望思
依依

遊憑虛洞

越 珮

一龕藏古洞陟磴探其幽雲氣忽然合天風吹不

逾累黍亦幻失五丁謀攬勝茲方始已居巖
上籌

水月庵訪友

譚瑞

自昔繡經處重來伴客吟
編籬花滿徑傍水竹成
林鐘靜僧初定情空境
自深留連溪上月探取
滌塵襟

水月庵

唐肇健

茲庵饒野趣四面俯漣漪
客少苔蘚嫩僧慵佛火
遲茶厨依水結蓮座鑿
山支靜極晨昏候梵聲
雲外吹

九日登東山

劉遠譽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七

欲將秋盡覽極力上崔嵬
雁陣連雲結風濤逐樹
來捫碑觀舊句坐石掃
蒼苔天氣重陽好迎人
菊正開

送寄竹隱之任思州

汪琬

故國兵戈滿長途雨雪滋
當予去官日值爾遠行
時芳草投書渚叢篁鼓
瑟祠好從登眺處遙爲
寄相思

萬壑山

許虬

丹砂勾漏覓絳雪更堪餐
不借峨眉嶺長依玉露
盤穿花麋角煖巢樹鶴
裳寒簾捲先疑曉清光
古傳

松蘿寺

寺舊在深山
今臨新路

高其偉

溪色澄無滓嵐光翠欲流幾盤松外徑一牖
樓鐘依岩殷雲停爲客留髻僧同一嘆
藏舟

山家

高其偉

逕有於菟跡林多格磔音疎烟通屋角凸石露田
心懷土生涯薄謀家意念深依仁還望歲循政等
甘霖

普安道中

常安

水勢盤州好三溪匯一溪路窮山向背人倦驛高
低密樹遮輿轡飛雲襯馬蹄南中山砗磲日擬上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十八

丹梯

再行龍里遇風雨

常安

一綫天開壘前峯接後峯寒崖飛白練空谷老青
松雨過秋容淡烟平驛路封重行雲竇裡衝破萬
千重

上元前三日遊黔靈山

吳又斯盛

深窈同盤谷陰森少六塵探泉從曲折以看竹每
巡簷積舊年雪堂開元夜春餘寒怯中座傾榼
來頻

杳靄探何極嚴城近可凭平疇流瀟瀟雉堞齒
稜梅柳猶含雨松杉未脫冰行厨爛熳後天半有

秦地

題來仙閣

錢元昌

朗吟人不識別却岳陽樓直訪黔山勝無如雪洞
幽塵清開法界機靜見瀛洲片刻飛雲駐仙風萬

古流

涉情凌虛構虔心祝辦香祥烟遍四面爽氣接三

光欲遊乘雷駕先瞻渡海航自今來往數卽此是

仙鄉

嘉慶癸亥秋穀生雙穗賦詩紀瑞 福慶

幸值豐年好田生雙穗腴飄飄分燕尾款款舞蝦

鬚刈稻攢高樹懸俗樹不登場傾筐入廣衢民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十九

苗稱樂歲

帝德咸遐敷

和穀生雙穗原韻

陸以莊

雨暘時若歲嫁孕大田腴那見禾生耳渾疑麥吐

鬚莖駢曾秀町種載已填衢

聖澤由 公播豐融徧野敷

黔中號山國犂峒亦膏腴有穀垂雙穗如花可數

鬚棲糧唐叔畝獻穠

帝堯衢似此嘉祥致苗民永格敷

前題

公 戎

化洽雙岐秀欣瞻治道腴瑞同苗共穗宋符瑞志苗共穗

明

碧雲洞

孫應鰲

早罷荆門鎮言尋石戶耕風塵閒老眼直望淡秋
情忽枉騷人劄深懷勝地盟洞泉開僻壤詞賦振
韶諷一徑層林入千巖曲竇平軒窻含宿澗箭括
引新晴雪障羅青壁霞標帶赤城龍蟠潭隱隱猿
嘯谷聳聳五曜俱旌美千竒不辨名鬼神留斧鑿
造化見生成日淨沉朝彩天澄起夜聲蔚藍盤島
嶼蒼鳥映空明信矣遺塵世悠然薄太清念心思
得象園世欲餐英何日攀裳去同君策杖行鈎元

晉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序

舒雅况發興出高評獨往探牛斗相知洽弟兄斯
遊如可遂豈羨接蓬瀛

太嘉洞

韓仲雍

磴路遙迤上岩扉杳靄窺澄霞漾飛蓋新月隱橫
坻地下勃供帳山僧遠執羈燭天紛雉炬殷地動
暈吹綠荔懸皆迴丹梯置足歛陰房愁溼袂
鏡界素雪色疑依乳烟光逗紫帷牀爲龍卧處穴
是風來時擁徑成三秀堆峯列九嶷玲瓏連不斷
網世到還離佛座輝珠絡仙臺暗碧滋雙林初止
觀六道宛低眉通氣理非謬雕形工若爲莫須驚
造物直欲問庖羲舉策家風劬無踐國步

輕門陟名士，暢追隨步。輕重徵伎，花宮再引。危接
羅旂，倒若玉漏，且催遲。

玉池

趙 鈺

疊石開池，水誅茅結舫亭。偶然成野趣，曠矣勝郊
坵。關鑿何人力，幽深本地靈。兩堤新樹綠，萬點舊
山青。窈窕牛羊徑，漈澗鷗鷺汀。花繁添澗濑，月出
照清冷。心遠少塵事，何須慕四溟。

送周子賢按貴州

薛 蕙

萬里祥柯路，炎洲百粵南。懸梯穿鳥道，流沫下龍
潭。赤坂龜鬪出，玄厓日月含。輕霓蒸海氣，烟霧灑
春嵐。飛緇綠篁竹，垂篠墮石楠。橘花香細細，藤刺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注

綠蔘珍嶺外，青聰馭臺中。白筆簪秦冠，高鐵柱漢
節。照金函，行邁應多暇。登臨素所耽，江山吟謝安。
物色助清談，送遠都無緒。憂時且不堪，安危廷諍
地。遲子促朝參。

金芝亭

劉應麒

王師若時雨，草木亦蕃滋。其道中丞署，雙璠五色
芝。芬芳蘭奕葉，掩映樹連枝。道路壺漿後，轅門燕
喜時。歌應階寶鼎，茹可駐仙姿。蒟醬兼節杖，窮兵
空爾爲。

七言律

唐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杜甫

大家東征逐子同，
風生洲渚錦帆開。
青青竹笋迎船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
離別不堪無限意，
艱危須仗濟時才。
黔陽信使應稀少，
莫怪頻頻勸酒杯。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

並引

劉禹錫

黔之鄉在秦楚爲爭地，
近世人多過言其幽荒。
以談笑聞者又從而張皇之，
猶夫束蘊逐原燎，
或近乎語妖，適有沙門義舟道黔江而來能畫地爲山川，
反餘其風俗纖悉可信。且曰貧道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一錫遊地，方衆矣。至黔而不知其遠，始遇前節使，
而問今節使益賢而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圖之下，
曳裾秉筆，彬彬然與鬼園同風。蕃僧以外學嗜篇章，
時或攝衣爲末至客，其來也約。主人乘秋風而還，
今乞詞以颺之。如捧意珠行，任坐卧知相好耳。余曰：唯命筆爲七言以應之。

黔江秋水漫雲霓，
獨泛慈航路不迷。
猿飲窺齋林葉動，
蛟龍聞咒浪花低。
如蓮半傷心常悟，
問菊新詩手自攜。
常說麾圖似靈鷲，
却將山屐上丹梯。

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

李頻

八月瞿塘到底翻，
孤舟上得已消魂。
幕中職罷僮

趨京闕下官成未謝恩丹嶂聳空無過鳥青杉覆
水有垂猿感知肺腑終難說從此辭歸便掃門
寄黔中王從事
羅隱

故人刀筆事軍書南轉黔江半月餘別後鄉關情
幾許近來詩酒興何如貪將醉袖吟鶯谷不把瑤
絨附鯉魚近日舉觴君莫問生涯牢落鬢蕭疎
元

過七星關

李景山

七星關上一回頭遙望鄉關路阻修欲向雲山攀
北斗不辭鞍馬過南州兩崖斬壁連天起一水漂
花出洞流聞道清時無瘴癘行人經此不須愁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過牂柯江

李景山

歸歟何日是真歸慙媿山林與願違垂老八千餘
里謫回頭四十九年非窮邊野水黃雲渡夢裡田
家白板扉珍重沙禽頻見下也應知我久忘機
明

善應橋

沈勗

飛石攢空若畫成跨溪環洞巧經營水從玉竦腰
間過人在金鰲背上行應有素書堪進履豈無馴
馬更題名適來僞倚危欄看偏喜滄浪可濯纓
碧雲洞

楊夔

山腰誰作洞門開絕絕谷層巒亦壯哉滿地白雲無

徑路一溪流，水隔塵埃。欲從阮肇，登仙去會見初。
平叱石來，勝覽於人。隨處有何須。海上覓蓬萊。

碧雲洞

蔣宗魯

雲水南明萬象天，可蹤異宇洞中元。瑤壇翠桂虬
龍見，華蓋丹崖鵠鶴旋。澗道風泉開遠嶽，石門花
霧帶平川。蓬瀛仙侶耽春勝，對酌滄洲思爽然。

石旰書懷

郝順

男兒弧矢平生志，歷遍中華到石旰。椎髻卉裳荒
服地，劍牛刀犢太平年。雨餘山翠開圖畫，夜靜泉
聲落管絃。俗客不來公事簡，倚筵頻和白雲篇。

木閣箬

王守仁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瘦馬支離綠絕塵，連峯窈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鶩
鴉陣，澗道雲深逢鹿羣。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
塞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武侯祠

王守仁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徑入溪斜。松林晚映千
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忘物外，未妨遊
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落日江波動，客衣水雨綠。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
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林間棲翼亂。想看天
北暮雲飛，年年歲晚常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六廣曉發

王守仁

...舟渡頭沙溪深幾曲
...去邊廻路青崖
...江上無雙美九華

王守仁

...峽聲寒境多奇絕非

...傳羽檄近聞苗

...難承菽水歡

王守仁

...貴筑路從峯

...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

...自日遠來儂

...衡南那有雁飛回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五

龍泉石徑

王守仁

...花如練落長松雪際天橋隱白虹遶鶴不來華

...去石樓空徒聞鵲駕橫秋夕漫說秦

...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王守仁

...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

...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

...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關應念一身遙

王守仁

...中丞莫漫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

...如生定有為風雨長廊斷鐵馬松杉陰

霧捲龍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翁賽旅祠
經盤江次劉元瑞韻

杭淮

踰岡陟嶺兼多病臘盡春來不記程瘴水已知多
客淚窮山只是有人行綠崖畫霧愁俱黑觸馬春
花眼一明西蜀未知天下險老夫筋力盡南征

重安江晚渡

夏言

重安江色清可憐江頭下馬渡江船黃茅野屋淡
秋日粉蝶山城愁暮烟朱旗郵兵走相報繡衣使
者來行邊故人經年不見面何得萬里同尊前
烏撒衛九日

楊慎

百年身世苦辛行九日登臨感慨生鴻鴈未傳滇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海信茱萸偏動蜀山情空庭露白羣鴉散古木霜
黃獨鶴驚尊酒相思搖落地江湖不隔夢歸程

南庵

王訓

淨度招提舊結茅地偏應不遠塵囂山腰倒接城
邊路水口斜通閣外橋深院落花無客掃空門掩
日有誰敲忘懷好結蓮花社分付山僧早見招

澄江閣

程燦

欲陟層巒路未通凭欄覽盡郡中峯前墟麥秀田
家宅隔岸芹香泮水宮雨霽有聲生翠竹日高無
影覆蒼松省耕偶向澄江閣消受清涼一榻風

登香爐山

汪良

廬山之高高入雲嶙峋壁立無支分雄關未許容
雙馬殺氣曾教走萬軍林翠濕衣人不覺猿聲嘯
壑客驚聞攀緣直到層巖立回首相將日已曛
安莊道中

何景明

處處人家空薜蘿幾年凋弊擾干戈山過白水峯
巒峻路入盤江瘴癘多嶺微土風連百粵郊原人
語雜諸羅側身西望看銅柱此地曾經馬伏波

新興

何景明

蕭條窮巷掩荆扉立馬荒原見鳥飛城爲燒殘廓
市少地從戰後草萊肥燐生陰雨黃昏見鬼哭秋
山白日微却怪當年出師者豈無寸策達戎機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七

烏撒道中

萬士和

地當高處峯隨轉雲到窮時路更除夏半火刀方
布種晚來牛馬不歸家瘴烟寒鎖蠻村樹嵐霧晴
迷客子槎干羽未能馴鬼國祇貪關市中鹽茶
送劉員外使黔中

李攀龍

牂柯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三
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輅過金馬祠
官擁節廻爲泛昆明誇上苑令知漢主自雄才

過盤江

杜拯

泛泛盤江三月天一蓬瘴雨夜郎船渡頭草樹雲
垂鎖袖裏檳榔客自憐六六液恩波勞夢想劍池春

水隔風烟臨流此際情何限極目湘雲思渺然
過層臺驛

吳國倫

野潦奔鳴石徑斜疎林殘月見田家編籬半護邛
王竹築塢新移望帝花荒驛傍山連蜀道遠人重
譯問京華鄉音斷絕愁如夢何處高風急暮笳
過白崖驛

吳國倫

箐林幽窈石龍從永日驅馳微未窮驛道久通滇
蜀使若人猶雜漢夷風崖間板屋依雲架塞外芒
山入雨空赤水寧辭三峽遠雙魚爲寄楚江東
東山大觀樓

吳國倫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東山突兀雲爲巔百雉參差雙練懸入寺渾迷上
下界倚樓欲盡西南天江光下浸九華玉石甲紛
披九葉蓮睥睨羣山解飛動誰當坐嘯清蠻烟

銅崖

吳國倫

雙江渡頭水磷磷孤嶼飛棹如有神天造中流一
柱觀地標何代三銅人野航送酒小於葉彩竦當
磯

黔中雜詩

江盈科

羣峯莽互插天遙旅魄都從一望銷蠻語兼傳紅
犵狓土風漸入紫薑苗耕山到處皆憑火出戶無
人不佩刀一自播兵蹂躪後幾家茅屋入蕭條
何處關山是盡期馬蹄終日歷欽崙村墟寂寂寒

烟火野鐘蕭蕭閃戍旗天際不聞陽雁過雲深
有嶺猿知我期漢吏寬文網莫把繁文縛屬吏
地險人稀物態涼蕭疎羸馬與牂羊絛繩貫貝苒
姬希蠶錦裁衣衛士裝絕壁燒痕隨雨綠隔年木
穗入春香民間蓄積看如此那得公家咏積倉
一山如戟一如環列嶂層層香莫攀風雨豈無髓
嗟嘯月明應有鶴笙還花苗所在營三窟草檄誰
人論百蠻見說赤丸時報警天涯壯士盡凋顏
黔陽署中雜咏

江盈科

天涯高閣幾回憑林杪終然愧季鷹水碓似人春
覽緩石牀如雪冷難勝鼠窺籬下初抽弄猿挂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九

前欲斷藤環視四山饒爽氣倩誰拄杖與同登
徙倚空亭石磴斜晚風容易掃殘霞蟻封土潤霑
新雨燕啼泥香帶落花病後檢方親曬藥睡餘淪
鼎自烹茶年光怕說如流水幾度春歸未到家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觀唐時升
繡衣持節出長安南入牂柯路萬盤重箐濕雲常
欲雨點蒼晴雪不知寒登車白埽豺狼跡遇客爭
彈解鹿冠遙憶樹頭新酒熟刺桐花下正承權

川上學舍

李渭

高閣峯陰人獨立碧梧秋色滿江城松巒月落猿
啼冷雲路風淒鴈字驚紫塞未傳銷甲信玉

聽擣衣聲年年對菊誰無賦此日樽前意未平

寫鏡橋

郭子章

麻哈江頭鎖碧波知君兩度布金多三春重履雷
霆吼萬里如從枕席過淵底憑空連北斗夢中了
願謝維摩聖明許我東歸養酌酒平新問釣簑

餘慶玉虎洞

郭子章

玉虛古洞寂無隣洞口陰陰紫翠勻八百餘年狼
穴爭三千世界佛堂春凌空野鶴來巢閣解語山
魑畏近人更說瓊漿流道左濯纓漱齒一停輪
過餘慶司

郭子章

餘慶山行踏磴危幸逢春仲日遲遲荒村祭社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茅屋新戶編門坐竹籬夾道櫻桃開白蕊隔江楊
柳換新枝猶聞豺虎當吾路去去埋輪一問之

霧虹橋

郭子章

鬚髯中流駕巨鯨獨撐吞水跨江臯祇疑螭螭垂
仙浴那畏蛟龍挾怒濤聲擊桃花紅漲偃色搖柳
樹綠雲高千秋鎮遠行人頌不獨當年畫六韜

東山

郭子章

山接夷囑曉日暉名山勝似此山稀天開巨鎮雲
常簇地擁雄圖瘴欲晞箐樹搖空金刹動江流遶
郭王虹飛居然別野堪招隱那得風塵學息機

銅鼓山

郭子章

崑崙孤嶺矗城東，羅甸猶高漢相功。岩谷深藏劍
鼓在天河一洗甲，兵空峯蟠羽翼三分烈。棠蔭風
霜百代雄，聞道幾迴陰。雨夕餘音鬢掛，崑崙峒

武侯祠

郭子章

曾從羅甸畫兵機，七縱雄鷹擊鐵衣。銅鼓風雲藏
陣畧，祠壇草木識天威。雕關俯瞰蠻烟淨，綵棟遙
連蜀口輝。累足未酬伊呂志，千秋有恨鵲南飛。

鸚鵡溪道中

李瑞

廢垣幾處望中存，楊柳青青蔭石門。人爲寇侵先
避地，犬知主去尙防村。侵階流水隨渠滿，依樹啼
鶯到日昏。何事草場成戰伐，令人三嘆不能殫。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七

七星關

梁佐

巉崖飛閣倚長空，鑿石尋源誦禹功。地迴龍門洶
晝雪，天低蜃棟拂晴虹。三巴西接虬龍靜，六詔南
通象馬雄。我欲乘風生羽翰，星槎雲海泛飄蓬。

別郭開府

謝三秀

客情秋色共蒼蒼，耐可離筵菊正黃。爲訪杜蘅先
過楚，敢云詞賦重遊梁。孤猿夜嘯千峯月，匹馬寒
嘶萬里霜。前路總令知已在，憐才誰似郭汾陽。

春日泛舟牂江

謝三秀

江路分明滌水灣，汀花汀草破愁顏。朝憑短棹乘
風去，暮逐孤蓬載月還。逸興尙餘尊酒在，浮名不

及釣漁歸胡床箕踞逢多暇看遍南城十里山
宿西村

謝三秀

西村襖被酒初香寒逼莎鷄漸入牀深巷犬聲如
豹吠空田鶴影似人長山樓笛起家新月野浦砧
殘夜夜霜垂老生涯耕稼在衡茅吾擬托柴桑
送趙遜敏東歸

宋 昂

琴鶴先生樂自然故山歸去白雲邊柴門柳憶陶
元亮玉河人迎葛稚川行色蒼茫林影外離情蕭
索酒杯前欲知別後相思意疎柳寒梅鎖暮烟
送楊知事

宋 昂

江水澄清樹葉丹臨岐人送柏臺官十年滯嵬叅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機務一旦雲霄振羽翰風靜洞庭高浪遠月明楊
子暮潮寒京華到日春光好花柳無邊馬上看
憶舊遊

宋 昱

記得曾遊蜀路時西川人物盡相知聯鑣共訪楊
雄宅攜酒同登杜甫祠夜月樓臺飛逸興春風花
柳入新詩於今回首真成暮獨立蒼苔有所思

關中

史永安

仗劍山塘羸馬孤手揮矢石下征襦可憐草木根
皮盡更苦巢窠雀鼠無萬里天高心自靖關關路
斷眼空枯望來節鉞皆臣子忍把封疆付豕狐
人工神庇雨無尤力戰孤城歲已週血染山河風

景慘火連郊郭夕陽愁皇天有意培完節義士何
勞效泣囚留得此腔忠憤在好隨張許共千秋
思南道中

陰子叔

陰雨初晴鷄亂鳴輅車行處未天明嵐深只說山
無路林靜還聞水有聲一曲鏡湖何處乞數莖霜
鬢此中生僕夫莫憚驅馳早已有田翁接隴耕

白泉漁樂

李庭家

解却袍簪到白泉披襟散髮酒腸寬半蓬夜月三
更夢兩岸春花一釣竿得句詩人來短棹忘機鷗
鳥過前灘陰晴只恁烟波靜流水高山自在看

安莊道中

丁養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畦田百疊鎖山腰雨後流泉似海潮青嶂午陰看
飯猿碧林秋靜聽鳴蛩一簾暝色人歸市半壑腥
風虎過橋更待月明刁斗動滿天蒼碧夜迢迢

盤江橋

張鏡心

萬里盤江裂地來巨靈掌劈半山開波騰斷岫虛
蘭楫石咽濤聲走怒雷湧霧迷漫千嶂合穿雲繚
遶一龍迴從今人渡金繩上共賴君饒濟世才

華巖洞

張鏡心

門前車馬日紛紛野鶴閒僧總不聞洞裏竒文成
物象巖間真氣自氤氳平空石湧三江浪何處晴
飛五嶽雲可是如來舌本動故將花雨繡山紋

得筵黔馮侍御書却寄

王鳳熊

矢清靈部在登車半壁功高大樹餘馬粟寒生
飽龍鬚刀秋靜竹王墟紅籌預定先庚策退食
捷大西書却寄草堂情不淺拒霜花發鴈來初

關中自誓

潘潤民

孤城苦守歲云徂望斷援師淚欲枯烽火連天雲
黯慘僵屍滿地血模糊爲憐秦養垂三世邊恤伶
仃有二孤方盡自甘拋一死昂藏寧肯負吾軀

解圍志喜

楊師孔

朔風凜凜正重圍倏報王師指義旂將畧從天乘
勝下蠻營捲地望塵歸城頭殘壘聞嘶馬委巷庭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十四

羸笑啟扉自是天威雄絕徼新標銅柱答垂衣

龍山寺夜坐

黃龍光

勞勞車馬夜郎西耐可尋僧對佛栖幽壑度鐘風
曲折層崖置寺石高低燈花落盡人千里瞋色明
初月一溪却怪年來空浪迹白雲多處亂山迷

飛瀑泉

楊秀冕

雪乳泠泠濕翠衣水晶珠箔夜生輝雙流漱玉岩
邊出正練橫空樹杪飛川谷草香仙鹿過石潭雲
峯壽龍歸武陵歲歲桃花發幾度漁郎問釣磯

登東山

黃珂

城上旌旗帶雨懸城邊草樹生烟山光水色連

千里人語鷄聲傍一川望眼漫漫勞迎過鴈愁懷
奈總啼鵲登臨直上最高處恍若身遊萬仞天
和劉覲國觀察青蓮界

鄧 鐘

東山禪室接雲屏使節翻勞駐野亭雨後泉飛千
澗白霜前木落數峯青論文應合延津劍借箸先
瞻益部星海內交權能有幾那堪聚散若流螢

鐵橋告竣志喜

朱家民

群柯形勢向雲盤山插層霄萬壑寒地險難容江
立極神工止許鐵爲欄人從蜃市樓中現我在金
鰲背上看三載胼胝今底定伏波銅柱照巔巔
橋工竣次第建石城十一座告成志喜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五

朱家民

畫破青山路一條走鞭飛鐵去來遙礙天岩樹冬
先發鎖磴溪雲晝不銷耕鑿止聞歌帝力車驂不
復畏兵驕金湯聯落皇輿鞏盡職何功敢任勞
池亭飲楊憲副

尹 伸

干戈猶得問林亭景物應憐歲再經粉隄犀文抽
苑竹香浮蓮葉膩春萍吳歛恕聽材官曲拇陣隨
傾小吏瓶觀者堵牆都一噓半池燈影亂殘星

國朝

初秋過麻哈城西觀音寺

朱前詒

上方樓閣傍西城緩步秋光物外情百丈巖風怒

子落兩株細雨桂花清。山臨埤堦烟雲滿門近溪
潭瀑布聲坐久不須燈火促一鈎新月正東生
清平驛 卞元武

三家茅屋一孤城甬道曾聞百戰經零落青燐飛
火聚寂寥丹堊宿鷓鴣鳴門前屠狗謹新市閣外松
楸識老兵爲問當年誰改作於今郵舍出雙旌
雕牆高築是誰家擁護山城徧赤霞故部石臺春
度曲新營板屋夜吹笙空傳虎拜離宮柳不紀龍
巡上苑花十載南人憑弔敬書生簪筆夕陽斜
赴黔臬別梁培元靖州 彭而述

三年兩過靖州城屢見飛雲馬首生異國初逢黃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葉下蠻方更聽暮猿鳴相看聚散還今夕無那江
山是別情建業若逢黔郡使驛書早寄故人聲

關嶺

彭而述

將軍遺廟噪棲烏攬轡青山日欲晡短碣蝸涎苔
剝落虛堂鬼火樹凋枯箕裘遺恨三分國社稷纒
成五月瀘却喜山河蒙姓字長留漢月接成都
次常東園九龍寺 許虬

古寺松門枕大江真如洗鉢老龍降山還簇擁峯
當殿樹繞參差翠到窻閣上風閒搖鐵馬庭前月
滿代銀缸朝來步屐破塘去綠水芙蓉對影雙

三月三日登南泉絕頂道院

吳廷正

高閣開襟且浩歌况逢修禊此中過幽岩日煇
丹竈絕朝雲生暗薜蘿足下青山隨處好愁來白
髮一春多可憐故國流觴地風景依稀似永和
暮春還客溪別業

胡欽華

花源不似避秦時薜荷行歌日正遲路轉千峯尋
故業身慚足馬識前溪桐華簌簌聞門閉柳色慘
參差始發初願幾年成錯計白鷗重與水相期

石船

潘馴

鑿石爲船鬼斧竒翩然一棹欲何之空橫野水無
人渡徒有中流擊楫思風定可垂嚴子釣月明疑
自剡溪移莫言刳木般匪巧形製先留邃古時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七

盤江

程封

盤江中斷鐵橋開乍見心驚首欲回誰遣鬼工排
鳥道直教天塹走龍媒如雲戍卒防秋去盡地金
錢轉餉來聞說波流通緬甸河源萬里令人哀
午日馬上偶成

楊雍建

執掌何曾片刻閒夢魂並未到鄉關王師是處呼
庚癸民命還當惜草菅蒲酒異鄉容易醉衰年戎
馬幾時還長沙徒洒夢時淚輸與箕山潁水灣

小樓

田雲

淺衙隙地北岡頭竹柱泥窓架小樓南陌青峯相
對立東河白水一邊流看來阮簷嫌多壁落去張

融只似舟山郭夕陽鴉數點憑闌滿眼夜郎秋

飛雲巖

田震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色登臨日下春莫信人間惟
五嶽須知天末有三峯秦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
幢古佛蹤如此奇山誰領畧曾無七十二家封

羅永菴

陸祚蕃

燕子飛來勢莫遮袞衣只合換袈裟啼鴉竹裂悲
蕭寺歸鶴烟迷憶故家香稻帝分天上供寒潭籠
獻佛前花西山封樹無消息鎮日南枝噪暮鴉

抵鄭家場

李鎧

落日驅車覽太荒浮雲高捲鬱蒼茫星分井鬼崇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李

山盡地接梓桐燹道長幾度烽烟餘茂草廿年生
聚尙殘疆慚無供奉才名盛迨遞何緣到夜郎

草塘寒食

熊軾

寒食羈途悵未還濁醪傾倒遣愁顏塘橫積翠烟
中柳門掩斜陽雨後山相對好花思故侶每逢佳
節憶鄉關千家禁火聊同俗搔首猶傷滯百蠻

播州感興

李先立

楊家世業已蒿萊雌鳳妖驪穩禍胎躍馬真成蛙
坐井鞭山未信海如杯從來負固無完局豈待殘
燒辨劫灰指顧重關天險失夜郎自大古今哀
答平溪田端雲

張大受

曝書亭集精華錄海內詩名兩共傳今日見君真
妙絕老夫懷舊亦凄然文章元氣無時息富貴浮
雲幾輩閒慚愧採風逢此客吹噓無力上青天

甲秀樓

張大受

門分南北山縈郭橋合東西水落潭四面清風吹
閣外三層朱檻俯雲端江山注眼連荆蜀樹木關
心別暑寒最喜登臨埃壑表百梯窮處欲驂鸞

田少師祠

米田祐恭代父從軍征湖
會奉思州等處民歸宋

張大受

天末江山想戰功千年遺廟漳烟中餘威尚在安
黔蜀至性雙全感孝忠堂構有經遺後嗣土田無
籍祀先公

祠未置田
無資修葺

使臣敬訪思州蹟石鼎香飄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樹石風

明申御史祠

名祐性至孝死
於土木之難

張大受

子孝臣忠萬古揚
牙冠凜凜肅清霜
干戈自執從
明主魂猶雄
返故鄉晚聽鶴
聲歸破屋寒留松
影覆高岡濟躋冠
帶諸孫好准其後裔
二人奉祀願向西風
薦一觴

白水河瀑布

高其倬

倚空蒼壁削青銅
赴壑懸河掛斷虹
驚馬萬蹄嚴
陣鼓綿雲百簇揭
天風常疑靈氣棲
神物自闢龍
門謝禹功爲有西
疇千頃在餘波不
逐逝川東
甲秀樓小集同粵西
金中丞暨鄂方伯
維翰

叅政王叅政并太守牧令諸人分韻得恬字

鄂爾泰

刺籐梢竹又來黔背郭南明趣未厭傑閣先登推
老大深盃小注共酸酣吟哦到底都成癖山水終
然不計廉好記清和羣從日忘機魚鳥亦恬恬

貴筑詠懷

鄂爾泰

剖竹春深駐綵旂底忙勾當已經秋百千我愧生
諸葛八萬人知畧古州赤水東流趣解鱸白崖西
下挽車駟捫心合有籌邊計志決才疎道未周
晚霽白鎮遠赴偏橋

常安

巒光雨後轉氤氳行過屏山日欲曛石磴千層天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早

際出飛泉百道嶺頭分鳥栖翠竹啼紅雨人坐籃
輿度白雲風送晚鐘何處寺昏黃月下隔溪聞

由石阡至思南

鄒一桂

誰劈懸崖作劍門捫蘿穿破白雲根短墻修竹圍
精舍流水桃花又一村羅甸山容春有脚夜郎月
色淨無痕數聲欸乃滄洲趣况復船頭送酒樽
昨宵雷雨過清明十日春寒一日晴遠樹雲開延

岫色野田水滿落溪聲一鞭斜照穿花塢雙漿輕

風到石城汎掃軒窓談坐久半規明月已初更

遊雪厓祠

陳憲榮

泮江聞道似瀛洲爲愛清幽覽勝遊綠樹圓山

北去龍梁集... 東流別開雲路邀青鳥曾息處
機翫白鷗疑是桃源通柳市風光占盡郭南頭
玉虛宮闕彩雲邊下有維摩小洞天鐘磬聲中清
梵落松杉影裡夜燈燃聞歌欲證三生果微笑同
參一指禪會得西來無限意碧溪芳草自年年
層樓高矗水雲隈掛斗橫參萬象開碧漢乍疑槎
泛去青天應有鶴飛來夢中蝴蝶原非幻眼底蟬
蛸盡可哀一瓣心香迎絳節欲將清淺問蓬萊
入聖登仙各有因萬緣澄徹見天真須知卧雪餐
霞客卽是冷風弄月人一念常惺虛白室三花應
現軟紅塵敲爻妙義通河洛洙泗源頭好問津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三

雪厓洞次方伯陳公元韻

王 夔

何煩矯首美神洲彷彿仙踪汗漫遊色相祇須窺
海月天機卽可識江流翠微深處鳴幽鳥淺碧沙
邊泛野鷗慚縛塵緣聞道晚而今白却九分頭
憑虛身在白雲邊傑閣峻嶒勢插天一抹烟霞山
欲暮萬家燈火夜初燃豪吟不礙庾樓興淨業新
逃鹿苑禪誰駕鐵船浮黑海願將七日換千年
蜿蜒古洞小橋隈勝跡塵封今始開絕好風光留
客任無邊蒼翠撲人來林中清磬偏多韻檻外飛
湍未覺哀勾漏丹砂尋往跡不如此地隔蒿萊
生來慧業占前因駒隙何須苦認真

石志馳驅未是利名人浮雲眼底渾如夢世界壺
中不受塵記得桃源蹊畔路好從仙侶問迷津

前題

劉應鼎

夢起當年十頃洲何緣今日得從遊江聯玉帶波
交合柳暎衣衫翠欲流爭羨重新城外景莫疑相
如水中鷗慚余服烝無仙術且喜樓登最上頭
層巒列嶂繞城邊古洞清幽自一天出郭不遙亦
不邇懸燈如滅復如燃梳翎野鶴纔臨水點石汕
人別有禪縱是莫饒頭上雪登山猶未減童年
仙室重重傍水隈元關不用玉匙開一江風月無
拘束滿院春光任去來寧學岳陽三日醉肯吟才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子七詩哀惟嫌白雪高難和常媿蓬心起草萊
神仙應是有前因入海求仙或未真燒汞空傳不
死藥長生難遇百年人非關妙諦參同異爲愛幽
棲遠市塵試看川流來滾滾當門富水是通津

前題

唐 敖

烟霞勝地占三洲布襪青鞋踏舊遊
巖巖層巒環洞列鱗鱗曲水抱城流樓臺勢迥臨星斗簫鼓聲
清戲鷺鷗恍似置身金色界纖埃渾不到心頭

三神海上浩無邊五嶽圖中別一天梵院氤氳花
雨下仙宮窈窕寶燈燃鳶魚到處關玄妙風月分
明引道禪歷歷瑤壇此籙在輝煌舊句憶當年

鄭風者名國書爲一嗜生時好道術蜀岳洞山人呼爲鄭仙志欲募修訪亂有柳橙金碧待他年之句今公歸建賦詩且以年字足韻其前兆歟

鬱蔥佳氣靄城隈舉目俄瞻絳闕開石座香濃雲
駐處藥爐烟裊鶴歸來霜鐘遠度醒塵夢風笛橫
吹卷暮哀應俟洪崖一招手拍肩長嘯共蓬萊
莫向空王證徃因且從紫府叩元真虎邱聚石猶
多事緱嶺吹笙自可人悟澈禪關心是佛掃清魔
障道無塵不緣謝傳登臨興望海何日識漢津

前題

姜文濱

曾聞海上有瀛洲今日城南紀勝遊風物別開京
圃景畫圖又見輞川流雲生遠岫吞青嶂人立平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四三

橋起白鷗乘興庾公揮彩筆題詩每到月當頭
來仙閣近斗牛邊縹渺雲霞別一天市遠人聲喧
復寂沙明漁火滅還燃思燒絳雪須聞道好服丹
砂不礙禪願藉辭香叅妙諦渾忘白髮似華年

雪厓古洞傍城隈雨水滌洞一鑿淵綠柳蘸波魚
正躍青松插漢鶴重來安排邱壑殊堪賞變幻滄
桑豈用哀最羨公餘成雅集歡然共賦北山萊

誰向邯鄲訪舊因暫隨仙侶識仙真古來鐵笛無
雙調天下黃冠第一人景駐樓頭當碧落舟橫洞
口隔紅塵此間應有登仙路認取桃花是渡津

題來仙閣四首 並序

杜 詮

雪厓洞溪山秀朗稱黔中勝地洞左舊建呂真人神宇三楹昔年降鸞處也歲久傾圮方伯陳公因其址以修殿又於洞右甃石爲臺建來仙閣辛酉夏落成挹山光吞石瀨巍然鉅觀其前後經營俱盡地勢又增植竹樹蔽翳菁蔥遊人宛在閭風之苑爰賦詩以紀之

雲中臺榭壓層城一幘仙都鬢盡明薜荔墻邊山出沒松杉徑裏鳥飛鳴躋攀不覺烟霞近嘯傲還疑羽翼生泉石儘堪招隱士蓬壺萬里不勝情清都流憩意遲遲每憶王喬不可期鶴去幾曾聞客駕雲深何處覓仙若欲尋卜肆重談易難借樵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四四

風一看棋忽睹星河槎泛落崆峒問道好相隨
雕甍繡闥碧琳宮羽駕飄瑤紫氣中鄂渚醉吟人
世改卽聊塵夢古今同龍蛇舞處通玄妙錦繡裁
成盡化工風露夜深聞鶴唳溪光月色兩融融
五千文字通叢書秘鑰存存養谷神玉局難逢河
上老靈臺常闕洞中春臨流洗耳寧高隱抱甕忘
機自率真此一瓣香情逸邈滄洲遙擬問芳隣

題來仙閣

並序

姜文澤

蓋聞杯擎湘岳三醉欲覺羣迷枕授卽卽一榻
喚醒千古望蓬萊之佳氣自在人間泛弱水之
慈航來從天上維茲黔陽名勝舊有真蹟流傳

乃物換星移竟亭荒榭圯重光作噩之歲方伯
陳公樂捐清俸敬妥神靈衆效檀波儼成巨厦
朝霞飛碧瓦崇臺直擬丹臺暮靄捲朱甍傑閣
居然仙閣蒼蒼白石古洞玲瓏細柳新篁元宮
瀟灑溪流清淺鳶魚競樂於鏡中堞影參差士
女宛行於樹杪武陵之花爛熳再來不怕迷津
少室之籙精微到此何難證果試思身中升降
安問世上榮枯謹志數言爰成二律

昔聞此地仙來去今日來仙仙又來古洞雲深籠
玉宇清溪月朗曠瓊臺恍疑黃鶴飛天外信有青
鸞到水隈悵望不須搔短髮鳥啼花笑是蓬萊

貴州通志

卷之四一五

藝文 詩

五

函關紫氣事非遙晴日晴雲瑞靄飄畫閣題詩留
白雪瑤池飛鳥舞丹霄但教寸地尋靈藥何用深
山斲翠茗願蕤名香凭素几敲爻精蘊細推敲

五言絕句

唐

流夜郎題葵葉

李白

懸若龍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

關

送蠻客

張文昌

借問炎州客天南幾日程江南惡溪路山遶夜郎

城

明

菱元洞

丁璣

野日春正暝山雲午猶濕布穀不停聲人人荷鋤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四六

立

蘭橈泛江水江水綠於苔日日斜陽裏行人自往

來

空巖蒼翠間平窪自相逗有時石上眠雲來觸衣

禪

潭靜山同色雲寒鳥不飛微茫烟澹際獨見釣船

歸

和菱元洞原韻

周瑛

雞鳴桑樹深犬卧苔花濕何處課春耕獨倚斜陽

立

長江春雨過綠水生青苔行人過江急江濶船不

石濕雲不起石晴雲亦逗對石開觀雲蒼翠落彩

袖

江浸雪初作江寒雪漸飛一竿潭水上雪深猶未

歸

羅甸曲

楊慎

山圍羅甸國水繞滴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蘭

橈

蠶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

城

寒燈闕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恒思曉久雨恒思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望

晴

林間山胡鳥聲聲啼我前何似故園裏花亭聞杜

鵲

桃源洞

劉綬

仗劍飛虎穴停輅憇洞天幽巖可鑄石何處不燕

然

夜坐大峨石

蔣勸善

白雲石之上清泉石之下跌坐萬竹中涼風生靜

夜

初至永寧

許邦才

風塵誰自料若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

宿普安

程本立

漢婦良家子從軍歲月多
生來小兒女唱得樊人歌

國朝

查城曲

林華皖

樹樹山楂子蕭蕭頂箐城
四時常黯淡祇聽暮猿聲

盤江曲

林華皖

古渡千盤水連雲一望城
守橋諸將在枕劍聽江聲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吳太

泊思州灘

孫勤

思心已不極况復到思州
輪爾牂柯水滔滔正北流

甲秀樓

宗天植

青山四面圍一水當中界
宣城太守詩小李將軍畫

六言絕

明

披雲巖

謝三秀

曉起雲分盡
臺渠添水弄
青蘋石隙桃花
笑容草

簷燕子
行人

巢穴環居九
姓犬牙控馭
三藩峽外乾坤
錦里烟

中雞犬
桃源

水去千巖漏
洩雲與萬壑
平鋪買犢人
猶帶劍觀

風我亦懸
瓢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寺

畢沅

七言絕句

唐

龍標野宴

王昌齡

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攜就竹叢。
莫道絃歌愁遠謫，青山明月不曾空。

送崔叅軍往龍溪

王昌齡

龍溪只在龍標上，秋月孤山兩相向。
謫離心是丈夫鴻恩共待春江漲。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李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一 藝文 詩

五

聞酺不與

李白

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
漢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

南流夜郎寄內

李白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
北鴈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哭黔中薛大夫

戎昱

亞相何年鎮百蠻，生涯萬事瘴雲間。
夜郎城外誰人哭，昨夜空餘旌節還。

自京赴黔南

竇庠

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僱峽中船。
西南一望雲

舍水猶道黔南有四千

送人歸黔府

司空曙

伏波簫鼓水雲中長戟如霜大旆紅
油幕時開飛鳥絕翩翩上將獨趨風

獻歲送李十兄赴黔中酒後絕句

權德輿

一樽歲酒且留歡三峽黔山去路難
志士感恩無遠近異時應戴惠文冠

自黔中歸新安

李蘋

朝過春闕辭北闕暮叅戎幕向南巴
却將仙桂東歸去江月相隨直到家

宋

錦屏山

喻汝礪

暝色輕烟罩郡城漁舟燈火倒觀星
寒山遠水江村暮自在秋成水墨屏

元

瓮蓬洞石刻

唐中立

在山形勢已仁威何必驅車占水湄
為汝礙舟呼匠者少須一刻即平夷

題諸葛箭

唐中立

古樹叅雲仰望中武侯曾此一彎弓
不遺箭鏃經千載那得蠻夷懼武功

過牂柯江

陳孚

音人吹毒霧腥交州何在海濱濱牂柯已恨天
涯遠又過牂柯二十程

送李文清之官八番宣慰司幕中 宋 瑩

武昌城外柳如絲曾見吳儂笑詠詩張緒而今漸
憔悴定應不似昔年枝

明

啞泉 謝三秀

人云啞者泉之忒我云啞者泉之德早知世上如
流口何不一畝長嘿嘿

却金 吳訥

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藏私並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三

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

曲溪山閣留別李曲溪子 楊 慎

東風樓上水盈盈爲鼓離鸞一再行明日梁園懷

李白寒山一帶短長亭

平溪道中 楊 慎

野鷄坪邊繞雜花幽蘭石竹交山茶可憐春色浩
無主空使騷人惱鬢華

豐樂秋成 林 晟

野老杖藜山徑裏牧童吹笛晚風前要知擊壤聲
中趣社酒新筇樂醉眠

曾市所 李 陞

三里孤城鼓角嚴，遠城青擁萬山尖。
鳥音晴碎巧娛耳，草色春深亂入簾。

筆岫

張守讓

筆岫橫天插曉雲，長風飄落氣氤氳。
夜來正有江淹夢，散作晴空五彩霞。

香爐巖

張守讓

溪邊流水逸香臺，瑞氣金爐五色開。
却是玉樓仙子度，馮夷捧出博山來。

石屏山

張守讓

誰將屏幃倚雲開，削壁當空抱郡廛。
自是皇圖天外壯，長城擁出日邊來。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詩

五

鎮安渡

張守讓

津頭風雨暗垂楊，兩岸相逢即異鄉。
春水橫江不可渡，誰為鞭石造輿梁。

平冒山

張守讓

平冒山頭漢將營，饒歌不見夜來聲。
夜郎此日鼙笳鼓，留得秋山半月明。

宿聖壽寺

黃龍光

十年多病學無生，客裏因緣到化城。
亂後山僧零落盡，石床空對一燈明。

與祁致和

陳獻章

六年寶讀石阡書，習氣而今想破除。
雪月風花還

我不知何處遇靈夫

西華曉鐘

任思永

清林僧在婺城西竹徑斜開帶小溪萬井樓臺啻
月夜一聲清響出招提

新添驛

許邦才

野館孤燈半滅明江孺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
更後聽盡蕭蕭風雨聲

西華曉鐘

高任重

萬分眉管倚郡城春深官路擁花明空濛點綴青
山色喜見蓑衣帶雨耕

平壩

謝肇淛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辛酉

愁雲三月風滿溪一日一程西更西鬼門關外無
相識頭白老鴉朝暮啼

西山夕嵐

蕭伯宸

誤疑作雨隨龍去或訝如雲伴鶴還颯颯天風吹
不散長如積黛擁千鬟

天然洞

吳國倫

奇峯倒作萬蓮開洞裏陰晴只浪猜罔象不驚龍
正臥寒秋夜夜吐風雷

瑞竹

孫應鰲

一本高抽八節奇卽從九節挺雙枝蒲林時引鈞

天奏聽到無聲祇自知

翠葆聯翩紺纛攢從今日報竹平安寧知勁節水
霜骨也似芙蓉結合歡

雪中同諸友過聖壽寺小集

十年裘馬倦風塵此日驚看故里春漫憶舊遊重
載酒祇園飛雪亦親人

黔中曲

朱茂時

疊嶂曾無三尺平盤江狹處鐵橋橫短裙窄袖花
蠻女宛在鞦韆索上行

憑虛洞

邱禾實

咫尺巔岼別有天寒雲奔互不知年我來踏破蒼
苔徑風月無邊會與傳

右初得洞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九 藝文詩

五

懸巖到處鑿鴻濛疑有秦人托此中見說渡頭楓
葉落年年秋水似桃花

飛雲巖

萬士和

洞裏幽深未可窮洞門奇峭護雙龍風雷若有山
靈妬飛作江南鐵柱峯

國朝

聞黔中風景

鍾淵映

沅江西去接滇池風土依稀記往時銅鼓迎神歌
一曲居人多賽竹王祠

黔陽雜詠

李良年

荻港松扉曉柝傳半春愁說水連綿山城不用蓬

寒食時過三朝便禁烟

盤江橋

彭雨述

鐵橋黑水舊知名天險曾當百萬兵試問臨邛持
節客當向何路入昆明

頂箐

許延郡

新種瑯玕翠幾重疎枝密篠箬清風使星走馬紅
塵外刺史彈琴綠箐中

食署中櫻桃甚酸

田雯

西園木蜜紅如火北地林檎大似匏可笑山薑一
饑口八千里外噉櫻桃

楊梅盧橘尋常有紫李黃瓜分外甜偏戀櫻桃二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季六

三樹飽常酸味不知嫌

薔薇花

田雯

瑟瑟絲絲絕可憐紅鬚綠刺弄春烟分明一段蜀
江錦鋪在竹窻晴日邊

引得春駒大多事例飛斜舞一分狂憑誰繪向東
風裏半是徐熙半趙昌

堪笑香山老居士花開將爾當夫人我唯一看一

回醉消盡餅中麴米春

題屏山卷

周起渭

龍塲佛寺伴諸生夜倚松杉各問名我爲看山

此地傳經還有舊陽明

甲子八龍溪

趙吉

朱季自來驛直名誓將七尺障孤城可憐功業廢
流水東流豈能堪比臯臯

甲秀樓

鄂爾泰

蒼磯石下初移移芳杜洲前小駐驂更上層樓瞰
流水紅橋風景似江南

炊烟直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
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

鐵索橋

鄒一桂

豈徒騎馬似乘船鐵索橫橋欲上天正是扶風搖
不定怒濤飛吼起龍眠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五

藝文 詩

七

踰黃峭山宿毛坪

鄒一桂

黃峭山高上接天下窺萬嶺隔雲烟陡然身落雲
烟裏閒倚江樓送客船

閩重九安順考棚口占

鄒一桂

來日題糕貴嶺旁棘闌今日又重陽何當山郭兼
旬雨滌遍農家九月場

天與秋光歲月寬葛巾原不礙儒冠一行鼓吹簪
花去好作茱萸插髻看

是日發
落生童

雨後新晴日色妍薄寒風近小春天黔中遍是登
高地難得重開落帽筵

貴州通志卷之四十五終

通志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凡不載出處者俱係舊志

廣南有常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素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呼冤哉淚淫滿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逃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韓之半也今之族世豪於海墻有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噐今定番有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常番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常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輪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

唐黔府都督謝祐究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旨更無別勅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夜不覺刺客截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更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王蜀有... 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賣益部監軍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持子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皆用扣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卽彼中車馬也洎至迨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

貞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二

木之下一茅齋大較三五人逢迺至於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絳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筋夾調在醃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葢若無此一味者卽不成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虫裹上重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黃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二三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販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動其過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氏柳柳之年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事於黔南暇日閑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知官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知交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終於青城縣令我則往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歷累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嘗往來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河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斃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

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口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費州蠻人挈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秋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塔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尙有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茅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頭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攫旣知非人相顧然次虎引二子去

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
捷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
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
天曹有日厯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故候其人適
來正值米袋意甚鬱悒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爲
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間看日厯當知之忠看
厯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
異時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飢餓耳忠云今
有南村費忠可代我不老人許之忠先持皮上樹
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牽縛其身附樹我
若入皮則不相識脫圍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

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
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

日南村費忠果鋤地遇

費州今
思南府

元馮士敬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
抵驛站日已暮殆吏告曰今夕馬嘶上岸麻色須
蹙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
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
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答馮於是下馬
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大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
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尙觸人口鼻
乃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士驚曰是何麻色膽乃若

是馮問此何物始取言曰螭螭精也馮後官禮部

尚書

島刺赤地之教馮者

嘉靖十四年去思南府治三百里地名廟頭有

一口原自思南飛來內鐵外銅口上如齒擊之

其聲各別四川西陽司遣人盜之移至五里營

遂生於石上舉之不動後仍還故處

出思南府志

明天啟中水西安邦彥移巡按傳宗龍兼理軍事

臨節平孺賊時賊勢猖獗率衆數萬渡江官軍僅

萬餘難以對壘忽見東北角有赤面長鬚大將在

前賊衆遂潰官軍乘勢破賊先一日有居民入祠

見關聖帝象起立驚駭而出呼士民入觀之見神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六

汧流滿鬚鬚自辰至午門前所塑泥馬亦然頃刻

則捷音至矣官民咸謂神助

見安平縣志

崇禎十二年平廟衝永福寺門首金剛忽然動搖

如人推挽之狀先是寺僧云蒲陀每擊拳下立佛

前若人不信夜往窺伺二鼓時鐘磬大振見一大

將軍挺立佛前後時不見不數日金剛復動觀者

如堵自辰至未方止

見安平縣志

思南李同野墓係明萬曆二十二年葬河東高陽

山麓納楚黃安歐定力墓誌銘於壙有祠在壙江

國尊康熙二年七月十三夜誌銘忽自墓中飛出

前其奉祀孫晨起見之聞於知府葉藩推官

秦知縣雷起龍同詣墓所環視墓封如故無隙

皆駭異今誌銘尙在祠中

出思南郡志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爲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諸僕婦之釵梳衣物甲置於乙夫之房乙置於甲夫之榻種種變幻久而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之醮仆誦經修醮迄不能避蔣知之矚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何怪也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飲食皆如乳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雜記

七

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日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逐其糜以餉壻壻則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真顛倒有如此

習安三空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駛流昔人所詠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嶺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空三十餘里有可處砦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絕處有石花四五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點爲叢七八點十數點爲叢經二三日漸長併數點爲一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

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漸黃漸淡倏忽而變
烏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
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
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色之濃淡旱澇豐
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黔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
當心抽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
似桑葚署園中沿坳依砌百叢也初見輒愛之以
爲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璫之厠
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爲何花有僂兒自尋甸至呼
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賊也遂遠辟不復追視

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幣
似倒挂么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僂兒
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腸花子採而飼之可久活
試之果然嗚呼異矣按本草經一名鈎吻一名棼
葛一名胡蔓草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滇人謂
之火把花亦因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弘景云鈎
吻言鈎人喉吻入腸爛腸是矣然所謂葉紫花黃
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精及復致辨無
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
所云鈎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謬矣稽含南方草
木狀云棼葛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

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一州之間花福如卮色黃
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
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莖葛
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鷄蟋蟀之類
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
櫻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鈎吻言其
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之物更失
其真况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櫻迥殊乎無亦
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弘
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道歟惜乎爾雅未載郭
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不見於三百篇故陸機陸
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枉甫之咏除穢草疾惡
如讐嗟呼有世道之責者遑遑遇此毒草不知鋤
而去之而乃按劍於芝蘭之當戶可乎哉

蘆笙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
中空以受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
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
凰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鶴笙爾雅曰大笙謂之
巢小笙謂之和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
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
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暖
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王子晉緱山之事杳矣

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足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右行列其笙截竹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若撫笛然而又截竹徑尺銜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噉藻每至看場旣闕歡情欲洽則遲其聲以相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嚮劍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劍也前人詩云管清羅袖舞響合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燭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善於形容也

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种家謂之補籠藥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鷄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斲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濕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斃又有苗以能醫之用利刀自頂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斲藥產粵西類石可金皮不得斲則毒不驗斲者多寧西猾盜須臾不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有毒藥製其刃以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刃

清平凱里禾日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見躡其壑勘其崩捶其壘而後影見焉或卽以升或六俯以繩僂僕焉手與膝並也遠條焉是與尻張山又虞土之崩也木度搢之火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春之淘之多之鎔之凡蠱毒之中人浸磨取其汁而飲之功與蕪荷葉等

山有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卽斷手中足卽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噴起變爲沙風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長蝮蛇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黔界尤甚爲其嗜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裝半日則毒則解次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蠛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卽懸鹽樹葉背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卽不化去不然者必窳穴而出飛爲蠛子矣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蠛之

其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麤茶燒
之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於席鋪油帔隔之稍
可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
點點可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
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
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
視其身之上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按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蛇自斷其身
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
得之者長四五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

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
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爲三四其斷之處如
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三
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
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
昔鐵索橋爲寇毀時值年冬伐竹夾船以濟師至
春夏竹節間盡長枝葉覆水面若土殖者久之不
敗雖云氣使然然已不根矣枝葉何由茁哉
人言往往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
而味甘以間多採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
生凡竹化則必旱蓋旱徵也

黎平城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涸水而盈井
與何文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歿而井
水復溢人以公爲神魚所化論者謂宋信國公亦
係湖蛟廬陵人至今能言之副公行事若合符節
宜其相同若是也

黔人云乙未年賞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
於拳經月不彫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
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
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
固有其先見者

以上見
黔書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剽無可用於山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三

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
近之懋懋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遽遁以
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
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箭衝冒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口技只此耳因跳踉
大喊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
之弘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
取今若是焉悲夫

銅仁城南兩江交合江中一巖峙立下有淵隱水
中歲逢鄉試洲出水而和巴諸生定有獲售者虛

險不爽

見銅仁志

嘉慶十年歲次乙丑予奉

命來撫黔陽將及三載矣民苗雜處人多健訟循循
化教每以未能移風易俗爲愧所幸仰賴

德邀昌連年豐稔民苗樂業地方寧謐今歲雨暘時
若禾稼芘芘又可大望有秋差堪藏拙六月廿四
日丙子烈日炎炎流金爍石放衙之後公餘稍閒
衫履納涼之際見礮雲自東起轉瞬布滿長空暴
風大作澍雨盆傾暑氣全消胸襟頓爽少焉虺虺
雲中聞豐隆之連鼓殷雷後知阿香之推車亦
只謂尋常事耳忽見火毬起自西北飛奔西南霹

貴州通志

卷之四十六

藝文 雜記

十四

靄一聲震動屋宇正欲遣人偵視家僮趨報曰署
前西偏旗竿有龍自下而上將倚木裂一爪痕直
至竿竿上有煙出其時雨猶未止予亟登北臺樓
望之見其煙縷縷然自竿中出有頃火發殷紅色
異火且有硫磺氣文武屬僚聞之皆趨至轅門探
望烈焰騰騰竿上去地十有餘丈雖欲令人救之
酒水不能入也坐觀其焚惟作護救房舍計久之
愈熾似爆竹之聲火如金蛇盤旋烟似雲霧周匝
勢將頽圯而署外南西二方民房草舍環繞相連
倘傾倒延燒其災豈淺鮮耶予中心焦急束手無
策止有默禱

祐而巳約一昨許火漸平心亦已成突竿斗轉仰
定轟然一聲傾折而下墜向東北乃轅門內墮地
也幸哉深感

神靈之垂佑矣夫然雷 言曰 莊子之語霹靂破柱
聞於世說 而 事載籍未傳易曰 震
震君子以 此異余深恐懼惟有
愆修德以 之懸於座右庶幾觸目
警心焉

寶齋述記

卷之四十一

藝文

雜記

七五